碎金

碎金文丛

莲生书简

杨联陞 著



商务印书馆
1897
The Commercial Press

本书是著名汉学家杨联陞先生的书信辑存选，收录自1938年起五十年间，其与胡适、钱穆、赵元任、李方桂、饶宗颐、萧公权、缪钺等近五十位学人的通信。信中多论学问，吉光片羽中灵思毕现；也谈生活，掌故新见，妙语迭出。这些书信是杨联陞于学术著作之外的“闲笔”，多为首次整理，极具价值。更为难得的是，这些书信展现了老辈学人治学的严谨态度和将学问融于生活的自在状态。通过这些跨越大洋的鸿雁，也勾勒出了当时学界的多姿面相。

上架建议：历史・书信
http://www.cp.com.cn
ISBN 978-7-100-13991-5



定价：62.00 元

碎金文丛

莲生书简

杨联陞 著

蒋力 编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莲生书简 / 杨联陞著;蒋力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碎金文丛)
ISBN 978-7-100-13991-5

Ⅰ.①莲…　Ⅱ.①杨…　②蒋…　Ⅲ.①书信—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①I26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13917号

碎金文丛
莲 生 书 简
杨联陞　著
蒋　力　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　京　冠　中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978-7-100-13991-5

2017年10月第1版　　开本787×1092　1/32
2017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15 1/4　插页2

定价:62.00元



杨联陞先生像（1980年代）

夢幻滄桑不計年相聞且喜
共華顛居夷克己何嫌陋
侍疾勞伊肯受憐舊業閑
心康濟錄新知醒目管錐編
來書筆健猶如昔法帖應
因懷妹傳

彥威大兄哂正

弟聯陞呈稿 一九八零年夏

杨联陞写给缪钺的诗（1980 年）

陵宝

出版说明

学问一事，见微而知著，虽片言鳞爪，却浑然一体。及今观之，札记、书信、日记等传统书写方式，更是散发出无定向、碎片化的后现代气息。钱锺书先生便将自己的读书笔记题为“碎金”，凸显其特殊的价值。

文丛取名“碎金”，意在辑零碎而显真知，并与“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相映衬。丛书所录，非为诸名家正襟危坐写就的学术著作，而是其随性挥洒或点滴积累的小品文章。分为治学随笔、学林散记、日记书信与口述自传等系列，多为后人精心整理或坊间经年未见的佳作。希望这些短小而精美、灵性而深邃、言简而隽永的吉光片羽，能帮助读者领略名家学者的点滴妙悟、雅趣文字，一窥学术经典背后的丰富人生。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目 录

与宇都宫君书

（一通）

大著今晨奉到，谢谢。所论各点甚精，佩服佩服。关于党锢问题，足下所谓是“政治力”与“豪族力”之相抗较为得其根本。或说是汉代“政治力”之回光返照，即最后的豪族试行抑压，亦无可。盖豪族在桓灵之际形态有三：

一、依附宦官者。（如《党锢列传》中《羊陟传》称“时太尉张颢、司徒樊陵、大鸿胪郭防、太仆曹陵、大司农冯方，并与宦竖相姻私，公行货赂”。又《岑晊传》所记宛之富贾张汎，赂遗中官，用势纵横等。）

二、与清流士大夫通声气者。（如三君等。）

三、不问政治只图自己发展者。

拙作中对第二种豪族，重视过甚。清流之所以为清仍在其“不避权豪及大姓”也。但清议本身，未必果清。往往只为沽名钓誉，或即为豪族相争的工具。如《党锢传》所记“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二家宾客，互相讥揣，遂各树朋徒，渐成尤隙，于是甘陵有南北部”。房周两家，皆在朝，且有宾客，其为豪族无疑。

陈君《魏晋时代之族》未利用《华阳国志》是一缺点，似当指出。

承　教甚感。匆覆，即颂

宇都宫先生著祺

杨联陞　敬上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四晚

注：录自《东洋史研究》第4卷第2号，1938年12月25日发行。宇都宫君，即宇都宫清吉（1905—1998），日本汉学家，京都学派第二代的代表性学者之一。1930年代来中国访学，与作者结识于北平钱稻孙先生府邸，始有学术交往。1938年《东方学报》（京

都）第九册刊登了他的两篇书评，分别评论陈啸江《魏晋时代之族》和杨联陞《东汉的豪族》。此信所云“大著”即指这两篇书评。

与李光璧书

（一通）

光璧大弟……关于《封神》柳存仁有文发表，或已见及；最近又加修正补充，特为抄录大意，别纸附上。柳氏之贡献，除陆压是长庚自传之外，当以发现《宗子相集》明刻本为大。陆氏事，弟亦曾提及，未知孰为先后。然终无极直接之证据，于传奇汇考之外，直言陆作《封神》者，似尚未令人十分满意。弟有考证，径写成可布之。

《封神》与《武王伐纣》平话比较，胡适已发其端，惟彼谓闻太师申公豹为臆造者，不知确否？弟所论各点甚精，材料颇新，便当整理发表也。

注：录自李光璧《封神演义考证》文附，该文刊于1941年第12期《中和学刊》。光璧按曰，信是六月十日所写。李光璧，作者早年在保定读中学时的同学，后任教于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南开大学历史系，主编《历史教学》。

致胡适

（十通）

一

胡先生：

上礼拜给您写了信以后就忙考德文。现在一个学期完了，休息几天，所以又把笔提起来。

《食货》半月刊一卷八期（二十四年三月十六日）有何兹全跟杨中一等的《“质任”解》，何君的文章说：《晋书·武帝纪》泰始元年、咸宁三年“罢”及“降除”质任。梁任公《中国文化史讲义》说“质任盖如后世投靠卖身之甘结”，王宜昌《中国封建社会史》（《读书杂志·论战》第四辑）说是部曲对领主的服役与尽忠的誓约。北大《史学周刊》第六期，杨中一发表《质任

之一解》误谓“质任盖为部曲对于领主服纳的租役”，何君在这里改正他，引《吴志·陈泰传》“聚羌胡质任等寇逼诸郡”，《孙权传》“并征任子”（《魏志·王观传》也有），“若郡为外剧，恐于明府为任子”，《周瑜传》注引《江表传》“责权质任子”，《晋书·李流载记》“宜录州郡大姓子弟为质任”，《慕容暐载记》“上党质子五百余家”，《刘聪载记》“皆送质任”，又“运疋任子于阴密”，证明质任是人不是物。杨君也写一短篇，承认何君的看法，又举《魏志·公孙度传》注引《魏略》，《蜀志·霍峻传》注引《襄阳记》都有“任子”，《魏帝·武帝纪》、《吴志·孙亮传》，《蜀志·先主传》单用“质”字，《吴志·诸葛瑾传》注引《江表传》，《霍峻传》引《汉晋春秋》都说“委质”，《魏志·明帝记》注引《魏略》文帝与孟津书“今海内清定，万里一统，三垂无边尘之警，中夏无狗吠之虞。以是驰罔开禁，与世无疑，保官空虚，初无质任。卿来相受，当明孤意，慎勿令家人缤纷道路，以亲骇疏也”。说明“示恩”是罢除质任之一因。这些材料恐怕一大半您都引过了。

这个礼拜 Wittfogel 在这儿讲几点钟，我还没去听，昨天下午碰见他，一块儿在校园里绕了两个弯儿，

他说讲中国上古史，不可不念王国维、郭沫若的文章，不可不用金文、甲骨文，如司徒即是司土之类不可不知。我说这些知识，对于中人以上的史学系大学生，不过是家常便饭，无甚稀罕。他似乎觉得奇怪。我想这我没有“吹牛”。我又告诉他甲骨、金文可以用，不过妄用是很危险的。他讲的东西，大概也是概论性质，明天也许去听一听。

有时候想起自己的论文，系里的规定是以翻译为主。可是很难找适当的材料。想译《宋史·食货志》的一部分，全译太长又似乎没有意思。您想自汉至宋的史料之中，有什么相当重要而不甚难译又不甚长的东西吗？（比方《徽宗记》，要译注好了很有意思，可是似乎头绪太纷繁了。）

敬请

道安

学生　杨联陞

（一九四三年）十月廿六日

注：原信（一至八通）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耿云志提供。胡适（1891—1962），字适之，

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Wittfogel（1896—1988），中文译名魏特夫，德裔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华盛顿大学任教。

二

胡先生：

收到您十月二十七号的信，诗已经传观。多数人似乎特别喜欢第二首。两首虽是七言，很够白话。我们不敢说影响您，更无所谓“恶”与不恶，说是引起来一点儿诗兴，也许是真的。

《颜氏家训》我也想到过。不过听说燕大的博晨光 Porter 先生（哲学系的）已经由中国同学帮忙把全书译出来了。虽然没发表，不能知道好到什么程度，暂时还是别作重复的工作。好在我不忙。“德文”大关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儿过得去，您以后也许会想到别的著作（而且《家训》论文字声韵的部分也比较难译好）。

Goodrich 的《中华民族小史》已经出来了。我还没细看，好像还不坏（比崔骥的书约小一倍）。您的印

象怎么样？

听赵先生说您一两个月内还要再来讲一回书。大家都在这儿“引领南望”哪。

给您请安

学生　杨联陞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一日

注：Goodrich（1894—1986），中文译名富路特，出生于中国通州，父母为传教士。1926年起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

三

胡先生：

收到您十一月十八日信，过奖的话实在不敢当。“不离儿”就是“不坏”的意思。“离”大约是“离经叛道”或“语不离宗”等成语里边儿那个离字的意思，“不很坏”也可以说“不大离儿”，大约是“去标准不远”的一个“土”一点儿的说法。

《水经注》我从来没下过功夫。关于赵、戴公案的

文章倒看过几篇，比方丁山在《集刊》三本三分发表的《郦学考叙目》(大约在二十二年末)、郑德坤在《燕京学报》十九期的《水经注赵戴公案之判决》、日本人森鹿三在《东方学报》京都第七册的《最近に于ける水经注研究》，都翻过一两遍。森君曾在钱稻孙家碰见过，年纪好像还不到四十岁，其人相当肥大，颇有点儿自负的样子。他这篇文章是替戴作辩护人的(在《东方学报》第三册)，其说有相当道理。

我想这个戴窃赵书公案虽是个"质"的问题，却得从"量"的方面来决定。现在似乎没有人坚持说"戴全窃赵"，也还没有人能证明"戴全不窃赵"(这似乎是您要做的事)，要是假定戴曾见赵书(我实在不十分相信。郑德坤引的《经韵楼》集卷七《赵戴直隶河渠书辨》说戴氏《河渠书》卷一提到赵一清补注《水经》，但是可能戴氏只闻其名未见其书)而窃之(这已经假定得太多了)，也得看窃了多少条。大家的意思是窃了很多，所以咬定"戴东原做贼"。您这步对勘的"笨功夫"完成之后，做一个详细的统计，究竟相同者若干，其中可以证明戴袭自赵者又若干(这里有估计问题)，也许案情可以大白，静安先生所以能够旧案重提，不

过是见了《大典》本。您也有《大典》可用，用公允的态度审查详备的材料。这笔糊涂账至少有一部分可以弄清楚一点罢。森氏说："我的立场是个消极的，对于正面的积极的主张戴氏从何处到何处剿赵，不过是说应当把戴的东西还给戴，请积极论者跟诸公反省一下而已。"（《东方学报》三册，二六三页）这个态度可以说"不离儿"。

匆匆的写了回信，不过是表示急着要听"下回分解"的意思。

给您请安

学生　杨联陞

注：此信未署日期。据作者日记载，当作于1943年11月22日。

四

胡先生：

收到您十一月廿八日的信。

赵一清的《水经注释》，哈佛只有光绪重刻本，卷

首有毕序。有一位先生用硃笔在上面根据戴本批校，可是只校了两本，我已经请裘阍辉先生把这两本寄给您了。

朱谋𬙊的《水经注笺》，哈佛似乎没有。不过有一部乾隆十八年黄晟刻的《水经注》。王先谦在他的校本例略中说此书“前列欧阳玄、黄省曾、王世懋、朱谋𬙊、李长庚五序。自跋云，爰取旧本，重为校勘，而不著其何本。书中校语大氐与朱《笺》合，岂即赵所称耶”。我疑心黄刻所据，即是朱本。王先谦所用大约也是此本。哈佛这一部，有一位自称“东邃氏”的先生用硃墨笔批校，似乎也是独立发现经注混淆的一位，他自称“余以两月之力方得其绪”，不过也只校了六卷，都在前两册内。我也请裘先生寄给您了。

朱谋𬙊的笺，沈炳巽的书（《四库》珍本初集）里引得不少（如果没有全引的话）大约也值得对一对。

张隆延作了好些首白话诗，大约不久就要寄给您。

祝您

安好

学生　杨联陞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卅日

注：在“东邍氏”旁，胡适眉注：“即东原”，意指戴震。复函中亦告作者曰：“段玉裁称‘吾师休宁戴氏东邍’是一证。《说文》‘广平之野，人所登也’。《周礼·夏官》‘邍师掌四方之地’。注：‘邍，地之广平者。’”裘闿辉即裘开明（1898-1977），浙江镇海人。1931 年起任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中日文图书馆馆长，1965 年起任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书名誉馆长。专研图书馆学。

五

胡先生：

今天下午裘先生交给我您十二月十一号的信。

“东邍”的“邍”字，当时不认得，本想查查字典跟陈德芸的《室名别号索引》之类，可是那几天正忙着同赵先生合编一本三千来字的国语小字汇，简直没空儿。给您写了信以后，就全忘了。现在承您指教，才知道就是大名鼎鼎的东原先生，真所谓“有眼不识泰山”，惭愧之至。

裘先生看信之后，大为高兴。我想这部黄刻《水

经注》回来的时候要升入善本书库了。

我猜想东原对于《水经注》的意见，大处应该全自“己出”，至于细微的地方，受《大典》本影响之处当亦不少，他这两个月筚路蓝缕的功夫，现在从集外得到证明，可以帮助洗刷他的名誉，实在是学术界很可庆幸的事情。

近月来，康桥的新诗潮相当澎湃，张隆延的诗大概已经自己抄去，吴保安考过 Generals 之后，写了一首长诗，我替他抄在后面，您这新诗国的“国父”，也要摸下巴而点头了吧。

这几天还是忙，放了几天假，一伤风就去了一大半。自己刚好，如兰小姐又病了。已经当了两天“替工”，希望她快点儿痊愈吧。

祝您

康健

学生　杨联陞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注：如兰，即赵如兰（1922—2013），音乐学家，赵元任先生长女。

六

胡先生：

收到您一月十七号的信。戴案愈变愈奇。读了您的文章跟信以后，有四字赞语，很自然的涌到脑海里来，就是“神通广大”。随后想到这四个字也许跟《西游记》有什么特别关系，好像是开玩笑。不过“无以易之”，还是老老实实的说出来吧。

“一拘卢舍”的建议，您认为大可成立；非常高兴。佛传里似乎应该可以找着证据。周一良替我翻过一阵，可惜没有结果。

我并不十分反对“的”是“关系代名词”的说法。不过觉得说是“修饰语尾”似乎更直截了当。“的”字同白话的“这”字、文言的“之”字“者”字，在音义两方面，恐怕都大有关系。也许“之”字本是个指事代名词或形容词，意思是“这个”或者“这样的”（“者”就是“这个东西”），后来才用来表所属。（方寸之木 = 一方寸［这样大］的木头）（天命之谓性 = 天命或者天［所］命的［这个东西］的意思就是性。）英文的 which，除了作关系代名词以外，也有“那一个”

的意思，如 which one。在这一点，跟这几个中国字有些相似。

至于“所”字，我觉得是个有实词性的副词（空间词、时间词往往作副词用）像英文的 where、there，“所”字泛指地方，这种用法（idea of unspecified place）在外国语文里，也有相似的例。*Language* no.16（1940）Lawrence Ecker “The Place Concept in Chinese” 这篇文章，就是专发挥这种意见的。

还有，要把“所”字、“者”字都当作“关系代名词”，那么二词并用的句子，如“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之类，就很难讲通。如果勉强说“所”是 which、“者”是 that，有许多单用“者”字的地方（“杀人者，打虎武松也”），“这”字又不能不讲成 that、which，那么“者”究竟是什么呐？

我的文法第一讲对于词类讲的很草率。因为对“军人”似乎不必摆“学究架子”。近来觉得所谓“形式语言学者”诸公也颇有道理。也想从形式方面给中国词类一个新定义，现在正在一边儿想一边儿念书，还没有什么成绩。看起来我对于文法要由“玩儿票”变为正式“下海”了。

以后再有什么东西，一定寄上请教。戴案的新闻，也请随时宣布。

给您请安

学生　杨联陞

（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二日

七

胡先生：

有一个月没给您写信了。

哈佛的海外政治学校远东组在风雨飘摇之后，裁剩下了一百四十人（旧五十，新九十）。还够忙一阵的。坏学生差不多都走了，以后大概可以教得快一点儿。

附上我的文法第十二讲，前边的好像都寄给您了。文法暂时告一段落。我现在给旧班（第三学期）学生讲写字。这个礼拜开始的。新班第二学期开始讲文法，还是旧稿子。不过讲的快了一点儿，大约两堂可以讲完前三讲。

除了教书以外，看看旧的汉学杂志，《通报》、《亚洲学报》之类，还有念德文，字又忘了，非常之苦。

哈佛中国同学学历史的，又添了两位，都是联大

来的。一位陈安丽小姐，到兰特克立夫研究，是吴保安在中学教过的学生。一位刘广京君，从三年级转来，非常聪明，据说在联大有很多先生赏识他。我已经见过，实在不坏。两位大概都是专攻西洋史的。王信忠先生准备在这儿住几个月，看看日本史方面的书，已经谈过两次。

据张其昀先生说，您的《水经注》一案，好像又有新发展。不过他记得不太清楚。您有功夫的时候可否示知一二。

您的思想史，还是动起手来好。外国人写中国通史，不是不大，就是不精，总难让人满意。新近看寅恪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刘广京带来的，民三二，商务），里边虽然只有三篇概论性的文章，可是非常之好。我觉得实在应该翻译，可惜没有人有功夫儿。越是概论，越得大师来写。哈佛的入门课永远是教授担任。您的书千万不要放弃。（Goodrich 书已经要算好的，还不过像一部百科事典。）

给您请安

学生　杨联陞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四日

八

胡先生：

六月十六日的信同关于全、赵、戴的文字，都收到了。

这个 note 大有举重若轻之妙，读过好像看过一场干净利落的戏法，舒服之至。有几处打字人漏掉几个符号，还有一两句有点小建议，附在另一张纸上，您校稿的时候，也许可以参考一下。

今天晚上吴保安、任华合请周一良夫妇（贺周得博士学位，他礼拜三［十四号］考完的）同李保谦（接风），张隆延跟我作陪，准备把您的文章拿去传观，大约四五日后，可以奉还。

我自己德文算是混过去了，现在还是帮赵（元任）先生教书，想准备秋冬之际考 generals，不知办得到不。英国史学过的一点，差不多全忘了，拾起来也很费事。

您的两篇大文章，我们都等着拜读。本来听说您九月来，后来又改成十一月，实在等煞人。

给您请安

学生　联陞

（一九四四年）卅三、六、十七下午

九

胡先生：

在纽约吃了师母做的那么些好菜，还有烧饼，喝的又是茶，又是酒。回来还没有来得及写信道谢。虽说忙乱，也该挨打了。今早又收到您五月廿六日的信，非常高兴。那天谈的主要是雕塑人像，不过这自然不应该与图书人像完全分开。我只是觉得俑一般是代表殉葬的从属人物，而受祭的神鬼之类，则用主用尸，而不用“像”代表——好像是一件可以注意之事而已。俑人既有牺牲之义，则与巫诅之用俑人，道家之以像代身（《抱朴子》已经提到），乃至霍去病墓前之马下匈奴，在观念上都可能有相通之处。

雕刻人物及塑像为崇拜的对象，我一直觉得是后汉以来受了佛教的影响才兴盛起来的。如《风俗通》“今民间独祀司命，刻木长尺二寸为人像，行者担箧中，居者别作小屋，齐地大尊敬之”及丁兰刻木事亲之类。（关于生得奉养父母，则死后不用像奉事，好像还见过一段议论，一时记不得出于何书了。）不过您举的朱夫子《跪坐拜说》实在重要！如果“文翁犹是当时琢石

所为”，而且所谓当时之“汉时”是前汉而非后汉，则可能是作人像表示恭敬崇拜最早之例了。琢石当是圆雕而非平面浮刻，“写放文翁石像为小土偶”也是证据，否则摹拓就行了。

您修改“遗嘱”，授权毛子水先生同我处理您将来的“遗稿”。这是一件大事，我不敢不从命。您在前些年早就同我说过：学生整理先生的文稿，不可贪多而收录未定之稿，或先生自己以为不应存之稿。但这里实在需要很大的判断能力。我觉得编辑人决定不收入“全集”的文稿，也该有个目录，附在集后，并说明不收之故（例如“未定稿”），如未刊行，并应说手稿保存在何处。我觉得“刊布”与“保存”是两回事。即便刊行“全集”，也应该有些选择。至于“保存”，又有学术性、纪念性两端，从学术看，也许还可以选择（例如先生关于一个问题，曾起草过两次稿子，自然以后稿为定，前稿只供校勘之用），若为纪念，则片纸只字，都可能有人要保存，那就只好各行其是了。您如果再详细的指示，有时间倒可以写下来，将来负责的人好遵照办理。

我六月六日起飞，经过西雅图，十日可到东京，

住国际文化会馆（International House of Japan）（在港区麻布鸟居坂町二番地），两周之后去京都，那时可托京都大学文学部吉川幸次郎转信。七月中旬到台北，信可请李济之先生转。

也许这封信就莫复信了。敬请

双安

学生 联陞 敬上

一九五七年五月廿七日

关于赵先生割治情形，您托王德昭先生带话，谨此道谢。

十

胡先生：

从报上看见您休养之后出院，非常欣慰。敬祝您同师母福体安康，百事如意！

这次院士会议，我又得请假，真是抱歉。因为这半年我虽然休假，早已安排好四月至七月到京都大学去讲一课秦汉经济史，这样哈佛燕京学社可以出旅费，

后来戴密微教授又给安排在法国学院讲四次（得用法文，要特别准备），这样又把三月完全占去。近两个月血压又有上升趋势，医生主张旅行宜简化，以免神经过于兴奋，所以这次就打算先不来给您同各位师长前辈请安了。下年 Pelzel 也休假，哈燕社的访问学人事务，由我代主持一年，这也是要早些回美的另一理由。在法国及日本如有我可以代办之事，请随时赐告，信可请戴密微先生（三月）或京都大学史学部转。我这次出游还是一个人，小孩得上学，因此内子必须留守。

专此　敬请

道安

学生　联陞　敬上

一九六二年二月七日

与戴文达书

（一通）

戴文达教授讲席：

多谢寄赐大著 *A Chinese"Divine Commedia"*（《中国〈神曲〉》）抽印本。东西方对“地狱”观念的相似处本是令人兴奋的课题，而您的处理亦极为引人入胜。我不具备全面讨论这一文化借鉴问题的资格，但愿意对两个具体事项添加一点注解，那就是您认为有外来根源、非中国特征的“黄边钱儿”和“椰杓”。

去年4月在波斯顿的美国东方学会第161次会议上，您宣读这篇文章摘要时，我曾表示过对“黄边钱儿”这个名词的解释有所怀疑。我当时认为，这个名词指的可能是铜币，或更确切地说指黄铜硬币，也就

是相对于“青钱”——青铜硬币——而言的“黄钱”。我当时提出的另外一点是，明代和更早的时期金币就已在中国存在，因此它不一定就构成一种外国文化特征。

我似乎在一部明代或清代的文学作品里见到过“老黄边儿”的说法，它指的是品质好的老铜币，可惜目前我还一下子找不到它的准确出处。“黄边钱儿”显然是个口语说法。它或许是“金背钱”（字面意思是 gold-back money）的别名，指一种品质优越的铜钱，《明史》第 81 卷、《大明会典》第 194 卷和其他地方都提到过它。《天工开物》把“金背钱”归属于“黄钱”。

中国通常称呼金币的名词自然是“金钱”。《西洋记》里在外国贡品清单中好几次提到过它（第 11 和第 20 回）。作者在描写鬼怪时就不用“金钱”这个词，这一事实表明他这时要说的不是金币。

黄瑜（1426—1497）的《双槐岁钞》第七卷中有一篇文章叫《金钱银豆》，讲到明朝的一位皇帝景帝（1450—1457），他在听宫廷教师讲习经典课后，有时会把一些金币撒在地上，让教官们捡起来作为赏赐。

这位皇帝显然很喜欢看到这些本来很有尊严的官员争抢钱币的笨样。按照沈德符（1578—1642）《野获编》（第1卷有一篇《赐讲官金钱》）的说法，明朝另外一些皇帝也有类似的做法，特别是宣宗（1425—1435）。（沈德符对景帝的轶事却有些怀疑。）金币银币，以及金豆银豆和金叶银叶，都是皇家的“银作局”制造的。皇帝经常拿这些东西赏赐宫女和嫔妃们。和田清（Wada Sai）在《东洋学报》（*Tōyō gakuhō*）12.2（1922）上关于中国的金币和银币的文章里曾经引用过这些资料。

在 *The New China Review*（《新中国评论》）3（1921）第273—280页里，有一篇伍德华（A. M. Tracey Woodward）的论文“*A Gold Coin of the Ming Dynasty*”（一枚明朝金币）。它讨论的是一枚金币的残片，据报道是在上海与一批明代铜币一起出土的。金币上的铭文显然是“正德通宝”，其中的“德”字已经缺失了。这篇文章及和田清的文章都曾被加藤繁（Katō Shigeru）在他的《唐宋时代に於ける金银の研究》（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1924，第381—424页）中提到过。这部巨著包含的关于金币和银币的资料不仅

限于唐代和宋代，还涉及六朝时期。不过，存在这些钱币，并不意味着它们已构成正常的交换介质。它们主要是高层人士用作礼品的玩赏和装饰物品，极少用作支付手段。

至于椰杓，我认为没人会怀疑热带植物椰子的非中国来源。然而我们的问题是要确定，椰杓在明代的中国是新鲜事物呢，还是已经普遍存在了。我已找到一些证据，表明很可能是后一种情况。

自六朝以来中国人就已经知道椰壳器皿了。《齐民要术》第 10 卷引用《南方草物状》说，椰子可以切割做碗。《南方草物状》可能是嵇含作于 304 年的《南方草木状》一书的异名。不过现存版本的《南方草木状》中并没有《齐民要术》援引的段落。但却另有一段，叙述了用椰子制作饮器的风俗。其中有一段传说讲述了这一做法的来源，说的是越王被他的敌人占婆（Champa）王砍了头挂在树上，越王头就变成了椰子。看到这种变化，占婆王非常生气，就下令把椰子做成酒碗。于是人们就把椰子叫做“越王头”。

在明代诗集《雍熙乐府》3.52b 中有“称闲情瓦钵椰瓢”这样的诗句。这一句出自一位大约明代的作者

写的杂剧《黄粮（粱）梦》（不是《元曲选》里的同名剧本）。金幼孜在《前北征录》里记录了1410年他跟随永乐帝征讨鞑靼的经历，我们读到，这位作者与其他官员在前往归化甸的途中，一起在椰瓢里混着水吃干粮。显然中国人在明代对椰杓已经很熟悉了。《前北征录》是一部小作品，包括在《纪录汇编》和《金声玉振集》里。碰巧，哈佛燕京研究所图书馆里藏有《金声玉振集》，其中的《前北征录》和另一些作品里有清代学者李文田用红笔写的批注，他是一位著名的蒙古史学者。

杨联陞

谨启

1952年11月24日

于马萨诸塞州康桥

又及：信写好后，我找到了106页上提到的“老黄边儿”的出处。它出现在蒲松龄所著的《醒世姻缘传》第92回第12叶正面（同德堂本）。文中叙述为了一条裤子强索一千“黄边”钱赔偿的情节。其中说道：“那师嫂甚么肯罢，放刁撒泼，别着晁梁足足的赔了他

一千老黄边，才走散了。”

注：录自《通报》(*T'oung pao*)第42卷，第1、2分册。戴文达，亦作戴闻达，J. J. L. Duyvendak (1889—1954)，荷兰汉学家，莱登大学汉学研究院教授，《通报》主编。原信为英文，王存诚译。

致全汉昇

（一通）

……

又听胡先生说，劳兄因 visa 关系，可能需要将来研究的大学当局具函证明，但不知详情，可否请您代问一下，信如何写法最为有效，我可请远东语文系主任兼哈佛燕京社长叶理绥先生 Serge Elisséeff（或再较高之当局如教务长）具函欢迎他来做 visiting scholar（此非正式名义）免费利用图书馆等，如果这样对 visa 有用，请您或劳兄来信，我可以就办。叶先生对我说，如果劳君有兴趣，哈佛燕京学社愿意请他作一次讲演（大约有些报酬），但我想美国移民当局多半不赞成短期来访者作有报酬之事，故我猜想以不写在信里为宜，

但如劳兄确知请来研究并带讲演一次对 visa 特别有帮助，这里也可照写（是否应提 honorarium 亦盼示知），无论如何，希望早日来信示之。

……

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九日

注：录自《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第 85 函。全汉昇（1912—2001），史学家，教育家。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曾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新亚书院校长，研究所所长，台湾“中研院”总干事。胡先生，即胡适。劳兄，即劳榦，字贞一，台湾学者，曾赴美访学，后多年在美国任教。

致鲍克

（一通）

……

关于早期纸币问题，我恐怕不能同意你在涉及《泉布统志》和戴维斯（A. M. Davis）《某些古老的中国钞票》时那种不加批判的意见。这些书中的唐代与宋代的钞票是不可靠的。只需提几处明显的失误：用“宝钞”来指“钞票”，使用“内阁”和“阁部”来指代Cabinet（内阁）或政府权力机构，以及对银赋予重要的地位，都是与时代不符的。

……

注：录自作者的《中国制度史研究》（彭刚、程

刚译）附录部分。作者借此对其《中国货币和信贷简史》于 1952 年出版以来听到的一些意见作了答复。如：1953 年 4 月 2 日，《远东钱币目录》一书的编纂者鲍克（H. F. Bowker）致函作者，认为书中某处“有一个正方形的孔”应为“特意留有方孔”。作者感谢他的指教，但于 1953 年 4 月 8 日的复函（即此函）中反驳了他的某些观点。此函没有全文录于“附录”。

与曾我部静雄教授论课役书

（二通）

一

曾我部先生史席：

去年11月4日惠书及大著，《均田法　その税役制度》一册，俱已收到。多谢！大著已详细拜读，并拟在《哈佛亚洲学报》试为评介。书用毕后，当即遵嘱转赠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惟书中可论之点甚多。谨先略述鄙见，幸先生教之。

大著网罗两晋、南北朝、隋、唐田制与税役制度，比较日唐法令，体大思精，至为可佩。其中阐发杂徭之重要性与复杂性，贡献尤多。然主要难点，仍在“课役”“课口”等词之解释。先生以为课即杂徭，役指正

役。于田灾损七以上之“课役俱免”，解为课役亦一并免除。于都水监渔师之免其课役及杂徭，以为当分属白丁及杂色人。立说甚巧。又引马贵舆、穴博士及藤田幽谷诸家议论，以明其不仅为一家之言。然此说虽经先生极力主张，难通之处，似仍不少。鄙见仍与仁井田陞博士在《史学》杂志五十六编三号与松永雅生氏在《史渊》五十五号所论相近。仁井先生所举如《唐律疏议》名例三之“课调依旧”“课不合征”，《名例》五之“若枉入人徒年者，即计庸，折除课役及赎值”（《疏议》云：“若枉三十五日并折调”），唐令之“丁役五十日，当年课役俱免”，均是有力证据。

鄙意中男既应杂徭（“成童之岁即挂轻徭”），若应先生所说，杂徭即课，何以中男又是不课口，殊属难解。二七二页“职掌课役不同百姓”盖谓杂户有职掌而无课役，故不同百姓。二七三页孙奭《唐律音义》“复除音福，下复役同”，此但谓复役之复亦音福，非谓复除与复役全同。若全同，则此条不必有徒二年与徒一年之别矣。二七七页《旧唐书·杨炎传》“以色役免”，谓以充色役（或纳资课）免课役，非谓以免色役。《通典》七注之“兼诸色役，万端蠲除”，亦谓兼

有以色役得免租庸调者，意与此同。至于唐代品官免课役之内容，有杜甫《自京至奉先县咏怀》“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可以为证（此承洪煨莲先生举示），诗中所谓租税，当指租调而言。僧尼免课役，《唐会要》五十七李叔明奏，亦甚重要。“但令就役输课，为僧何伤”，正言其不就役不输课。先生《史林》三十一卷二号文中误省“为僧何伤”四字，文意遂不清晰。

弟曾用英文释注《晋书·食货志》，在《哈佛亚洲学报》九卷二号（1942）印布。当时未知吉田虎雄氏说。后见其书，则对“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及《初学记》所引《晋故事》之解释，大体相同。不谋而合，甚觉欣慰。另寄抽印本一册，乞教正。敬请教安。

弟　杨联陞　拜启

1955 年 1 月 4 日

二

曾我部先生史席：

接奉 1 月 17 日长函。殷勤惠教，至为感激。讲论切磋，最是学人之快事。盖所求者在事理之真，愈辨

而愈明也。所论各点，仍有疑义。谨陈鄙见如次：

（一）课调依旧。尊意以为课调是“课之调发”。引《隋书·食货志》高颖奏为证，以为课即杂徭，在此处特指力干。然奏中先言“官人禄力”，则当指禄与力二事而言。虽其下有“役力止出所部”之语。而最后自请，仍是于“所管户内，计户征税”，似所征之税，仍系兼作禄力之用。然则不必止于杂徭。鄙意此处课州课调之课，均应作广义解，泛指人民对公上之负担。如此则禄绢禄米力干等等，均可包罗在内矣。课调二字似为并列同义语，解为“课之调发”，反形曲折。又《户婚律》四《疏议》云“取其课调入己”，若云“取其课之调发入己”，甚为不辞。

（二）名例五之“若枉入人徒年者，即计庸折除课役及赎值”。计庸之庸谓劳赁，鄙意亦正如此。此即相当于所谓“平（评）功庸”日为绢三尺之制。惟《疏议》云“即枉役二十日以下，各计日折丁庸，若枉三十五日并折调”。既言折调，则与尊意之但折岁役与杂徭者，显有不合。

（三）“依令，丁役五十日，当年课役俱免。”尊意疑《唐律疏议》之误，以为既已应役，何又言免。实则文法

原可如此。谓已尽其责任，故当免也。《六帖》引户部式“诸正丁充夫四十日免”，即其一例。但此处要点在丁役五十日则租庸调三者皆免。此点想先生亦必同意。

（四）中男应杂徭而属不课口。尊意指男中但应课而不应役，故得为不课口。仍嫌费解。课口课户之课，兼指课役而言，旧说本是如此。问题仍在课役二字之解释也。

（五）“杂户者，谓前代以来配隶诸司，职掌课役，不同百姓。”弟前函云“盖谓杂户有职掌而无课役，故不同于百姓”，语太简略，补说如次：

职掌犹言职责职任，即英文所谓 duty。在唐代往往特指诸色胥吏之职掌。按《通典》十内外文武官员之下列有“内职掌”“外职掌”等多人。其“内职掌”当即《唐会要》五十八折所引唐《赋役令》所谓“京师诸色职掌人”得免课役者。此等内外职掌，大略相当于宋之职役。其中如鱼师，亲事帐内，白直等，在唐亦复称为色役或杂役。杂户服役诸司，其职掌与内外职掌相似，亦无课役，与一般百姓之有课役而无职掌者，甚不同也。又律文若读为“配隶诸司职掌，课役不同百姓”，亦通。《户婚律》十二《疏议》云“赋

役不同白丁”，亦同此义。

（六）孙奭《唐律音义》诸诈自复除“复除音福，下复役同”。此有二事：一、孙奭所谓下同，但指复之音福。二、诈自复除与即所诈得复役使不同，因有徒二年徒一年之别。先生以为区别于“自主”“他主”，虽似可通，然条文云“若诈死……者徒二年”，诈死当免一切税役，若复除只除役而不除税，何以与诈死同科？若诈自复除为诈自复除本身课（税）役（徒），而即所诈得复役使则“谓诈为杂任之类”（例如诈言已充杂役若干日）遂得免其役使。则轻重显有不同，亦与徒二年与徒一年相应矣。

（七）《杨炎传》之“凡富人多丁，率为官为僧以色役免。贫人无所入（谓入官入道入色役）则丁存，故课免于上而赋于下”。课，赋均当指租庸调。而“以色役免”谓“以入色役免”，意思似甚明白。参以《通典》七注“百姓供公上，计丁定庸调及租。……其丁狡猾者，即多规避：或假名入仕，或托迹为僧，或占募军伍，或依信豪族，兼诸色役（谓兼之以诸色役），万端蠲除（租庸调）”，与此意思一致。又《唐会要》六十九元和六年李吉甫奏，“国家自天宝以后，中原宿

兵见在军士可计者，已八十余万。其余去为商贩，度为僧道，杂入色役，不归农桑者，又十有五六”，亦可相参。鄙意未尝谓“兼诸色役”为“租庸调兼”之义。先生恐有误解。

（八）杜诗“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有相当重要性。杜陵诗史，世所盛称。诗中有关制度者，大抵有据。此正如《唐会要》五十六之“度人不休，免租庸者数十万”可以为僧尼免租庸之旁证。非有确实反证，不可轻易抹杀也。

至于历代品官免租免役之制，自宋以降，原则上免役而不免租，诚为通说。自唐以前，则文献不足，尚难定论。以唐代而言，若免课役之旧解不误，亦不过免租庸调，而三者皆出于丁，理当一贯。至于户税地税，固犹出自王公以下也。

（九）《唐会要》四十七请令僧岁输绢四疋。尊意谓以代庸，鄙意不如谓以代租庸调。盖庸岁二十日，以日绢三尺计，只得一疋又半（六十尺）。若以五十日计，代租庸调，则得十五丈，与四疋（十六丈）之数为近。

关于唐代杂徭，史文阙略，难解之点尚多，就鄙意推测，充夫及其他杂色役，似均属按“丁”或“中”

或“丁及中”科派。然应此等杂徭者，若为丁男，亦得以当二十日之正役。依《六帖》充夫式，似充夫二日可当正役一日。至百日相当正役五十日，则租庸调皆免。若其他色役杂役，或应役番上，或纳资课，亦可藉以免除税役（租庸调）。此假设与先生之说，颇有出入。能否成立，甚不敢必。苟有与史料违背之处，自当改辙从善，惟先生进而教之，幸甚！即请教安。

弟 杨联陞 再拜

1955年2月8日

曾我部先生论旨，已大略转述如上。原函因未得先生允许，未敢径自发表。顷读先生在《史林》三十八卷四号印布之《その后の课役の解释问题》一文，附记云“昭和三十年一月二十五日稿了”。文中引及鄙见，主要限于第一函中关于唐律者三点，其他未多述及。今将两函刊出，或可供注意此问题之学人参考。又先生“三月二日追记”引及《东洋学报》三十七卷二号及三号所载山本达郎教授《敦煌发现计帐样文书残简——大英博物馆所藏スタイン将来文书六一三号》。

敦煌此卷，关系北朝田制税制，极为重要。文书年代，山本教授以为当在大统十三年即西历五四七年。其说可信。卷子内容，山本教授考证已详，然似仍有可以补正之处。如“合课男丁”之中有五人杂任役（役）：一人獵师，二人（防）阁，二人虞候。獵师二字，当释为猎狮，盖与鱼师相类，亦杂色役之一。

六丁兵卅人，乘二人，疑当作傔人。受田户六足，户六三分未足，户十三二分未足，户七一分未足，户一无田。细审其应受已受之数，似三分未足者，已受田约四分之三而其余未足，二分未足一分未足者，已受田约四分之二，四分之一而其余未足也。文书中“课”字，概作广义用，通指对公上之负担。故牛之受田者亦课。合课丁男计三十七人，其五人杂任役，就正课而言，近于不课。故“课见输”之丁男只三十二，与唐制之应色役得免租庸调者，正可相比。曾我部先生反以为己说之澄，令人甚难索解也。

1955年9月26日　杨联陞记

注：原载台湾新竹《清华学报》新1卷1期，1956年6月。曾我部静雄，日本汉学家。

致赵元任

（一通）

赵先生：

关于“也”的解释，我跟您完全同意，在另一封信里，我也提出“‘某’也之……”并无实例这一个现象。

还有“也”在人名下不限于单名，《公羊》里29 [传]“故谒也死，馀祭也立。馀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则国宜之季子者也”。(《马氏文通》引）

您信里问的Shaw，《国语辞典》写作“捎”，退也，却也。“捎回去”我听见说过。于震寰以为“捎”之为退，限于驴马（或连车），用之于人则不敬。捎，可能本出于直接命令驴马退，da，uo，iu（行、转弯、

停，tone 不详）之规。

学生　联陞

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一日

注：赵元任（1892—1982），语言学家，音乐家，被誉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先后在中美多所大学任教。

致蒋彝

（一通）

哑兄：

小包昨早寄到，信则今才到。

您回想十二天的生活，说："虽然我心中老是感到不应该那么着。"我不十分明白。我的第一联想是我"不应该"主张吃洋饭，敲了您那么些钱！我的确有过这种自责之心，但时间并不长。因为我是主张"自奉甚俭，待人不薄"的。这次既然"我"变了"人"（反"客"为主），又怎么能坚持经济原则呐。何况老兄给人的印象，三十五元是"意外之财"，不可全入腰包。请客比吃药化掉（这也是迷信）自然好得多了。

古人说“福不可享尽”，此是对个人而言。至于天下之“福”——天下之“名”、天下之“利”、天下之好山水，本自无尽。而鼹鼠饮河，不过满腹。各自随缘消受些罢了。中国伦理重名分、身份、分际，最怕过“分”！但是“分”是谁定的？“不应该者”，恐是自觉过“分”——否则就是觉得浪费时间、浪费精力、虚与委蛇等等。但足下既是“风雅闲人”（新封号），也不该有浪费之感吧。（此处有一友人，极用功，往往小坐即去，说要回去看书、做文章。精神固可佩，其精神之固执亦可佩也。）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倒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因为这也是过分，而且自己很容易量得出来的。Phi Beta Kappa 讲演，是一大考验。老兄自己重听广播，亦当点头。则小弟说好，绝非朋友捧臭脚可知。唱过一出重头戏，如庖丁解一大牛。踌躇满志一番，也是人生应有之享受也！

Bollingen 信，这次在我也出于意外。因为就情理推断，可能已很大了。不过此项计划，我最初就觉得可疑，因为今日美国之美术博物馆与弄中国画的人，情形与喜龙仁当年调查时已大不同。您所谓情形

复杂者是也。真正作起来，怕也要得罪人。因为大家眼光可以不同，而中国画之真伪又实在难辨，所以不作也好。

您说“忙了三十年，想有点归宿，尚不可能”——我欲为之泪下。不过“行者”尚未走遍天下，岂可便有归宿。自己当自己的老板，已经三十年。而招牌只此一家，而且门面不小，岂可不自得意。所难者，孤家寡人作惯，没法子退休作老太爷。而由英到美，生活又加了速度，于神经过敏之人不甚相宜，还是诸事马虎些好。

……

令郎坚果处，请勿通知。因为我最怕做“长辈”，一切都太拘束。我如有必要时，自会去找他。虚礼一概免掉最好。

您七月中西行，也希望一切如意。遇到熟人，都请致候。即请

时安

弟　联陞　顿首

一九五六年六月廿七日

注：蒋彝(1903—1977)，字仲雅，又字重哑，笔名哑行者。诗人，画家，作家，在英、美旅居多年。与作者交往甚密，打油唱和，无话不谈，但终因他人之事失和。

致卫利

（一通）

尊敬的卫利博士：

我刚刚读完你关于袁枚的新书，且很享受。在这本并非正式的传记中，你对18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给予了很多的关注。注意到你对朱彝尊《风怀诗》四百句的注释，我希望看到你对这首诗的评论。

大约16年前，我在《东方杂志》（1925年出版，22卷13期）读到姚大荣对这首著名诗篇的评述。他的观点，被房兆楹在恒慕义主编的《清代名人传略》中援引（1943年出版，184页）。我想知道姚大荣是否理解了诗中的一个关键点。也许他明白，但未考虑予以指出。关键点是：朱彝尊的妻妹虽然结婚了一段时间，

但被测知还是处女；朱得到了她的爱。朱彝尊为之意外的震惊，在他的诗中有所流露。

在这首诗中“瓜字尚含瓤”的这句话里。“走近合欢床上坐，谁料香衔红萼”，关键在一个词。

这个词的含义，与彼此相比，似乎很明显。

这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她丈夫在离家不远的距离上，似乎没有什么抗议的原因。

姚大荣看出了这个令人费解的事实。

这个意外的发现，可能增加了朱彝尊对他的爱人的感觉和信念的坚持，他确定要将那首《风怀诗》及其他写“她”的诗编入他的文集，即便要承担他死后可能无法占据庙堂里享受猪肉祭的位置的风险。

顺带提及，我也许可以提出一个牵强附会的理论，这也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朱彝尊关注杨贵妃，并感兴趣于她以处女身份进入皇宫的故事（见《曝书亭集》55）。朱彝尊的错误，陈寅恪教授在他的《元白诗笺证稿》（1950 出版，第 6—9 页）中已予讨论。

杨联陞

1957 年 2 月 10 日

注：卫利（Arthur Waley，1888—1966），英国汉学家，翻译家，杨联陞的文章、书信中，提到他的名字时，写法不一，有卫理、威雷、魏雷或威莱。今译为卫利。所著《袁枚：中国十八世纪的一位诗人》于1956年在伦敦出版。1957年2月10日，杨联陞在致胡适先生的信中写道："今晚给Arthur Waley写了一封信，略提我对于《风怀诗》本事的意见。这个小发现，搁在心里已有十六年，一直没有机会发表，也不记得同您谈过没有（附上致Waley信稿）。"此前，杨联陞于1952年撰写书评，评论了卫利1949年在纽约出版的《白居易的生平和时代》。

致钱穆

（三十通）

一

宾四先生史席：客岁

先生到美东讲学，晚学得以屡侍清游，多聆教益，至以为幸。嗣悉

先生与夫人由欧返港，旅途平顺，起居如常，至以为慰。时从双周刊及余英时、陈启雲处得知同上诸况，甚觉可喜。余君正忙于撰写论文。陈君虽尚未经大考，似乎尚不吃力，盖英文如有相当根底，追随一般课程并非难事也。何、罗二君，闻已改于今秋入学，目下可以多学英文日文，较之春季开始，诸事多不衔接者，殊为得计。晚学本拟一九六一年秋季休假半年，近在

系中讨论，似以改在一九六二年春季为宜。如此，何、罗二君入学时，亦较便于照料也。近与同系海陶玮Hightower教授闲谈，来哈佛访问之东区学人中，对中国文学史或比较文学史有兴趣者，为数极少（仅去年有韩国车柱环君一人，已归去），海君颇以为憾。因又及刘若愚君现在新亚，对西洋文学及元曲均有造诣，但未知其年岁是否符合，亦未知 先生于今岁推荐之人已有所决定之否。晚学与刘君仅在伦敦大学有一面之缘，殊不敢、亦不欲有所干请，因 先生推荐学人，第一应就新亚全局着想也。另有一事，宜附闻者，即前年秋季到此之访问学人，至去年夏请求续留一年者，绝大多数皆未获允准。今年情形若何，尚难预定。可能委员会采取一种政策，以留一年为原则，两年为例外，如此则英文较差之访问学人，在此短促时间，甚难得益。晚学殊不以此趋势为是，然不在其位，亦不欲多发议论。姑为报告，以供 先生参考耳。

晚学联陞敬上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七日

注：信末有钱穆先生笔迹："何佑森、罗球庆。"

原信扫描件，均由台湾素书楼钱穆基金会秦照芬女士提供。钱穆（1895—1990），字宾四，国学大师。

二

宾四先生史席：日前奉到大著《论语新解》一册，多谢！其转赠施华兹君之一册，俟收到后即交，敬请勿念。关于新亚院长继任事，如士选先生肯就，自然顺理成章。至于在美学人中，可能提出供董事会考虑者，就个人所知，兼具学问优长、有行政能力经验与兴趣而又精力充沛者，至少有下列各人：

陈荣捷（年约六十岁，广东人），哲学史，著作等身，任达体茂斯教授及主任多年，曾任院长（或教务长？）。闻不久即将退休（达大退休年龄较早），似已应匹斯堡大学之聘。

施友忠（年约六十岁），哲学史、文学史，早年曾任哈佛燕京学社（北平）秘书，任华盛顿大学教授多年（华大七十岁退休）。今年休假，在哈佛研究现代文学（曾译《文心雕龙》）。

邓嗣禹（年约五十五岁），近代史，依里诺大学史

学教授，著作甚多。曾在芝加哥大学及依大（中国研究部）负行政责任。可能有兴趣（目下依大中文部主任为柳无忌先生，大约无兴趣）。

李田意（不必介绍）

刘子健（年约四十五岁），宋史、日本近代史、亚洲史。人极能干、热心。现任司丹福史学教授，可能下年转到普林斯顿。

胡昌度（年约五十岁），近代史。现任哥伦比亚教育学院教授（或副教授）。能干、热心。闻明春将到日本东京住几个月（为基金会考选研究生）。如董事会有兴趣，或可顺便邀请一谈（胡君前年丧偶之后曾到东亚，似曾在港小住）（胡君曾为各大学联合之社会研究所主编《中国》一书）。

其他在各校作主任或有类似任务者，尚有数人，以不甚熟习，姑不列入。此外，加大之陈世骧教授，文学史，能干、热心（约五十岁），但对专门行政，可能无兴趣（在委员会能极卖力气）。

关于研究所事。既然研究所属于中文大学，则大学当局自应予以支持，但如有外面之大力补助（如哈燕社、耶鲁及亚洲基金会），则研究可以比较独立，不

甚受大学教育方针之影响，亦是好事。（先生向来注重治学作人打成一片，自然不认为研究应与教育脱节，但研究之内容可能较为高深，未必为一般大学生所能即时了解，亦是事实。）总之，只要能实现主要研究计划，对各方之补助似乎皆可考虑接受。昨日曾与白思达（副社长）略谈，渠谓哈燕社对新亚研究所仍有兴趣，但就长期而言，则须待裴约翰（社长）明春有暇（目下忙于访问调查）访问各方之后，再定对香港各机关之全部计划。关于访问学人之提名问题，亦可能重行考虑（今年仍分请新亚、崇基提名）。白思达云：哈燕社之研究补助亦以机关为对象，而不以个人为对象（研究生自然是另一问题），与较大之基金会相同。

先生之《朱子新学案》，最好在研究所计划中一并提出。来示所论极精辟，以朱子证朱子，而求其真与全，从而下一评价，自是主要工作。但有一附带题目亦可作（或找研究员研究生帮作）者，为朱子对后世之影响。后人对朱子之见解（包括误解）乃至此种见解与误解在思想界与社会上所发生之影响，亦是一大问题，值得算一总账（自然此总结只能到目下为止）。先从国内下手，再论日本、韩国、越南等处之影响。

以往讨论此类问题者，多就新儒家泛论，恐有不切实处。自然愈到后世，思想上交光互影之处愈多，不负分析亦是事实也。匆覆　敬请

双安

晚学联陞敬上

内子附笔请安

一九六四年十月廿八日

三

宾四先生史席：接奉十一月廿八日手示，敬悉种切。先生之朱子研究，极为重要，若与新亚研究所预算一并提出，据晚学估计，应无问题。惟比较重要者，为新亚研究所之全部前途。似闻新社长裴约翰对香港各方面之补助可能有重新估价重新分配之举，如此在新亚研究所新计划提出之前，似应高瞻远瞩，至少有一类似五年至十年计划在胸，而在此计划中，“中文大学”能予以多大支持，尤为重要之点。西语云“天助自助者”，美国基金会往往以“天”自居，未免持此态度，然人苟不能自立而专持外援，实则终难看长也。晚

学之意，哈佛燕京社主要目标在亚洲教育，如此，对一切承前启后沾溉初学之著作必然支持，以前哈燕社所编各种引得，即其佳例。晚学之意，研究所或可提出关于“中国历史地理（事典及地图）”、“历代史（如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中国思想史）入门”、“中国历史词典”等类计划。（耕望兄对中国历史地理大有兴趣，又有先生领导，条件极为优越。历史地图张晓峰先生必肯帮忙合作。）出品求简明扼要而不求全（以能备大学生及研究生参考为准。日文方面佳作甚多，如《世界历史事典》）。如编事典，各条之下（人名地名专名词）除解释外，更要指出其人其地之重要性，重要参考书及近人研究（中外）亦宜择要列举。全部《历史地理辞典》应不过三册（最好先开列条目及各条长短，再请人分担）。各朝史入门不过一册。如此可以按年交“货”，出版家亦必欢迎。较之各研究员皆作专题研究，可多合作机会，对史学教育贡献亦大（甚至于先编《中学用历史词典》亦无不可）。此类综合介绍工作，难在有人主持指导。（在日本多由书店拉拢教授，动之以利，故出品良莠不齐，一般言之，后出转精。美国教授亦有以出教科书或“纸背版”书获巨利者。内容简

明，文字流畅，最为重要。）招兵买马，则尚不难也。（港大余秉权君，根底深厚，对史部目录学、杂志论文搜集甚广，此类工作，亦极需要，但大陆、台湾、日本、欧美皆有人作，亦无须大家都动手也。）此外，陈荆和先生对安南史事史料极有研究，此方向大可发展（与时局应有多少关系，则是另一问题）。曹仕邦君寄来文章单印本，曾与通函讨论。曹君如欲再在佛教史上下功夫，最好能到日本留学一二年（习日本文及梵文）（此类交换工作，哈燕社想来亦有兴趣支持）。庞圣伟君寄来《论三国时代之大族》，亦见功力。惜于时人著作，照顾仍有未到，如拙稿《东汉的豪族》及陈啸江《魏晋时代之族》（1938？）二文，庞君已引，但似未见宇都宫清吉在《东方学报》（京都）对此两文之评论（晚学有《与宇都宫清吉书》，见《东洋史研究》[1939？] 提出《华阳国志》之重要性）。宇都宫后来又有文字，收入所著《汉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一书。关于魏晋南北朝大族（豪族、贵族），越智重明在《史学杂志》《史渊》（1958？）等皆有重要文字。关于"质任"，何兹全在《食货》（1935）已有《"质任"解》（沈家本先生早有研究）。晚学在 *HJAS* 1952 有一文，论中

国史中之人质（收入制度史论集），后来佐久间吉也有《魏晋时代之人质问题》（福岛大学艺学部论集 1957），均可参考也。匆请　双安

并贺　年禧

晚学联陞顿首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四

宾四先生史席：二月十五日　手示奉悉。

先生于友朋之道感慨万端，晚学尚能心知其意。秀才如何谋生，亦是一大问题。朱夫子云："止经营衣食，亦无甚害。陆家亦作铺买卖。"因指其门阈云："但此等事，如在门限里，一动着脚，便在门限外矣。"（《语类》113）基督教亦有一种思想，鼓励人发财为善，但今日百万富翁肯捐施为公，亦缘，不然则入息税太重。宗教倡导之力量如何，颇难言也。昨日收到赵小姐由新亚寄来赵蔚文先生关于婚姻法习之英文遗著，大略翻过，即交费正清与 Cohen 教授，请其商量出版可能。晚学之意，只汉字拼音及有数处（如以《周礼》为周

公作，应加“相传以为”字样）宜有小改动外，无甚需要编辑之处。只要出版费有著，似即可请哈佛出版，未知　赵夫人意思是否亦如此，便中请　先生代询。晚学已告知费公，如果此书将来能收得版税，应交赵夫人，费教授在原则上同意。但此类书籍，大学出版社印行时，一般皆要津贴（书目可能不小），如果津贴费由法律学院与东亚研究中心或二者之一担负，或须先抽还此项津贴，然后可谈版税。若此稿曾作为研究所研究结果，又曾在　先生长校时送与稿费，则由　先生作主，交哈佛出版，想亦无人反对也。如何之处，乞指示，以便代洽。又今日裴约翰告知得香港友人信，云　先生明年（下半年）将到马来亚讲学，《朱子新学案》大约须明年秋方能开始。此消息是否可靠，亦乞赐示。晚学上次所提《朱子语类》中之“覷（睹）是”，细看似即理会得是非分明，见得道理分明，亦即“明辨”之意。评陆氏“睹是”，即讥其自信过强，一向任私意做去，全不肯再多理会事物也。朱子重视明辨是非，极似孟子，无怪其以象山为老子，不但论性不同也。晚学因朱子多论文中子，遂亦取其书细读，亦觉朱子估价不失公正。近人汪君（《文中子考信录》）征引

虽博，终嫌推崇过当也。朱子："尝见画底诸（禅宗）祖师，其人物皆雄伟，故杲老谓临济，若不为僧，必作一渠魁也。"又曰："尝在庐山见归宗像，尤为可畏。若不为僧，必作大贼矣。"此论甚妙，不意帖括之外，尚有此途可以笼络豪杰。匆覆　敬请

道安

晚学联陞敬上

一九六五年二月廿四

五

宾四先生史席：三月一日手示两通俱已奉悉。

先生只于五月至十一月在马来亚讲学，十一月即可回港等情，晚学已作一备忘录与裴约翰（并略及《朱子新学案》之重要性）。渠云，将向董事会提出，此项研究之津贴，可于十二月开始。（手续上，一切计划均是社长向董事会提出，由董事会作最后决定。）希望先生工作可以顺利进行。赵先生关于婚姻法习之稿，正由法律学院人阅看，出版之事，暂时尚无下文，容相机推动。先生在《东方杂志》41卷14号印布之《神会与

坛经》大稿已拜读，甚有同感。在《思想与时代》发表关于禅学之文字，则尚未觅得。晚学对禅宗语录公案，亦颇有兴趣。窃疑禅学所诵之道理，实不甚多，但似有一假定，即：真大澈大悟者，其人必有机锋机智。又多用双关语，同时在两个层次乃至三个层次（空假中之类）说话（如狗子还有佛性也，无答语之“无”似即“无门阈”之无）。而后人对前人公案于评喟之外，又有种种利用方法。此类似皆可以史论方法整理，得其概要。真正修养自然是另一回事。　先生对朱子晚年定论之心得，有暇能否示其大略，晚学再读朱陆两家书时有所遵循，庶几不失纲领。上次提及《朱子语类》中之“靓是”“睹是”，大约是一般口语，而非方言。《象山集》15与陶庵仲（二）亦言“为学只要睹是，不要与人较胜负”（至于《语录》他处有方言则甚可能）。朱好辩，陆亦未尝不好辩，两家皆以孟子自居也。《象山集》34：“尝闻王顺伯云：本朝百事不及唐，然人物议论远过之。此议论其阔可取。”宋代思想家多当时已有自觉。晚学两月前曾草《朝代间的比赛》一稿，寄南港付印，有单印本时当寄呈请教。文中论制度较多，思想文艺较少。又当时未见此语，否则应补入也。《山

斋文集》评陈同甫与朱子往复论辨王霸，以为两有所失，亦有意思。当时学者间论难函件，不但留稿，而且抄与友朋学生观看，实亦等于发表，但不似后人之在《学报》印布耳。思想发达，此亦因素之一，不但印刷术、学院、学校诸端也。鹅湖之会，颇似后之学术会议。象山在白鹿洞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即相当于今之客讲。晚学在通史班上偶然试作此类比较，亦欲令外国学生得知，也许中外并不甚相远也。《朱子语类》记杲老德性一节已注意及之关于禅家资料《续藏经》〔一〕遍缺耳。敬请

道安

晚学联陞再拜

1965.3.9

六

宾四先生史席：哈燕社董事会上星期开会， 先生之《朱子新学案》研究计划顺利通过，细节由裴社长与唐君毅

〔一〕 此处约六七字辨认不清。本书脚注皆为辑注者所加。

先生商定，大约可以按月致送研究费六七百元，因在手续上须经过新亚研究所，不久裴社长即将致书唐先生，请唐先生与　先生商定后，写一正式提案。至于开始时期，裴社长初闻　先生可能到马来亚大学讲学一年，以为可能 1966 夏间方行开始，后晚学得　先生信，知讲学只有数月，年前即行返港，当即告知裴社长，因此，预算中已有准备，可于今年（1965）十一月即行开始致送研究费。如　先生计划未变，即请告知唐先生照此提出。又哈燕社对于东亚各处研究计划之审查，因需要专门学者之协助，有一顾问委员会，委员皆哈佛本校教授，下年由晚学担任委员会主席。请告知唐先生，如果新亚研究所在研究方面有新计划，或在训练研究人员方面有所改进（如派人到台湾、日本作研究）（例如青年研究人员似应注意致力学习一种外国语文，至少真能看书，如此方可与国外之学术研究发生联系——指一般学术而言，包括各种人文科学，不必限于中国文史）。在向哈燕社正式提出之前，如果有所咨询，请随时写信，晚学当尽所知以对也。敬请　道安

晚学联陞敬上

一九六五年五月十日

七

宾四先生史席：连接

夫人两信，得悉　先生目疾行手术后，左目已渐复原，右目因眼球后生有一膜，虽逐渐消散，一时尚不宜多用目力。本月三日即赴马来亚转换环境，或可早日告痊。敬请

先生保重。英时现亦在此，整理《汉代之向外发展与贸易》一稿（英文，概论式，亦有深入处）。亦甚悬念，特嘱代为请安。致裴约翰社长函，渠亦以原函相示，当即商定改由明年一月开始，想与尊意相符。晚学近草一短篇，论明代地方政府（各级），其引论部分，将李斯、贾谊、曹冏、陆机、杜佑、柳宗元，以下乃至顾炎武（中间有苏轼、朱熹、胡寅、马端临、朱礼、吴莱、杨慎）关于封建郡县之议论，作一简略介绍。此事虽似炒冷饭，时贤似尚无为之者。从社会科学观点，亦颇有可以讨论之处也。此文撰就后，再将中国历史上对外夷之控制与应付、政策议论与当时实际关系作一概论。两题皆甚大，不易作总结，希望不遗漏重大之点，即可暂时应付。因是在八月末九月初有两处讨

论会，特选大题，一则希望将我国传统看法之形形色色介绍与西方学人，以免其执一害道，对中国文化发展发生误解；一则自己藉此好好多看些基本书籍（尤其是文集）。为己为人，亦今亦古，在国外开中国杂货铺，只好如此也。敬请
双安

晚学联陞敬上

1965.7.1

八

宾四先生道席：捧诵八月廿十五日长函，足见
先生目力已大恢复，快慰之至。英时信即转寄。晚学最近两周在外开讨论会，未早作覆，罪甚！

《朱子语类》虽多重复，弟子各记所闻，可以相互校勘，亦有好处。墨家似已有前例，《公》《穀》之传或亦如此，但恐非直传弟子耳。日本学者（故）安倍健夫以“天下”二字，战国诸子用之最多，以为广大之天下观念（不限于中国及四方四国），当成立于此时。墨子贡献大多颇能言之成理。晚学案，“至大无外谓之

大一”，出于辩者，“王者无外”见于《公羊》，是战国时哲学思想、政治思想均已有此“至大无外之天下”观念。然我国至迟在商代已有共主观念，商王在甲骨文自称余一人，《尧典》“光被四表”则此广大之天下（无所不包）观念，亦由演变而来。又《公羊》三世之说线索亦大中国对夷狄本有“德以柔中国，刑以威西夷”与“远人不服则修文德对武德”而言（西人往往以文与德为二事，大误），以来之两个层次，即相当于“内诸夏而外夷狄”与“王者无外”。此在中国虽似老生常谈，西人知者尚少。晚学在会中发挥，尚受欢迎。此外附论郭嵩焘《绥边征实》（似未成书）与西汉以来“羁縻”二字之用法（羁縻不臣，羁縻之义，礼无不答，以及唐宋之羁縻州县，相当于明清之土司），亦殊简略，然因此多读几卷书，更相信中国曾确有雏形之社会科学（或行为科学），其胜义多有待于学人之发挥也。新亚研究所事，局面既变（难向大基金会请款），一时难望发展。至于维持一节，自当尽力，敬请勿念。（安倍已引“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等，但认为在此处“天下”尚未构成一辞，意义不够明显。）林海峰又胜第四局，以三比一领先，棋力之魅体力之大与精神力，恐

亦大有关系也。匆覆　敬请

道安

联陞　敬上

一九六五年 九月八日

九

宾四先生席前：十一月十二日来示早已奉悉，因欲待白思达先生归来一谈，未及即覆，至乞鉴谅。新亚研究所希望

先生有一名义（晚学尚未得知名义之确定字样），确是为对哈燕社报账之便。因照哈燕社规定，研究补助金向不直接对个人支付，而须经由研究机关或学校（此因哈燕社是一基金会，有种种条例限制）。至于　先生在此研究机关或学校之名义为何，则哈燕社并不过问。此事最好请　先生再加考虑，如有　先生认为可以接受之名义（例如研究教授或特别研究员）或由

先生直接提出，或由晚学代向新亚提出，想来均可办到。万一　先生实在不愿与新亚有任何名义上之关系，则乞考虑与其他机关（例如港大、马大、台大、“中

研院”等）建立一种名义关系，研究费亦可由该机关支付。此举全为手续上之便利，对　先生学术研究之自由决无影响。——最后一步棋，假定　先生决定不与任何机关建立名义关系，亦请早日覆示，晚学当坚请　裴约翰社长再与董事长细商，看有无直接支付之可能，但此是破例之请。晚学之意，能避免总以避免为宜。哈燕社对新亚研究所之支持，三五年大约不至于有大变动，以后则不敢说，其间因素殊多难以预料也。专覆　敬请

双安

晚学联陞再拜

1965.12.1

十

宾四先生史席：二月四日、十四日从马来亚赐寄手示各一通俱已奉悉。

先生与夫人于二十日飞港，刻下想已在沙田定居矣。哈燕社第一批补助费闻已寄出（寄和风台），当亦妥收。如尚未到，即请赐示，当就近查询也。《朱子文

集》卷一收有朱子手编之“《牧斋净稿》，正好为考论朱子早年思想学术之最佳资料。第二卷便见转变”，先生所论真是一针见血之谈。《牧斋净稿》中道释两家影响甚为显著，卷二方有若干首从儒家立场言道之诗（七绝有数首选入《千家诗》，已是家传户诵），其五古一首序云：“顷以多言害道，绝不作诗，两日读《大学》诚意章，有感，至日之朝起书此以自箴，盖不得已而有言云。”尤饶趣味。此后朱夫子作诗尚多（其中言道者并不多），大约“多言害道，绝不作诗”之戒难以遵守，亦如曾文正公在北京时想戒围棋总不能戒绝也。绝句如“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恐亦不免稍受禅诗影响，未知　先生以为如何。陈启雲弟到此后整理论文（以《申鉴》为中心）甚为努力，此稿已相当充实，主要工作只在剪裁与润色，数月内当可完毕也。敬请

道安

晚学联陞敬上

1966.2.22

十一

宾四先生席前：昨日奉到四月廿八日　手示，敬悉赵先生稿已定由研究所直接出版，至以为慰。今日已作书转告冠恩 Cohen 教授放心，以后关于此稿如有晚学可以效力之处，仍乞随时赐告。　大稿《朱子论鬼神》及《史记地名考序列》，均极重要。后者有清样时可快先睹，尤以为慰。尊体返港后转佳，工作效率亦高，闻之快慰无似。旧牙有当拔者，留之反而有害，惟每次不宜拔去过多，此点牙医想已顾及矣。总乞为道珍重！哈燕社四五六月补助款已妥收，极好，已转告裴社长矣。上月柳存仁兄来此讲《西游记》研究，内容充实，甚受欢迎。渠本学期参加哥伦比亚一明代思想史研究班。（狄百瑞 de Bary 教授主持，尚有陈荣捷、房兆楹、杜联喆等，唐君毅先生闻亦为此来美，刻正在治疗目疾。）据云曾告知狄百瑞，王阳明受有道教（神仙家）影响，狄所未闻。晚学以为，就明代风气言之，殊不足怪。钱德洪等所编年谱，亦有廿七岁谈养生，卅一岁在阳明洞行导引久之遂先知之记载。然最详者，当为全集卷二十一（外集三书）“答人问神

仙”（戊辰）自言："仆诚生八岁，而即好其说，今已余三十年矣……古有至人若广成子之千五百岁而不衰。李伯阳历商周二代，两度函谷，亦尝有之，若是而谓曰无，疑于欺子矣。”最为清楚。年谱所记，恐失之太晚。四十三岁警王嘉秀曰："吾幼时求圣学不得，亦尝笃志二氏，其后居夷三载，始见圣人端倪，悔错用功二十年。”看来实恐不止二十年也。阳明诗中亦有向往“广成子”之句，不止一见，慕广成而“论文成”，可谓巧合。

启雲弟改定《荀悦及其〈申鉴〉》博士论文稿，进度甚速，英文与西友商略已甚简劲，将来出版时可以不必多改动。甚可喜也。敬请

双安

晚学联陞再拜

1966.5.4

十二

宾四先生史席：五月十七日来教早已奉到，以学期末事务繁忙，又要准备七月十一日至八月十二日有五星

期到州立金山学院（在三藩市）去作十次讲演（晚学谓之“卖膏药”），素不长于此道。此次以主任陈立鸥（晓六）意思极恳挚，又正好可以避暑（故应之），因此拟晚学夫妇二人同往。小儿德正要在暑校选修一课（物理），而又不便令伊一人在家，幸有友人商君鼎霖之夫人答应可以全部代为照管，借居商府，商太太亦每日去同一暑校教书，可带小儿来回。商君之子与小儿亦极好，大一两岁，值得放心。以此种种因缘，稽于作答，至乞鉴谅。前阅报载，香港遭受风灾，甚为系念。后闻启雲云，此次风灾被害之处，似以香港岛上为主，九龙、沙田等处大约尚好，希望和风台尊府一切平安，如所私祝也。太极拳架势，当年在国内作学生时曾练过约一年，今已忘却，惟可就其精神仿佛为之（多半以云手为主，再转动身体重心）。患在时为时辍，不易成习耳。坐功练习更少（先生所指示之“尸卧”则时时为之，以床上有夹板，较为方便）。晚学背部脊椎间有一软骨碟，曾行手术取出，久坐须硬背椅——在国外，矮脚之硬背椅可遇而不可求——颇疑坐矮脚椅亦为背易正直，未知是否。　先生对晚学健康如此关切，极其感激，自当遵嘱随时请教，并见诸实行也。

唐君毅先生治目疾后曾来康桥，惜时间匆促未及招待，只于到此之夕（正好芮逸夫先生等来舍下）到舍间小坐，次日又到办公室畅谈，甚觉痛快。唐先生参加明代思想史讨论会，贡献甚多。学生杜维明（已考过博士口试，今年回台去准备论文——大约将为阳明学之一方面）回来后略有报告，闻之甚慰。此种讨论会，如参加人数多少适当，又各有相当准备，一面可收切磋之效，一面又可见仁见智，相容不悖，确有好处。但如主持人过于求功（求急效），则参加者有时难免太吃力耳。唐先生在回九龙之前，曾惠寄大作（《言与默》）一篇，已拜读，其中胜义甚多，晤面时乞代致谢意。柳存仁君亦已离美，据云过港九时能否停留似尚未定，如停留当来谒也。晚学已定七月十一日飞金山，信可由陈立鸥转，在西岸通讯较美东当更迅速也（八月十二日飞回）。

专请

道安

夫人前同此请安

晚学联陞再拜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九日

十三

宾四先生史席：今晨接奉八月廿三日　手示，极为欣慰。再三回诵，获益良多，几如面聆教诲也。朱子研究进行顺利，时有新得，闻之至觉兴奋。其中有若干部分或可早日发表，如肯交《清华学报》（现由晚学任主编，田意兄仍任秘书，每年希望出两期，至少出一期，校印由赵赓飏兄在台北主持，极为负责）印布，更所盼祷！（下期即付印，再下期十一月集稿。）

"传心"二字，似由"传薪""传火""传灯"等词演化而来，恐不免有道释二家影响（自然理学家用法不与道释两家全同），未知　先生以为如何。

关于朱子对后人影响以及其他类似问题，　先生不拟撰文发挥者，最好能写成劄记。积得若干条后，分批发表，对后学可以多所启发。学海虽大，多投几片石亦能振起波澜。不必自己处处下海挥手振足，方为成龙。学问不外"承前启后"，若大陆所谓"文化革命"似要一口吸尽大海水，再以无盐之水充盈其间，难免心劳日拙也。

来示云"因未有助手，一字一句皆亲自誊写"，若

是清稿，似可不必。美国有 Xerox 照像办法，顷刻可得（每页合美金八分至一角），港大可能已有此种机器，经济方面亦请不必多作顾虑。朱子研究计划完成之后，当可再提其他计划。照晚学估计，应可得到支持。惟先生此时自课亦不宜过紧，“一张一弛先王之道”。林海峰卫冕已胜三局，得暇一覆，亦可散心也。

晚学在金山五周，为中小学中文教员（半是华裔）讲中国文化九次，虽似卖膏药，但以甘草为主，平甘无害（毒），可以自信。海滨（萌特锐）风景颇可观，偶动画兴，成山水数幅，惜未得诗耳。

柳存仁兄过港九晋谒后回澳洲后已有书至，田意归来后曾携眷来康桥小住三日，启雲博士论文已通过（最后由海陶玮、白思达口试），返马来亚后亦有信来。英时一家定九月初来此，寓所已觅妥。此间天气已渐凉爽，惟今日稍热。顷饮日本末茶（即唐宋古法）两碗，每碗只三口。因想所谓卢仝七碗，饮水实不甚多，不足为厄也。敬请

双安

晚学联陞敬上

1966.8.27

十四

宾四先生席前：九月九日手教早已奉到，迟覆为歉。昨日英时弟来舍出示

先生来论，藉悉　道履绥和，至符私祝。

今晨收到　大著《朱子从游延平始末记》手稿复制本，虽早从　先生来函获悉大旨，捧读一过，弥觉清新。朱子早岁之编年诗，学人多不注意，今经　先生抉发选录评注，于朱子先后作诗时之心境学诣，延平对朱子之影响，以及两家心学之异同，深入浅出钩玄提要，极是嘉惠学林之作。总结一大段文笔酣畅，而末后仍有余波荡漾，尤足令人深思。晚学两周后将到新港开会，即当交与田意商量，撰写导文提要。原稿有数页或须重抄，晚学与英时可以分任，请勿为念。

大稿第25页云"乃因衾薄不关夜寒"，不关二字似有语病，或可易为"不徒""不但"之类。又16—17页引《语类》一〇四一段，全文已见第1至2页，是否可以删去，或改为撮述大旨，亦乞指示。

《清华学报》五卷二期本来已可出版，因故稽迟至最近始与出版人订约付印，大约十一月（或十二月初）

方能问世。六卷一期因亦改为年底以前集稿，希望明年四月可以印出。此期得　先生赐稿，篇幅为之增光，极感极感。　先生如有其他文字，《学报》极愿随时刊布，大约《学报》每年总可出一两册也。

先生拟于朱子研究成书之后，再就《二程遗书》与王船山思想（兼以张横渠与朱子比较）两题集中探讨，晚学至为赞成。两程子间之异同自亦包涵在内。西人对程朱关系亦颇注意，但工夫不到，所言多欠深刻耳。

日本末茶已甚浓烈，不习惯者多嫌其苦，往往先吃糖一两块以为平衡。西人饮咖啡，浓淡亦大有不同，如法国咖啡有极浓者，以小杯饮，如福建人之饮铁观音。亦有以浓咖啡掺和大量热牛乳，以大玻璃杯饮之者。意大利人且用大碗，直似我国之饮豆浆、饮江米酒（酒酿），风俗有似同实异、似异实同者，殊可玩味也。

晚学最近检查身体，一切尚好，堪以告慰。运动仍只限于散步，太极拳恐已不易成形，静坐静卧则以抽闲为之。美国生活太忙太紧，须以放松为调剂也。敬请

道安

晚学联陞再拜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日

十五

宾四先生史席：上月奉到《朱子从游延平始末》增补及移易章节来示两通，未能即覆，罪甚罪甚。当时精神正在低潮，服药不甚见效，颇欲待能自振饬之时再行作书，不意因此稽迟多日。本月中换药一种，虽精神稍振，而影响睡眠，反多忧虑。今日与专科医生一谈，主张仍服向来所惯用之药（比较无弊），但增加药量，多服些日再看情形（必要时再增加）。此事无法着急，只有徐徐待其好转，幸勿悬系！

《朱子新学案》进度，哈佛燕京学社似无需逐年报告，如果有人询及，当就所知代为答复，亦请勿念。《清华学报》因校对易人，出版迟误，下期集稿亦遂延期。大稿不能早日付印，甚觉惶恐，千祈鉴谅。

英时夫妇及小孩前日飞 Ann Arbor，新年后可回。今日奉到十二月十九日手教　先生将访台湾已见报载，南部横贯公路如得畅游，定可开拓心意也。敬请

双安　并贺

新禧

晚学联陞敬上

1966.12.23

十六

宾四先生道席：奉到七月十八日手示，欣悉
先生已决定早日迁台，在台北近郊卜筑。此实上策，敬祝一切顺利。　先生迁居费如有所需，自美金数百元至千元，晚学皆可随时奉借。师友有通财之谊，万勿见外是幸。贱身蒙关注，极感。出院以来生活颇为平静，大体半日读书（不过四小时），半日游憩。现除血压仍嫌偏高，须继续服药之外，健康已算恢复，敬请释念。下学年特别休假一年，秋间只每月出游三五日，余时在康桥，冬日不外出，秋冬希望能写几篇文字。明春四五月预定与内子小游欧洲数国，然后回美，七八月之间或可来台一行（乘院士会议之便），届时当来拜谒请益。香港中文大学曾邀去作校外考官，已辞谢。英时夫妇今夏在 Vermont 州之明德大学教暑校，只教半时。英时每隔两三星期即回康桥一次。启雲已接受加省大学（Santa Barbara）之聘，如果入境手续办理顺利，今秋可以到任。先生于朱夫子《论语集注》之改定上，皆续有发现，不但于程朱精神血脉之同异，可得更亲切详密之证明，亦见先贤于圣人之语，终身玩

索，到老不衰，甚可贵也。君毅先生新作尚未拜读。匆覆　敬请

道安

晚学联陞敬上

1967.7.23

十七

宾四先生道席：接奉八月廿五日手教，敬悉在台觅地建屋已有眉目，今年九十月间大约可以迁往，将先赁屋暂居，至以为慰。　先生对养生之指示及随时写劄记一节均是经验之谈，自当力行。明年来台，虽以开会为题，只要时间允许，自当遵命下榻至少一夜，以便多聆教益。兹有恳者

先生得暇，拟请裁尺许宣纸为书一联（在一张纸上写，不必分开，更不必装裱，寄下到此，配一镜框，甚为方便）。“平肩担道义，庸手著文章。”此是晚学近日窜改前人之句。晚学蒲柳之质，下驷之材，难作人师，滥拥皋比，姑以此两语自为警勉，意谓平肩亦可分担道义，庸手犹当勉著文章。至于所以改此一联，又别有

故。晚学先祖厚富公（讳鸿仁），会稽人，游幕北方（所谓绍兴师爷），终于清苑，先父子云（讳凤五）曾任吴子玉将军之军法处长，将军尝为书“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一联（在国内未带出）。晚学于家学不克，后来仅于法制史略尝究心而已，殊为惭赧。改此两语，亦见一时心境。

先生甚哂而许之乎。英时一家已回康桥，本星期淑平带伯蔚往省舅姑。英时不时来舍便饭，几乎每日见面，亦云将作书请安也。林海峰名人卫冕战三战三胜，足为上次本因坊战雪辱。台北青少年赛成绩惊人，尤为可喜。报载，陈雪屏先生授小神童六子和局，实为三子之误。又授青少年冠军先以遭鬼手，未终局而负（英时传言如此），真是后生可畏（亦复可喜）也。敬请

道安

晚学联陞敬上

1967.9.6

十八

宾四先生史席：昨日奉到九月二十二日由沙田所发手

示，东亚时间早一日计时，
大驾应已安抵台北矣。联语蒙
先生重改两字，极为妥善。对联既工，蕴义尤富，双肩只手人人所有，圣哲凡愚原应平等，自勉勉人亦相通贯，双肩又可解为用全力，只手又可解为独立不倚。至于晚学原拟之平庸二字，
先生仍欲求跋语中附著，随而存之，已为大幸。先此叩谢！横幅希望能在三尺左右，再稍长亦无妨。今日与英时谈及此事，并告以
先生既然如此郑重，横幅自应付裱。英时云，其岳父雪屏先生常写字送人，有熟裱工，
先生赠英时之法书，亦愿同时付裱。即请
先生于书就后，通知　雪屏先生，由陈府派人，或径由裱工到
府上来取。裱好后或寄或托便人带来，亦可由　雪屏先生决定，此法似最方便，想
先生亦必赞同也。
先生迁居一节，已通知哈燕社副社长白思达君，下次之研究补助即寄台北邮政信箱，希望能妥收无误。近与史语所陈槃庵兄通信，讨论《左传》之“克敌

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槃庵以为应从杜解为十万亩。晚学因而触发，颇疑《诗经》之“十千维耦”，“岁取十千”亦当解为十千即万亩即（一处）王田（或“公田”），但此与“终三十里”成何比例仍是问题，若三十里能解为方十里者三，而其田又为三易，则相当于十万亩（私）可合九一或什一之数。此种算法虽嫌勉强，新旧说以三十里（实应方三十三里余）为万夫之田，而程瑶田又强以为不分公私（《诗经》明明有“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则似更勉强耳。至于“公私”为相对用法，与“君臣”相似，晚学已别有短篇（法文）论之，似可备一说也。

敬请

道安

晚学　联陞　敬上

1969.9.29

注：据内容推断，此函应为1967年9月29日所写，落款日期1969年系笔误。

十九

宾四先生史席：久未函候，惟时从《"中央"日报》海外版得见先生讲学消息。又近读　先生与英时书，藉悉道履绥和，至符私祝。淑平省亲归来，带回

先生"双肩担道义，只手著文章"并跋语横幅（已由叶室斋精裱），法体疏朗，似有初唐人意味，跋语亦极简洁。即将悬之客居，与来访友人共赏。谨此叩谢。晚学休假已逾半年，读书仍甚杂乱，心得不多。近为学生杜维明君校阅论文（阳明三十八岁以前家世及思想发展，注重心理分析），略检史籍，始知年谱等书于阳明在正德之年疏救戴铣等一事记载有夸张错误。按《实录》，阳明于是年十二月在午门外受杖三十（谈迁《国榷》亦作三十），贬龙场驿丞。《年谱》云："廷杖四十既绝复苏。"行状又增为廷杖五十。《年谱》云："二月上封事，下诏狱。"据《全集》则（处处言）序云"正德丙寅冬十一月，守仁以罪下锦衣狱"，狱中诗作十二月。先生在狱似不过两月，若二月下狱，则为时有十月之久。夏燮《明通鉴》考无以为二字上脱"十"字，其说可信。以当时政情而论，刘瑾一派宦官之大得势，在是年十月（武宗失政虽前此

已见端倪）阳明无录，于二月即上疏相救也，戴铣等尚未谏。《国榷》又引王世贞曰："双溪杂记言，王伯安奏刘瑾，被挞几死，谪龙场驿丞，名闻天下。杨文襄作王海日公华墓志铭，其说亦同，而加详，考之国史，与王文成年谱、行状、文集，止是救戴铣等，下狱被谪，本无所谓劾瑾也。以杨文襄之在吏部，用文成为属，王恭襄之在本兵，与文成若一人，而卤莽乃尔，安在其为野史家乘耶。"（此疑与王世贞不甚佩服阳明有关。）就夸张而言，所评确有道理。又海日先生在当时地位及其与刘瑾之关系，均有微妙之处。海日在此时以科场事两度为之官，指名攻击，未有辩解。又杨一清撰墓志铭及行状均提及刘瑾钦佩海日，颇似可信。一时不及细考刘瑾为人，似亦非一味凶顽。明人记载，亦有对渠相当有利者，不止平剧《法门寺》特为洗刷也。又海日中状元，据《三才图会》（人物）殿试考题为"宋朝家法远过汉唐八事"。晚学撰《朝代间的比赛》一文时未知此节，将来撰补论时，当增入也。《三才图会》出于明人之手，故当可信赖。

1968.3.5

注：此函结尾未落款。

二十

宾四先生史席：接奉三月十八日　手示，敬悉

道履绥和，至符私祝。对三军讲稿十二篇即可汇印成书，尤为可喜。　先生自去夏以来，相宅移家，又应邀讲演，而《朱子学案》仍能继续不断，九阅月中又得十二万五千字，精神精力，至堪羡佩。　先生之考据如扫落叶，随处无尽，晚学亦有此感。近两年来除特别有趣及机缘巧合之题目外，尽量避免繁琐考据，亦期于大关节处能稍有进益也。与点一章自经程夫子叹赏（前此可能已有人特别注意，但尚未考）以来，宋明儒者早已视为公案。阳明先人有“学者能见得曾点意思，将洒然无入而不自得”。阳明赴龙场途中赠人诗亦有“孔圣固遑遑，与点乐归咏”之句。（此两句用《儿女英雄传》安老爷讲法，亦可通。）北方大鼓之与点，晚学曾见过（未听过）两段，其一起句云：“点尔点尔你干啥，我在这里弹琵琶”，以下记不清。另一段云：“点尔点尔你怎样，咿哏宁令（四字记音？）叮当响，丢下弦子慢慢讲，咱与他们不一样，你说你的又何妨。年年有个三月三，大家都穿老布衫。也有大也

有小，清水河里洗个澡。洗个澡，乘个凉，一路回家唱二黄。先生叹气抽身起，咱的徒弟就是你。”朱子学在韩国确甚重要，哈佛近十数年搜购韩国书籍已有可观，最便参考者有金迈淳（字台山）之《朱子大全劄问标补》二十四卷，于人名、地名、思想制度背景（多引同时人著作）、辞藻、典故、宋代口语俱有极详细之解释，而且十九精当。台北如无此书，下次当就其有关思想及背景者选录若干条奉寄。先是有宋尤庵（名时烈）作《朱子大全劄疑》（更早有退溪李滉之记疑，李退溪集韩国程朱学之大成，反对阳明甚力）。其门人金农岩（名昌协，是迈淳之先世）作《劄疑问目标补》，最后出更见精密。此书不但治朱子学有用，初学治宋史者亦宜参考也。晚学暂定七月下旬回台，廿八日有院士选举会。大约可住一星期至十日，行期确定，自当早日函报。哈佛本周末起春假，英时将回安娜堡省亲。专请

道安

晚学联陞敬上

（一九六八年）三月廿七日

金迈淳，字台山，其《劄问标补》自序在“崇祯纪元后四壬申”，即 1812，至清中叶仍用明朝年号，亦可注意。

二十一

宾四先生史席：接奉六月廿五日
赐书，敬悉　起居清胜，至符私祝。林海峰对坂田本因坊赛第七局执白胜二目半，夺得荣衔，真不负国人期望。第一日《“中央”日报》海外版误将林在坂田封手前之一着移下数路，占间三孤子，处境甚形险恶，后得续报，方始解忧。希望在台报道未有同样错误，否则不知累人枉费多少心思也。晚学定后日（七日）飞金山，借宿陈晓六兄府上。（陈兄是弢庵太傅幼子，今年带学员赴台北。）在州立金山学院有四讲，廿日离金山经东京，廿二晨可到台北，即去南港史语所，舍馆“略”定，即来求见　长者（信可由史语所杨希枚兄代转）。如果运气好，新居完成，或者仍能下榻，未可知也。（预定住至八月四日，五日去京都，住三数日，即回美。）

尚有余纸，谨选录金迈淳《朱子大全劄疑问目标

补》二则。

劄问标补卷二十一

（一板）大全八十五卷

疑独而难穷〇劄疑谓疑其独知而难于穷诘也〇无问目

补按，《列子·天瑞篇》，不生者疑独，不化者往复，往复其际不可终，疑独其道不可穷。注，疑者，似是似非而不可形容之意，独者，极高极妙而无邻之意。先生引用此语。

（廿一板　新廿四板）当日小人食〇劄疑见上八十二卷卅八板，永锡尔类亦叹注〇无问目

补按，沈继祖诬疏曰，人子之于亲，当极甘旨之奉。建宁米白，甲于闽中，而熹不以此供母，乃日粜仓米以食之。其母不堪，每以语人，尝赴乡邻之招。归语熹曰：彼亦人家也，有此好饭。闻者怜之，熹欲餐粗钓名而不恤其母之不堪。尝小人食盖指此语也。永锡尔类注，固是本语出处，而先生引用之

意，恐当说破。

劄疑卷二十二　大全八十九卷　碑

（十七板　新十四板）倍师〇劄疑师当考

补按，管补曰，师疑指游定夫，《名臣录》胡文定与秦桧厚善，人问其故，曰：秦尝为密教，翟公巽知密州，荐试宏词。游定夫遇密，与之同饭者翟，奇之，后问人才于定夫，首以秦为对，云其人类文若。又云，无事不会。以此推之，桧于定夫，因其知遇，往来游从，自托师甚，而范公是文定之甥，习闻是言，故举而责之也。

注：此信日期为 1968 年 7 月 5 日。

二十二

宾四先生史席：此次回台，虽只两周，得与

先生数席畅谈，并在

新居下榻，承得“第一人”头衔，至以为荣。（“第一”

可有多数，故晚学以为科学第一，可与民主第一、道德第一并行不悖。）五日晨离台，当午到大阪，即转西京，住宫崎市定教授家（已从京大退休）。次日即与佐伯富、吉川幸次郎、平冈武夫等友人相晤。人文科学研究所之文献中心，有影照宋元明刊善本，以文集为主，甚多，匆匆翻阅数种。名胜上两次多已游历，只重访银阁寺及明末隐元手创之万福寺。（与吉川及蒋彝同往，吉川三十余年前去过，蒋尚未去过，晚学六年前去过，反而可作向导，自觉可笑。又各献瓦题字以为纪念。）十日离大阪，当日午后二时离东京，东飞到西雅图，仍是十日午前六时，真所谓今日适越而昔至矣。在西雅图住一夜，访萧公权先生，劝出诗词集，幸而获允（晚学曾手抄萧先生《画梦词》若干首）。十一日傍晚安返波士顿，敬乞勿念。今晨访裴约翰及白思达，渠等对　先生到台之后是否需要研究补助一点，曾略有误解（误以为先生已有确定教职），既经解释，即一同致歉。所余之半年补助，不久即可奉上（一次或两次）。至于下学年以后（即一九六九七月以后），则看　先生是否接受专任讲学职位。（晚学已解释，照政府规定，已过退休年龄之学者，除非本来已有专任教

授职位，在国立大学不能或至难取得专任，因此亦不易得讲座——此节系与台大诸公谈论后得知。）研究题目亦有关系，就晚学推测，时间不宜长，所请补助亦不能如在港之数，因哈燕社认为在台生活费用较低。（实际未必事事皆然，如糖即较贵。）最难之点是哈燕社不愿接受个人申请，此以防他人仿效（无法拒绝）。惟晚学可能在一九六九秋或一九七〇春休假半年，或可想一好题目，作为与　先生在台合作研究（目下之合作研究，均是哈佛教授请人来美合作半年，少者三月，如佐伯即一年），应亦可请补助。此意是今午回家时想起，暂不拟向社方提出，因董事会开会决定预算约在四月，冬春之际再通讯商定，亦不为迟也。

　　敬请

道安

晚学联陞再拜

1968.8.13

二十三

宾四先生道席：前奉八月廿五日　手示，敬悉素书楼

命名之义。开学较忙，未即奉复，嗣以乏善可陈，久未奉候，至乞鉴宥。顷奉十一月廿日惠书，得悉九月中虽两度感冒，迩来道履绥和，对朱子经学又有创见，至以为慰。《家礼》乃未定之书，而非伪作，可正王谱之误，甚为重要。先生谓朱子为书鲜不经十年二十年以上之不断改定，实足为后人楷模。然在今日学术界声气广通、分工竞进之局面下，有新得而不早日刊布，往往令后来占先，殊不公道，至于盗窃改作更无论矣。英时近写英文长篇论章实斋，颇有胜义，日内当可完成，届时必将自述纲要请　先生教正也。晚学自归来后，每晨体操约十五至二十分钟，杂糅太极拳、八段锦与西式瑜伽（近颇流行），自名三合操，颇觉有益。得暇拟撰一文，论中国语文中之否定式。其中论点分歧，有关文法者，如“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无可无不可”等，兹不具论有关思想者，主要论点之一为否定式，不可认为即是数学中之负号，负乘负成正，“不无”则不等于有，而等于“略有”（即不尽无、不全无）。此可以说为“不”“无”等字本身可含有修饰语（疏状词），亦可说为以下之名词应加（或可加）修饰形容词，如“白马非马”谓“白马非即是马”或“白马非一切

马”；“杀盗非杀人”，“杀盗非即杀人”或“杀盗非杀凡人”。“无意”谓“无私意”（罗整庵）或“非特别有意”。男子外出，妇女在家，有人扣门，可答“无人”。（杜诗“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谓无成年男子也。）此种现象，西文亦有之，但在中国语文特为显著，且有辩者，专就此弄花样，故宜特论也。又有若干成语，如“一无所成”“一无是处”，以其近于滥调感情用事之作者往往用之，实意不过为“无甚成就”“无甚高明”之义。读者在此等处如不代打折扣，而以科学性语文解之，则难免有不合逻辑之感，因此等论断殊难成立也。（胡秋原、徐复观攻击许倬云，用此等语，实嫌太过，不足为训。）《朱子学案》完成后如何印布，以后是否另换一大题，或暂写杂文短篇，便中均乞示其崖略。本学期与英时合授上古史，晚学讲上古（由考古资料讲起）至周末（思想家以孔、墨、老庄、孟、管、韩，分三次讲），前有引论，讲六家九流，后有余论，再作综合比较，共讲五堂卒业。以后秦汉至三国由英时接讲，春季只授方志入门及中国史专题研究。（柳存仁将到此，可能同治道藏，学生如有兴趣，亦可就此范围选题。）制度史则由英时讲。（渠已讲过三次，驾

轻就熟矣。）春间亦不致甚忙也。明年秋大约仍休假，但来台之计划恐有变更，容后再陈。

专请

道安

晚学联陞敬上

（一九六八年）十一、廿四

二十四

宾四先生席前：三月三日　手示早已奉悉，存仁兄及英时弟各件亦已转交。当时贱体方为二竖所困，心境恶劣，因恐长者系念，未敢及时奉闻，稽于裁覆，敬乞鉴宥。　协中先生归来后亦言　先生道履绥和，新居花木复有增植，《朱子新学案》今夏可定完成，写完时又时发新蕴，深选自得，晚学等闻之俱极欣慰。关于《朱子新学案》之印布，晚学在日前曾向裴约翰社长说明，　先生决定自己与印刷厂接洽监印，以便随时补正。并草具备忘录一叶，代

先生提出印刷费补助申请美金三千元。顷闻已得哈燕社董事会通过，裴社长即将有英文信寄台北邮箱 22733

号，希望

先生可以接受。将来汇款时似亦以汇寄邮箱为便，否则如将中文地址全译为英文，不但烦难，且恐亦致迟误。如此项邮箱已经取消，即请来示告知是否只写台北外双溪或台北士林外双溪即可收到（此点甚重要）。晚学对出版毫无经验，此数亦是与英时商量斟酌后提出者。目下哈燕社政策有转重社会科学之趋势，人文学科颇受影响（访问学人之邀请亦有同样情形），而文史哲三方面之顾问，亦往往只就小范围设想，各有所偏，罕求通贯。数月来晚学因身体欠佳，哈燕社顾问事已多移交英时弟，英时亦因近日学潮开会太多，所见所闻多近于无理取闹，感慨极深，近始稍趋平静。晚学避免开会（恐影响血压），亦未能专心读书，头脑仍甚迟钝，亦知恢复不能求急，幸而心境渐见好转（仍远不及去年），尚堪告慰耳。敬请

道安

晚学联陞敬上

（一九六九年）四月廿九日

二十五

宾四先生席前：数日前奉到　手示（末云“十二月廿九日下午”，邮戳为士林12.69.20疑廿九是十九之误），敬悉　道履绥和，至符私祝。

先生在故宫博物院有研究室及到成大讲学事，已从吴缉华、陈捷先两君来函及刘家驹君（本在故宫档案处，今年在此间Boston College读硕士学位）处得知，甚以为慰。捷先甚努力，满文亦有根底。故宫档案，虽未全部迁台，珍贵原件甚多，可资考订，有　先生指示方略，定其体例（考异万不可少，至于是否要如心史先生之明元清系，则晚学以为无可无不可，盖既名为“清通鉴长编”，则在清未建号之前，可用明之既已建号，似无妨兼记也），细节可由捷先与助理之学生为之。又晚学认为虽是长编，亦宜略分“纲目”（如原档太长，全部抄入自无不可，多数读者，恐只能偶猎），或更附索引（乃至顶上提纲——或可谓为“纲之纲”），皆可省读者精力。文字必须句读，能用私名号更佳。（今日大学生读古书，往往不能断句——此等处最要前辈指点。）以上云云皆一时思及，未知可供

参考否也。晚学本学期休假，但只为学生看了几篇论文（罗元一之公子罗文写叶适，文字颇流畅，亦时有所见，惜工力尚不足。又一西人学生，写方以智之西学），又因此重读或新读书若干种（如《瓯海遗闻》及《习学记言》，以前皆只略翻，方以智著书亦同）。最近又为卜德 Bodde 教授之弟子某君校阅所译《唐律疏议》（名例之部），又为比利时某君校阅秦九韶《数书九章》中之社会经济史料一文，各有刊正。此等事皆分散精力，然亦有教学相长之益，故亦乐此不疲也。晚学血压每一二月量一次，两月前降至 150—160，最近又升至近 170—180，可能是将血压药减为每日三粒之故。近又改回每日四粒，并注意眠食（三合操已多间断，亦拟恢复）。希望下月初再量时，可以再降回 150 左右（底数近 150，尚不太高），即可满意。若太低则易引致精神不振，亦非所宜。英时夫妇已去 Ann Arbor 省亲，今年协中先生府上大团圆，必甚热闹也。敬请

双安　并贺

新年百福

晚学联陞敬上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廿一日午

二十六

宾四先生道席：自一月初接奉年末　手教以来，迄未禀候，罪甚罪甚，亦以一二两月中有数周血压上数达200—190或190—150，最近两周（制度史课至三月中已毕业，下半由英时接讲，其他审阅论文及报告杂务已大略清了。《清华学报》政治专号全稿寄台，精神负担大为轻减，亦以增加药量之故）始降到160—150附近（医生认为不必再降）。在乏善可陈之际，不欲谎报，实说又恐　长者悬注也。今日（三、廿九）为所谓复活节（Easter Day）、春回节，亦纪念耶稣复活，已故之西洋汉学家Reifler，汉名罗逸民（尔温）记忆，曾谓“東”字不从“日木”而为“菄”，植物发生之象形，至少可备一者。英文Spring为春，亦有复明之意。小雅乃大家，应到教堂礼拜。外面正飞小雪（渺嫌其时），姑假此时作书与　先生，聊当侍坐请益。又偶得三两件令人思后忍俊不禁之事，录博一笑，非敢以议论人长短（子贡方人，夫子不暇）为事也。

其一，友人李惠林君（植物学者、院士）正译计

成《园冶》，曾来函问其书何以屡以公输般与陆云并称。初亦苦其难解，遍检各家《陆云传》，皆未得，后忽想起应查《世说》，以“巧艺”有“陵云台”，在洛阳，“楼观精巧，先称平众木轻重，然后造构，乃无锱铢相负（揭）”。若此，计成误读陵云为陆云，而自己对构造材料宜平轻重一点极自负，遂引为古之巧艺者。不觉大笑，用电话告知英时（因曾谒渠），乃知渠亦查得此条，亦曾误认为陵如陆，但因渠不熟《园冶》，故认为自己一时为查找“陆云”而眼失，“绝不可能”错到此处。渠既相告，晚学乃告以计成之误，必出于此，可□〔一〕者，朱启钤□□君重印此书，作序时大称计在工程材料学上之高见，而未改此误，岂为“怪者”却耶。

其二，近读新亚所刊《中国学人》创刊号，有牟宗三、牟润孙两君文字。宗三先生仅读其书未见其人，今见其所记之熊十力先生，已不免令人失望。自己襟胸颇欠之广阔，亦颇精见平词。润孙追悼寅恪先生，颇有□□其笔之意。所谓《论再生缘》油印本之

〔一〕 此处一字辨认不清。下同。

来历（非陈先生自印，故无送人之理），“有人”对排印本介绍之议论（润孙文多引用），及以寅恪先生为王观堂撰纪念碑及治学关系，皆欠清晰。（碑末云：“先生之学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书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历万古而不朽，共三光而永光。”——手边无书，可能有小误）又对“汉学”“扬弃”（此译德文“伏赫变”）谓有扬有弃舍短取长等字，亦似不甚了了。九下之字为鼎，人所尽知，何待渠补，憾“青骨成神”不限于子文，似为汉六朝之一般迷信，近年发掘所得汉墓中文字，有“青骨死人”（似见望都二号汉墓发掘报告，不在手边）之语，可作补注也。

近读《“中央”日报》，所刊　先生在成大三讲及与青年书，甚为钦佩，此皆精粹深闳之论，而　先生能出之平易，又语多风趣，影响必然甚大。晚学近亦曾为此间中国同学会讲问学与为人（兼用中英文），美国研究生听者特为注意。有一位中国同学则谓（讲后私问）：“先生咸称孔孟，我顷不知儒家好在何处。”只可答以耐心读过《论语》数章，应可略悟。但此君似为例外，大多数中国同学尚未认为迂腐也。

又近与吴君（在 Boston College 讲近代史，甚用功）谈清末所谓“清流”“清议”。所谓“清”，全要似以身在局外（即非当局者因而不知当局之苦）而言，此君以为，晚学认为颇得要领。自然，此字至少要追到后汉党锢乃至官分清浊等（如教育官清、理财官浊等），但局外以清自居（旁观者清，因利害得失不取于己，日语“岡目一八目”谓看棋者可高八目，中国有“旁观大三”，语意相同），往往因不明内幕而“隐居放言”“处士横议”“篓棋乱指招”亦有之（又局外局内有时不易分）。自另一点看，“士当以天下为己任”，大有道理。赘痞之议，亦非尽属无的放矢也。敬请

道安

晚学联陞上

（一九七〇年）三、廿九

二十七

宾四先生席前：奉到三月十四日　来示，敬悉种切。血压偶然升降，只要仍在一定范围之内，似亦不足为

患。因所谓“正常”者实与个人体质与年龄等均有关系。先生于太极拳、打坐等均有工力，细血管以及一般血液流通状况必仍甚为良好，惟定时检查，尚有必要耳。十二指肠溃疡，是旧疾，曾听陈启雲君（新近去英国剑桥与大学出版社商改所著《荀悦及其著述》，已完竣可能明年印出。前数日返此，已回 Santa Barbara）谈及。近与友人谈及肠胃溃疡，最难在不易封口，中医有服用纯蜂蜜，亦可略加水，睡前服一二匙最好，可以帮助封口（外伤亦可涂用）之说，据云甚有效，至少有益无损，先生或可试行也。大著《朱子新学案》已全部校毕，闻之极慰。有何佑森君代作索引，自是一大好事。（新近重印之《朱子语类》，据云亦有索引，尚未见。田中谦二有《朱子语类·外任篇》译注［《东洋史研究》最近两期］一文，亦是用心之作。）

又 先生《史学名著讲义》印书时似亦无妨请何君撰一参考书要目，附于其后，版本及前贤重要注解。先生想必提到时贤（包括中日西文）近著，如洪煨莲先生对《史通》之研究，乃至民二十余年商务之小册如《通考序笺》（《史通》评）。诚之先生此书，煨莲先

生似未见。二位先生均曾试补《点烦》篇。所论多浅近，对初学大为有益何君应较熟悉。每一要籍列参考书数种至十数种（其中有若干又自有书目，如洪煨莲先生在《哈佛亚洲学报》之《史通·忤时篇》译注，所附书目甚详细），应不甚难也。陈援庵、余嘉锡诸先生之著作自然亦要提及，万不可以其身陷大陆而废其言。英时今夏携眷回台，正在准备中。贱体数月来大体良好，只近数日伤风，鼻塞，喉哑（但无烧），服维他命及阿斯匹灵有效。正好偷闲看佛书中故事，其中有若干虽已读过，细读仍觉有味也。自去夏起即用中文写《否定词杂谈》（为赵元任先生祝八十大寿），时作时辍，至今已有约万二三千字，看来尚须六七千字（连注）方能略尽大旨。无论如何，四月底前必要赶出。赵先生夫妇前日来康桥，可住二十余日，正可就近请教也。

匆上　敬请

道安

夫人前致候

晚学联陞敬上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日

二十八

宾四先生席前：

近来写信，多用稿纸，便于保留副本，对　长者颇似不敬，敬乞鉴谅！（实则对赵元任、李方桂先生等，早已如此。美国邮局新章，航空信寄远东由二角五分半盎斯减为二角一分，写较长之信，较之邮简一角五分，反便宜，实为德政，是以对隔海师友亦多利用。）

英时夫妇及宝宝（伯蔚）均已归来，在安娜堡曾休息二三日，对于长途旅行身体与时间改变之调整，已无问题。英时谈及与佑森屡次晋谒时情况，令人甚贺欣羡。备悉，道履绥和，尤为大庆也。

《朱子新学案》，不久即可问世，闻之至慰。昨询白思达博士，据云哈燕社对于补助出版之书报，并无一定要赠送若干册之规矩，晚学因即提议，请　先生寄赠十册，彼云，甚好。其中一册存社，一册交图书馆，此外尚可从中代送洪煨莲先生及施华兹教授等。午后又晤英时，渠意或可再请　先生再另寄五册至十册，内除英时与晚学各留一册之外，尚可斟酌代赠在国外敬

重先生、爱读亦能读先生著作而先生未必知悉之人（如有先生欲指定代为转寄之人，亦可遵办）。如此分寄两包至 2 Divinity Ave.，一包交白思达，一包交英时即可。先此布谢！

晚学今秋去普林斯顿（地在纽约之西南，由纽约去，坐汽车二小时即达）客讲，主要是刘子健兄安排，情不可却，只须与子健合开一课，制度史讨论（每周一次，约二小时），另外再有三次不十分正式之公开讲演（第一次拟讲“中国禅”，先生得无笑其狂妄耶）。自九月下旬至十二月中旬即可大致完毕。一月上旬是所谓“阅书时期”，大约托子健代为照料即可，至多考试时须再去一二日即可交代。在彼处已租定学校之 apartment（为期三个月），此间房屋，正好有一位友人休假来此研究，可以代为看守，实则中间晚学亦可能回来一二次，以量血压（近来尚好）并购药物也。（去普大之消息，似曾于致陶希圣先生函中提及，先生或从《食货》月刊见之——但此期尚未寄到，陶晋生兄在德国开宋史讨论会，归途过美时曾来访，告以此函或将刊出。）

关于神会及门下诸人，近十数年又有新资料，胡

适之先生晚年与日本学人通讯，其手稿中有续论，但亦有新资料胡先生未及见者，日本学人的解释亦不尽一致。此题有立场、层次、文雅问题，考事实可以言“睹是”，论意义（重要性）则见仁见智，似乎不必强同。真正“禅”在最高或近于最高之层次，已不可讲，讲来亦只是所谓“禅尘”（强名之曰道曰禅）。袁衷（三卷）《庭帏杂录》下有一条云：

> 父与余讲太极图，吾母从旁听之。父指图曰：此一圈从伏羲一画圈将转来，以形容无极太极的道理。母笑曰：这个道理亦圈不住。只此一圈亦是妄！父告予曰：太极图，汝母已讲竟。遂掩卷而起。

讲中国禅时拟引之。

又近十年前为印度学者 Ram ornan 校改其英译《大智度论》（选译并加发挥），见其译“如无名指，亦长亦短”之无名指为第二指，因问其故。彼云，印度数指，由小指起，故无名指为第二。即告以照中国算为第四，英文则或第四或第三（拇指不计）。一指而有三

种次第（英文亦称环指，因普遍用以戴戒指也），普通人恐难想及。古人所谓“指不至”，指固可有种种解法（如“世说”之“若至”“那得去”，是以至而不去，即至止为至），然此亦可作为指目之指，一指禅（断指）之指，讲不无/止指之指。聊期破执（此在治学与个人修养上，均可采用），百尺竿头且退一步，指不至旨不执（定在何处），其庶几乎？

（以上聊供先生一笑）敬请

双安

晚学联陞敬上

（一九七〇年）九、十五

赐赠之乾曲凡已带到，拜领，内子特嘱致谢！

二十九

宾四先生席前：久未禀候，近惟

道履绥和，诸凡迪吉，得慰为颂。晚学去年身体欠佳，前后住院三阅月有余，幸自十一月以后开始好转，今精神已全恢复。（有时嫌太亢奋刺刺不休，故偶以安神

药制之。医生云，目下已接近正常，血压则仍须服药数种以为控制，但须无头痛头晕等现象。医云偶然偏高亦无大害，各人体气不同也。）今夏自六月十八至七月卅一日，且将与内子（在伊尚是初次）作欧洲之游，为避免过劳，只答应在都芮克及汉堡两地各作讲演一次，用英语，学生可以听懂（晚学德语甚差，仅能出门购物而已），闻其程度亦不高，故可不必多事准备，因此次实以游憩为主也。内子在晚学病时忧劳过甚，伤及身体，至近两月方渐恢复，得此小休，于身体当有补益。所到数地皆有友人照料。在瑞士寄居商鼎霖及其夫人唐文顺家。商是启予将军哲嗣，工学博士，唐是燕京英语系毕业第一名，在美读硕士学位时写一剧本，曾入选去年最佳剧本。其年岁与晚学甚近，但仍肯努力学德语、读日文，在汉堡大学从傅吾康教授读博士学位，论文为《汤显祖之牡丹亭》，即将完成。伊在抗战时在耶鲁教华语，地位在李田意与晚学之上（后晚学亦晋为讲师，方始相当）。目下伊在都芮克大学授华文华语，甚受推重。在伦敦则可寄居熊式一夫人寓所，且将在七月上旬到戴密微教授（法国汉学泰斗，已退休，年近古稀，精神甚佳）在法瑞边界之山居（即戴先生

出生之地）小住数日。柳存仁夫妇届时亦将前往，亦难得之佳会也。七月中旬巴黎有国际东方学大会，晚不能不露面，但已定准不多发言，相机即与柳兄、吴世昌兄等逃出各陪“太座”。亦恐遇见同行太多，杂货铺（仰山曾云“我这里是杂货铺”，见《灯录》十一，晚学用此词多年，不知仰山早已“先我”）来客甚多，无须拜应也。英时已定七月初先去安娜堡省亲，然后经台去港，到台必晋谒。渠在最近两年实是晚学大臂助，病能早日恢复亦因功课有人负责，可以放心也（今年合授之制度史，晚学讲三之二，禺为补报）。近有送渠二作：

癸丑夏日，宾四先生高足英时贤弟将暂辞哈佛教职，为其母校新亚书院主持校务两年，虽云小别，难免依依，赋诗二绝，以壮其行。

楚材自是堪栋梁，起凤腾蛟到海隅。
小试牛刀期二稔，重阳莫忘插茱萸。

少年分袂易前期，壮岁扬鞭莫适时。

沩仰清风濡沫侣，摘茶拨火总相思。

渠答之：癸丑夏将行役香江，莲生师赠诗，有楚材……海隅之句，愧无以当，谨答七律一首明志，即以呈别。

火凤难燃劫后灰，侨居鹦鹉几盘回。
已甘寂寞依山镇，又逐喧哗向海隈。
小草披离无远志，细枝拳曲是遗材。
平生负尽名师教，欲著新书绢未裁。

又步韵一首：

未行先自计归期，怕向名场竞入时。
岭外梅花任开落，康桥风雪最相思。

晚学对诗绝无功力，偶弹此调，如票友唱戏，录博先生一笑而已。即请
双安

晚学联陞上

（一九七三年）五、十八

三十

宾四先生道席：昨奉五月廿六日自双溪

来教，至极欣慰。《双溪独语》自无妨用两种体裁，一种与古人晤对，一则自为宾主（如《世说新语》所说），往复数番，其有关于纯学问者，当有是非可论。若　先生则方智圆神早已通贯。观物可以多方来教，所谓“写时以为是，再读又觉不是”者，可能是层次不同，有时由智入神，有时又由神转智。晚意多应两存，以见道虽高美，实不远人。禅家所谓“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盖恐进一步有落地（狱）之虞。晚意则或可先退一步，然后更进一步，如此则进退无穷，卓有余裕矣。先生拟开“无货铺”，亦大有道理，盖杂货铺固亦有缺货之时，基本无货之无，或有“货”而自称“无”——所售者为“无”即“无门关”之无。而来者欲购某货，或可答以此物君家本有，何必来此。圆神之货，必然如此。若“下一层近一步”之方智，自赖精要工夫，有时亦要学人自己努力。晚对不查字典而来问字者，向不置答。不查书目而来问书者，亦复如此。为学首贵“认真”，岂可事事全赖老

师哺给耶。周前，协中先生访古到此（古物近来价钱大涨，闻只得一玉观音。晚对玉毫无鉴别能力，故未请拜观），在英时家畅谈，询及陈寅恪先生《王观堂先生挽词》中“元祐党家惭陆子，西京群盗怆王生”，语意不甚明显。晚次日略加思索，先检党人碑，知陆佃列宰执之末（首司马光），则上句无问题。下句颇疑指王符《潜夫论》中《边议》《救边》《实边》诸篇，论述东汉末叶大乱以来，民遭涂炭（尤其于边将边兵之如盗，边郡守令之逼民内迁），三辅（西京）已成边地，其言怆痛。试以此具书奉答，以副本示英时，英时对第二句尚有疑义。然史中惟汉唐可以言西京，而用西京一词（如今日本人即以京都为西京）之时，西京已成留都。然则用以称东汉时之三辅似无不妥也。

晚近来书画之兴大发（亦因有家信，长子道申之妇新产，男，取名华岳，似武侠小说中人。道申夫妇与祖母——晚之继母——住同院，老人今年八十虚岁，得曾孙甚喜，晚亦为之“晕斗儿”）。曾画山水《兰亭修禊恨无人》、水牛图（吐蕃语以癸丑为水牛）。又录王观堂日本西京（民二）兰亭会诗两番其一，用渴笔

小字，是“杨体”，为梁和钧先生赏留。敬请

道安

晚学联陞上

（一九七三年）六、八晨

致杨忠平

（十七通）

一

忠平如晤：

我这次休假出来，三月到巴黎，在法国学院（法国最高学府）用法文讲中国历史上之重要工程四次。然后过港来日，在京都大学史学部文学部各开一课，一是《盐铁论》研究，一是《颜氏家训》讲读。讲读用中文，研究则尽量用日语。此间虽已开课，我上课则从廿三日起，尚有几日清闲也。在此借寓日本友人（也是京都大学教授）家，一切有照应。日本式生活别有一番趣味，较之欧美人又觉清淡幽闲，于我之高血压（实不甚高，但须服药及生活小心而已）必有益处。

来信可寄：日本京都市左京区净田寺马场町一一四
宫崎方　转。

母亲等在家每两三日必有信，一切安好。在港曾托一友人转寄些钱与祖母，由你处收转，收到后可来一信。又，为祖母转钱之友人，有时因公外出，转款不能按一定时日，但必接长补短，随时办理，此友最可靠，故亦不愿另托他人。请转告祖母大人放心。我现在通讯处亦可告知二叔，随便写信。此间今春比较寒冷，樱花尚未全开，但已颇有可观。今日星期二，或将出外游山，亦未可定。即祝

双福

祖母大人前请安

父　字

一九六二年四月十五日晨

注：这组信函均存于编者家。杨忠平（1935—　），杨联陞长女，长期定居北京，中学数学教师。

二

忠平：

前些日接到你九月廿四日的信，非常快慰。最近廖家艾阿姨回来，奶奶的信，还有许多五彩照片，我们看了真是恨不能立刻就飞身回去，不过慢慢的总会有机会吧。

我已出院一周，精神甚好。在医院时曾做电疗七次，电疗英文虽是 shock treatment，并不可怕，在国外已有三十年的历史，技能愈来愈进步。现在的方法是，病人安卧床上，先在血管内打一急性麻醉针，约十秒钟即入睡，再打一种令肌肉放松之针，并令呼吸氧气（用面罩），然后用安培甚低（有时稍高）之电流，轻触两鬓，约一秒钟，刺激脑部，全部只用约两分钟。病人毫无知觉，以后逐渐清醒，约半小时后即可起来进食物（电疗前四小时不许吃东西），回病房或回家（不一定要住院）。普通精神不振，少则五六次（每周三次），多则十数次，即可治好。以后数星期内较近小事容易遗忘，但两三个月后即好。电疗较之服药收效为速，不知国内亦使用否。我血压亦尚好，

约 160—150/100，在我算正常。高血压可以遗传，记得前些年道申血压下数略高，后来未再提起，想是好了，念念。

给祖母的信，请转呈。以后盼随时有短信，但如太忙，少写些也可以。我们已得知家中情形，又中美之间来往的人已经比较多，文化渐有交流，我们得知国内情形（有些刊物如《考古》《文物》我一直订购），也很快慰放心了。问蒋震你们全家好（蒋方两个大眼睛，大家都说很漂亮，也很活泼）。问道申夫妇好，他们夫妇有照片时请寄来一张。他们同祖母同住而生活独立，倒是个很好的办法。祖母前替我们请安。

爸爸　妈妈

72.12.4

注：廖家艾，作者友人。蒋震，杨忠平丈夫，中学语文教师。蒋方，蒋、杨之女。道申，即杨道申，作者长子。

三

忠平：

收到5月23日信，我们都十分高兴！给奶奶的贺信，请代呈。叔叔得了外孙女，也请代道喜。另外有许多亲友平安的消息，我们听了也极快慰。白内障目下在美国还是等长老了再用手术取下来（不过好像有一种新手术比较彻底，详情不知），这是人上了年岁常有的毛病，不足为患，最好请大舅忍耐。国内医学大跃进，这种手术想必视为简单。两种日本药，我都不知道，等打听打听再说。赵元任先生夫妇，得周总理邀见，已见《人民日报》。赵先生是语言学大家，而且是我的恩师。（我能留校教书，赵先生推荐之力甚大。抗战时，我帮赵先生教美国兵中国话，是唯一的讲师，别人都是助教。赵先生又同我合著《国语字典》。）柳无忌先生也很熟，他的父亲柳亚子曾同毛主席唱和。我们这次到欧洲，在巴黎可以见到祖国新出土文物展览。（两个考古发现电影片，我看了三次，妈妈看过两次，非常兴奋。）

我因教书的关系，《考古》《文物》《考古学报》都

订购，所以对于出土的东西不算隔膜。妈妈同我（也许连德正）明夏希望能申请回国省亲观光，已见我给奶奶的信。大家都很高兴。别的话请妈妈写吧。祝好

爸爸

1973.5.30

注：德正，作者的小儿子。

四

忠平：

前几日收到十二月廿七的信，得知家人舅姨家都好，甚以为慰。附来画片（国画山水梅花松虎鱼菜等）都很可观，画家我相当熟悉。我自己从去年春夏起，也不时练画，常从图书馆借国内新印的画集等以为参考。

我们回来后都好，有两封信，附出游照片，可能因过重遗失了（美国邮务不如前，寄信寄书常有迟误）。我在九月初曾因割治小肠疝气（很轻，但医生主张早割治）住医院两日，大学疗养院五日，数星期后即全

好了。血压一直服药，每数星期量一次，医生认为情形良好。今年开一门新课，比较忙，自己也学了不少东西，教学相长，大有道理。

新年之前与驻华盛顿的联络处交换贺年片，并询问有关探亲观光之事，很快的就得到回信，附申请书（每人三份）。今日与妈妈填好，连照片一同挂号寄去，希望回国的时间是六月上旬起，住一两个月，路线大约是由香港到广州再北上。联络处要向北京有关部门请示，才能通知。我们听说申请的人很多，不能心急，但在美国办大约比在加拿大大使馆办快一点。好在时间尚早（有人是预定行期之前一两个月才得通知），详细计划，自然要得到允许时再定。祝

新年好！奶奶处替我们请安，拜年！

爸爸

1974.1.10

五

忠平：

从来信得知家人虽然有些小病（如你同小方割治

小瘤子)，都已好了，很放心。

我因服药副作用，有一大段时间手颤，近已见好，情绪也比较安定，看书报可以集中。最近感到休息太多也不是办法，反是多做些体力方面的事有益(我并不需每夜用安眠药)。

我的大毛病是以前看书兴趣太广，到国外留学，又走西洋旧式所谓汉学家的路子，变成“十八班武艺，件件稀松”。梁启超给他女儿(可能是我在北大图书馆见到的那位)有一封信，叫女儿在这方面不要学他。我自然不敢比梁先生。好在你们都在新社会为人民服务，各有一定的工作，我很高兴。自己也想痛改前非，从纲领方面多学习，可是有些朋友学生还是拿些不关重要的细节来问。年纪大了，记忆力差，只可说这种小事不必深究，不知道也不必自以为耻，希望这样可以改善自己教学的方式。妈妈对我照料无微不至，不过胸襟开朗，还要自己努力。

请家人放心，更不可因惦念我而影响自己的工作！祝大家好。

爸爸

1975.8.4

六

忠平：

前后收到你们去看大舅、大舅母记下来的旅途中学习的种种关于旧历史同新建设的报道，非常高兴。我是学历史的，对于西安、成都的历史地位同古迹，也能谈其大略，可惜只是纸上谈兵，下次再回国时，一定要求多去看几个地方，新旧对比，尽力学习。在所谓秦始皇陵附近发现的武士俑等（特大号的），我只见到简单的报告。“蜀道难”变成不难，自然是新中国人民在正确领导下的伟大成绩之一。类似的奇景，我只在瑞士、法、意边境沿海和日本的箱根见过，不过都是坐汽车及缆车，与火车又有不同。

最近给学生讲魏晋南北朝史，提到曹操、曹丕，都是文武兼治（反是号称有八斗才的曹植在武的方面不行；曹丕曾在筵席上用甘蔗代剑，与一座上剑客比剑，好几次打中剑客之臂）。前几天忽然想起曹操的《短歌行》有一句“慨当以慷”，以前我不大懂。现在推想，慨是感慨，慷应用所谓“右文说”（即形声字声中有义）解为康健的态度（悲壮要悲而带壮）。我还未

多查书，请便中问问大舅，此说是否“可备一说”。

我身体已经好多了。祝好！

爸爸

1975.10.7

七

忠平：

看了11.18的信，我同妈妈一样高兴。丰、力患的急性肝炎，我查了查手边的家庭医药参考书，知道肝炎西文是Hepatitis（这个字我本来不认识），是由virus传染来的。一种由饮食物传入，要闹两星期到六星期。另一种由三星期到廿六星期，多半是由输入本来有此病的人的血，或注射时针不够消毒引起的。病相是不想吃东西，恶心（要吐），发烧及右腹上部疼痛或发软，应该赶快就医。如果刚传染就注射Gamma Globlin可能控制，一定要注意别传给别人。恢复一般由六星期到八星期，但也有复发的可能。我猜想丰得的是第一种，力是受他传染。现在丰已出院，估计力在本月下旬也可出院。可见祖国医疗之进步。你们夫妇同小方

都没受传染，也令我们放心。（我猜想丰是由不洁的饮食品得来的。）好了，以后只要遵照医生的话按时复查，就应该没问题了。我本来不知道肝炎是怎么一回事，这样也增加些医学常识。

前十几天，有一个周末，我到西海岸去参加一个关于训练洋人学中国语文的讨论会。会后去看赵元任先生夫妇，我发现赵先生面色甚好，大有返老还童的样子。他今年八十二，师母八十六。师母比较消瘦，而且脸上黑瘢点增多。师母说，她有些时心跳到自己可以听见，而且最坏时过十几跳就停一次（她自己在日本学过医）。幸而服用一种人参精，叫 Digoxin，她一天服两次，每次 125mg，心跳已恢复正常。我扶她上楼，二三十级的高阶，也能一气儿走上，气不涌出。赵先生每日服 250mg（一次），师母不能一次服，那样她会太兴奋。赵先生气色转好，显然是这药的作用。我的校医是一位很好的年轻医生，对此药也有所知。他发现我旅行回来，多半是过劳及吃多了，又吃的太咸，血压升至 180/110，他叫我一切小心。我已恢复多食蔬果，不多吃及早睡早起的习惯，今天午后又量，已经降下来了，立量 176/100。医生要我再加一种药，

过一星期再量。这个医生很负责任，你们可以放心！

前次谈到曹操《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慨当以慷，我解为有了感慨应以康健的态度与心情化解之。以下一转：（但）忧思仍是难忘，那么用什么解忧呢？只有杜康（传说中造酒的人，也就是酒了）。这样语气比较通顺，合乎曹操的性格，也合乎现代人应有的积极的观点。我查过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他只说："康恺，一声之转，犹慷慨，梗概之为双声字（声母相同或相近的字）也。"虽不能证明我的讲法，但双声连词，不必两字意义全同，我想我的假说暂时仍可成立。

你的游记，实在写的很精彩。大舅说"可谓壮游"，我看了也觉得欣慕。这种机会，只有在新中国才能实现，学一句基督徒的话，"你们在新中国的人们有福了！"成都武侯祠后殿额名"静远堂"，我想出于"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是诸葛亮的名言。你们对诸葛亮的评价，相当公允，他以法家思想从政，甚有成就，在有些地方虽不彻底，恐怕也是受了时代的局限。又传说他曾造木牛流马，有人说是轻便的独

轮车，也许不是这么简单。刘仙洲先生的书我以前读过，不记得曾否提到此事。李约瑟的大著《中国科技文化史》，对此事好像也没有什么贡献。李约瑟这部书是巨大的工作，可惜的是他自己中文太差，帮他忙的王铃英文不够，有时闹笑话。第一册把沈括《忘怀录》中游山玩水时需要的泥靴译为泥船，即是一例。我曾为此册写过书评，他当时不大高兴，后来知道我是好意，交情又恢复了。另外我评过李约瑟、王铃与钟表专家 Price 合著的一本书，是关于北宋苏颂创制的一种天文仪器，又可作钟（计时）。不知何故，他们把四七二十八、三八二十四都忘了，说原文四七、三八恐有误字。我只可开个小玩笑，说想不到两位数学史专家，会把这样简单的计算给忘了，令人联想牛顿替大猫——狗？——开大洞、小猫开小洞的故事。学问是无尽无休的，专家也会犯错误，我写书评，可以指出这些错处来，决无自夸之意。我自己的英文太差，写不出这样的书来，一般科学史的知识也不够。虽然写过很多书评（以前多写长篇，近十几年精力不够，改写短篇，只可从大处落墨了），只有一两次作者来信反驳。……西洋人译古汉语出的错处，可以出一本

《笑林广记》。不过我认为评介仍应以心存忠厚、以不得罪人为原则。要是书太坏，可以拒绝学报找我写书评的要求。要是自己没把握而做“醉雷公”（胡劈、胡批），反而替在国外的中国学人丢脸，那是我尽量避免的。我给学生的治学要领是“认真，虚心，合众，求通”——可惜是自己也不能完全做到。现在年纪大了，对后辈更避免苛求，以免倚老卖老之讥。

你的游记所录对联，有两三处似是笔误。“龙卷虎卧”照平仄，应作龙踡虎卧，这里也许是简体。下联应作“先生亦流寓，有长留天地，月白风清一草堂”，流留两字换了地位（郭志的跋提到“流寓”）。“妙曲横生”，曲应作趣，必是笔误。

李冰父子创建的都江堰，我是向往已久，将来希望能同大舅一同去看看，这是历代劳动人民智能创造的结晶，一点儿也不错！新建的钢桥、隧洞等，千里的成昆线，又是新中国人民在正确领导之下的硕果，更是我希望能看的。

大观楼的长联，我以前读过，现在重读，觉得“披襟岸帻”的岸字很妙。岸，本是名词，一转为“岸然”（形容词或副词），又转为动词（略同“整冠”），是词

性转变的佳例。“宋挥玉斧”是借用宋太祖以玉斧划大渡河曰“此外非我有也”（自认为国界发展到此就够了）。传统的说法认为是统治者的一种自制，现在是否应如此解，我不敢说，要依照新中国领导人声明：我们不要做“超级大国”，精神似有相通之处。

桂林阳朔（唐姨两处都去了，她很欣赏），久已闻名，关于溶岩地貌那一段，我本来的了解不够，你们给我仔细讲解，也是帮助我学习，我很高兴。我一定尽量保持我的健康，希望我们下次回国，能多看看祖国山河的天然之美与劳动人民增加的令人鼓舞的新建设。

这封信写的很长，是因为今早刚补了一个牙洞。明天有朋友请去吃火鸡——明天是所谓感恩节Thanksgiving，又名火鸡节，是初次由英国移来的争取自由的人民在第一年秋收时纪念的节日——有相当的意义——不要害怕，我不会吃得太多！最近才知道佛兰克林（B. Franklin）本主张以火鸡为美国的符号（国徽），不知是谁的决定，还是用了老鹰，大约取鹰扬之意——希望这只鹰不要扬的太过火了！全周末是假日，比较空闲，以后不会这样噜嗦了。有些地方，也许可

以请大舅看看，指教指教！

爸爸

1975.11.24

注：力，即蒋力，杨忠平长子，本书编者。丰，即蒋丰，杨忠平次子。

八

忠平：

很高兴收到12月22日的信。“慨当以慷”我解为“有感慨应该用健康的态度化解”，虽然近于杜撰，这样想对自己的修养可能有些帮助。你用白话译的《短歌行》，韵律情调都有现代的意味，而能不失原意，又有相当高的“可读性”，我很欣赏。不过要给人讲原文，也许应该说明里面有好些词句出于《诗经》，特别是里面的民歌。春秋时代贵族饮宴，常引用（即请乐队奏某诗某章），往往断章取义，有时把爱情解为友情。不过也不算大毛病，所谓“思无邪”大约是思想不要走上错误的道路，这话也出在《诗经》。问题只在于什么

是正什么是邪，奴隶主自然只觉得他们的思想是正，而把被压迫者的思想认为邪了。我已故的国文老师朱自清，有《诗赋比兴说》值得一读。你把“子”“君”都译为“您”是很好的，“您”本来是复数（大概是“你们”的合音），实际上曹操所怀念的，也应该不止一个人。“绕树三匝”的“三”，不可看死，三是好几个的意思。清代学者汪中（大舅很佩服的，不过这个人脾气很古怪）有一篇《释三九》，说这些是文字之虚数，与制度之实数不同。中国语文里数字的运用是很巧妙的，不过有时也会引起误解。如会昌灭佛，《唐书》说收膏腴之地“数千万顷”，有人解为数十个百万，这就不合史实，因为李德裕文集只说有“四千顷”（柳翼谋先生曾假定数千万为数十万之误，也不易通）。实则这是说数千而不及万顷。《史记·项羽本纪》有“杀数十百人”，乃不定数也，自百以下或至八十九十，故云数十百。我在他处也见到数百千之例，所以这是古汉语文法一个特别用法。这里欧阳修要学太史公，硬把四千顷写成数千万顷，四千数目太低，显着勉强，但也不能说是错。这个问题，不知大舅注意到了没有。我明年秋季申请回国探亲之时想加上访友（自然更想

多看些祖国的新面貌！），尤其是有些研究唐宋元口语的前辈同辈，我希望能请教，到时候再请教周伯伯（太初）如何提出吧。

想见的人举例如：丁声树先生我本来很熟，张政烺先生（与我年纪最近）尚未会过，但很想见见。朱德熙先生曾来此间，可惜我错过了。王了一先生我听过他的课，给他的书写过评介。吕叔湘先生想尚健在……

祝好！

爸爸

1975.12.30

九

忠平：

2月10日信收到，照片十张，有人有景，都是我向往已久而未曾到过的地方，对地理知识大有补益。

周总理逝世，这里也同他处一样，有追悼会。我曾试写五律挽诗一首，因有两句尚待推敲，以后再录请大舅指正。我看过《人民日报》上许多挽诗，都很

动人。二弟寄来小玉爱人写的两首，也很好，青年人的前途是光明的。

看报上在北京追悼的人中有丁声树（老友，但久未联络）、吕叔湘（仰慕已久，未会过的前辈），他们是我很想当面请教许多有关汉语（尤其是唐至元一段）问题的两位，不知在何岗位，便中请告知（因申请书中可能要列举想见的友人）。朱德熙到过此地，可惜失之交臂。这里有些人可能是忌妒我，国内语文、考古界有人来时，往往不通知我。也许以为我身体太差了，实则我近来精神安定，血压也有所控制，每数周即量一次。年轻的新医生对我很关怀，我曾提过赵元任先生夫妇服人参精有特效，他说："那是老年人心脏弱的，你的心脏很好，不需要。"

我几乎每日都看报，看《自然辩证法》，努力学习。因我以前与同事费某以1800年为界，我管前，他管后，我对近代史的了解太差，理论水平更差。现在看国内历史界如此努力（2月8日记北大历史系对"右倾翻案风"的回击，令我十分感动），必得趁早在年纪还不算老时加强学习。

关于祖母的健康，道申前些时说摔了一跤，还有

些小病，是老年人都难免的。

我们还是打算申请在秋间（例如八九十月）回国。你们如太忙，可偶写邮简。

祝好！

爸爸

1976.2.21

注：小玉，即杨玉，杨仲耆之女，在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工作。费某，即费正清。

十

忠平：

奶奶是年纪老了，连纽约下大雪也替我们担心！我们只可多去信让她老人家放心。我今年功课不太忙，还可抽暇画几笔，近来不限于山水，也试画花卉乃至人物（昨天画第一张仕女），反正是业余，看的过去就行了。四月初林伯母（梁守瀛，爱人林家翘与我在高中及大学同级七年）夫妇来京，住定后会找你或你们夫妇来谈谈。她是哈佛同事，主持大二汉语，这次想

多学习国内语文教学（我们用北京的教科书）。她自己国语、沪语、英语都很好。林是麻省理工学院（M.I.T）院座教授，在应用数学及天文学两方面，国际知名。已回国两次（第一次林伯母同去），对中美文化（尤其是科学）交流，非常努力。这次他们两位都住三个月，在北京的时间一定很长，应该可以不止见你们一次。

祝全家福。

给大舅写信及见汤四爷、四奶时请特别替我们致候。

爸

1976.3.12

注：汤四爷，名汤心豫，字谪青，杨家世交，作者称其四伯父。

十一

忠平：

今天收到 6 月 30 日来信，很高兴。

林伯伯、林伯母回来了好几天了。林伯伯来过电话，说一切都好。林伯母有些累，在家先休息休息，数日内即可见面，再细谈，你托带的袜子也可以面交。从北京饭店寄到大学的一包书，收到已近十日，计有《论孔丘》《孔丘教育思想批判》《铁旋风》《边城风雪》《青松岭》《杜鹃山》《创业》《渡江侦察记》《火红的年代》，共九册。都很有用。

六月中旬我们收到联络处由华盛顿寄来的空白的申请书，立即填写照了相寄去。申请在九、十月回国探望亲友并游览，约住三十日到三十五日，来往都经由瑞士楚芮克（瑞士班机每周一次）。比九、十月稍早或稍迟亦无不可。因日子不多，只可选重点，提出来的地方有北京、天津、西安、延安、成都、洛阳（如时间不足，洛阳可免）。林伯伯认为这样申请很好，太早了天热，太晚了怕冷，对我们已过六十的人不宜。

我精神颇好，血压又加一种新药，共四种，可以维持150/100—90，校医认为满意。妈妈精神差些，容易累，最近血压也偏高，服半粒药，应已下降。按我们的身体状况，仍不宜做长期旅行，所以申请如得批

准，能回国一个月附近，比较相宜。但申请之事，还没有告诉奶奶，怕老人盼望太心急。姨夫需要的药，日内即托朋友打听。

祝好！

爸爸

1976.7.7

今日取回袜子及你们夫妇送小弟的《中国体育》英文本。选材精彩，印刷精美（这本书怕寄坏了，是林伯伯、林伯母自己带回来的），小弟非常喜欢，非常感谢！《论孔丘》及《孔丘教育思想批判》我都读了，学了不少东西。我们已同林伯伯和林伯母又通过电话，林伯伯明早还要来访我，细讲他回国的情形。

妈妈要再写半页。此信明早应可发出。

祝好！

爸爸

1976.7.8 灯下

十二

忠平：

今早收到八月十一日的信，我们真是高兴！七月底八月初得到唐山丰南地震的消息，而且知道旁及京津，我们确是十分悬念。尤其是头几天外国人的报道，语焉不详，而且有夸张之处，更使人不放心。妈妈有近两星期因此失眠。幸而不久就看见《人民日报》，对国内领导人、党员、干部，尤其是各地人民的处变不惊，应付迅速而有纪律，使灾害的损失，大为减低，这是所有的目睹的中外人士，一致惊叹敬服的。例如京津两地受难的人，每日都关心唐山一带抗震救灾的情况，在开滦煤矿负责的同志们，在自己被救之后，立刻就去抢救别人，在这样万分危险的时刻，“把安全让给别人，把危险留给自己”，令人敬佩！震中区矿井下万名夜班工人，冲破千难万险，胜利返回地面，真是可歌可泣的场面。八月七日下午马家矿三号井已开始出煤，真是“天崩地裂何所惧，双手描绘新天地！”这种情形，在几十年前的旧社会，是万难想象的。

正好在来信前一晚，有一对友人夫妇同两个小孩，

在地震时住北京华侨大厦四楼，很快的就迁到人民广场，备受同志们周到的照料，每天送饭送西瓜，他们万分感动。帐篷下住的儿童，有的还下棋或练嗓子，足见镇静。他们四口住了几天，又坐火车到桂林、衡阳等地，再由广州出境回美。他们给我们在电话中细讲，有些地方，真令人感动。所以我们在收信之前，心上的石头已有一半落地了。

大舅希望我们去成都探望他，我们已在申请书中提出了。眼病又稍重，如果已到成熟可以割治（或金针挑障）之时，就医的旅费等，我们很愿意帮忙。请随时替我们催请大舅早日根治。顺便提一件小事：前几日我重读高亨的《商君书注释》，他把《说民》篇末段的“日治者王”、“宿治者消”的日治宿治译为白天办公、晚上办公，我觉得不妥。我想日治应解为有事当天就办，而宿治是至早隔夜才办，宿即子路无宿诺之宿，指稽留，不够迅速。这个道理很浅，不过我是由读《人民日报》关于此次抗震救灾的记事加强了些体会。不知大舅以为如何？

我们七月八日、十二日、廿六日的信都收到了。你做的一切安排都很妥善，探亲的事，等抗震救灾告

一段落交通比较方便时，我们自当继续申请。如果能从香港入境，力想要的国产照相机（牌名及胶片大小都记下来了）我们应可买到送给他，要不然，希望能在友谊商店中买到？姨夫需要的德国药，因无出药厂名，尚未查明，而且没有医生处方，恐难买到，只可稍等再说，希望他已经好些了。

替我们给奶奶请安，问家人及亲友们好！

爸爸　妈妈

1976.8.16

十三

忠平：

前几天妈妈去的邮简，想必已经到了。前天得到联络处的信，批准我们可于今夏（七、八月）回国探亲、在国内 35 日、“天津的亲属可来北京会面”，要我们把护照寄去签证，而且要在六月一日前通知要取的路线及到达日期。这真是好消息！

我们已初步决定取最经济而且最轻便简捷的路线，即由波士顿直飞 Zurich（译楚芮克或都瑞克等），然后

在一个星期日由 Zurich 飞北京，住满日期，在星期二由京飞回 Zurich，再回波城。全程限 45 日，是瑞士航空公司 Swissair 的一种限期来往飞行。比经由东京或香港（限 120 日来回）要便宜 25—30%。（要经过巴黎，用 Air France，可以再便宜些，不过巴黎北京之间也是每周来往各一次，而且没有波城飞巴黎的直达机，要由纽约转，太麻烦。）楚芮克有唐姨（商鼎霖、唐文顺夫妇），中间歇脚有照应（商伯伯因中瑞贸易，曾数度回国），我们已给她去信。

由楚芮克星期日飞要星期一傍晚才到，是六月下旬或七月初那个星期一，目下还不能定。请告知叔婶，希望他们保留在七月的时间，好来聚会。道申也可通知，但告诉他暂时不必讲，等手续办好再告知他们也好，怕老奶奶早知道了，每天盼，算日子，对老人家健康不一定好。

今年四月初，任之恭教授（物理学界前辈，对文化交流贡献甚大）同他的爱人陶葆柽要回国（约两个月）。我们已拜托他们要能抽空儿可以叫你或你同蒋震去见见面。可以称他们任公公、任婆婆，是爸、叔的老师。

我精神很好，血压稍高，已增药量，特别注意饮

食（多吃水果），避免劳累或暴怒，应可无虑。我不能吃太咸，妈妈不能吃辣，你们要为难了，哈哈！

爸爸

1977.3.19

十四

忠平：

你见到任公公、任婆婆及廖姨后来的信，已经收到了。任婆曾来一信，任公任婆的照片及报道（5.20《人民日报》）我们也见到了。非常欣慰。妈妈已与廖姨长谈过一次。

我们仍定于7/3乘瑞士航空公司316班机由Zurich飞京，如果准时到达，应该是7/4傍晚6：45到。本想中间在Zurich住一夜旅馆，但因如此则行李不能直运，反而增加麻烦。今天同妈妈商量，宁可累一点，改于7/2晚（本定7/1）离波士顿，7/3午前10：50可到Zurich，在机场休息数小时，午后5：15起飞（中间吃一顿午饭），反而简便。因为欧洲多数地方没有人帮拿行李。这样只要自己拿随身带的东西，

反而简单，在飞机上妈妈可以吃晕飞机（即晕车晕船）药，应亦可以休息（我比较容易入睡）。只是到京之后，头两天先要补补觉就是了。（此点望先与家中别人说明，以免有什么接风一类的准备。）

我们得到签证后，我已写信给北京中国旅行社总社，说明希望住华侨大厦，希望先在京住十五至二十日（其中有约五日去天津），以后如可能希望能去西安（附近）及成都各五日，再回京住到8/9（星期二），乘午后五时瑞士317班机离京。如不能去成都，而大舅能有人陪到西安，也愿在西安相会，在西安多住几日。又如大舅能来京治白内障，也很欢迎，一切请总社看供应代为决定。也曾提出想会见些文史（包括考古）方面的学人（特别是对汉语史有兴趣的，有些问题想请教），便中请代探听？这些要求，有多少可获批准，有多少要等到时候再定，心理上可以有些准备。

今日查血压颇平，周前稍高，要带的降血压药不少，但校医可具函证明，没问题。

祝好！

爸爸

1977.6.1

十五

忠平：

今早收到6月14日来信，很高兴。我在收到6月10日晚来信后，已于6月19日晚回一信，告知我给旅行社总社打过电报等事，想已收到。

姨夫的病况，我已函告京都友人彭泽周兄，请他与专科医生商量，如肯处方买药，即航寄你处转交。但亦说明请医生不要为难，因为美国医生向来不肯只凭函述病况就开处方，怕受控告。大舅如能来京，兼治眼病，实为上策。他不止是妈妈的哥哥，与我亦情如兄弟，又是同行，对学术有相当贡献，旅行社如不能安排我们去成都看他，希望能特别让他坐飞机来回。这是我们最大的请求，旅费我们可以帮忙！我已六十三足岁，大舅长我十岁，相见不易！

你们替我想的三位学人，都是我极想会见的。唐立庵（兰）先生，我旁听过他讲古文字学（约在1935年），他的文章我一直在读。夏作铭（鼐）先生很多年前通过一次信，他改正过我关于中亚我国领土内发现的波斯古币的误解（我因偷懒，未查专书，误从《考

古记》之说，以为虢墓是阿拉伯文)，我十分感激！去年在香港见到林寿晋，已请代向夏先生致候。白寿彝先生对回教史、兄弟民族的各种研究，我很佩服，只是自己更外行就是了。我常说我是在美国开汉学杂货铺，只要国内的先生们不嫌我驳杂，没有深度，肯赐见指教，都是求之不得的。自己写的东西，也想选些毛病比较少的，呈请指正，不敢说文化交流。前几年图书馆界的访问团到此时，我曾陪同招待，哈佛燕京学社曾赠送过我的英文著作一份，我自己又加送中文的讨论否定式的长文一篇(给赵元任先生祝寿的)。近三年我没有什么新作，但对旧作有些改正。年纪大了，记忆力差了，但对新资料尚有吸收能力。例如新出土秦简规定器物要"灸刻"，我曾猜想灸与针灸之灸本是一字，即用烙印记铭(使铭文长久)，引申为各种铭刻。本苦无实据，后来知道汉代出土器物果然有灸烙铭文(于器底)之例，然则此说似可成立，不过也许国内学人早已先我言之了。

颜料本来我准备带一些，可能自用，可能送些给四表姑，力既然也需要，买些水彩画用的颜料带起来是很方便的。

旅行支票已买了巴克莱的，没有问题了。去时星期日过 Zurich，停约五小时，唐姨多半可接我们去他们府上午饭休息（离机场开车只十五分钟）。回来时唐姨他们不在家，但法国汉学耆宿戴密微（已八十三岁）老教授（我 1962 年在法国讲学，就是他老人家安排的）那时在瑞士，大约坐两三小时车（火车即电车）就可以去拜访他，会见的地方临时再定。我有些关于汉语史（特别是禅籍语法）的想法，也可向他请教。这些比较可喜的消息都是最近才知道的。

妈妈说谢谢你的种种妥当的安排及送我们的手制礼物，不久就要回到祖国了，好开心。我们一切当心，请放心。

祝好！

爸爸　妈妈

1977.6.22

十六

忠平：

这次我们回国探亲，收获很丰富，这与中国旅

行社把大部分的陪同工作交给了震同你，大有关系。三十五天的聚会，说短也不算太短，大家都已善为利用。我们又正赶上了国内一片更新，喜气洋洋。现在大家都甩膀子大干，或者埋头苦干（有前途的“苦”别有滋味），科技一马当先，历史语言在教研双方自然也会受到应有的重视。我这个失落番邦的教书匠，接触面广一些，将来或有可备顾问之处，也未可知。

到西安、洛阳、郑州学习，虽只近十日，承各处博物馆及估计负责人招待解说，震一定记得，我常常是手不停挥。黄河展览馆与大坝之行，印象特深。震改的“不到黄河心不欢”，郑州香稻的余味，都是治河大跃进的铁证。此行的两卷照片已经洗出，只有两三张因是托人代照，未按到底，部分漏光，其他都很好。等加印后，再选些寄去，或托人带去（另外几卷因寄去的钱不够，又补去，要再等几天才能到）。书已寄出，多谢。陈毅同志的诗，我本已读过几首，这本书我一定会收藏。八一建军节画展那幅风流潇洒（白袍负手）的画像，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厚宣、树青两位先生，请震代为致候。我很希望树青先生把那件吐鲁番粮谷文书著文发表。推测这是

当时的文件，但不敢确言。这样的好材料，还是中国学人自己早日整理发表为宜。红字记数，我认为是纳谷数，日本人池田温认为是计口给粮……他是日本学人中搜集此类材料最努力的人。

姨夫去世，妈妈同我当然都很哀痛，但他一生努力工作，在地质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所属单位郑重追悼，对遗属也有合理的照顾，实在比缠绵床榻稍好一些。等事情再确定些，姨如肯去成都或来京换换环境，当于心情有益。

丰在无锡、杭州的两张照片都很好，上山下乡与到其他都市旅行，都是新中国鼓励青年多做的好事情。百闻不如一见。另外，青少年心理在某些阶段容易发生某些似乎异常的现象，做父母的有时过分担心，旧说所谓“父严母慈”不一定对，但父母互相改正偏差，则是重要的。

大舅看了我那些拙作之后的意见，给我相当的鼓励。那首长诗，是我平生作的唯一的一首排律，也是因为吉川特别狂傲（他诗、骈文、古文、曲都有功力，只从未作过词）。他既取攻势，只可打油应付，他原作“挠”字出韵，因此未收入集。他退休时，自选先韵七

律六首，我和一首，末两句“今夕庄生如有梦，不将栩栩换翩翩”，觉得还像诗。

我血压已接近140/90，吃东西很淡，酒也只是一星期喝一两次而已。

祝好！

爸爸

1977.9.12

注：史树青（1922—2007），国家博物馆（原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

十七

忠平：

昨晚写了信，今早发出，近午到校，查了查书，知道托震转达树青先生关于日本学人的话，略有错误。池田温目下是在东洋文库（东京），但《中国古代籍帐集录》发表于《北海道大学文学部纪要》十九之四，1971年2月。我收到抽印本，即写一信，后用中文写一长评。我在书评中指出，池田所据文件，前后欠缺，

近十年前韩国磐已论及此残卷，认为碩数是营田户或屯田户交的租。池田不以韩说为然，依然认定是给谷簿，我则认为可以支持韩说。后来池田回信，也承认此说较胜，这场辩论，大体结束。不过历史博物馆那一段，与此残卷似相衔接，知者甚少，还是值得发表。

见到厚宣先生再请问问他关于妣辛帚好器有无新说。我不赞成岛邦男以帚为“服”之说。又白寿老在《文物》的大作已拜读，甚佩，亦请代候。我于“聻”的初步研究，不久可写两三页要略，想直寄吕叔老请教。这个字多见于禅籍，相当于则何如之“呢”（这个不好，那个呢），令学人同时注意一分为二，大有辩证意味，所以值得研究。

爸爸

1977.9.13

致周法高

（一通）

法高吾兄：

大作《何谓汉学》《论汉学界的代表人物》（《新天地》二卷五、六期）两篇，都已拜读，您的议论，大体上我都可以同意。第二篇里许多奖饰的话，我实在不敢当。我因在外国教书关系，只能开杂货铺，歧路亡羊，常常引以为戒。说不上什么成就，绝不敢与在各部门卓尔成家的诸位前辈相比。

您第二篇又提到一九五七年龙虾会上的谈话。说老实话，我已经不记得当时怎么说的了，不过照您记下来的，颇易引起误会。因为把汉学分成一百门（或若干门），有如何分法的问题。每门的第一名，又是非

常难决定的。我当时的意思，只是觉得有很多日本学者治中国学问比咱们本国人还认真，也很有成就，不宜忽略。当时随便聊天，矫枉过正、措词失当，想是有的。照我现在的看法，那种比法，不能成立。

我想论学问最好不要谈第一，而谈第一流学人与第一线学人（或学徒）。凡治一门学问，有了基本训练，自己认真努力，而且对前人及时贤（包括国内外）的贡献，都有相当的认识的人，都是第一线学人或学徒。第一流学人则是自己已经卓然有所成就，他的工作同行决不能忽视的人。其中也有因为年老或因语言关系对时贤工作不甚注意，仍不害为第一流。在汉学可能包括的各部门中，有若干部门，以现在生存的学者而论，日本的第一线学人或学徒，似乎比中国多。第一流学人，也有不少。算总数则很难说。无论如何，所谓“过半数”，似乎失之过高。理应更正。

敬请

教安

弟 杨联陞 拜启

一九六三年九月十日

注：录自周法高《汉学论集》。周法高（1915—1994），中国语言学者。

致何炳棣

（三通）

一

炳棣吾兄：

多谢四月五日、六日两信。McNeill 教授五日信亦收到。其中 bad health，poor health 字样既出误会，自然不当介意。唯弟之血压虽经 under control，不欲过劳，亦是实情。芝大方面能有此种谅解，对出版（尤其是写书）方面，不加压力，具见教授关怀之至意，殊为可感！（实则若真要写书，三五年写一本，亦非难事。）教书写文章，皆弟之本等，自然不会惜力。

McNeill 教授信极诚挚，请先代致谢忱！所说芝

大种种优点俱是实情，弟对此事自当加以慎重之考虑。唯 McNeill 教授信中虽提及 salary and title，不及我兄函电之详（Univ. prof. 年薪二万五）。又一年只教两 quarters，每季一演讲一研究班，共五小时，在弟亦甚合意。此外是否尚有休假办法亦所欲知。关于此数点，最好能请 McNeill 教授再来一信，或吾兄写一英文信，声明已得校长或 Provost 之同意亦可。此外，housing，health service，health and life insurance，retirement，children' s education 乃至 moving allowances 等，虽是小事，便中亦望一一函示，此是重大决定，一切必须详作比较也。

我兄即任 J. W. Thompson Prof. 至为可贺。中国人在历史系得讲座当是第一人，尤为可喜也。弟事芝大校方肯如此积极进行，不但可见最高当局之魄力，更足见对我兄之信任，弟之感激，自不待言。若照我兄之 dream big，则"四大名旦"合写四大本 Chicago History of China 亦非不可能也。（丁龙讲座在富教授未退休时，已有人向弟非正式提过，弟未进行。又荷兰来顿大学戴文达故去后，亦有人来问，弟辞谢而推荐何四维，何现任教授兼汉学研究

院长。）

匆覆　即请

俪安

弟联陞

1964.4.8

注：何炳棣纠正："落款日期应为1965。"录自何炳棣著《读史阅世六十年》。何炳棣（1917—2012），史学家，常年任教于美国芝加哥大学，为汤普逊历史讲座教授，曾任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会长，是作者的清华学侣。

二

炳棣兄：

史系通过，又承电告，极感！能得 professional historians 之承认，弟亦以为荣誉，盖弟之学位，只 M. A. 为史系，Ph. D. 则两系合授。至今虽为历史系 member，但不投票（史系人太多，颇不愿系预算以外之人有投票权，但弟亦不在乎，否则此亦是改正之机

会）。今有芝大史系诸公许为同行，自甚欣慰也。

哈燕社下星期二三开会，至迟星期四可有消息，当即电告。可能是一专为中国（或中日两国）学人特设之讲座，如能办成，自是好事。薪水则无法争。第一哈佛目下最高只二万四（只 Langer 数人晚年到此数，普通讲座数年仍在二万二或以下）。第二须顾及其他同事，不可一枝独秀，招人妒忌。另外则芝大方面麦主任函只提及 salary and title，未明言数目，正式聘函未到，亦不能讲价也。此外可能向学校要求者，一两年内国史方面（早期）另加一年轻人（助教授至副教授级），此事弟在今年二月曾与海陶玮、费正清谈过，写过 memo，此时推动，当然希望较大。今日费公来谈，谓弟若去则对哈佛为 disaster，此亦实情，但渠亦谓此是请求学校当局对中国历史多加注意之良好机会，盖非有外间之重金礼聘，无 crisis，各系俱要发展，校长教务长不易决定先后也。先再布谢，即请

俪安

弟联陞

1965.4.22

三

炳棣吾兄：

昨晚得哈燕社长 Prof. John Pelzel 电话，即向尊府通电，适我兄外出散步，即将通过讲座事告知景洛嫂。弟不惯打长途电话，措词简短，对我兄感激之意，恐未充分表达，殊觉抱歉！

星期一 de Bary 亦有信来，措词委婉，谓初以为弟绝不会考虑，故丁龙讲座事未早提出，今又经富教授、房氏夫妇及委员会中人催促，特写此信问明究竟有无考虑可能，如有意请打电话等等。信中有一句云：As a matter of fact, we do not have any other immediate prospect of a stature to make him worthy of this chair。实则弟意论学问房兆楹先生可以当之而有余，只是目下为《明代名人传》编辑事务所羁绊，不能教书而已（房先生虽有教授名义，仅只为三年聘约）。附上致 de Bary 信稿一份，亦请转示 Prof. McNeill，兼表谢忱！此信中未便提及其他 candidate（有余英时前车之鉴），我兄有意放此一炮否（自然时机亦甚重要）？

此次海陶玮于得见麦教授后，即去找 Dean Ford，

大家反应甚快，对弟之心理上负担大为减轻。（兄可想象，如果哈佛以冷淡出之，非等芝加哥正式信来不肯有所动作，对弟心理上会有多大影响。）是以既得特别创设讲座之名，即不能再争薪水（教务长答应慢慢加）（丁龙讲座仍是18500亦非太高）。在此驾轻就熟，对弟懒人比较相宜。至于我兄此次特别帮忙，则知者已多（杨绍震先生亦有信来）。外边若无重金礼聘，哈佛反应决不如此之速（如果反正不肯走，他们乐得不动），此亦人人所知，此一段因缘，即此已成佳话，我兄亦可自慰矣！

匆请

俪安

弟联陞

1965.4.28

致房兆楹

（一通）

兆楹先生：

多谢四月卅日来信。

柳存仁先生要的《朴通事语解》，哈佛没有，柯立夫教授有，我可以问他借来照相，不过这几天他母亲生病，不常来，恐怕得等几日，照好我给他直接寄去。

许大受作的是《圣朝佐辟》，一共十段：一辟诳世，二辟诬天，三辟裂性，四辟贬儒，五辟反伦，六辟废祭，七辟窃佛诃佛种种罪过，八辟夷所谓善之实非善，九辟夷技不足尚，夷货不足贪、夷占不足信，十辟行私历、攘瑞应、谋不轨，为千古未闻之大逆。卷首自称“德清后学许大受”。

全文见崇祯十二年盐官徐昌治订《圣朝破邪集》卷四。哈佛有日本翻刻本，J1862/2963。此书似包括较早之《破邪集》或《圣明朝破邪集》，漳州黄贞（字天书）（崇祯己卯自印）取编（黄自称“去惑居士”，特别反对艾儒略）。所谓“订”者，盖订黄书之谓。凡八卷。（黄之自序及蒋德璟序、颜茂猷序皆在第三卷。）

哈佛此翻刻本，有硃笔批注及训点，墨笔批注，甚可珍贵。每卷首有“释清幹印”朱印。不知清幹是否即批点之人。

关于《三才图绘》，裘先生说他自己给您写信。裘先生承继人已去请西岸司丹福吴君，闻尚未正式答应。

您的伤风想必好了。念念！

敬请

双安

联陞　敬上

一九六四年五月五日

注：房兆楹（1908—1985），中国史专家，侧重明清史及近代史研究。

致周策纵

（七通）

一

策纵吾兄：

大作柳诗三首、食狮诗、吏姨、四声杂咏，俱已拜读。为教学生，以四声杂咏一类作品为最有用。

“听凭考试”第一字似应读去声，“一场把戏”之“一”在国语音变为去声，“山明水秀”下接“中原板荡”，不甚调和，似宜酌改。

弟在《清华校友通讯》新七、八期有《赵元任先生与中国语文教学》一稿，选载赵先生关于四声诸作，亦可参考。

今春作“三字经”两章，不记曾寄呈否，附上一

份，乞正。

王迈群（人麟）先生闻已会过，其人颇有才华，能诗工书，现在 Itek 任职。

即请

俪安

弟 联陞 顿首

1964.6.30

注：周策纵（1906—2007），史学家、红学家，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东亚语言系和历史系终身教授。

二

策纵兄：

敬祝新春万福！

附上《文林》短评一篇，再乞哂正。

关于《说文通训定声》之附注，因《清华学报》已印就，只能在单印本上附贴，以为更正，并向我兄致歉。但我兄在他处大用汉字，而独于此书著者及书

名，皆付阙如，亦不得不略负疏略之责也。

去年在刘若愚兄新居壁上得见我兄所书赠诗，弟甚欣赏。若愚对“过中年”三字略表不满，弟谓此“过”字当作进行式看，非已过之义，渠始释然。附告以博一笑。专请

俪安

弟　联陞　顿首

1970.1.24

三

策纵吾兄：

一月廿六日大札奉悉。弟一月十六日寄书，幸未迷失，且得琼瑶之报，欣慰无似！OuliPoChi 译为乌李白漆（或呕李白气，或如于镜宇兄提议，作舞李白旗）作坊，而正名为无极文学研究会，大佳大佳！元任先生覆信云：会长“敬谢不敏”但愿作“挂名会员”，弟意至少应作名誉会长。实际工作，特别是联络方面，应由书记（或总干事）偏劳。我兄既肯担任，则进行顺利可预卜矣。陈大端兄尚无回信。弟二月十日至

十三日到司丹福开会，可与牟复礼、刘若愚诸兄相晤，应可一谈。弟意除招兵买马之外，应先选出少数题目可用电脑帮忙者，试作初步研究，若能搞出名堂，或者可由数校联合向 ACLS 之类，请一笔小款帮忙开会讨论一次，再作更进一步之计画。

大作星岛回文诗确有超迈前人之处，甚佩甚佩！此体流传较早者似为所谓达摩《真性颂》（弟疑其作于元代或稍前稍后）。此颂法国 Pierre Daudin 教授，有意研究，1971 年 8 月曾与于镜宇兄通函讨论，惜此公今已下世。此颂有"寂照忘空理，缘情性离真。极妙常终始，圆明净至身"二十字，亦是字字回文，所惜者，静字太少（只有理性情身四字），又以说理为主，不似写景传情之富于诗意。大作则静动字约略各半，静字中之椰、岛、舟、月虽亦可用为修饰语（如椰瓢、岛国、舟人、月琴）而以用作名词为恒，似可称为纯静字或甲种动字，而星、树、岸、沙、华、渡六字，则有时可用为形容词或动词（如星：星散、树敌、岸帻等）似可称为乙种静字。动字之中绕、乱作动词时较多，白、淡、艳、芳、晴、斜、幽、荒八字，则以作形容词（有人称 static verb）时为多，大体如此。看来

作字字回文，静字不宜过半（虚字万不可用），而动字之中动词与形容词之多少，则似无大关系（达摩颂中动词多于形容词）。至于用圆形排列，对面之字，必须叶韵，而平仄更须有一定位置，则一望可知。依大作观之，静字与动字多处于对面（华沙为例外），此条或亦可供用电脑创作者之参考。

除廿字回文之外，十字七言回文诗（如“香莲碧水动，风凉夏日长”）似亦有相当容易说明之规律可循，用电脑创作应亦不难。至于每行增一字之宝塔体，在杂体中，可能最适于使用电脑，于教学亦大有补益也（此间 Hanan 教授有意研究，欢迎同好供给资料）。

大作“无极文学论”命意甚佳，遣词偶有可商，但无关重要。回文一体，弟以为盛于唐宋，苏蕙织文至唐而大行，原作是否出于苻秦时，似属可疑。傅咸、温峤诸作，椎轮滥觞，似亦不必过于推重。镜铭回文，亦自唐始多见也。

以回文诗词之真有文学价值者而言，苏东坡、秦少游、王半山之水准，后人似尚未能超过，若万红友等徒以杂体斗巧，弟不甚嘉许。此可能是个人偏见，离合体弟亦认为乏味。

此函若有可取，请复制分寄舍足（或准舍足）试探反应何如。匆此布谢。即请

教安

弟　联陞

1977.1.30

注：周策纵星岛回文诗："星淡月华艳，岛幽椰树芳。晴岸白沙乱，绕舟斜渡荒。"1968年刊于香港《明报月刊》。

四

策纵兄嫂：

贺片"又随"七律早已拜读，又得剩诗一束，代少陵斥郭，此洪老夫子生前演讲所为，不意足下乃敢在草堂大言，诗甚佳也。

琴霓英文译稿，只末句或可商，晚晴固人间所重，beautiful亦是一解。但晚至少有两重意思，彦威所谓芳华晚也（附呈两古一词一绝，弟诗所写少年事皆实），易以extended,another等字，似嫌近于自伤，不改也罢。

仓卒或可改栗六，听来更好听？弟近来颇好用广双声广叠韵，绝句可以为例。迷者入迷之意，非迷路，正如一入妙之一应解为全。但弟以诗词有不止一解者为佳，或是寅老家风？

敬请　俪安　并贺　新禧

弟　联陞
妹　缪鉁宛君　同上

1985.1.8

五

弃园我兄：

1.22 大示及附件奉悉。多谢！

弃子误为足下，深为抱歉，幸而也是诗人。

浑沌一绝，乃笔下口占，未查庄子原文，以通用混沌庖代，诚为欠妥，应依来教用浑字。至于读平而不读仄，似不必拘泥。弟授课时，凡可以两读之字，皆听学生两用，古今固不必同，方言亦复有别，误改恐见笑于大方。又此等词，浑沌、浑敦、混沌，皆可通，未检《辞通》，疑尚有他例。食物之馄饨（亦作温

吞）当亦同类。

“赵州东院西”禅家常用，此词意太明显，故以此起韵以为遮掩，非佳句也。仓卒可指丧乱，弟未曾注意，多谢指示！

琴霓译文已可诵，不必字字苛求，“天意怜芳草，人间重晚晴”非少女所易知。忽想起弟曾试译某女诗人诗（已逝世，兄或知其名）大意：

> 年衰病久厌嚣尘，万叶千针患有身。
> 忽忆垂髫拾葚乐，梦中白发亦青春。

原文有拾葚相呼之语，只可省略从简。又曾译叶慈诗云：

> 儿时不识愁，戏欲作翁妪。
> 如今识得愁，发白秋风路。
> 花下吹笛人，墓门有高树。
> 黯夜对残灯，共忆行歌处。

可能不算译诗。

关于郁达夫、王映霞之文已看过数篇，可能弟心肠太硬，对两边皆难同情。其他类似之姻缘以才子佳人标榜者，亦不甚欣赏，愧难和唱。我兄“摇恨”集句，甚见功力，可佩。（尤映霞字大妙！）

新诗“书”是好题，报载近年统计读书人减少，知识、消息皆可纳入芥子（电脑），王安兄与其他同行大得其时。弟不喜用缩照胶卷，盖其伤目。佛藏亦喜用大字本，（吾家）仁山公功德无量！敬请　俪安

弟　联陞　上

1985.1.29

六

策纵我兄史席：

昨奉 2/13 手教并大作，多谢！

康桥尚可论诗，弟之办公室尚可使用，阿灵屯寒舍虽简陋，一人尚可下榻，万一相过，请早告知。屯镇八九十岁老人随处即是，我辈尚是少年（于镜宇兄今年八十），费正清自传中多“我田引水”之处，为 Wilbur 揭发不少，但其中所收照片亦是一时之盛，可

见其时华人已不能埋没矣！

大作“当风”一律有气势，香港新诗窈妙似词，“摇出智慧来了”用于曾经之下欠妥，句末之了是进行／完成式，不合白话文，可作“摇出了智慧”（完成），或改为“摇出来几多智慧”，以见其不甚多，如何？弟和诗亦用尊意，门墙皆可有别解。余寒犹在如余悸之存也。所译美国诗人似为 Sexton（萨克顿），已病故。W. B. Yeats 是名家。弟读诗不多，浅尝辄止，“发白秋风路”旧稿亦作“白发秋风路”，其间出入难论。白字读入声，方言轻重有别，是以未能自定，多谢指正。即请　时安　并贺

新春万福

弟　联陞　上

一九八五年二月十七日

又蒙赐赠新诗，依韵奉和，非无病呻吟也。即乞

弃园我兄吟正

弟　杨联陞　未是草

一九八五年二月十七日

甲子除夕前三日

叹老嗟卑都坐断，太空无处粒尘真。

“纵横”“窈窕”皆成趣，健笔湘灵旧亦新。

尽向东风作转移，门墙此日可言诗。

春融积雪余寒在，莫向萧条系梦思。

七

弃园我兄史席：

奉到2.28手教，诗数首皆可诵，古文字会论文所举三例，皆有味。手边无（朱氏）《通训定声》及《经籍纂诂》，未检书不敢深论。

友情七律中“沉思往事〇前世，迟复音书〇负恩”一联，可以推敲之字不少，或可寄征友好作答，以为诗谜如古人“清风〇细柳，淡月〇梅花”之例。

费公“我田引水”是Martin Wilbur（哥大）评语，非Wilma也。弟个人只觉其对Eckstein 用employ字样甚欠公平。Research center之成立，福特之支持，是费公与艾公（后来争权）与弟提出三人合作“中国经济研究”，写一书或一长文。三人曾在费寓讨论多次，后由

费、艾二人执笔，发表一文，未经弟目而借用弟名，发表后 Wilbur 有长函，指出问题数十处，弟皆不能负责。因中心初立，弟不便公开申辩。好在执行委员会早期会议皆有记录。何人得奖助，何人得俸给（费公之薪金亦出一部分），为数几何（percentage）均可考证。费公之有意从简从欢，弟固不在意，然在台亦曾误蒙“红犬派”之名（近朱者赤）与“捧郭倒台”之异说。深以为戒。大著《五四运动》，英文润色曾与费慰梅商定，或亦 employment 欤！

友情七律奉和

盛会三山探道根，山山呼应此心存。

论文群赏石头记，读易独疑养弃恩。（死如弃为之解可从）

雁来雁去应有意，虎头虎尾可无言？（不惟按虎头，而且捋虎尾，禅家语）

兴来文字难为障，候鸟时声认古魂。（雁是候鸟，时声之时如尊说，至于时为善美，则傅斯年、陈世骧等早已论及）

（下略）

即请　俪安

弟　联陞　上

1985.3.3

注：周策纵此七律“沉思”句为：“沉思往事延前世，迟复音书是负恩。”曾拟将“是负恩”改为“愧负恩”。左右为难之际，致函老友，得此回复，其中的“○”应为杨联陞所改。

致陈启雲

（一通）

启雲贤弟如晤：

5.26 信早已收到。

明年能回哈佛一行，极好。已与 Boxter 谈过，计划有定，最好能在今年十月十一月即行申请（旅费及研究费，时间或半年或更长，大约家属只可留马或港九，因哈燕社不能出旅费），因董事会每年只开两次大会，能早通过最好。

论文中荀氏家族部分似不必长（文章可以另外发表），荀悦小传、书之性质、地位及版本注释，则应为引论中应有之部分。如此连译注不至太长，亦易于出版。译文中可商益处，以后再谈。

钱夫人来信云，本月三日来马，目下想已到达。钱先生目疾改换环境，应易于恢复。教书最好不要太累，目力恢复之后，或当少看书，附信请转呈。

牟润孙先生在此下榻两晚，早已离美。傅吾康先生八月下旬在一处开会，以后（或以前）当可在康桥相晤。Taidull 亦参加此会。

匆覆　即询

俪祉

联陞

1965.7.1

注：陈启雲（1933—　），史学家，先后受到钱穆、杨联陞的指导。时在马来亚大学任教。数十年来，曾在国内外多所高校任教。Boxter，中文名白思达，曾任哈燕社社长。

致屈万里

（二通）

一

翼鹏教授吾兄史席：

奉到十月四日惠书收悉。

兄嫂安抵普城，起居康吉。英语普通话只须数百字即可颠来倒去，最重要是脸皮厚，敢瞎说。片断不成句，文法不通，只要声音大体不差，即能呼风唤雨。旅行购物，初试似难，行之再三，亦不过尔尔，请尝试之！先到纽约数次，认得车站，再北游即无困难。哈佛、耶鲁既有门人，又有门徒，不可不来也。

大稿《乘不解》已拜读，考证精确，极佩。覆阅《葛斯德善本书目》时如有新得，亦盼随时写示，以广

见闻。

弟在国外开汉学杂货铺，交游虽广，自己工作则不够坚实，讲座乃不虞之誉，赐贺甚不敢当，惟有更加努力而已。

近作绝句数首，附呈以博一笑，不足为外人道也。

专覆，敬请

俪安

弟　杨联陞　再拜

一九六五年十月二十二日

注：录自《屈万里书信集纪念文集》。屈万里（1907—1979），字翼鹏，汉学学者。曾任台湾大学中文系主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中央图书馆”馆长、美国普林斯顿高深研究所研究员、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和新加坡南洋大学客座教授。

二

翼鹏先生史席：

拜读二月廿七日手示，快如面晤，获益良多，极

感极感。仍有余义，略陈如次：（1）（2）古籍以妇为妻之例，似亦不少。如诗“三岁为妇”、“同我妇子”皆是。来示之“武丁不置其爱妻于枕头，乃屏之于国门之外”，立说甚巧。然如“爱妻”能领兵作战，如辽后之领“属珊军”，则亦无妨内外兼资。又如所封者为子妇而又无因妇及子之证，则子妇分居亦属不妙。另一可能是子妇之封，或皆似后世之汤沐邑，封君不必居其封地（如后世“不在地主”）。如此亦无世袭必要，或亦可备一说。又此事与商人之外婚内婚（先生对张光直商王名号新说有何意见？）关系亦大。无论如何，此“帚”字之解释极关重要，甚盼甲骨专家能早有定论也。（3）商周“子”“侯”升降之说，乃由傅孟真论五等爵引伸而得者。傅先生特别指出，周代往往以蛮夷或他族之后为子，姬姓子爵者绝少，且多不可信。弟仅试以子爵之子与子某之子（prince）作一搭截题耳。甲骨侯爵（如“命周侯”）之例似不多，是否多在边地？（4）周以前人称王称帝，是战国以来追称，固是可能。但甲骨文既有“帝乙”“帝某”，则亦非全然无据。惟周王不称帝，仍然需要解释。《史记·殷本纪》云“于是周武王为天子，其后世贬帝号号为王”

令人难信。又关于占卜，弟有二假说:(1）甲骨文“佳”“勿”或像鸟之首（身)、尾，疑古有鸟占（可能投之空中)，以得首为吉，尾为凶。“不”字下半可能亦像鸟尾。《说文》“鸟飞上，不下来”之“不”字或是双关，指鸟已高飞，但见其尾（不)。(2）商代大墓中之“柶”上有花纹，疑亦可作占卜用。(四个一套？）韩国有“掷柶占”，此法与珓杯等皆有关系。此两说有几分可能？请切实指教。

四月来访极为欢迎，日期有定更盼早示。王梦鸥先生《礼记校证》，哈佛如尚无有，自当购买也。敬请
大安

弟　联陞　顿首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日

致李济

（一通）

济之先生：

您离台前发的信同到金山 8.27 后发的信，都收到了。许倬云也有信给 Pelzel，说您大约 9.20 来。

欢迎您来康桥！卞家同我们这里都可以下榻，要住旅馆也不难找，等您到后再决定如何？

Iris 刚同我通了电话，她就要写信到 Hotel Caila Bay。另一信请张次瑶兄转，我也再追一信，请大祥先生转 R. Y. L. D. Angence 看那一封先到。

她说：您开会从 8.28 起，有一星期，会后东来，是否先到华府纽约还是即来康桥，好像还不大清楚。便中请赐示。舍下电话是三五四——二〇六五。我们

九月不出去，Iris 她们可能在 Labor Day 附近出去两天。

管东贵太太到此，带来您同夫人赏给我们的茶叶一大桶，真是太周到了！谨此叩谢！

敬请

道安

晚学　联陞　敬上

1966.9.2

注：下有李济手迹："秘书室：一俟机票确定，请即致电杨教授。济。"录自孔夫子网。李济（1896—1979），考古学家，曾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代院长。Iris，即赵如兰。

致赵赓飏

（十一通）

一

赓飏兄：

二月四日大札及书评单印本，早已奉到，多谢多谢！弟自二月中旬又觉心情奇劣，而且愈来愈坏，至二月底，决定电疗（所谓 shock treatment），自廿六日起住一特别疗养院，名 Westwood Lodge（弟译为西林精舍），所住系其 Annex（小筑）平房，较楼居为便，且有小厨房，饮食方便。地在 Wellesley Hills，由康桥来开车须四十分钟。前后电疗（或震疗）十二次，已愈十分之九，精神大振，电疗大约已算告一段落。但尚须服药休养，四月上旬希望可以回家（四月第一周

哈佛春假，可以不上课），请吾兄放心。师友有闻知者，亦请转知鄙况，并请代为致候（此信是病后写台第一封信）。

《学报》六卷是否出专号，请与田意兄全权决定。看情形出文学专号之可能似乎较大。《校友通讯》得我兄扶病撑持，谨此致敬！

陈校长夫人遽尔仙逝，校友无不震悼，便中请代向陈校长转致吊慰之忱！

弟处 Zip Codes 系 02138。38 即康桥，021 系一大区。敬请

撰安

弟　联陞　再拜

（一九六七年）三月廿七日 复活节后一日

注：录自台湾《清华校友通讯》新 20 期。复印件由台湾学人李显裕提供。赵赓飏，台湾《清华学报》经理、《清华校友通讯》主编。

二

赓飏我兄：

《校友通讯》新廿三期收到。不但转载报纸访问记，“编辑室漫谈”又添上一大段按语，奖饰有加，实在惶愧。其中提及朱佩弦师，意含勉励，尤见厚爱，谨此叩谢。朱师的精神，也可说是清华精神的一种表现，真是值得追随效法。

拜读居浩然、孙方铎两兄的七律，不但四平八稳，而且情趣盎然，甚为佩服。浩然兄“十级十对”所谓“稍逊风骚”，就全十级而言，实是谦辞也。

小弟所作，多打油诗，律诗极少。一九六三之夏，四十九岁（中国旧算法五十）初度，曾有一诗，并附圣叹诗体自注，附以博一笑：

亡羊半世未须追，博塞读书果是非。
负笈谁期留异国，执鞭聊用解嘲诽。
眼中前辈风流减，梦里家山音问稀。
知命应倾随分酒，草玄呼白莫相违。

注曰：歧路亡羊，已半生矣。未须追者，追亦无及，竟不须追也。博塞读书，光阴同掷，又何必论其是非乎？留学生长留异国，虽执教鞭，乌足鲜嘲？胡梅二公，相继谢世，前辈风流，焉得不减？竹幕阴森，音问稀少，家山何似，梦里难知。既近知命之年，姑倾随分之酒。草太玄乎，呼五白乎，其莫予违！我所草者玄，人若呼之为白，亦莫敢相违也。

编辑委员会关于《校友通讯》编辑方针的决议，小弟十分赞同。尤其是新毕业的校友，已经就业或在国内外继续研究的，如能就他们各位的观感，尤其是学术或生活经验的较新鲜的方面，随时报告，必受欢迎。清华园旧题，可作者尚多。例如王国维、梁启超诸大师主讲研究院那一段，似可请罗香林校友回忆一番。又如清华园的体育，张龄佳学长一定还有很多可写的，清华园的西乐，或可请容启东先生写一篇，清华园的皮黄，或可请傅幼侠兄写，清华园的昆曲，不知找哪一位好。还有国文系的吟诵会之类，都是相当好的题目。我兄斟酌点将特烦可也。联大杂忆，王德

硕兄的打油诗歌，十分精彩。这一段很值得纪念。吴讷孙兄的《未央歌》(先有自印本，后有各种盗印本，即所谓“海盗本”)长篇小说，即以联大为背景，梅校长颇为欣赏。校友没看过的，或者可以找一本来看看。

敬请

撰安

弟　联陞　上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六日

注：录自《清华校友通讯》新24期。

三

赓飏我兄：

接奉十月三日手示，敬悉种切。周前陈可忠校长来此，谓兄曾入台大医院诊疗，今得兄信，知已出院，下血压稍高，而且不稳定，与弟病相同。血压服药可使稍降，但用药须小心，其最有效之药，往往有副作用。如，弟第一次精神不振，既系服用降血压药 Serpasil (此药极灵)。稍久因而引起者：(血

压因人而异，有人不宜太低）但今日西医，已多如此，可与振作精神之药并用（如 Serpasil 与 Ritalin 合为 Serpatilin），较为稳妥。弟今已不用此药，只每日服 Hydro duerel Ka 二粒（清洗血中过量盐质，由小便排出）。Ka 指 Potasium Chloride，恐泻出过多以为补充。及 Apresolin Hydrola rine 四粒，又有时服 librium 一粒。（此药安定神经，可使性缓。陈可忠校长亦服用之。）另外不吃太咸，睡眠充足（多半下午或晚饭后小睡），勿太劳，勿盛怒，诸事看开，必可有效。散步为最好之运动，弟自归来后每晨作自创三合操（太极拳、八段锦及 Yoga）约十五分钟，自觉有益。我兄身体高大，但亦可能过重，又伏案过多，能作适量（不可激烈）之运动，亦必有益。绝对休息之绝对二字，自亦不可拘泥，如游山玩水，偶作方城之戏（不可太劳），亦可算休息，不必终日卧床也。《校友通讯》文稿不必多，精简或反而有力。必要时或可改半年刊，以减轻我兄负担。就海外读者言，如航空收到半年刊，既与平邮收到季刊所得消息相差无几，因平邮印刷品，往往需时五六星期也！

弟曾向陈校长再提试办“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研究

所”之议，且谓人不必多，又如，此于学理工同学亦大有益（此间麻省理工 MIT 之人文学即甚有名），并盼其在退休之前，成此盛举。陈校长似亦心动，如能再留一二年，至少应可建立基础也。

匆请

痊安

弟　联陞　上

一九六八、十、八

此信请不必覆！

《学报》事弟等当尽力分劳，印刷时务请以运筹帷幄自限，校对亦可稍马虎。（最后一校，普通印刷所皆以作此所校为定稿，不再对原稿。）如此或可事半而功不甚小。弟自大病两场之后，深感带病延年之重要，为国家为自己，均不得不如此也，想我兄亦有同感。

注：录自《清华校友通讯》新 26、27 期合刊。

四

赓飏我兄：

久未函候，想起居清胜为慰。弟在二、三月间，身体欠佳，四月哈佛有学潮，心境恶劣，后来又忙考试，最近方得清闲。

波士顿清华校友会于四月廿六日在华珍酒家举行聚餐，敬祝校庆，并欢迎送林骅校友（林兄在西岸“波林公司”担任高级职务，麾下有二千余人，此次系来MIT参加“高级职员讲习班”完毕，是日即回原任），校友连眷属共坐三桌，甚为热闹。《校友通讯》新廿八期（校庆专号）及捐建大礼堂附学生活动中心启事，亦正于前二日收到，当场传观，并通过对捐建大礼堂事，踊跃赞助。详细办法，以后再商定。是日并选出下届新职员、会长卞学铃、书记（兼会计）刘建两兄。又，是日开会一切安排，王霈兄出力最大，合特声明。关于捐建办法，俟收到纽约中国银行开立专户通知之后，再由新旧职员，分别通知各校友，或直寄，或合寄，各从其便（至少暂定如此）。

《学报》事，田意兄近两月忙于准备迁居，但已将

文学专号下期稿件寄上，以后续出政治专号及语言专号之事，正由弟等在浦逖生、李方桂（李先生将迁往夏威夷大学任教，在华大已算退休）两位先生领导之下，分别进行，大可乐观。田意兄之通讯处，自六月一日起，改为 Ohio State University。

近两周赵元任先生暨夫人来康桥小住，前日赵夫人（杨步伟）写示为昆曲名票张充和女史（又兼诗词书画）长卷题句云："同里又同乡（同里指同住柏克莱，同乡则一皖南一皖北），异声更异腔；你唱我不唱（又拟改为'你吹我不唱'，吹字双关），真是太荒唐。"自然绝妙，谨抄呈以广流传。赵先生夫妇日内即回康奈尔，参加赵先生毕业（五十五年）纪念，再到印第安那大学讲学两周，即返柏克莱。再有两年，二老即将金婚大庆，而体气康强，新著迭出，真可欣羡也。匆请

时安

弟　联陞　上

一九六九年六月四日

注：录自《清华校友通讯》新 29、30 期合刊。

五

赓飏兄：

九月廿二日惠书奉悉，《学报》文学专号（下）亦于数日前收到。前日舍下小宴，席上有海陶玮 T. R. Hightower、韩安 P. Hanan 两教授，白思达 Glen Baxter、毕哲安 John Bishop 两博士，均治文学史（白是哈佛燕京学社副社长，毕是《哈佛亚洲学报》主编）。弟曾以新到《学报》相示，均称赞不置。此皆群贤协力之功。弟虽贡献绝少，亦深为庆慰。来示云阎光夏校长重视《学报》，又强调“文学专号特别精彩，做发行人值得骄傲”，此意自当转致各位负责人及作者。印刷工资又有增加，此亦无可如何之事，科学会似亦相当注重人文，申请补助当有希望。下期政治学（包括制度与思想）专号，稿已集达十分之九以上（均在逖生先生处），就弟估计，已可供八卷一、二期合刊之用，质量亦均可观。再下期语言学专号，李方桂先生已组成编辑委员会，除美国外，在国内及香港均有人协力拉稿编审并可帮忙校对（语言学需要特别符号较多），大可乐观。弟十月上旬将有西海

岸之行（为台北语文中心理事会），亦将到柏克莱加州大学访张琨、王士元诸兄，促请协力（张兄已允作委员）。

闻我兄已“特别小心，不开夜车，每次工作不连续三小时以上”，至以为然，如此可以细水长流，带病延年。弟个人身体虽已恢复，医云亦要小心也。我兄之国语国文测验，极有价值，俟贵体完全康复，自宜设法继续。匆覆　即祝

康乐！

弟　联陞　上

（一九六九年）九月廿一日

注：录自《清华校友通讯》新29、30期合刊。

六

赓飏我兄：

久未函候，想起居康胜为慰。前数日收到《校友通讯》新廿九、卅期合刊，图文精彩，不减于昔。公权先生答友二首，极富风趣。第一句“考不知”，考

字似当作“老”。先生另有自嘲英文诗一首，亦有异曲同工之妙，一时不知放置何处，俟检出当抄寄。……

《学报》政治学专号，在逖生先生主持之下，编辑工作进展顺利。照目下估计，阳历年底之前，当可将全稿寄台。

本周末较忙，暂不多写。敬请

时安

弟　联陞　上

一九六九、十一、二二

注：录自《清华校友通讯》新31期。

七

赓飏我兄：

……小弟七月初将与内子西游，一日至九日在洛杉矶区，信可托陈启雲转。七月九日后两周在司丹福大学，信可寄刘若愚转。七月廿三日后数日在金山区，但住处不定，信请寄康桥舍下，因七月廿七日即回。

星期日参加十二级毕业三十周年纪念之松林舍（海

鲜聚餐)。非十二级之校友，有现任波士顿校友分会会长李维宁（音乐家）一家，林家翘夫妇及女公子，弟夫妇等。卞学鐄兄报告时，提及六月一日弟蒙华盛顿大学（私立，在圣路易 St. Louis——不可与西雅图之华大相混）赠授名誉文学博士 Doctor of Letters 学位一事（Doctor of Letters 学位所授者多为学人)。因想有人可能欲知校长授予学位时所读之颂词，谨抄录英文原文并补译如次：

LIEN-SHENG YANG:The master craftsman of Sinology. His vast knowledge and wise judgment set examples for scholars to emulate; and even more to be emulated, by all who love peace, is his deep understanding of East and West alike.

杨联陞,汉学宗匠。其博闻明识所树立之楷模,已为学人所矜式;而其于东西大同之旨,深有领会,则尤为爱好和平之人士，所更宜矜式者也。

弟曾戏与友人谈及此事，谓此等词句，若当赐谥和赐谥号之类看，或者相当于“文惠”（柳下惠圣之和

者）二字，下一字弟虽未能，愿以自勉。今日学界“和光同尘”之甘草似尚可有相关作用也，一笑。即请
时安

弟 联陞 上

（一九七〇年）六、十九

注：录自《清华校友通讯》新33、34期合刊。

八

赓飏我兄：

弟前数日有康桥之行，为哈佛一同事晋级（向特别委员会及校长与教务长）“作证”，发言支持并答问。顺便到校医处量血压，虽仍偏高，尚还正常，一切小心，应无问题。

语言学专号（为赵元任先生庆八十岁生日）航寄之一册已奉到，印刷精美——拙稿只是一六一页末行“中古音”，“古”字上多了一撇，好在明眼人皆可看出，绝无妨碍——内容充实，想元任先生亦必欣赏。此日寄到，恰在真正寿辰之前，尤可喜也。

弟十二月初在司丹福有会，会后当到柏克莱赵府晋谒。

数周前家见到袁守和夫人、梅校长夫人及钟安民兄与三妹（安民兄开车由费城来，当日即回），谈笑甚惬，袁夫人母女盛宴招待。后来梅校长夫人经过普城到纽约去访数家老友，又得晋谒。梅夫人虽已达七七高龄（日本谓之喜寿），精神极佳，耳目聪明，颜色丰润，令人不胜欣慰。匆请

俪安

弟　联陞　上

（一九七二年）十月卅一日

注：录自《清华校友通讯》新 39 期。

九

赓飏我兄：

……昨日徐校长在中午参加校友盛大欢迎宴会（出席者由 1918 至 1970）之后，即由纽约飞波士顿。薄暮由林家翘兄开到舍下小饮，畅谈“和平、奋斗、救中

国”。晚饭在北京饭店，由此间校友分会主席向斯达兄、书记卞学钤兄订菜两桌。（可惜大家不知徐校长对无足及多足之海鲜等，均以易起过敏之物，尽量避免，有几道菜徐校长只能欣赏香色，闻味而不尝味。）临时召集，能得近二十人出席，已甚难得。饭后，向兄请徐校长致辞。徐校长报告母校理工两院发展迅速，回母校服务之校友，大为增加；其他师资及仪器等，美国学术机关已有肯送专家来学校并借用（不出租金）者。又，尽力改善工科课目，注重设计，兼及材料之选用，销售之经理（自然亦要有数理化等基础训练）。对此两院有十五年计划（研究与实验兼顾）。又提及大礼堂、理工两院及学生宿舍等建筑，俱已完成。（较之香港中文大学，尚嫌略小，但在目前经济状况下，已甚难能可喜。）校友闻之，皆甚欣慰。徐校长大约校庆前可返新竹。匆此驰报，即请

时安

弟　联陞　上

（一九七三年）三、十五　灯下

注：录自《清华校友通讯》新 44 期。

十

赓飏我兄：

久未通信，想尊况佳胜为慰。前日奉到航寄《清华学报》新十卷一期，校印精细，是我兄大功，撰述人当必心感。此期编辑田意兄偏劳，下期弟当多作些事，现已分向各方催稿，因一期在六月印行，二期似应以十二月为目标也。

弟夫妇自六月十八日至七月三十一日作欧洲之游，共访瑞士、德、法、英四国，在瑞士最久，下榻友人商鼎霖夫妇家，商兄是瑞士高工之科学博士，计算机专家，嫂夫人唐文顺教授中国语文多年，今在楚芮克大学执教。老友重聚，游兴尽欢。弟曾在楚芮克大学讲历史及文法各一次，在汉堡大学讲历史一次。七月初巴黎东方学大会，人逾三千，可惜范围太广，组织散漫，所读论文，亦鲜佳作，友人会面仅得寒暄，无暇论学也。在瑞士曾与商兄嫂同登东南部之"没塔寺莫来"峰，在峰顶应商兄之命，口占二绝句：

青山四望尽白（国音作平）头，仙乐吹来岭

上楼。

更喜闲云摇日影，中年重作少年游。

学仙自恨太肥生（《抱朴子》云："自古无肥仙人"），犹幸侏离已惯听。

故园遥传新耀武，轻雷大漠振天声（是日岭顶亦起靳雷）。

聊记一时之兴云尔。

今年五月梁和钧老伯（同级林家翘之岳父）来访，以新著《史迪威事件真相》中英文本各一册相赠。此书根据确凿、立论正大。西人观听，为之一改。敬题一绝以志景仰：

当年彩笔画眉鲜，今作春秋感万千。

时鸟自啼花自笑，夏虫何意震胡天。

近二十年前，梁老伯《周天吟》第一首末二语言"空我一身藏史料，夏虫何处语胡天"，十年来专心著述力作迭出，皆有关近代史之巨制，甚受推重，夏虫

之叹可以取消矣。

匆匆聊当面谈，敬请

俪安

弟　联陞　上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日

注：录自《清华校友通讯》新46期。楚瑞克，今通译苏黎世。

十一

赓飏我兄：

学期近末杂务繁多，久未函候为歉。《校友通讯》新四十六期，计时应早已出版，弟处似迄未收到，可能已付洪乔，未知能补寄一册否？

《学报》十卷二期，诸稿已有眉目，刘广京兄《晚清督抚权力之商榷》（中文，长达三万余字）稿已到。（广京一月至三月在此，信可由弟转。又，渠稿有影印副本二份，寄校样时不必寄来原稿，以省邮资。）英文提要闻有二十页左右，正在打字。此稿

与张次瑶兄论中古音（英文）一稿，均是出色当行之作。两位新任编辑如此卖力气，足见清华精神尚在。弟已与田意商定，英文稿共五篇（有一篇弟已代作中文提要寄去），由渠编辑（并补提要），中文稿只广京及饶宗颐（《方以智与陈子升》短文，弟已为作英文提要）两篇，由弟整理，于一月中旬分寄尊处（府上），以便赶于旧历年前与印刷商订约。弟之《敦煌曲》书评，已有初稿（大约年后亦可赶出）；另一书评（论台湾新诗）或由田意设法精简；田意可能亦写一篇。希望同时寄出，否则或请吾兄于订约时酌留若干页为书评，稿到不致太迟也。贻宝先生有信来，已定于二月十日由三藩市飞台，思想史专号正文稿已发十数份，希望行前可有相当良好之反应。

今冬美国因油荒，年节黯然失色，颇似珍珠港事件后一年冬季景象。当时弟有《浣溪沙》小词云：

别样寒烟出旧囱，飞车无复意如龙，去年灯火万家红。　遥巷琴歌风断续，长空瑟缩月朦

胧，征人闺妇梦还同。

前数日为同系海陶玮教授录出，不胜感慨。当时内子留在旧都，海君羁身华北，夫人则在美东，与弟夫妇适得其反，两地相思，情则大同也。

萧公权先生《画梦词》已在香港出版，或已见及。萧先生词格调境界皆高，工力又深，弟极钦佩。此次付印，弟亦小有怂恿之功。岁暮远怀，此札聊当小晤，敬请

俪安　并祝

春禧

弟　联陞　上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注：录自《清华校友通讯》新47期。

致李方桂

（二通）

一

方桂先生：

好久没写信请安了，想府上都好。

我从二月到四月初因精神不振住院，受电疗后已经痊可，现在只要小心，不太累就行了。您或者已经听说了，请放心！

兹有一事请教，《中原音韵》分阴平阳平，但调值似与今日北平音不同，我疑心，阴平是低平或低降调，而阳平是高平或高升调。证据是书中说："阴者即下平声，阳者即上平声。"又后序："彩字对青字，而歌青字为晴，吾揣其音此字合用平声，必欲扬其音，而青

字乃抑之，非也。”书中多言“上声以起其音”，又有一处说“妙在杨字属阳，以起其音”（沉醉东风）。另一处说：“妙在色字上声，以起其音……若是阳字仅可，若是阴字愈无用矣。”可证阳平读音与上声相近，但哪个是高平，哪个是高升，则不易决定。

我答应给JKVB评富路特译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富把“后序”关于“琐非复初”同一段，译得一塌糊涂。我想略加讨论，但不知阴平低阳平高之说，是否可以成立，又不知曾有人提出否，请切实指教！

敬请

双安

晚学　联陞　敬上

1967.5.10

注：李方桂（1902—1987），语言学家，有“非汉语语言学之父”（中国民族语言学或汉藏语言学之父）之誉。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夏威夷大学荣休教授。

二

方桂先生：

多谢十一月卅日信。

杨知礼回泰国后，已有信来。说在夏威夷承 先生大为招待，还上了您的课。他非常敬佩 先生，说："不知道肯不肯收他这样的一个学生。"他还想在泰国买些书寄给您。他自己事业已有成就，现在很想作学问，我希望先生能多指导他（甚或请他来夏大短期帮忙）。

《清华学报》政治专号稿子集得差不多了，是由浦逖生先生主编，李田意同我协助，所有的稿子我们三个人都看过（因为"政治"怕犯忌讳，得特别小心）。大概新年前后可把全稿寄台，如果一切顺利，希望1970年6月之前可以出版（作为两期合刊，我估计在三百页以上）。

语言学专号，我希望先生与周、张、杨三位能多偏劳，因为田意同我至多是"半瓶醋"。文字方面，他的英文比我好得多，我的中文知识比较宽泛一点，另外我对语法语汇（训诂）亦有相当的兴趣，如果有偏

重这一方面的文章，我也很愿意帮着校阅审查。如果是语音学、非汉语等，我同田意恐怕都不中用，请先生与三位特约编辑之一斟酌决定，我想就够了。柳无忌先生编文学专号，所有的文章都周流给五位特约编辑（包括柳先生与田意）校阅，我认为太费时日。

逖生的情形，如在二百页（印的）左右，可算一期（一卷分两期，也可以合刊）。但如果收稿甚多，要印到四百页以上，则似以出两册（两期，作为语言学专号，上下杂论）为宜（原则上一年出两期）。第一期希望1970年底之前出版。

我的“否定式”还没有动笔（如分两期，最好等到下期再印），多一半用中文写（例子省得翻译），再写一篇比较长的英文提要。

有几件事，请您同周、张、杨三位注意：(一)照例中文稿须加新式标点（包括私名号和书名号）；(二)中文稿应有英文提要，英文稿应有中文提要，提要长短不拘（有时几乎可以是两个versions）。如果作者不长于其他一种文字，可用同样文字自撰提要，再由编辑部（包括特约编辑）代译（这有时颇费时间）；(三)希望除论文之外，还有书评，评介新著。书评用中西

文均可，不需提要。

在台湾的稿子，我本想最好先请杨时逢先生就近看看，但如果赵赓飏兄愿意先寄给您，自然亦无不可（好在不远）。我是想最好避免多转来转去（以免遗失，挂号太贵，也太麻烦，往往要自己到邮局去取）。

敬请

双安

晚学 联陞 上

1969.12.5

致裴·约翰

（二通）

一

亲爱的约翰：

我已经和钱穆博士就他的研究课题进行了沟通（和他最近的一次信件沟通是在 3 月 1 日）。我应该提醒你特别关注以下两点：

1. 钱博士已经在这个课题上费时八个多月，目前暂定的课题研究是“朱子新学案”，或者叫“一部新的朱子思想和学术的著作”。这将是一个全面而至关重要的研究。他预计在未来三年内（比如 1968 年夏天前）将会写出不低于三十万字的手稿。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极其有价值的课题，而且我确信钱博士将写出一

部具有重大意义（即便不能称之为“划时代”）的著作。他在信中已告诉了我他的一些研究思路，我认为这些研究思路非常严谨、透彻，且具启发性。

2. 钱博士对马来亚大学的访问并不影响整个课题的研究。他已经承诺过：在那里逗留不超过两个学期（半年时间），一周只教四小时的课。他计划今年5月出发，11月返回。如果哈燕社能够针对这个课题同意给予他资助的话，他承诺在他从马来亚回到香港之前不会动用这部分资金。尽管如此，他在马来亚期间依然会继续这个课题的研究。他希望自己不会在马来亚逗留太久，因为，一则新亚的图书馆更方便，二则他不希望放弃现在在沙田的住所。这间住所的租赁合同必须要及时续上。

我希望当你向董事会作推荐时，上述信息对你有一定的用途。

杨联陞

1965年3月8日

注：原函为英文打印件，是在杨联陞致钱穆某函的背面。陈晟译。

二

约翰：你好

这是一份关于钱穆教授朱子思想、学说专题研究的简要报告，同时建议为这一极其重要的研究出版物增加拨款。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一直和钱教授保持着频繁的联系。去年夏天，我拜访了他在台北的新家，他给我看了相当一部分的手稿。我被他的研究规模和大量新的发现所折服。我完全有信心宣布，这不仅会被当代学者们视为不朽作品，在未来也会是丰碑之作。

据钱教授最近的来信说，虽然因居所搬迁到台北的缘故，在一段时间延缓了研究进程，但现在他已恢复到大约每月 30000 字的书写速度，因此他预计夏末能够完成这项重大工作。至于发表方面，他更愿意自己直接用打印机整理，而不是通过出版商。这将使他更容易在校对工作期间做出较大改动。

综合以上情况，我建议哈燕社董事会为他在 1969—1970 年的工作提供一笔大约 3000 美元的扶助资金，以资助他发表他的朱子理论研究。钱教授一直以来

只是在各地做讲座（现在和以后都会是这样），他的大部分时间将致力于完成这部丰碑式的作品。同时，他也将致力其著名的《国史大纲》（上下卷）的修订工作。

我希望这份简要的报告会在你向董事会资产管理人申请补助资金的时候起到作用。

你的挚友

杨联陞

1969年3月28日

注：张亮据英文信函翻译。原函扫描件由台北素书楼钱穆基金会秦照芬女士提供。裴·约翰（John Pelzel），时任哈燕社社长。

致潘重规

（一通）

石禅教授我兄史席：

今日接奉十二月十八日　惠书，至极欣慰。文津书已转致。《红楼梦》在国语（京话乃至白话文）史上地位极重要。近人利用者虽多，限于版本，未能多所发明。新亚如有高材生就改稿（或更参考其他版本），在此方面下数月乃至一年工夫，必能有所成就。但此人必须对国语文法真有兴趣，先细读赵元任、王力、吕叔湘、高名凯等论著，并参考《中国语文》等杂志，同时多向在港九对“京话”特有研究或特别纯正之人请教，所得方有价值。盖“白话”（口语）与“白话文”之间颇有距离，虽老舍之著作亦有“白话”（真正口语）

不合之处（如“……地就回了家”——此等句法不能用于一段之终末。严格言之，不成一句），他人更无论矣。弟个人对此题虽有兴趣，限于时间精力，不能自为，惟愿有人早着鞭耳。

“镮锾相通”一节，陈槃庵在拙文后有一跋，谓圜、環、镮、锾皆古今字，与尊说相同，自是通论。惟“锾”之为币，本来只表重量。“郢爰”印字则是方形，故“通变”之初，只可以音及重量为说，至于圆形之币刻又是一事，至少在早期不持此说。又，槃庵对近人治币史著作，均未提及，故弟又加“附案”（均见《集刊》，尊处想已收到）。关于“镮”之“文学的用法”（雅语），弟后又曾于明清人著作中得二三例，但皆指“银”（重量），原作者对唐宋人之用法（科学的用法——确指实词），或已不甚了了矣。

关于文学的与科学的用法之别，在初学甚宜重视。近读某君（名父之子）之博士论文——论及明代苏州地价，引方志“亩……金”，竟谓金为黄金之“金”，且换算为“银”，而不知明清文学的用法，“若干金”大抵皆指银两。今日一般中国学生中文程度日就减退，弟实深以为忧。香港情形尚好，然亦有将元代文书中

之“每”（=们）（如你每=你们）与上文断开，以起下句者；又有以高本汉为日本人，且读其姓为□□[一]者，其令人哭笑不得。（此二例不佳，或可说是汉学常识不足，而非中文欠佳。）西方及日本皆有“要籍讲读”课，师生同读。（有时必求甚解，如我兄对陶集中训诂诸条皆甚精。此等知识，应成为下一代之小常识，方有进步。）弟意台港各大学皆无妨试行也。

拉杂奉覆，聊当面谈。敬请

教安并贺　此禧

弟　杨联陞　再拜

1969.12.29

我兄来书引《通典·食货》，以重量“力”说，甚佳。但严格之言“大半”乃三分之二（与6/10相近）。

注：潘重规（1907—2003），字石禅，敦煌学家，红学家，时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

〔一〕 此处字迹模糊，亦非高本汉名字的原文。

致陈世骧

（一通）

湘兄如晤：

今日阳历除夕，晨间接奉来书，关切之情，跃然纸上。心感无似！大作只大略翻阅，已见其胜义纷披，决是通人之论。是与彼对，又与非对，即此是道，立地成佛（立地=即时）。此等文字，宜广流传。我兄著作在此等层次大有启发性者，不下数篇，似宜结为一集，以开腐儒与初学之耳目，不必以落文字障为意也。

《离骚》有积极义，诚然，诚然！今日嬉皮服药纵饮与魏晋人服散饮酒，大有相通之处。纵不能神明开朗，亦可助长玄思，未可厚非。（弟所服 Dexamyl 其中即有 Dexadreme。后者在今日青少年间，似颇流行，

但以此治病则可，过度成瘾，则与儒家入世之道不合矣。孔子圣之时者，不得其中，即为失时。）昔人有谜云："临去秋波那一转"，射《离骚》。离本当解为遭遇（感士不遇之遇，即生不逢时），但如增加"临去"一解，亦未尝不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已属可叹，何况风尘澒洞，太平无日耶！）

中国儒道两家，虽能看破，仍有所恋。人情味正在于此。佛家讲"空诸所有"，所以禅师往往责人"犹有这个在"。"这个"即尊文之"时""是"也（包括时、地、人、事、物）。禅诗有可诵者，亦贵在其不专言空，而能于静动死生间之流转，能有所尝味也。时字有美善义，傅孟真论"有周不（丕）显，帝命不（丕）时"亦曾如此主张，而且已经看出其意义甚广（见其《诗经讲义稿》），果然是聪明巨眼。吉川善之曾著《推移の悲哀》一文，于吾兄所论，自然深具同感。我辈久羁异国，"虽信美而非吾土"，自亦不可谓逢时。……陈寅老论《再生缘》于"搔首呼天欲问天，问天天道可能还"，再三致感。……梁任公亡命日本时，有诗云："既雨复晴晴复雨，谁从反复验天心，好秋散掷将逾半，贞士羁穷不自今。临水登山供怅望，搔头负手费沉吟，

犹嫌念死悲生意，不及江流一往深。”康南海甚为激赏，诗意与兄论多可相通也。

注：录自《石湘没有死》一文（原载《陈世骧文存》），时为1970年12月31日。陈世骧（1912—1971），字子龙，号石湘，1947年起长期执教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方语文系。

致陶希圣

（七通）

一

希圣先生道席：

昨天收到龙生兄由康乃尔大学转来的您三月三十日（我猜想是三月十三日之笔误）的信，知道您决定将《食货》复刊，“以前是半月刊，现在是月刊。以前是中国社会史为主，现在是中国历史及社会科学杂志，重在历史方法及社会科学理论及方法，尤其以社会科学理论方法治中国历史”。我读了这封信，非常高兴，敬祝进行顺利，前途无量！

您说：“从前的撰稿人现存且在史学社会科学界居高位者，甚少其人。”我想“居高位”三字或可改为

“岗位服务”四字。位高不高，好像没有什么要紧，而且虚名很容易招人嘲骂，还是认真在自己的岗位上服务要紧。

您当年的“班底”，除了我这一“陞”之外，至少还有连士升、全汉昇“二升”。连先生在哈佛商学研究院留学的时候，我还没有来。他在理论方法上很有造诣。现在还在新加坡担任《南洋商报》的编委会主席。交游甚广，必可拉稿。我上月刚收到他们的1971年新年特刊，厚厚的一大卷，内容非常充实，有好几篇有价值的纯学术性的文字。

汉昇兄这十几年已由宋代转到明清，发表了不少篇非常有分量的研究。您想必已经看到了。（我在1957年夏天回台时，是老全陪我到府上晋谒的，您还记得不？）他这几月从中文大学休假，目下正在美国，四月间可能来康桥，再经过欧洲回香港。这“二升”都应该可以帮忙的。

您要我寄稿，自应遵命。不过这几个月实在太忙，而且有些积欠的文债，尚未清偿，一时赶不出甚么像样的东西来。但是，您既然说“通信或书评”也可以用，我就附带介绍两本日本学人的新著，作为您号召

的响应。

一本是九州大学文学部日野开三郎教授的《唐代邸店の研究》，昭和四十三即1968年12月印行，非卖品。内容分四部分：一、肆铺と邸店；二、邸店の基本诸营业；三、邸店の关系诸业务への发展；四、州县城邑の邸店。前有序言，末有后记。是六百四十八页的一本巨著。我在收到之后，给日野先生写了一封谢信。现在照所留副本抄录如下：

日野教授史席：

数日前奉到惠赠大作《唐代邸店の研究》一册，甚为感谢！拜读一过，甚佩 先生搜集之勤与论证之密。论唐代较大城市之人口及夜市、东西两街等处，尤为深入，而不肯轻下断语，甚堪为后学之楷模也。

读“后记”知先生已逾还历而犹精晋不已，弥觉钦佩。

此书印刷装订，皆甚精良，是“非卖品”，更为难得。误植随手校出者，只有十余处，皆不难改。惟第五页引陆龟蒙诗“金铺零落兽镮空”，

此处之铺字为平声，指门上之金饰，非店肆之铺（去声）。又第九页引《全唐文》（卷168）郭正一《对鄽肆策》，标点应作：

对：鄽肆之兴，用存交易；山泽之利，事属贸迁。云云。

以后再版时，或可改正。然此皆白璧之微瑕，于大著之价值，并无减损也。

专此布谢，敬请

教安

杨联陞拜启

1970年8月23日

另一本是斯波义信教授的《宋代商业史研究》。昭和四十三年即1968年2月印行。东京风间书店发行，定价5800日元。全书分八章：一、问题の基本的考察；二、宋元时代にちけゐ交通运输の发达；三、宋代にちけゐ全国的市场の形成；四、宋代にちけゐ都市、市场の发展；五、商业组织の发达；六、商人资本の诸性质；七、社会と商业；八、宋代の力胜税——国家と商业の一关系——共五二二页。前有“口绘”

十二幅，有序；后有地图一幅，总索引九页，英文目录（章节）及提要十页。

日野先生是研究唐宋社会经济史的一位前辈，斯波教授则是后起之秀。书出版时还在熊本大学担任助教授，目下在大阪大学执教。这本书有刘子健教授（普林斯顿大学）题签。子健兄很器重斯波，这几年来，特别鼓励他用英文写信，随即给他改正寄回。斯波进步很快，现在他自己写的英文信已经很通顺了。

我收到这本书后，也给作者写了一封谢信，大略如次：

斯波教授史席：

日前收到惠赠大著《宋代商业史研究》一册，已拜读。淹博精密，至为可佩。引书标点偶有小误，又有误植数处，谨就所见略举如次，以供参考：

页一二六，“贼智千船”当作“贼智千般”；

页一二七，“小私顾”当作“私顾”，（“爱小”谓爱惜小费小利）；

页一八一，“范雅得知，遂知（欲？）拦截，不过如是而已”（“不过”当属下读）；

页一八五，“倚蓬窗无语嗟研，七件事无，做甚么人家”（页四七七同）。

（原函另举十余条，不甚重要，从略。）

闻　文旌今秋将来美洲，必有良缘可得快晤，企盼企盼。

专此布谢，敬请

教安

杨联陞　拜启

1968年5月23日

斯波教授此书另有梅原郁（梅原末治先生之哲嗣，也是后起之秀）的详细评介，见《东洋学报》第五一卷第四号（1969年3月）八〇——八九页，值得参考。

匆匆奉覆，敬请

道安

杨联陞　敬上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注：录自《食货》月刊复刊第一卷第一期。陶希圣（1899—1988），社会经济史大师。作者在清华

求学时即选过他的课，并为他主编的《食货》杂志撰稿。曾从政多年。晚年在台湾重新从事学术著述，并主持《食货》复刊。作者给他的书简，多在该刊刊布。此后，食货出版社还为作者出版了《汉学论评集》(英文)。

二

希圣先生：

三月二十三日曾上一书，为响应《食货》复刊，想已到达。四月十五日《“中央”日报》有《食货》月刊第一期是日出刊之广告，为之一喜。

但月刊稿源较之一般学术性杂志之为季刊、半年刊乃至年刊者，更为重要。选译新著，似较便捷。近阅 *History as Social Science*, edited by D. S Landes and Charles Tilly, 1971, Prentice-Hall Inc., Englewood Cliffs, N. J.，觉其议论大体平正，内容亦充实，其中有数章似可全译。涉及中国史之部分则不见佳。陞虽在被征询（请写“备忘录”）之列，实则所写“备忘录”甚短，亦无胜义，不足以言贡献也。(选译之事，最好能请少

壮新锐担任，或独立或合作，均无不可——亦不必逐字直译，误译则宜尽量避免。）

贱体尚佳。今秋九月起，将去普林斯顿大学客讲半年（五个月）换换环境，于身体或有益处。敬请
道安

联陞　上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注：录自《食货》月刊复刊第一卷第二期。

三

希圣先生：

《典业须知》在一期中全部印出，稍出意外。如此则介绍之文似不能太短。关于典业之资料，近廿年前草写《中国货币及信用小史》(*Money and Credit in China, a Short History*, 1952）时，搜集不少，以后续有所得，可惜散在各处，整理需时。偶有小心得，需再发挥者，如杨肇遇《中国典当业》(页一）认为《后汉书·刘虞传》"虞所赉赏，典当胡夷"为"典当二字

所自始"，辞书亦有从之者。实则此处之"典当"，似当作典属该管（当该）解。（典即"典属国"之典，即"管典""主典"），与典当业之典无关。典业大约起于佛寺，陞在《佛寺与四种醵金方式考》（已收入英文拙著《中国制度史研究》[*Studies in Chinese Institutional History*，1961]）中，已有讨论。《中国货币及信用小史》，近方重印略有补正。大规模之修订，太费事。又已有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二巨册，虽有小误，甚便参考。英文小著，原为初学入门。今日所知之资料，即以先秦货币而论，较之彭君出书时（1954 年初版），增加似已不止一倍。彭书虽有修订本，遗漏尚多。拙著用英文，以解释名词（尤其是常用名词）为主，亦无法求全也。

《典业须知》印刷有小误数处，请便中改正：四一页三行，"将或"当作"将来或"；四二页六行，"视一事"当作"视人事"；四四页四行"求巳"当作"求己"；四八页十一行，"未注"当作"朱注"；五〇页六行，"楝精"当作"揀精"；同页十七行，"营楼"当作"管楼"；又二十一行，"衣服裳"当作"衣裳"；五一页十三行"不异"当作"不畏"；又十七行"同众人"

当作“众同人”。又一卷第二期所载陞之短信，“不足以言贡献也”，“贡献”误印作“其然”，将来印总卷勘误表时，亦乞附为改正。

一卷四期所刊方豪教授《明万历年间之各种价格》一文，其中之原始资料，极有价值，杰人先生之考释，亦甚细密。惟四、五两条，与附印之摄影对勘，略有疑问。第四条之佣工合约，中间有“当日去店牛租五分”等三行之下，有一笔作弧形，其下似有四字，或是“内让六百”（？），又旁边似有一“半”字，甚不易解。若从上面三行所付有银有钱一事推测，可能与银钱比价有关。又杨志武合约近末“听凭执者理论为照”，“者”似当释“此”。

第五条房租，近末（倒五至四行）应作“凭隆久手算，算共八年〇八个月”。又按，摄影“胡等”项下，尚有圈去之当女帐一笔，甚有趣味，试释如次：

万历三十五年十二月廿九日

立约将长女意弟当去本文银六钱　每一周年加利银一钱二分　约至来年冬将财（礼艮）礼银本利付还　四十三年十二月廿二日家中（？）

算共计八年　除让（议？）外只收艮一两三钱二分完足

约缴还讫

共收罗卜七秤查（？）问（？）实则未收。

这显然是工人胡寄，不但在主人家做工，仍须另附房租，还把自己的长女意弟“当”给主人，只得本文银或财礼银六钱，每年要加利银一钱二分。后来到八年后，付了银一两三钱二分才把女儿赎还。所谓“除让外”，可能指的是每年的利钱，并未照年利百本之二十，再以利为本，逐年按复利算（因为那样不合法），只把本加了一倍（依法应至此为止）成为一两二钱，再加了利银一钱二分，所以合为“银一两三钱三分”。又，共收罗卜七秤，可能是另外送的礼，但又说“实未曾收”，甚妙。也许因为这比糊涂帐，既已了结，所以全部圈起。

这一类文件的银两钱分等字，很难辨认。不过有一本比较方便的参考书，就是黄伯禄 Le P. Pierre Hoang 神父编的 *Notions techniques sur la propriete en Chine*（Variete Sinologiques，No:11，1897 年上海出版）

五种附录所载的：一是苏州“青水”的两钱分（由二分至三两正），二是上海的两钱分（由五钱至三两正），三是“申”公估两钱分（由申一两正至申三两正），四是衡量两钱分（由四十八两至五十三两七钱）的各种草体，五是地亩用的“署式”亩分厘毫（由一毫至三百一十亩）。这本书台北公私收藏应该有，或可借来复制。如果没有，我可以把这里汉和图书馆所藏的这些页，复制寄上。

敬请

道安

学生　杨联陞　敬上

（一九七一年）八月三日

注：录自《食货》月刊复刊第一卷第六期。主编陶希圣先生在同期“编者的话”中写道：“杨联陞及全汉昇两先生的通信，足以吸引读者的兴趣。一篇通信虽是随心随笔，而其有助于史学研究，不在一篇精心结构的论文之下。”

四

多谢邢义田先生替我翻译《从历史上看中国的世界秩序》。译笔畅达可读，只有两三处有小误。第一页下半九极蕃极，极均当作畿。第二页上半“不臣中国”应作“不臣之国”。又第七页上半最末，在洋务上，李鸿章得其大，沈葆桢得其实，都是郭嵩焘的意见，而郭自以为得其深。译文三次用“自傲”字样，不甚清楚。

陈槃庵先生的《汉晋遗简识小》论俸禄，似乎没有见到我在北大《国学季刊》七卷一期（胜利后出版，流行不广）发表的《汉代丁中廪给米粟大小石之制》一文。关于“半钱半谷”，美国已故的孙念礼博士（Dr. Nancy，译注《汉书·食货志》）同几位日本学人有过讨论。又曾在《东洋史研究》二十一卷二号（1962），发表过一篇《论东晋南北朝县令俸禄的标准——陶潜不为五斗米折腰新释质疑》（用中文写的）似乎也值得参考。

（一九七三年）二、十二

注：录自《食货》复刊第三卷第一期。

五

希圣先生：

前几天收到《食货》月刊复刊二卷十一期，多谢。里面的四篇文章都很有分量，希望这个水准可以维持或再提高。

方豪（杰人）先生的《道光咸丰光绪大婚事记》，记徽州一个大姓的婚礼，资料甚可宝贵。（平民结婚而称大婚，颇有关起门来作皇上的气概，恐怕只能在偏僻地方方敢如此说。）其中有几处可以补充，有几处方先生很客气，说不十分懂。我不是“徽州老倌”，不过想试猜一猜，向方先生及读者请教。

请教我说这几次“大婚”的男家是大姓，因为这一族好像有三支：叙伦堂、居正堂、致中堂。我想这可以“解释”何以俵弗（我想是分俵与亲串之意）有亥（猪）卅斤，夹酒四十五乎（壶），米四十五筒。卅，四十五，可以用三除尽，这样就便于俵散给三堂公堂下的族人。至于蛋卅七只，寿桃卅七只，卅七可能是廿七之误，这样也可以用三除尽。下面的“早待（杰人先生疑为招待）旦酒、饭（原注：四肴）、中索面。

夜备十肴相请。兼因煖房，外加请爰（或当作煖，形近而误）堂先生一人，二弟陪。”（待旦即坐以待旦之待旦）这样与下面（同页）初十日“午刻发轿。此日通请三家（当指三堂）膳一日，早饭四肴，中索饭，夜备三席煖房”恰好相应。上面外加请的爰（煖）堂先生一人，二弟陪。一席宾主各一人，是讲究的坐法。（今日犹有坐独桌之说。）再下面迎娶人役四十名、通门一名等等，杰人先生说：“共为十二名，非十四名。”我计数好像只有十一名，不过如果其中有些种人役实际是各二名、各一名，而省去或误脱“各”字，则不难算成十四名。

第四六页，“迎鸾”最为烦琐，最末一项是“生料红炒”，杰人先生说“生料下注云：丑亥各十五斤，鱼四尾。丑为牛对，四两头十对，一斤头一斤，余灯炒。灯炒之义不详，读者如能见告幸甚。”我猜想生料是生而未煮的菜料；而红炒则是加作料（特别是酱油，如今日所谓红烧）炒过的，与生料相对。灯炒疑是登炒之误，登谓登时，临时现炒。不知可通否。

上文的“中索面”是说中饭吃面条。索面二字，至迟已见于宋代。宋人林洪的《山家清供》卷下（我

用的是杨家骆主编的《艺术丛编·饮馔谱录》）有“玉廷索饼”，本文说：“山药名薯蓣，秦楚之间名玉廷。……春秋采根，白者为上，以水浸，入矾少许，径宿洗净，去延（当作涎）焙干，磨筛为面，宜作汤饼用。如作索饼，则熟研，滤为粉，入竹筒，微留于浅酸（当作醋）盆内，出之于水，浸去酸味，如煮汤饼法。”按：汤饼与索饼两词用法的异同，详见李家瑞《北平风俗类征》一九二页所引明代蒋一葵的《长安客话》：

> 水瀹而食者，皆为汤饼：今蝴蝶面、水滑面、托掌面、切面、挂面、馎饦、馄饨、合络（有人写作河落）、拨鱼、冷淘、秃秃麻失（见《饮膳正要》）之类是也。水滑面、切面、挂面，亦名索饼。笼蒸而食者皆为笼饼，亦曰炊饼：今毕罗、蒸饼、蒸卷、馒头、包子、麻饼、薄脆、酥饼、髓饼、火烧之类是也。

我想蒋一葵这个讲法，至少大体不错。《饮馔谱录》同册有今人杨荫深的《饮料食品》，二四页说汤饼又称牢

丸，而二五页引明代张自烈《正字通》云：

> 今俗饺饵，屑米面和饴为之，干湿大小不一。水饺饵即段成式“食品”汤中牢丸，或谓之粉角。北人读角如矫，因呼饺饵为饺儿。

杨荫深在下面说：“按《武林旧事》有诸色角儿，此角儿即今所谓饺子，在宋已有了的，惟旧不作饺，可知饺乃为明人所改。至于牢丸实为汤饼，前面已经说过了。”其说太嫌固执。唐人有笼上牢丸、汤中牢丸，笼上牢丸大略相当于今日的蒸饺，而汤中牢丸相当于水饺。不能说两种“牢丸”都是“汤饼”。

又面食在三四世纪统称为饼。晋代束皙有《饼赋》，讲的全是面食。此与汉末以来水碓碾硙大行有关。用水磨破麦，磨成面粉，甚为方便，因而面食增广（古人只有麦饭）。不过饼字这个用法，到宋代已为面所代。《东京梦华录》《汴梁录》等书，所记食品之面已是今日之面条了。汤饼之汤，原是热水开水（所以冬日则饮汤，夏日则饮水），有滋味的汤，称为羹。今人虽有汤饼宴（满月）一词，往往误解为羹汤与饼。西人译

汉籍，误解的人更多。

另有一点，希望杰人先生再复查他所藏的大婚事记指示一番，即是与此大姓结婚者，共有几家。按，明清徽州人很重视门当户对，往往两姓通婚数世。这在康熙朝的《徽州府志》《休宁县志》风俗部分，都有记载。可能此风至晚清尚存。这个大族与祁邑旸坑谢家至少有两次通婚。但是，道光十六年遣春女往往向李耕西亲翁求亲，这可不能证明是亲上加亲。因为这个“求亲”的仪式，约略相当于后来的“放小定”，是在说亲已成之后。所遣的春女及要弟，好像都是女使。不知杰人先生以为然否。敬请

道安

学生　杨联陞　上

1973年4月17日

注：录自《食货月刊》复刊第三卷第四期。

六

航寄《食货》复刊三卷二期收到了，多谢。我

给寺田书的评介，错字甚少，不过也还有几处可以更正的。〔一〕

“研究讨论”张沅长口述、狄仁豪笔录的《孙行者故事的来源》，思想敏锐，文笔流畅。沅长先生未曾会过，想必是一位前辈高人。

奇怪的是参考书目全是西文的，而文中只提及：“胡适之先生在其考证中，曾言孙行者的前身，原是印度神话中的猴神哈努盟（Hanuman）。”又说：“胡先生评论大闹天宫故事时说，这段故事颇有革命文学的意味。他这一句话也是很有道理的。”而没有提到陈寅恪先生的《西游记中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一文。其中提及大闹天宫，但说印度神话中并无猴子闹天宫之事，只有《贤愚经》卷十三顶生王缘品，讲顶生王上天（亦见于其他佛经），又“时阿修罗兴军上天，与帝释斗，帝释不如。顶生复出，吹贝扣弓，阿修罗王即时崩坠。”（以下是顶王生恶念，要独吹霸王弓，“寻即堕落”。）陈先生说“此闹天宫之故事也”。陈先生文中

〔一〕 此处略。

又提及："印度最著名之纪事诗罗摩延传第六编工巧猿名Nala者造桥渡海，直抵楞伽，此猿猴故事也。"陈先生说"此二故事本不相关涉，殆因讲说《大庄严经》论时（卷三第十五故事），难陀王说偈言'昔者顶生王，将从诸军众，并象马七宝，悉到于天上。罗摩造草桥，得至楞伽城……'此二故事适相连接，讲说者有意无意之间，并合闹天宫故事与猿猴故事为一，遂成猿猴闹天宫故事。"至少联陞个人认为此说甚精。（陈先生文原见史语所《集刊》二本二分，民十九年八月，今已收入史语所《陈寅恪先生论集》，民六十。）又关于《西游记》中的革命思想，萨孟武先生的《西游记与中国古代政治》（民四六、十二月）亦有畅论。又《西游记研究论集》（一九五七年作家出版社）所收各文，亦有重视《西游记》的革命性的。至于《西游记》大体用淮安方言，还有语言学上的价值，那是题外的话，不必多说了。

一九七三、五、二五

注：录自《食货》复刊第三卷第六期。

七

希圣先生道席：

先生八秩荣庆论文集中有管东贵君《从汉简看汉代边塞的俸廪制》一文（四五八至四九五页），全用居延简，内容尚充实，惜于稍卑之论著，所见未广，其注中道及拙作《汉代丁中廪给米粟大小石之制》一文载于胜利后之北大《国学季刊》七卷一期，求之未得。按此刊确甚难得，哈佛燕京汉和图书馆曾藏有一册，不幸迷失，幸受业有副本，今日将此文重制一份，就王德毅教授回台之便请其带送《食货》月刊，考虑重印，以广流传为幸。或送《简牍学报》分载亦无不可。

管君此文，尚有缺漏，既未参考中研院陈槃院士《汉晋遗简识小七种》，其中第二六条“使男使女，七岁为断”（按：受业早有讨论）妇女命名；（续）五，大石小石（是计算虚名或真有两种斛斗，受业初主前说，后又改从众论）；六，古人食量记载互异（剩义再续）；十八，俸禄、直、廉、功劳钱、积欠（附受业六二年寄去有关中西文目数种）等条，皆极重要，不

应忽略也。敬请

道安

（附呈东汉史研究班单印本一）

受业　杨联陞　敬上

一九八一年六月廿九日

致陈祚龙

（二通）

一

……汉学或华学，虽已得国际重视，各地风气程度仍有不同，国人正宜兼收并蓄，舍短取长。我辈在国外者，沟通工作更属义不容辞。国内近年颇有重美轻欧趋势，正宜改正，尊论甚是。如所谓“敦煌学”者，在美国青年学人中，似尚未有能着边际者，深入研究，更无论矣。在台诸公对日本学人贡献，似太忽略，英美比较年轻的学者，反多走日本路线（日本文较容易把握，又彼等特别用功，专攻开始甚早，分工亦细——但因此不易出综贯之大师），亦似有畸轻畸重之弊。

注:录自陈祚龙《国际敦煌学研究综述》,载《新中国评论》第40卷第5期(1971)。因系引文,未见年月,据所刊之杂志年份推断,排于此。陈祚龙(1923—),敦煌学及佛教学学者,曾任巴黎大学中国学研究所唐代文化史综述讲座教授、台湾华冈中华学术院研究部主任。

二

……戴老之法译《临济录》,想已付印。弟今秋将开禅籍选读,此书当是重要参考。

注:录自陈祚龙《今日法国的佛学研究》,为引文,未见年月。原刊于台湾一佛学研究杂志。

致李田意

（一通）

田意：

昨天（前天）收到广京回信，答应作编辑（因患感冒未早覆），“夏间集稿，弟郑观应文，自当及时奉上。又此次在台，去秋曾作中文演讲两篇，一为《晚清督抚权力问题之商榷》，一为《咸同时代之人才论与立法论》，将来整理扩充，如有可取，可投学报也。”（1.19）我现在的想法是，人才论与立法论，或可入思想史专号。我昨天给徐洁人校长一信，把副本寄与赓飏，并附一短信，两信副本都奉上（致徐信副本甚多，当分寄各位编辑）。

郭量宇来一长信，力劝我保重身体，把我给他的

长信给何粹廉先生看了（等于评介《郭嵩焘年谱》）。“淬廉兄时觉精神不济，喜朋友叙谈而不耐久。今早（1.21），以大笺转呈，居然在河边公园长话近二小时。”闻之甚慰。评介郭谱数日内寄上。此祝全家福。

联陞

1972.1.25　十时

注：李田意（1915—2000），曾在美国耶鲁大学、夏威夷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及香港中文大学等地任教。

致池田温

（一通）

池田教授史席：

日前奉到惠寄大作《盛唐之集贤院》及《中国古代籍帐集录》两篇，拜读甚佩！两作俱甚精到。《集贤院》一篇，全用汉文，斐然成章，殊为难得。《籍帐》一文，搜罗美富，校印尤精。其中较难辨认之字，多改今体（如“猎师”“斗门”等），尤便初学。“乘二人”之乘，借作剩，甚是。（鄙人旧疑为“傔”，旋已自知其误。）此说最初似由曾我部教授提出。实则日本古文书亦有以乘为剩者，不足异也。

《籍帐》集录，自然无法求全。如张大千氏等所得残碎及较完整之件，未刊布者，似尚不少。已刊布者，

如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1954）中所谓“唐西州浮逃户残籍”，似宜附论。黄氏所得残纸八件，系由一鞋样中拆出。黄氏定为武周时物，可信。但认为“浮逃户名册”，则大约有问题。按：其中有“有籍无田”“有田无籍（合授）”“无籍无主”“田籍同”“旧主”等字样，又记有亩数与四至，鄙意当为田籍，非户籍也（自然与户口逃亡有大关系）。其图版三七有“二亩乘入令狐隆抱”，此乘字大约亦是剩字，入当是授予之意。此数片虽甚残缺，颇有意义，值得介绍也。

犹忆1957年，与足下在东京大学东洋史研究室初晤，转瞬已十余载，迄未再晤。然常于各学报拜读大作论文及述评等，具见勇猛精晋。校读古文书，心细如发，甚觉快慰。1968年8月在英国剑桥举行之唐史会，原拟参加，后以故未能前往，殊为遗憾。今得读《籍帐集录》一文，此憾可以稍补。谨再致谢！《北海道大学文学部纪要》，在美国不甚易得。再有大作抽样本，仍盼续寄也。

又此文中提及《食货半月刊》1936年之《唐户籍簿丛辑》。今《食货》已在台湾复刊，改为月刊。此函副本拟寄陶希圣先生，请为刊布。亦愿中国学人对大

作善为利用也。既请

教安

杨联陞　拜启

1972 年 1 月 28 日

注：原载《食货》月刊复刊第二卷第一期。池田温（1931—　），日本东洋史学者，东京大学教授，创价大学文学部名誉教授。

致王尔敏

（一通）

尔敏吾兄：

多谢二月七日来信，大稿今日已请系中书记付邮奉还。前信匆匆草寄，对吾兄撰写此文之动机及经历，推断有误，殊觉抱歉。兴起“近代士族主义”（此名词之定义本有商榷余地），与历史上“汉族”之自我“认同”identity（此译名亦可商量），均是值得研究之问题，但不宜特重某一名词在各时代之使用（自然此是应该研究之一方面），至少亦应研究其他类似之名词（如“华”“夏”等）。如果能确见若干名词之使用，在对某一时期之主说，已可称为“民族主义”（仍有定义问题）。与古代之“夷夏—四夷中国”等比较广泛之

对立显有不同，方可称为贡献。太炎先生《中华民国解》中“金铁主义”一词，颇疑是先生所创，或以“金铁”表“富强”（重商主义拜金，俾士麦有所谓铁血主义）。而以“金铁主义说者”一词，包括若干只主张求富强而认为不必排满，有君主立宪开明专制，即可解决问题之论者。如果此假定不误，列求之当时书报或不难推定世人（如康有为、黄遵宪、严复等，似乎皆有可能）。近代史所同人，如张朋园、亓冰峰各位对此时期书报，披览必多；史语所黄彰健兄（新著已收到，惜无暇细读）可能亦有意见，似宜就近从容共论。在哈佛，鸦片战争以后一段历史向由费、施二位教授负责，故个人对此时期文献涉猎殊少，深愧无以相助也。匆请

研安

杨联陞　拜复

（一九七二年）二、十

注：王尔敏（1927—　），史学家，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致刘广京

（三通）

一

广京兄：

今日抽暇将《晚清督抚》大稿细阅一过，只随手将文字改动三数处，无关宏旨。此作可当“博大精深”四字，足以雄视时贤。甚佩甚慰。惟本文及注各六十余页（实恐只在三万五千字左右，不算太长）不知留有 xerox 副本否？如未制，此处似当先制一份再行寄出。（为省事省邮计，此稿不拟再行周流，或只将英文提要［仍未到］寄一份与田意兄。此次分工英文稿主要由田意整理也。）

一月何日东来，盼早赐告。

即祝

新春两福

弟　联陞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廿三日

注：刘广京（1921—2006），经济史学家，在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任教多年。

二

广京兄：

发信后久未得复，初疑 兄或休假外出，昨得一月十九日信始知，近患感冒，想已痊愈矣（内子亦患所谓伦敦夫庐，年前发烧——近102度——五六日咳嗽；烧退后又咳嗽近二十日。昨始稍轻，大约因弟久病忧劳，抵抗力弱之故），念念。张次瑶兄早有信来，答应作编辑，且说正撰长文《论汉语音调》（弟按：此题太大，或须分段写，否则可成书）。昨晨，弟即作书与徐洁人校长请正式寄奉聘函，告知十卷一期，因田意兄

特别努力（尤其有几篇稿要退，幸已分别解决），文章已齐，并已寄出书评数篇（弟正写郭廷以等《郭嵩焘年谱》评介，大旨已写）；量宇先生得覆嘉许，十日内亦可寄出，请校长早发经费，以便与印刷所订约。（徐、赵有一时失欢，影响《校友通讯》及《学报》，今前者已解决，后者应无问题。除弟等外，尚有逖生先生等可以说话也。）两篇演讲题目均佳：《人才论与变法论》似可入"思想史专号"，希望梅贻宝先生在卸去新亚校长（余英时继任两年）之后，可以有暇主编。《督抚关系》，弟亦甚有兴趣，尤其在广州，督抚同城，问题更多。张香涛信中颇多资料，郭筠仙年谱中亦有若干，我兄想必皆已见及矣。

弟久病新愈，一切仍特别小心（避免特别兴奋）。因英时将离去两年（卧床时课概由渠代），弟教书及指导研究生口试及论文等，负担必将大增，不可不预为之防也。即请

俪安并贺旧年新禧

弟　联陞

一九七三年一月廿五日晨

三

广京兄：

关于《清华学报》编辑部事前后所寄各件想早收到。第十卷一期全稿早已到台，因徐洁人校长在美，印刷费尚未批下，但赓飏兄处尚有余款（语言学专号销售甚多），弟已商请其垫款先行付印，同时亟催洁人兄拨款，因渠既将全权付弟，在经济上不应再以 2nd Tape 相加也。（洁人之校长可作可不作，弟之编辑部主席，也可作可不作。既然大家唱一台戏，要为国人多争几分光采，又何必斤斤于细节。）

十卷二期，弟希望秋间集稿，我兄关于郑观应大稿之下半，无论如何请于九月上中旬之内（或以前更好）赐下，因照不成文规定，虽编辑之稿，亦应再由其他编辑二人（包括主编）复阅也。昨日奉到转来吕实强兄新著《丁日昌与自强运动》一册，内容似颇充实，多谢！我兄是否可为写一评介（长短不拘，中英文均可，亦可在《学报》十卷二期发表）。

弟自病愈后，精神有时过于亢奋，血压亦仍偏高，但人生百年，能撞一日钟，即是尽了作一日和尚之责

任。曾文正所谓，精力愈用则愈出。在一定程度内，亦有道理。精力如金银，不可浪用，亦不可不用，希望能渐近中道，细水长流，可以再为学术界多服务若干年，“大限到时”，可以问心无愧，如此而已。匆复即请

俪安

实强兄处请先为函谢

弟　联陞

一九七三、四、十三

致张琨

（一通）

次瑶我兄：

答应担任编辑之大札早已奉到。刘广京兄因患流行感冒，近始回信。弟即于昨日（1.24）专函徐洁人校长，请发正式聘函（副本附上）。所以特别加重经费者，因徐、赵（赓飏兄任经理校印极认真，大不可缺）有时失和，涉及《校友通讯》及《学报》。今前者既已解决，后者应无问题矣。我兄“汉语音调”问题甚大，似可成一专书。弟意，论音调，必兼及调值，而唐以前关于调值资料绝少——或可以译音（梵文或无）推测？——弟在为方桂先生六十五岁祝寿论集，曾据《中原音韵》试论阴阳平与上下平，亦是偶然得之，《文镜

秘府论》中资料，解释不易。梅祖麟曾试为之，亦无甚重要结果。梅今在康乃尔任系主任，12.9结婚，夫人叶幗雄，香港人，治中国文学，曾在京大从吉川、小川游得M.A.，又曾从方桂先生学，可称佳耦矣。在《学报》刊载之文是否可以分段写，或如弟之《否定语杂谈》，但举较有心得之若干点，如此可以不致太长，读者亦不限于专家——此路是否可行，乞酌。（专治方言音调音值，已是大问题，因资料已太多，一区已甚复杂。）大稿无论如何希望能入十卷二期（因十一卷多半要出思想史专号——广义之思想。拟请梅贻宝先生于卸任［新亚校长将由余英时继任两年］后，可以有暇主编）。弟亦可不致过劳，久病之后深知健康之重要，1973—1975教学增重，更宜预防也。即请

俪安

弟　联陞　拜启

一九七三、一、廿五

元任先生师母，见时乞代请安并告知弟近来身体已大致恢复。多谢！

院士我兄在本组初选得票最多，又有方桂先生出

席解释，故第十次投票即当选。

注：张琨，字次瑶（1917—　），语言学家，在美国先后任教于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台湾“中研院”院士。

致张琨、刘广京

（一通）

次瑶、广京两兄：

徐洁人校长来美，今天傍晚给我来电话，谈到《清华学报》加聘您两位作编辑，徐校长十分赞成，就在电话里叫我给您两位写信，作为替校长写的正式聘函（自新十卷起），并且叫我代致欢迎之意，并且感谢您两位如此热心肯为母校服务。顺便报告一下，新十卷第一期，因为我去年身体欠佳，出版稽迟，最近田意兄已经把稿件（文章）全部整理好（也许只差一两篇书评，不久就到），并且把文章部分寄交赵赓飏兄，等他有工夫，就可以同印刷厂订约付印。第二期希望七、八月间集稿（外来稿件有的需要周流，编辑的文

章，只要另外一位编辑看过就行）。总之，希望年底以前，把两期都印出来。第十一卷我同逖生先生、田意兄商量，可出一思想史（广义的）专号，特请贻宝先生主编，别的编辑帮忙。贻宝先生现任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校长，今秋交卸，希望能有暇主编这一卷（或出两期，或出合刊），梅先生尚未回信，我想引用《世说新语·言语》篇“世尊默然，则为许可”，如此第十一卷也有着落了。即请

教安

弟　联陞　上

一九七三年三月一日　灯下

副本寄徐校长、浦先生、梅先生、刘先生、炳棣兄、赓飏兄（经理）、田意兄（秘书）。

注：录自《清华校友通讯》新44期，题为《清华学报增聘编辑》。

致钱思亮

（三通）

一

思亮先生：

附奉《古月梅竹谱》二份，此一份请　先生存为纪念（原件承胡夫人在纽约时面赠，今在联陞处），另一件如果先生认为可以在《校友通讯》印布，即请转交赓飏兄。按，麻雀为戏，虽不免耗费时日，偶一为之，亦可解除疲劳，改易心境（林海峰于重要棋赛后即常打牌），似有合于夫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之教，不止于“博弈犹贤也”。（若以赌而论，则买奖券、买马票更是唯利是图，而法国奖券更为国人之一大宗，今麻省亦有之。）联陞认为印布此谱（实

已过时，因此谱计算“和”数，过于繁琐，太难记忆），无伤于胡夫人与梅校长之盛德，或且足以见前辈风流（有限度，能自制，为游艺，不为赢钱）。未知尊意以为如何？敬请
道安

晚学　联陞　上

（一九七三）五、二

注：录自《清华校友通讯》新45期。钱思亮时任台湾大学校长。

二

……

晚学于周前检出胡适之先生在一九四四年以后十余年间寄晚学之信数十封，共一百六十七十页，正请哈燕社汉和图书馆代制 Xerox 副本，希望数日内可以作好，拟请英时兄带上一份，请院长带回南港，转赠纪念馆收存。此等函件，多数讨论文史，原可公开，但亦涉及当时缩照影印我国善本书之计划（进行不甚顺

利），又提及国内学者有需要“美援”情形，在今日发表，似不相宜，敬请转告纪念馆不必影印流布。此外，应尚有十数封（其关于自搏自扑之信，已在晚学补论中印布），一时不易搜齐（因与其他师友函件混在一处），将来再复制补寄（信中处处可见胡先生奖掖后进之深情，故原信仍拟由晚学保存，以为个人纪念）。

1975年12月1日

注：录自《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台湾联经）“编辑缘起”。钱思亮时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

三

思亮院长钧鉴：

连接五月廿五日廿六日来示，敬悉本年（第十五届）院士会议节目已经决定为七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举行。七月二十二（三？）日起有参观访问活动，是日（来示云七月廿二日星期五自台北南下。廿二疑是廿三之误？）开始南下，于七月廿六日返回台北。晚

等自应依照参加。暂拟于七月十四日或十五日启程（如中间可经过夏威夷，而李方桂先生与夫人健康已恢复，或可相邀同行；如医生认为不宜远行，则欲留一日在彼处请安，并请示一切。此或须待七月上旬方能全定。即晚个人之血压，本月初曾高至190/90，后上数下降十数度，下数亦略降，现正注意淡食，戒劳，服药如恒——共七八种。校医已为特作一书，附心电图，为万一之备。未写血压，7/2再去查），如此至迟可在会前一二日到达（但台北时间早一日，十八日如院所预定晚之讲演）已大略告知丁邦新代所长，请其转呈。晚主张先作对所内之讲演（即禅宗语录中之聻）；廿六日归台北时，可再住三四日，彼时再作公开讲演，以免他处要再邀，不易谢绝。因贱体自两年前大病之后，恢复至今日已属不易。在所中当年胡、赵两先生即有命晚作一历史与语言双方之连络员，"言犹在耳，忠岂忘心"。即在所外、国内外，汉学界之学人，晚仍保持联系（以近代以前之历史为主，但亦依资料为转移）。晚挽寅恪师五律说"学文非上智"乃是实情。但既曾为人师，虽已退休，"承前启后"责不容辞也。如有所学相近之师友，在国史方面，作一次十数人或至（所

中之部……）近廿人之座谈（不要吃饭），或亦有益。所中有陈槃庵、高晓梅、黄彰健诸公，台大较熟者为陈捷先、王德毅（正通信连络。正为晚帮忙《食货》月刊社合印晚论文数篇及书评数十篇。此皆陶师希圣之厚意，晚当往拜谒陈谢。师长在会议时不能即见，而在台安居者亦尚有当拜晤之人，届时再定。请嘱有关各位，一切从简。过于兴奋，喋喋不休，于贱体不利也。请祈鉴察。

祇请

钧安

晚　杨联陞

（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七日

致浦薛凤

（六通）

一

逖生夫子道席：

生夫妇游欧自 6/18 至 7/31 一切顺利。共游瑞士、法、德、英四国。在瑞士时间最长，看风景亦最多。德国只在汉堡三日（在大学讲一次）。又在瑞德边境来往数次，一次看莱茵瀑布。在瑞士曾入山（近鲁桑）访戴密微老教授于其岳父（当地名医，甚受尊崇）所建山居，住四夜。又乘 Taxi 登 Alps 山至瑞、意边境。一次到 Zermatt[一] 坐缆车，是 1951 年在山顶作

〔一〕 Alps 即阿尔卑斯山。Zermatt，地名，今译为采尔马特。

诗处（此诗末数句承戴老英译，为拙稿《汉学散策》引言作结），未再作诗，但于登没塔莫来峰（瑞士东南）顶时，应“借云楼主”（商鼎霖，瑞士高工科博，商启予将军之子）命成二绝句，格律欠严，姑录以博一笑。

青山四望尽白头，仙乐吹来岭上楼。
更喜闲云摇日影，中年重作少年游。

学仙已（自）恨太肥生（《抱朴子》云：自古无肥仙人），犹幸侏离已惯听。
故国遥传新耀武，轻（氢）雷大漠振（震）天声。

在伦敦下榻熊岱梅（式一）夫人寓所，凌叔华（陈伯通夫人）住甚近，时相过从，谈谑甚欢。又曾与陈太太合作《兰亭修禊恨无人》横幅，生创稿，与陈夫人一同点染，自觉不恶。临行打油：重晤老前辈，童心大放宽。喧宾夺主榻，雅谑助言欢。鱼肉吃多少，清平算几翻。临歧不尽意，花月再团栾。用证谢忱。

月前奉到　夫子战时论评集乙册，尚未细读，先此布谢。并请

双安

生联陞上

钤同此请双安

一九七三、八、五 灯下

注：杨联陞致浦薛凤先生信函六通，扫描件由浦薛凤先生之女浦丽琳提供。作者早年在清华读书时，浦薛凤(号逖生,1900—1997)是清华的政治学教授、《清华学报》主编，中晚年在美国桥港大学和圣若望大学任教，兼任台湾新竹《清华学报》编委。

二

逖生夫子席前：

生以健康欠佳久未禀候，敬乞鉴谅！

生患精神衰弱，已非一次，以往最坏时，用电疗有效，去春病时，又住院电疗，似无甚效果，医令服药与生甚不相宜，反致体弱手颤，扶病探母（生夫妇有

直系亲属多人，皆三十余年未见）之后相当好转，后来情绪转恶，新年附近手颤愈甚，并患耳鸣，医生始发觉 Lithium 不可再服。春季授课，只有一研究生（此人甚努力，后半由渠代讲，颇有条理）相助（以前一年半是陈启雲君帮忙）。结束之后，情绪仍低，有时几至神不守舍。忽得刘大中夫妇（大中与生同岁，只小两三个月）竟作同命鸳鸯之消息，对生夫妇是极沉重沉痛之打击。幸而憬然有悟，决心自拔，增加药量。余英时夫妇（在大中夫妇去世前数日尚通电话，云大中之气已衰，亚昭似尚镇定，后来推测恐是早已决意演此悲剧）已归来，功课有人帮忙，比较放心。最近一周，生之精神已显然好转，宛君本因生病焦虑，常患失眠，近亦好转。哈佛九月中旬开学，下旬上课，生已有充分信心（只有中古及近世前期史一课，与英时合授，另《中国禅之研究》是第二次开）。开课数周之后，如果手颤再有进步，即拟开始作画。大邦兄所嘱，定可应命。学报事，贻宝先生已回东海（关于大中夫妇之噩耗，是梅先生在行前寄来绮色佳当地报纸，始得其详），思想史专号由贻宝先生主持，应无问题。田意有信来，云拟十月赴港，十一月作大陆之行——文玉带品正看

家。编辑部之改组，生认为确有必要（至少个人之编辑兼主席，决定辞职）。徐贤修校长早已决定收归校办，张明哲学长继任，想来亦无多少改变。赓飏兄与文科研究所诸公应可合作，老辈至少夫子与贻宝先生、寿民先生均应继续，张琨、刘广京两兄，正在壮年，可作台柱。尊意如果大致相同，拟请转告在台各位如何？

匆此　敬请

双安

生联陞上（1975年）九月十二日

宛君附笔请双安

此函拟制副本寄　贻宝先生、赓飏兄、田意兄

三

逖生夫子席前：

接奉手示，敬悉明年春日有东游之计，不久可以重接慈颜，至以为慰。今日检出客夏仿石涛小幅，便中请转交大邦兄。久病初愈，一时尚不能握管也，旬日前偶成一绝：

纶巾羽扇兼瑜亮，名士风流更热肠。

公瑾小乔携手去，刘郎何必羡周郎。

用挽大中亚昭可能有尚须推敲之处，录乞吟正。

贱体续有进步，请释

尊注　顺请

双安

受业　联陞　敬上

1975年11月2日

四

逖生夫子席前：

十一月十一日　手示奉悉（十三日到十六日去司丹福开会，昨日始归），前后寄上之山水二幅，皆是学步邯郸之作，乃蒙夫子崇以佳什，奖饰逾恒，甚不敢当，谨依韵敬和四句，聊以奉答夫子关注之至情：

幸免橘成枳，犹惭青出蓝。

谆谆珍重语，常在梦中参。

《传记文学》所载纪念涬廉先生之大著已细读。记叙翔实，论议公允，至可钦佩，论学人从政一节尤为透辟。谨按儒家传统，对学人之出与处，议论颇有异同，《论语》“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究应如何解释，似亦难言。孔子不许子张之学干禄，而以“学也禄在其中矣”代之。又以“位卑而言高”为罪，“立乎人之朝而道不行”为耻，其言“作者七人矣”。虽似有向往之意，而主要态度似仍是“天下有道，丘不与易”，“知其不可而为之”。至于子路、曾晳等侍坐章，夫子令其各言尔志，最末一段虽云“吾与点也”，实非深许（《儿女英雄传》安老爷即如此解，钱宾四先生后亦从之）。孟子不肯枉尺直寻，又必欲为王者师，对后世儒家似亦颇有影响。道家所谓和光同尘，有时确有必要，察见渊鱼，亦易引致不祥。又人性有刚柔（硬心、软心）之异，胡适之先生似偏于后者，在国难时出任大使，贡献甚巨。但如果张忠绂《迷惘集》所记有据，则胡先生似有驭下太宽遂受蒙蔽之事。朱紫阳则颇有刚气，语录中可见之处不少，其名言“即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引者不乏其人，但未必本知其出于朱子。至其奏弹唐仲友，小说中以为“大儒争闲气”，世间经纬亦颇复杂，岂孔子所谓“血气方刚，戒之在斗”，终难避免耶。生自知心性过于柔懦，又不能任劳任怨，是以在学校中之系主任及委员会主席，皆极力逃避，实无资格就此问题乱发议论，姑妄言之，以博夫子一笑（请勿发表为恳）。敬请

双安

受业　联陞

敬上（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八日

宛君附笔请双安

淬廉先生之入学既系冒用“何廉”之名，陈岱孙之令弟陈鍪壬孙（今已故去）亦系同例，然则淬廉似是本名，传中似未交代清楚。

又普林斯顿之高级研究院，就生所知，实为独立机关而非普大之一部分，传中未加解释，似亦可能引致误会。

生　联陞　又启　十一月十八日

五

逖生夫子道席：

生于七九年冬大病几死，去夏引退以来，渐见恢复脑力体力，似已重返十之七八，堪以禀慰。生等久盼夫子能于春夏之交驾临。但闻大祥弟言一时不克东来，殊为怅惘。何时乘兴成游，棋牌均欲奉陪。若肯下榻数日，则更是欢迎无既，敬祈考虑。赐赠两书均极珍贵。《抗战八年生涯随笔》既是史料，尤见深情。谨此叩谢（贱名误植自不足论）。生等诸况粗佳，月来打油之作甚多，附呈三首敬之，教正。肃请

道安

生　联陞　敬上
钤附笔请安
一九八一年六月十九日

六

逖生夫子席前：

接奉二月廿六日手示后不久即收到新著《相见时

难别亦难》，得快先读，仅此禀谢。

吾师此册回忆录依据逐年日记撰写，特为详实，其中有政教两界之经历、学识、德量、风趣，可供参考令人钦佩之处甚多，读者必多受益。生前次奉询三事，立即裁答，案无留牍，弥深敬仰。　吾师童年在常熟所见散花“道士居多”，似僧人亦尚为之，所散均是鲜花（用手指将每朵鲜花逐瓣拔散），推想或有以分见全之意，一花一世界，一瓣一菩萨，缓缓散出，更饶意味。依　吾师所述，已有诗意矣。

生有早期白内障，读书写字均受影响，但医云须待其成熟方可割治（实是化去水晶体，故亦不急）。此时可用则用，不必过虑。

余容再禀。敬请

道安

受业　联陞　敬上

缪鋆同叩

一九八四年四月四日

致萧公权

（二通）

一

公权先生道席：

昨接奉赐寄大著《画梦词》乙册，为之狂喜。拜读再三，弥增赞叹！珠玉之贶，奚啻百朋，谨此叩谢！窃谓　先生之于词，出入两宋诸家，参以晚唐五代。阳刚与阴柔之美，兼而有之。有时以白话为隽语，又似元人小令。但唐宋人原有此体，或即所谓“尖新”？遣辞造句，有推敲而无雕琢。功力既深，襟怀复旷。情真语挚，妙造自然，雅健清真，以本色语出色当行，尤为　先生特色。管窥蠡测，未知有几分搔着痒处否？印刷似据先生手稿摹写，字体工整，装订古雅，皆甚

可喜。偶有可疑之处，泰半恐是稿写笔误。页十六“孽波凌波去”，孽波疑当作孽“海”。四三“己遗怀从春后恶”，己似当作已（此外六二、六三、一〇三、一〇四、一一一、一一三［两度］，一二〇、一二一，皆有同样情形）。五二“虹焰影憧憧”，“虹”疑当作“缸”焰。五五、七五，“郑百因”似应作“郑因百”？六二“班管”记得原稿似作“斑管”。七一“惠芳”疑当作“蕙芳”。一一一“作赋平常词客事”，记得旧稿“平常”作“寻常”。此改“平常”，或为避免与上文“寻梅”重复。但寻常之寻，是枉尺直寻之寻，与寻寻觅觅之寻，字同义异，不嫌相犯。平常又别有平庸之义，此处似以仍作寻常为妥善也。敬请

道安

晚学　联陞　敬上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注：录自《清华校友通讯》新68期。萧公权（1897—1981），号迹园，政治学家。1948年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起在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执教。

二

（萧公权先生12月27日覆函：拙词蒙方家奖饰逾分，既感且愧。兄谬许为出入两宋诸家，参以晚唐五代，阳刚阴柔，兼有其义。凡此虽极不敢当，然亦是弟夙昔所心摹力追而不能致者。今得兄揭明此旨，倘天假之年，当更努力，以冀万一能迫近之矣。指正诸端具见法眼，谨当一一改正。昔年在某处见卢仝咏灯诗似有吐焰如虹之语，故弟有虹焰字样。恐记忆有误，致作缸焰，乃朴质可信。惠芳似据嵇中散馥馥惠芳，顺风而宣。然亦不能确定。改作蕙芳，则无可置疑矣。贤者爱人以德，谨此合十顶礼，以申谢忱。）

公权先生道席：

……晚学于先生之词，实是心悦诚服，"方家"二字，万不敢当。但自问尚非阿其所好。《画梦词》既已印布，宗庙之美，百官之富，有目共睹。龙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词选》若有新版续作恐亦不能放过矣。复思，以学人哲人而兼词人者，王观堂先生之后，殊不

多见。清华人，或可以王、萧继美，小作吹擂。《画梦词》及有关讨论，是否可以由晚学择录，寄与赵赓飏兄，以充《校友通讯》篇幅？限于“对内”，或不致广招标榜之讥，未审　尊意如何？

晚学前函所提关于字句间之疑义，大抵出于意（臆）校（用书多数均在学校）。“惠芳”、“虹焰”，蒙先生指示出处，甚感甚感！今晨到校，略事查检，《佩文韵府》“惠芳”条，即引嵇中散酒会诗，“馥馥惠芳，顺风而宣”（另引左思《娇女诗》“其姊字惠芳，面目深如画”）。但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嵇中散集》，皆作蕙芳。鲁迅手自抄校之《嵇康集》，亦同，惟于书眉加注云“本作丽蕊秾繁”而无“惠芳”一说。《韵府》诸公，应有所据，但粗检《文选》及《文苑英华》，似皆无有，不知究出何本也。查《佩文韵府》“虹影”诸条，似均作虹霓解，卢仝诗“吐焰如长虹”之外，韵府“虹吐釭”条引范成大诗“落景澹碧瓦，长虹吐金釭”。先生咏灯用虹焰，确为有据。晚学腹俭妄说，先生取其朴质，弥见雅量。但惠蕙虹缸（釭），形音相近，谊亦可通。似亦不必定言其为孰是孰非。又 Neon 灯亦有译作霓虹灯者。今年美国油荒，年节

黯然失色，若以“虹影憧憧”形容之，又似别有趣味，一笑。敬请

道安

晚学　联陞　上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日钉下

致饶宗颐

（二通）

一

选堂我兄史席：

弟自入春以来。颇为二竖所苦，近数周方渐恢复。月前存仁兄曾转示年初大札，云："此得大渊忍尔寄来论文稿，定《想尔注》为天师道系师作品，与拙见多合，惟认为《大道家令戒》即魏时张氏教令，与莲生兄说异，未知杨先生及尊见若何，便乞一询，并代问候"，盛意至感！弟初以病后尚觉身心交瘁，未即作答，殊觉抱歉。按弟在拙稿《老君音诵戒经校释》文中，介绍《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虽多持存疑之论，亦承认其中包括早期资料；"以汝付魏"兼用"曹

魏”“元魏”两义，亦自觉近乎牵强，当时胡适之先生读后，即有长函（1957年4月20日）讨论，大旨云：“我颇疑这文件是很可信赖的，其时代是曹魏，与寇谦之的时期，毫无关系。……我看之文件可能是张鲁死后他的嗣子张富的教戒或遗嘱……大和五年（二三一）可能是张鲁死的一年。‘父死子系，弟亡兄荣，沐浴圣恩’似是张氏一门的史实。弟亡兄荣，是不寻常的事，必是张鲁少子（七子之一）为后，而后来嗣爵的张富则为其兄。（以下引史）你指出《想尔》……《妙真》等经，又指出此文件文又说‘《妙真》自吾所作’，很可注意的是，此件中并不说《想尔》是谁所作，我颇倾向于《想尔》是系师张富所作之说。很可能的是这位生当曹魏太和正元之间又自称曾作《妙真经》，又自誓‘从今吾避世，以汝付魏，清政道治’的‘吾’，正是那张鲁的学生，嗣位张富，是天师的第四代。”

弟于廿三日覆胡先生即承认《大道家令戒》一段“确似二五五时的教主（家令？）的方语”，廿四日又补说“家令之令，大约是教令之意”，但认“弟亡兄荣”，亦可能指张鲁及世弟卫（张鲁另有一弟为刘璋部

下所杀）。又以为“《妙真》自吾所作，恐怕还应解释为老子口气，实际上当然是天师，或他人伪托的”（今补按，即所谓降神扶乩之类，其他宗教多有类似之事）。

依此胡先生当年所见，与大渊氏今日持论，应甚接近。而弟亦早承认此中有三世纪资料。近又与存仁兄重论，存仁兄认为“《大道家令戒》——愚颇相信，此一节文字，句法朴茂，叙事沉痛，颇似张鲁子弟或后人与张氏之天师道有深切关系者之所为，其中页十三 a—b 文字排不顺，疑有错简，此令戒之令，当即律令之令……《阳平治》部分最无问题，文字与《令戒》相仿，事亦相成”（此意弟甚赞同，因其他部分，似乎尚有问题）。存仁兄又云：“撰此《令戒》之旨，实在为当时之曹氏政权向其旧属宣说……或此如前引《玄都律文》所言，此发号施令之天师，本驻洛阳靖，而于此时托以神意，又西迁蜀，实乃奉当时朝廷之命，宣化扶绥本为其旧疆之西川，亦有可能”，联陞认为此点无可玩味（大渊文弟等均尚未见）。

大渊氏研究道藏颇能深入，关系承其先人遗业，则与福井父子之家学，可以比美。弟于一九六二春在巴黎晤福井文雅，少年英俊，能通英法文，是年又在

京都见其父康顺先生，且曾与木村英一、平冈武夫四人合影（特别寻一照相馆，是福井先生提议）留念。我兄如能将大渊新著撮译要旨（能复制原作一份赐寄更佳）并附我兄高见同寄弟处，弟当汇集文字议论，试撰《与师友论正一……经》一文，交黄彰健兄转《大陆杂志》刊登。此信副本即寄石湘兄一阅，亦盼能参加讨论也。匆请教安

弟　联陞　上

一九六九、五、十六

注：录自饶宗颐《老子想尔注校证》（香港中华书局）。

二

选堂教授吾兄史席：

十一月赐寄大稿《方以智与陈子升》早已拜读。学期近末，杂务特多，未即裁复，甚觉抱歉。大稿钩稽推论，具征博雅，第二页引子升集《西江叹游赋》末行“注黎殉节而死，于方则无注”未知是否对药地

之死是否殉节微有疑义。今晨为大稿撰英文提要，未知此点是否应予提出，故敢相询。弟意若不欲深究所旨，则大稿末之附言“读者即视作余书之书评亦无不可也”，“书评”二字或可易为“增补”（否则是“订补”矣）较为切实，不知尊意何如？

今年美东患油荒，年节黯然失色，颇似珍珠港后一年情况。当年弟有小词云“别样寒烟出旧囱，飞车无复意如龙，去年灯火万家红。遥巷琴歌风断续，长空瑟缩月朦胧，征人闺妇梦还同”。昨为僚友海陶玮教授录出，不胜今昔之感。当时内子留居故都，海君亦羁于华北，而夫人在美东，与弟夫妇适得其反。征人闺妇，情则大同也。

萧公权先生《画梦词》由万有公司印出，想已见及。萧先生词格调高，功力深，弟甚爱读。此稿付印，弟亦小有怂恿之功。惟抄录者似欠小心，偶有误字为可惜耳。岁暮远怀，此札聊当小晤。即请

教安　并祝

新年百福

弟　联陞　拜上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卅一日

注：饶宗颐（1917—　），号选堂，又号固庵。国学大师，香港中文大学名誉教授。

致杨仲耆

（二通）

一

二弟、凤妹：

二弟八月初的两封信，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二弟血压曾达200/120，我当年最高时也不过如此，最近请校医量，立时160/84，坐时上数略高（普通医生只坐量）。前些时上数坐时只有150，下数近90。（以前的校医——已退休——认为我能维持150/100就算不错。）最近上数略高，大约是精神偏于亢奋之故，因为大见进步，只是近两星期之事。不过我也注意，学习控制情绪，仍服西药两种，医生认为不必改动。

这几天整理办公室书架上的书，也是一种运动，

早晨做些八段锦、云手，太极拳我一直没学会。中国人从古代就注意体操，相传华佗（名医）有“五禽戏”（这个禽包括鸟兽），最近考古发现了更早的证据，中国的医药史是充满了光辉的。

以前陈家二舅患肺病，曾服白果（也叫银杏）有效，凤妹可以查查书，看与喘有无关系。

去年见面时，我身体还很弱，回来没精神，本已转好，心理科医生叫我服一种新药，此药副作用太多，我自新年左右发现情绪低落及手颤耳鸣等，反是耳鼻喉科医生提醒，心理科医生才决定取消。我猜想我去年探亲之前，情绪不安定，身体弱，也可能是这种药的毛病。周培源先生曾劝我少服西药，我当时说：“在番邦只好吃番药”，虽是句笑话，不过真得小心。

二弟对曹操《龟虽寿》诗的体会，我很赞成。曹公在戏台上虽是白脸，实是了不起的人物，几个儿子都才兼文武，曹丕多才多艺，会使剑，在筵席前曾以甘蔗代替，击败对手。反而是号称有八斗之才的兄弟，武的方面差。

启孙、祖济都请问候，光璧错过了，很可惜，他有些关于明史的论文我已读过，对白莲教等如有新见，

发表后请告诉我在何处，应可找到。请顺便问他，金元时有所谓“糠禅”“瓢禅”，我猜想有人民性，但资料不多，不知国内有人注意到没有。

我在这里再教一年书，应可有半年休假（七年一次——教六年可休息半年全薪或一年半薪），那时希望能再来学习、探亲。

明天又是“九一八”了，真有无限感慨，但新中国前途光明，也可以说“多难兴邦”吧。

祝你们全家都好！大嫂附笔问好。

联陞

1975.9.17

注：杨仲耆，字长生，作者胞弟，天津大学教授，曾任物理教研室主任。凤妹，杨仲耆夫人，天津市眼科医院主治医师。

二

二弟：

上次提到1976秋季，教满六年书，第七年如休假

半年可得全薪。现已得大学通知，许我在 1976 年秋休假，连上暑假，时间相当长，想申请再回国一次。上次只探了直系亲属，这次想看看表亲（希来津看看启孙表兄、祖济表弟）、世交、老同学（如光璧等）。

“糠禅”“瓢禅”的资料恐怕很少。《金史》说政府下令禁止，所以我推想有人民性。

也希望能看到几处历史名迹（如洛阳、西安），更希望能够看到在社会主义正确路线下种种除旧布新（科技我所知太少，不够了解，但知北京已有新式汽车）。又如，农业学大寨，至少应看一处。此外想见几位关于中国语文的专家（有的是老友，有的只慕名），请教些关于中国语文史的问题（特别是唐宋元的白话，我有些小心得）。

南京佛经流通处，政府已给修复，我已请他们二位替我问问有哪些语文学家我应可求见。

另外，对农业作物史（特别是丝、棉、麻、毛等），也因有人来问，看了些书。（日本的中国农学史专家天野元之助，七十多岁了，最近赠我新著《农书考》二巨册，一册是他校订王毓瑚的遗著。我给他写了回信，提出若干条补正，他很高兴。）我在前十几年给京大人

文科学研究所薮内清（主治天文学史）等合译的《天工开物》写过一篇长评。天野也参加此次工作，可惜我把他的名字拼错了，他未在意。我也请教过他一具（或犋）牛，究竟是几头牛，他说因时地而不同（也看时、何种牛）。我后来发现有一头（上古）有时二头乃至三头（金元）（唐代以下二头较多），最近又知山东有些地方有三头或四头的。天野曾作实地调查（但中文不太好），与已故的专家万国鼎、王毓瑚等都是好友。我是杂而不静，所以很愿意多向专家请教。

我在国外多年，国内许多地方都没到过，纸上谈兵，现在健康转好，希望能补补这个毛病。

祖国劳动人民的智慧真是了不得，如《文物》（75.7）或《考古》二（此册不在手边，也许有误），有吐鲁番发现的唐代绢花（五彩照片），我把下面的说明盖起来，让同事学生们猜时代，谁都想不到是唐朝的。马王堆女尸的薄丝织品轻过乃龙 Nylon，也很惊人……

联陞

致牟复礼

（一通）

复礼：

多谢替我写信吹嘘。《玄门武库》年节之间应可标点寄还。附甲骨文词一首，仿董彦老，释文是：“风（借凤字）片片，雨丝丝，一日相望十二时。奚事（借史字）春来人不至，花前又见燕归迟。”字写得不好，聊博一笑而已。即祝

双福　并贺新禧

联陞　宛君致候

一九七五　双十二

注：录自陆扬《花前又见燕归迟——追忆牟复

礼先生》一文。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 1922—2005），美国汉学家、佛学家、东亚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普大东亚系创建人之一。其藏书中有大慧宗杲的《玄门武库》，光绪年常熟刻经处刊印版本，曾请杨联陞先生为之标点，兼批注。1995年，牟复礼先生将此书赠予弟子陆扬，附此函复印件。

致神田喜一郎

（一通）

鬯盦先生道席：

数月前奉到大著《日本书纪古训考证》删补订本乙册。博闻博学之作，古色古香之书，手缄远寄，具见遥情。适有采薪之忧，未酬拱璧之贶。病愈多忙，岁终补谢，敢希鉴宥，聊解惭惶。

纪纪古训，各条虽有椎轮，典谟新探津迷犹须上乎。先生壮岁成书，已推绝学；晚年健笔，弥见深研。晋卿博士之华翰，询非□□[一]先生之青眼。早料传薪，足征一代风流，定卜千秋仰视。晚学多幸拜读数

〔一〕 此处两字辨识不清。

番，值此更新，恰宜贺正。敬维惠风和畅，道履康安。匪敢故为俳语，掬诚意取谐音，预祝百龄，谨期一笑，专书布谢。顺请

道安

晚学　杨联陞　再拜

一九七五年耶诞之夕

时在美之康桥

注：录于作者致神田喜一朗信稿，此稿夹在对方所赠《日本书纪古训考证》一书中，1982年台湾学者、作家林文月到哈佛拜访作者时，作者将此书转赠林文月，未意识到信稿亦在书中。林文月作《写我的书》时，将此稿复印刊布。神田喜一郎（1897—1984），号鬯盦，曾任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馆长。身后有《神田喜一郎全集》全十卷出版，其中含《鬯盦藏书绝句》卷、《鬯盦藏曲志》卷等。信稿中“□□先生”处，原是两位日本史学前辈之字，惜不甚清晰，故不录。

致缪钺

（五十通）

一

彦威大兄：

七月六日手示奉悉。此番弟等不能来成都相会，实觉遗憾，是以又电商如果侄（慈明最好）可随侍，仍请兄嫂考虑来京一行。目疾亦可再请京中专门医师诊疗（就弟所知，一般情况，白内障至成熟时行手术，为最通行亦最妥当之疗法），旅费及医疗用费弟等极愿分担。

弟等体力实已远逊前年（弟之精神，则已恢复十之八九，较前年为振作），今春心电图已呈血管硬化现象，血压须服药五种，方能控制，是以在 1980 夏退休

之前，恐已不能再作探亲旅行之计。哈佛本有弟已选定之承继人，足当禅家“见遇于师，方堪传授”之余英时君，不意耶鲁历史系以高薪讲座礼聘而去（弟亦劝其接受，因哈佛历史系太守旧，至今对他系讲授史学之同仁，仍甚歧视）。此数年内绝难觅得弟真可付托之人，若干事务，只可亲理，是以对身体更要小心。数日后当与蒋震同作延安、西安、洛阳、郑州之行，共约十日（忠平可来伴母，因南京之行已作罢论）。弟等可住三十五天（八月九日离京），兄嫂如能命驾，随时欢迎，有若干积愫，亟欲面罄也。

前数日吕叔湘、夏作铭两位惠访，畅谈数小时，并以拙著呈教。前日上下午在历史博物馆（通史之部）与史树青兄长谈，亦甚得益（陈列品中有数件敦煌文书，其重要性弟较熟悉，当时读解）。如能在西安、洛阳有同类机会，可谓不虚此行矣。敬请

双安

弟　联陞　上

1977.7.11

注：缪钺（1904—1995），文史学家，教育家，

四川大学教授。亦工诗词、书法。是杨联陞夫人缪钤（宛君）的长兄。

二

彦威大兄嫂：

慈明贤侄来京，携来手札，回诵再三，深感我兄对扶病相访，已尽了最大之努力，且因此引致失眠，目睛红赤，深令弟等不安！刻下想已恢复。慈明到此，大慰弟妹之怀，今日同游天坛，用三分钟照相机拍照数张，附上一张，聊当面晤！惠赐蜀锦被面双幅已拜领，华丽夺目，今人不让古人也。

弟自 7/16 至 7/23 与蒋震作西安（三夜）、洛阳（两夜）、郑州（两夜）之游，纵览中原，又到各地遗址及博物馆学习（龙门全日），最后在郑州看黄河展览馆，获益特多。关于在各处从同道学习及商讨情形，已开始写成札记，以后再抄呈乞正。

过潼关后口占一绝句：留夷梦寐向华原，最喜河山换旧颜。新寨新林看不足，轮车已过几重关。

今晨又得一联：忆旧（与舅同音）何妨头已白，

传新（与薪同音）自幸眼犹幸。

已与吕叔湘（向兄致候）、夏鼐（作铭）诸公快晤，尚可再见数位。此行不虚。匆请

双安

弟 联陞 妹 宛君

1977.7.24 午后

三

彦威大兄：

慈明侄来，聚会多次，谈新话旧，宛君与弟皆极欣慰。慈明侄举止甚肖吾兄，且能学吾兄及祖母（岳母大人）吟诵诗歌之音调，弥增怀旧之情。慈明英文程度已甚佳，弟只能就较新之用法，略为指点。慈明就语调语气所提疑问，皆甚高级。弟之英文本来欠佳，只能悬测试答，聊供参考而已。……

弟此次归来，欣逢盛会，作出重要决议，全国欢腾。弟亦乘此良机试为文化交流作若干铺路工作。语言学方面已会过吕叔湘先生二次，还见了王了一先生、朱德熙先生。吕先生对弟之《汉语否定词杂谈》（上下

古今兼论音义）长文颇为嘉许，以后拟再将其他文字（特别是书评）寄来请正。夏鼐所长谈过两次，刻下甚忙，或能与王冶秋先生一谈（在法国错过）。昨到师大访白寿彝先生，盛装相接，谈廿四史之标点及其他历史教研方面之问题。弟提出专业学人似宜尽早组织考察团，历史（特别是1840前）及文学史可分二团，美国有十五到廿处大学，在此两方面之工作资料等，皆有可观。如此美方同道，亦可组团回拜，专业交流，目下虽以科技为主，美术、考古及图书馆、语文教学，皆已开始交流工作，史学与文学史，似应急起直追。白先生对此建议，认为值得向主管有关机关联络推进。弟甚盼能在一两年内实现，因弟预定1980年退休，在退休之前较易协力也。

弟自7月16日至23日，作西安、洛阳、郑州之游，收获甚富，兹再将心得补报若干。飞西安后次晨即参观半坡遗址（郭老书作阯，可通，止本像趾形也）。知临潼姜寨发现同期遗址，可资比较（报告尚未发表）。在华清池（所谓贵妃池，已不售票，为外宾特许使用）入浴，同登万历十年东移之钟楼二层，但察其钟铭，实铸于成化丙申，介绍者未注意。又到大雁塔，

已非原形。四门石拱上刻画多为后人刻字所掩，殊可惜。乡试题名刻字进士始于明中叶，又有明代曹洞宗舍利塔数处（曹洞至明已衰，在日本仍盛）。次日游陕西省博物馆（即碑林，有新移入之碑更珍贵），赫连大夏石马（424）后臀下有石人，略似霍去病墓马踏匈奴、绥德出土西周马头刀、蛇头剑（蛇舌活动），罕见。货币陈列误以圜孔圜钱（上有铭文）为西周，弟从通说，以为应在战国末，为半两货币之先声，较刀币皆晚。1973 年凤翔出土建筑铜件特别重要，编钟存八，可能不全，但其纹有单凤双凤之别，双凤者可发两音。阿房宫址存破残建筑铜门擐套，咸阳遗址烧化铜料，汉彩绘武士俑等（1968 年发现“皇后之玺”，弟以为颇可疑），西汉纸片（植物纤维），隋唐新器物，弟较熟悉。李小孩（北周太后外孙）墓之奢侈与咸通十五年孟元简阿娘墓（一寸见方四寸长）对照甚重要。

在洛阳住两夜，第一日全日游龙门，奉先寺正在修理，特许弟登上。保管所杨顺兴同志（弟笑谓与杨大眼可合为三杨）学识兼长，弟只能从铭刻之解读及梵文译汉，略作协助。

在洛阳博物馆，见偃师二里头有相当于夏代之遗

物（有铜小刀、铜镞等）。但馆中复原之夏代建筑多从《礼经》，似太宏伟，不尽可信。有一西周墓内兵器残折（有丰伯剑、太保戈），弟疑为大战役后之残体兵器，近于折戟沉沙。午后有西北大学文史教授五人来谈，有一位协助侯外庐治思想通史。

空首币铭各一字，弟疑其可能有相连者（如王卜兆吉）或似纪念币（币以空首为最早）。关于刑徒葬地，弟以为“无任”为无保任，“五任”即伍任，有保任。隋《刑法志》云，刑者具五任，无任者著斗械。胡三省等以为五种任务说不可行，弟早已发表此说，自谓不易。在洛阳及郑州河南博物馆均为言之。

在郑州亦住两夜。河南省博物馆贾峨先生学识渊博，对新石器时代及商周陶器花纹颜色形制细为讲解，获益最多。在三地所见学人，决以此公为巨擘，著述亦多。又知淅川所出各层遗物，多甚重要。后参观商代遗址（夯土墙）。郑州亦有偃师二里头器物。由巩县出土器物，知洛阳之唐三彩多出其地。

午后参观黄河博物馆，对地势上中下游之问题及水库发电、土木林综合利用，甚增了解。又同登大堤（丁字坝多用石）。塬面有条田梯田，在郑州所食稻米

洁白过于西安，此真是新中国可以向世界夸耀之绝大成就。蒋震改“不到黄河心不死”为“不到黄河心不欢”甚有道理。弟返美后或可结合史料，就黄河之旧貌换新颜做非正式之介绍。

弟血压因按期服足药量，已平降，节目亦不繁，堪以告慰。敬请

双安

弟　联陞　上

1977.7.30

四

彦威大兄赐鉴：

奉到十二月廿八日　惠书，藉悉诸况佳胜，至以为慰。三页细书虽是间断写成，可证视力有进，运用得宜，当可更见辉复（赵元任先生来信，故意易恢为辉，以为嘉贶），是所祝祷。弟左目近亦微有内障，医云尚在初期，半年后再检查，可能变化甚缓，此时不必过虑。

九月廿四日信想是迷失，内有和我兄移居诗，谨

再录呈乞正：

清苑青春共赏花，谁期秋晚隔天涯。
大江东去山犹在，白日西沉月亦斜。
望治君应舒倦眼，曰归我自数年华。
祠堂丞相宅工部，何日相寻宿此家。

《读史记》两首已拜读，才人身世感慨古今。孟劬先生挽诗，亦制副本附去。

寅恪先生文集第一册《寒柳堂集》已出版，闻之甚慰，当从香港书店试购。先生诗多感时之作，如“苍天已死三千岁，青骨成神二十秋”，青骨用《搜神记》蒋子文事，近年考古东汉末（永和）有两处墓券，均言“青骨死人”，是当时信仰亦可取证。闻 先生对钱牧斋身世颇有探索，文集七册中必有遗稿，甚盼能早日出全也。

川大历史系副教授杨宗遂君既已于十月中来美研究美国现代史，此时当早已到达。若来哈佛访问，自极欢迎。惟弟之办公室在所属之东亚语文及文化系（2 Divinity Ave.，Cambridge，Mass.，02138），不在历史

系，希望杨君来时不至扑空。

国内将实行考学位制度，闻之甚慰。二年制研究生考硕士学位，四年制研究生考博士学位，亦甚合理。弟一向认为专治中国文史之人除非外文特佳，大可不必追求国外学位，以其种种规定皆为外人所设也。胡厚宣之学生中有三人想来哈佛进修（治甲骨金文及上古史），各自来函询问，颇难作答（其中一人寄来发表之论文两篇，尚可覆函讨论）。盖弟已退休半年，对录取研究生已无发言权。张光直教授主要在考古人类学系，所长不在古文字学。闻有巫君在此，多选人类学课，虽觉困难，尚能追随，此则可取。若以甲骨金文而论，则西方学者至少尚须数十年始可有人与我国人相提并论矣。

弟自一年前大病后脑力颇受影响，尤其是英语，虽常见之字句，已时有呼应不灵之感。幸已及时引退，否则作长达一小时之讲演，或者已觉为难矣。现仍指导研究生三人之博士论文（上学年有一英国学生 Robin Yates 译注墨子城守各篇，已卒业，甚可观，今在本系任讲师，不在此三人之数）。一为瑞典人 Gan Hagman，题为明代之太学。中途发现已有人用中文写成硕士论

文出版，但此生研究所得有出乎其书之外者，故仍许其续作。一日本学生土田俊章，作《楞严经》与王安石之《楞严经》注。此题弟本想自作，因荆公之注虽或传已佚，实有绝大部分保存于桐洲坦[一]，而且不似后人伪造（至于其证是否确为荆公所作，则较难证明，但荆公留意楞严则无问题，如其寄女诗有"熟读楞严莫忆家"是也），值得研究。此生对中日佛学皆有根底，假以时日，当可有成。一美国学生 Andrew Kopeclei 译注《弘明集》中释道恒《释驳论》、玄光《辩惑论》，与僧祐《弘明论》（即所谓后序，援庵先生已作论为证），均有可观。此道恒为罗什弟子在姚兴治下，姚曾劝其从政，来往书奏亦见《弘明集》，《高僧传》之《道恒传》亦有引录。但《高僧传·法汰传》云："沙门道恒，颇有才力，常执心无义，大行荆土……"寅恪先生《支愍度学说考》，详靠心无义，引《法汰传》而未及《道恒传》，虽未明言执心无义之道恒非作《释驳论》之道恒，实则已如此假定。二人一在荆土一居关中，虽在同时，似非一人也。

〔一〕 以下十余字不清晰。

萧公权先生《画梦词》《迹园诗稿》分别在港印行，不知已得见否。弟于迹园先生诗词均甚景仰，以为可以继武静庵，其《七十引退诗》有云“未曾经眼书须读，久已萦心事可忘”，颇欲引为教诫也。

积雪凝寒，深居简出，涂鸦数纸，聊当面谈。敬请
双安　并祝
潭第清吉

弟　联陞　上

一九八一年一月十七日

注：信中所引陈寅恪诗，题为《南朝》，作于1946年春，全诗如下：“金粉南朝是旧游，徐妃半面足风流。苍天已死三千岁，青骨成神二十秋。去国欲枯双目泪，浮家虚说五湖舟。英伦灯火高楼夜，伤别伤春更白头。”

五

彦威大兄赐鉴：

奉到三月十二日手示（又慈明信）并照片三张，

至为欣慰。

大著《杜牧年谱》二册早已收到，赠余英时君之一册亦已转寄并为致候。年谱考订精审，叙论详略适中，社会政治背景之外，兼及牧之之抱负、诗论与经学（自云二十始读《尚书》《毛诗》，如非谦辞则嫌迟），今日治文史之学者，读之必大有裨益也。武陵推荐牧之先云“侍郎与状头”，继即谓“不得已即第五人”。不知何以跳过二三四名，意者前三名即后世之一甲，而唐人或不喜四（与“死”同义，日本人至今犹忌“四”字），不能入一甲则舍四而求五，不然则是一一请问而未记耳。检《唐摭言》，知“已有人”之下尚有武陵曰“不然则第三人”，郾曰“亦有人”数语，引文省略。由三至五，是以有讳四之疑。

照片神采奕奕，有两张方弈棋，一局已近结束，上边白黑肉搏或尚有劫，持黑少年颇勇，惜数处有“愚形”，受逼，致使白棋围成大空。元遗山诗云：“工文与工诗，大似国手棋。国手虽漫应，一着存一机。不从着着看，何异管中窥。文须字字作，亦要字字读。咀嚼有余味，百过良未足。”可引以相勉也。

兄之棋力似与弟盛年时相近。弟于1950年顷得日

本棋院（业余）初段免状，后晋至二段格。1962 年 4 月在京都讲学，与京大数教授对局（同日）四胜（一二段分先）一负（四段让弟二子），次日《京都新闻》报道，是在日唯一一次上报。

关于棋史，弟有一短文《中国围棋数法变更小考》，大旨谓唐宋及以前“数目”，《忘忧清乐集》（徐乃昌覆刊宋本）可证（另举唐代故事数则），大约至明初，《朴通事谚解》尚计目，但《金瓶梅词话》第五十四回常时节与白来创对局不但“数子”而且计算块数，《日本考》（亦称《日本风土记》）记日本算法围占后填空，可见当时中国已不如此，记异不记同也。

此文载于 1956 年《李丙焘博士（韩史大家）华甲纪念论丛》，有抽印本寄赠大国手吴清源，吴氏于 1960 年 10 月《棋道》为日文撮译，是年有人从《棋道》译为中文在《围棋》发表，弟又寄去全文。一文刊载数次，似为罕见。

余英时贺弟甲寅周甲四首（诗、画、棋、皮黄），其《棋》云：“豪气楸枰数旧游，当年盟主海西头。一篇棋史翻新局，考证居然动奕秋。”即指此事。豪气云云者，弟 1946 年秋有“唯有两般豪气在，不辞枰上与

樽前”之句，后来多病，则退为“两般豪气一般无，枰上樽前都认输”矣。康桥棋会由弟主持，曾接待福田正义（职业）六段、岩本薰八段，各授五子（岩本父女下榻）。英时于奕，天赋甚高，初来时弟授三子，成博士后猛晋，至今与乃岳（陈先生五段，曾授弟三子，各胜一局）可以分先，真是可畏。弟近十数年于棋艺荒疏已甚，医云打谱或可助于病后脑力之恢复。偶看棋书，但未打谱。见照片知，兄亦以此道自娱，犹如程子之见猎心喜也。

检书簏得　夷盦叔岳著《新旧道德论》数册（1963年印布时年八十有一），前有民国七年国庆日自序，更前一序，为“民国庚申年孟夏既望同怀兄颂唐书于保定寓庐”。两大人文字同在卷端殊为难得，拟为剪寄存念（尚有数册）。

附呈庚申除夕拙句乞正。敬请

双安并祝

阖潭清吉

弟　联陞　拜启

1981.3.22

甚矣吾衰久，谁云物不迁。
故人犹入梦，往事已如烟。
伏老销声迹，求安远市廛。
流光应暂驻，明日是新年。

有余纸，再录1946和梁方仲：

买舟归客正连翩，庸笔宁须较孰贤。
强慰闺人夸远志，应知异国误华年。
万鱼湖海渐忘我，何日升平苦问天。
惟有两般豪气在，不辞枰上与樽前。

梁君原唱（时在巴黎文教会）：

座中书记最翩翩，谁分沉冥觉独贤。
银烛华灯传往事，哀丝繁管集中年。
绝怜醉纸迷金地，来证诸缘众妙天。
铁塔高寒傲湖海，元龙豪气自无前。

六

彦威大兄赐鉴：

接奉四月廿九日惠书，极为喜慰！

草堂之会，令人神往，兄与叶嘉莹君相赠之诗，各臻佳妙，“意万寻，朝圣日，望乡心”，新警而切题，末联以“芳草远接，天际轻阴”，含蓄不尽。叶君之“人纵老，意常新”，亦是好句。伊曾来哈佛数次，主要为与海陶玮教授（今夏退休，春间丧偶）共治宋词，以清真（海君有长文在《哈佛亚洲学报》印布）、梦窗为多，前后屡以所作诗词曲（曲甚灵活）相赠。最近是前年回国在天津讲学时所作（有与俞平伯先生合照。弟曾听俞先生讲词，讲“梦后楼台高锁”一首甚精，谓首句是今日情况，落花二句是去年，小苹初见是又前，而以明月贯串去来今，甚妙）。十数年前张充和女史由耶鲁来哈佛表演昆曲，叶君、余英时与弟各有赠诗，惜已不能记忆矣。

草堂会中，不知曾有人提起洪煨莲（业）先生否。洪先生于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逝世，享年八十七（足）岁，国内有追悼大会（洪门弟子不少），此间迟至五月

初方在大学教堂开追悼会（哈燕社主持人乃至哈佛校方，均应自愧）。洪师译杜诗一册诠一册，考订甚精。如我兄及川大均无此书，弟当以寒斋所藏寄赠吾兄。又，弟之英文著作，除《中国货币信用小史》外，尚有《中国制度史论集》及《汉学散策》各一册，不知1974年相晤时曾否面呈其中之一册，如尚未见，请示知，当陆续寄呈请教也。

《惟是斋文集》甚愧未闻，是否未曾印布？又，我兄诗词文等似当录存传世，或可父子同集，亦是佳话。兄作弟《自嫁女》词与“新秋千里走风尘”（赴豫前）以来诸作，弟能记忆者有若干首，抗战时寄示诸作应亦尚在箧中，可检出复制。“一年一度春光好，一年一度秋光老。经得几春秋，芦花已白头”佳句在心读如昨日也。

寅恪师《柳如是别传》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为三册，极佳，当嘱香港书店代购。弟于牧斋楞严经抄研究之精到甚为心折，读陈师书当可更了解其身世也。

蒙赐陈思王赠白马王诗中两句，盛意至感。陈思此诗出于悲愤，惟“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是壮语，兄所选二句绝佳。盖弟等结婚（五月卅日），兄是女方

主婚人，今已五十一年，当以数语相谢，非敢言报也。

黄发尊兄嫂，白眉羡子孙。
草堂春不老，桑落酒常温。

桑落酒亦可作田舍酒，拟于合掌又太寒酸。玉堂春不老太奢，留赠显者，草堂较切实。成都多桑，武侯八百株，不知尚有存者否。落或可强解为部落之落，借以对堂。又一首颇有头巾气，乞切实斧正。弟近来颇有诗兴，语多油滑，承教为幸。即请
双安

欲求忘老病，炳烛敢辞劳。
虎狗须重画，龙虫可并雕。（王了一先生集名）
赵钱瞻最远，黄顾仰弥高。
朴学醇儒绪，追寻不寂寥。

弟　联陞　上

1981.5.12

手倦笔误甚多，乞谅

七

彦威大兄史席：

奉到六月九日手示及慈明侄短札照片大小五张，至喜至慰！征明相貌英俊，但已年近中青，不能无改，路遇或不敢遽认矣。

金婚蒙赐嘉言，涉海深情，谨同拜领，仍盼兄嫂黄发弄孙，相看携手，导夫先路，至少要与赵先生及夫人看齐（赵夫人长三四岁，今年三月仙逝）。弟等亦当自求多福，刻意追随，蒲柳之姿亦可延寿也。红菌尚未闻，想是芝属。若人参则早已精制，心脏衰者可服，赵先生与弟皆曾稍用即停。

来信云“久不行动，双腿僵化，走路不灵活”。兄当年健步如飞，同在志存时下学后弟偶得追随，虽亦步亦趋，而兄则步亦如飞。在西河沿回家路上，只可瞻之在前，从未追及。兄若非急于回家，当是要赶兼课，恐未料及有初中一生在后也。弟于文史之学（尤其是诗）亦欲效法吾兄。乱离出国，只可弄西洋汉学，当时仍是伯希和称霸，十数年后欧美青年家乃有异议，或兼治所谓社会科学。弟以在大学属经济系（选文史

课亦多），可以经济史相抗，专论多选大题，书评特举实例（晓峰先生授奖时，以伯希和相比，然弟雅不欲学其刻薄也）。与弟道虽不同，幸相为谋，所著虽多浅近，当陆续呈教也。

今日晤哈燕社社长 A. L. Craig 教授（日本近代史，曾从弟学中文），谈及成都杜甫纪念馆尚无洪隈莲先生英文专著《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杜甫》等著述，彼云，若哈佛出版部尚有存书，当由哈燕社嘱令寄赠纪念馆一部，另外寄赠我兄一部，均由川大历史系收转。希望此事可以顺利办妥。弟所藏一部有洪先生署名，不欲遽寄也。Craig 又云，已寄赠川大图书馆书若干册，但多是西洋史及社会科学之作。弟谓文史亦不可略。又弟谓所藏之书亦有可以赠国内大学者，苦于邮资太贵。彼云哈燕社可出邮资，然则弟在五年十年之内可将不用之书，分赠有用之处矣。胡嘉阳女史任哈燕图书馆中文部主任已两三年，人极和易，但重要交换仍宜直函馆长吴文津为妥。此君敏捷能干，治现代史，交游甚广，是川娃儿，对川大当特有好感。国学自然不及前任裘开明先生，开创守成不同，守成而又由专隶哈燕社改隶大学总馆，非能手不易处也。（弟

如赠书时需要英文收据，并估取赠书价值成美金，可以据减所得税。曾以棋书若干册赠普林斯顿，减是年收入当税者七八百元。在川大，慈明或可帮同办理。）

弟近来诗兴大发。数十年来，甚多打油之作，油腔滑调率尔而成，其间与蒋彝（哑行者，江西人，有画记多种，前数年带病回国物玟，可谓狐正首丘）唱和近百首，尝欲辑印为“仙皇集”（彼自称仙人，呼弟为炀皇帝）。然真可存者不多，故已放弃，亦不欲以故人得名也。与吉川唱和亦是为国人争气，1962年赠和五言长律二十韵，见周法高《汉学论集》。弟为自遣老怀，常读《养亲养老新书》（宋元人作）、《法藏碎金录》（北宋晁迥），作者多引白诗，遂重读《香山集》，从知古人遣老之心情，颇觉有益，于诗之油滑则无大补。当年朱自清先生改弟作文云“太熟”，有一时改学俞平伯、冯文炳之涩（《学文》月刊有《断思》一篇），亦无大效。于诗道应多读何家（近读遗山、定庵），兄有以教我乎！

敬请双安

弟　联陞　上

1981.6.17

近作四首，另纸呈正

八

彦威大兄如晤：

今晨发出宛君致慈明邮简，附弟新出炉一律，其中须推敲处不少，敬烦我兄切实斧正为祷。另有6月17日长信在前。

到校后又晤Craig社长，据云洪先生译杜诗已绝版，*Notes*则社中尚有若干册，可以寄赠。又出示所寄国内十处重点大学之英文书，有西史、社会学等，中国史多是近代，弟作皆未入选。盖开单者是Kuhn（孔）君，虽亦曾从弟学，今已以费正清之继承人自居，实则学问尚不及乃师十之一。按，此等正式赠书，图书馆收到后应具函申谢，未知川大已如此办理否。又，已请香港万有图书公司寄上《画梦词》一册、沈子培《围棋》一册。

午后又晤图书馆长吴文津，据云1979年曾来成都访草堂杜甫纪念馆，亦知西文书欠缺，回美后曾在旧书店访得洪师著作*Tu Fu, China's Greatest Poet*及*Notes*二册，已于1980年寄纪念馆，但至今未得回信，不知是否遗失，亦请我兄就近查得。

弟著成之英文书共三册，先请哈燕社寄上两册。其中有四五篇已有人译成中文，在台发表。有书店说已有十数篇，欲集为《国史探微》一册。此书店是余英时介绍，余君思想史诸书由其印行。但弟对于已有十数篇译稿事难以置信，因弟文力求精简，复查原典之译人，必然吃力，非普通大学生所能胜任。但已签出版合同，只可静心等候。

英文著作尚有三篇 articles 拟重印，与书评较长者若干篇及制度史论之 index 合印一册，应亦有用。但哈佛燕京社已不再印书，须与他处商议，好在不忙。

中文著作亦有近廿数篇，应有一二十万字。前年张政烺君来访时曾非正式询问，是否愿在国内印行，弟当时以其中有与适之先生有关之长文两篇，未敢答应。但今见胡先生关于《水经注》之文已有一篇发表，情况改变，以后或可商量也。匆请

教安

弟　联陞　上

1981.6.18

九

彦威大兄如晤：

张光直教授归来云，在成都快晤，并转来兄嫂问候之意，至可感谢。

前日在吴文津馆长办公室初晤童恩正（考古）、杨亮升（近代史）夫妇，吴、杨皆成都人，作乡谈甚欢。杨以探亲名义来此，甫近一周，闻将于9月返国，已请其酌带书物与我兄。渠满口答应，云是同系学生，今算同事，又是邻居。童君主要受冯汉骥先生训练，但亦甚尊重徐中舒先生。杨云曾扶我兄赴张君之宴会。闲谈时，弟谓徐老想象力之富，可能过于（至少不下于）郭老，童君同意。弟多年前在《哈佛亚洲学报》刊布孙念礼《汉书·食货志译注》之长评，有一大段论井田制，于徐老郭老之说，均有介绍。私意以为徐老之说，得其正鹄。此评虽已收入制度史论集，尚有单印本，拟请童君代呈徐老，并为弟致敬仰之意。弟知童对西藏早期历史甚有功力，已将所藏佐藤长相关著作两册相赠。佐藤今任京都大学东亚史第一讲座教授（上古史，

继宫崎市定）。宫崎是弟忘年老友，治亚洲史，上下古今，甚多卓见，主要论著已出七巨册。其七十岁时，弟曾寄画与诗，云："还历古稀皆拒贺，醇儒重实不求名。云山无尽学无尽，愿祝先生过百龄。"宫崎贺诗有"非不求名只畏名"之句。

南北朝书较重要者为邓嗣禹译注《颜氏家训》，伦敦大学刘殿爵评之稍苛（刘今在香港）。邓君治此书有年，书证篇曾请李方桂先生校阅，应无大误。译注确是难事，近读王伊同《洛阳伽蓝记》译注稿，弟校出小误近百条（分请周一良校阅），如袈裟十三条，实为一领，王误以为十三领，此等错处，必须早为改正也。又有学生译出庾信《哀江南赋》，弟尚未校，大约尚可。兄如要，亦可请童君带去，寄慢又不可靠也。

即请

双安

弟　联陞　上

1981.7.8

十

彦威大兄：

斧正拙律，可补志存初中高中师生殊隔之憾，谢谢！季湘六哥在天有灵，亦必知当年志存国文比赛屈居第二是主考避嫌之故也。情事分明，无须改正。天安门避雨口占“天下英雄聊测字，洞中行客爱谈玄。偶然聚散同风雨，不是交游也是缘。”末句是季湘作。《车中纪事》“谁见同车有舜英，依人娇鸟意轻盈。倚窗指点古荒城。　　梦后不怜云鬓乱，别时犹是眼波横。未言珍重已分明。”下半阕亦是与季湘商定者。才情何减机云，竟以肺疾早逝，真可痛惜！五哥亦偶有绝妙好句。惜弟无缘相晤耳。若冰茧庵诗集重印，弟或可就五哥六哥事作一短文，或非佛头着粪。以后有草率之句、凑韵之诗，仍乞续为诊治（打油可以例外）。黄陈之诗自当细读。附呈五律二首、五绝一首，仍有两处或应改定。又丙辰春旧作五古一首、七绝一首，附呈以博一笑。即请双安

弟　联陞　拜启

一九八一年七月十三日

十一

彦威大兄赐鉴：

上次晋谒之两生，治元遗山诗者较聪明，治陈亮者较笃实。后者云，谈话时以遗山论诗绝句为主，彼未及多就朱陈关系等事多领教，以为憾事。弟知其在所教学校得终身职，此是一大关，故亦面贺，且期其有暇，可以吕伯恭为题，必有所得也。

长女辞行时（婿未来），曾请伊带去弟评阿瑟·威莱《白居易传》转呈，希望伊未曾忘却。又，弟决定于童恩正夫妇回川时带去新出《哀江南赋译注》一册。友人方志彤（已退休，中西文俱精，在文学界只服一人，即其同班钱锺书是也）君云，此书译文颇佳，引论亦可观，故弟虽未自校，已决定奉赠此书。又，拟请童君带去单印本数册，有一册赠徐中舒先生以志景仰。弟在评孙念礼《汉书·食货志译注》中论井田与兵役之关系，主要介绍徐先生之说，至今仍以为最近情理。惟以为公田私田之公私与君臣，同为相对之辞，小领主之田是公田亦是私田也。此义实浅近，但似尚未有倡之者。

京中噩耗早由香港转来，但七月下旬方得详报。宛君恐弟悲伤发怒，至前数日方全盘托出。后事大体妥善，希望无事。前日试作三首以为发泄。一首《儿代母言》：

小床瞑日夕，随侍祇孙曾。
风木知儿痛，弥留唤或应。
楞严听法久，太极习拳恒。
殊域留亲种，双枝尔敬承。

（一九二九年，牛庄佛教协会请高僧讲《楞严经》。有长注不录。）

《哀姑吟》（代宛君作）：

自作杨门妇，事亲如我亲。
爱怜因幼小，勤俭教为人。
八载沉沦久，千万补缀频。
糟糠甘旨换，能养不嫌贫。

又，《怀韵卿师母与母氏夫人》：

春夏重失侍，游闲是物人。
甫能通久约，犹恨少尊亲。
师在不言老，悲存见梦真。
生怜捐欲简，庄列亦由仁。

又，月初有《追怀韵卿师母》一首：

咳唾倾珠玉，洪声尚俨闻。
仰高千弟子，垂爱一尊亲。
慷慨平生乐，慈祥是处春。
百龄留懿范，令祖引归真。

俱请不吝斧正。

弟近觉视力略衰，不知是否早期白内障，已约定本月底请大学眼科医生检查，有所知当急报。此时写字尚可，但点画时误，敬祈鉴谅。即请

双安

弟　联陞　上

宛君附笔请双安

一九八一年八月七日

十二

彦威大兄赐鉴：

昨寄一简，附诗三首，寄出后已觉第三首特别欠妥，前半拟改："万里传迟讣，忽成无母人。甫能通久约，岂敢动（此字或尚须商，谓惊动也）尊亲。"作为第一首，《儿代母言》作为第二首，末段改为"万事吾今了，双枝尔敬承"。如尚有改进处，不吝赐教为幸。今早又得一首。方明贤侄将新成博士，自牛津赴加拿大开晶体学会议，来书云，可于会后顺道来访，喜而赋此，兼以奉贺：

沉郁得佳讯，客从瀛海来。
姻亲得晚辈，学术出英才。
怀玉扬家兴，研晶助国恢。
草堂新博士，兄嫂进双杯。

近读后山诗有省，其灵辞往往正言若反，如《别三子》"汝哭犹在耳，我怀人得知"，任渊注已说到"人得知犹言人那得知也"。如此者颇多，任注亦未尽标出，盖待读者之隅反，禅家云莫作死耶。禅之"回避"，大

慧宗杲已痛斥（《正法眼藏》)。后山于禅学甚深，故于诗有助，但如后代之“回避”（诗、禅皆有）则如王静庵先生所论，其实在“隔”也（钱锺书亦论之，“隔与不隔”)。至于运用前人（例如杜甫）成句成语，要剪裁得当，为造自然。弟读诗太少，今又苦于记忆力大衰。前呈诗数首与萧迹园师，蒙改数字，平易而有力。此时有题即作，等于练习，炳烛之光，仍乞我兄加油赐教，应可稍知优劣也。

弟等近况粗安，上周画山水数张，近画圆相多幅，中加一点，有偈诗。

即请

双安

弟　联陞　上

宛君同贺

1981.8.9

十三

彦威大兄赐鉴：

奉到八月四日手示，极为欣慰。题缪文远新著《七

国考订补》七言言之有物，论学切实精到，末后感叹，结句尤为精彩。“我为题诗三叹息，孤灯夜雨声淋浪。”孤字令人联想到独，若以寅恪先生读法言之，突出之字可谓之句眼。声字亦极重要，有余不尽。

诗中有“升堂”字，令弟想起一笑话。约二十年前，有一次汉学会议，卫德明（Hellmut Wilhelm，其父卫礼贤 Richard Wilhelm 是德国汉学三大贤之一）教授有《论〈感士不遇赋〉一文》，泛论汉赋，于“〇〇登堂〇〇入室”，译前者为 climb the imperial hall，后者为 enter a private chamber〔一〕。弟正被指定讨论此文，只可指出，但说是由 Seatle 远来，稿未写定，致有此误。（西方汉学家，有自信过深者，该查不查，该问不问。弟之书评，以改正此等错误为主，但不用伤人之字句，如伯希和所惯为。）

钱锺书评 Waley 太苛（此公学识诚可自傲，但似可少掉些书袋，《管锥编》中“若是班乎”不止曾几见），又，渠以评论家自命，在西洋“评”与“作”可分，中国似不如此。

〔一〕 前者意指“荣登大雅之堂”，后者意指“步人私家宅院”。

Waley生长于伦敦，实出于德国犹太，日文中文皆自修（无师），从未到过东亚，自恐到此一游，将破坏其在中日文学中所得之良好印象。曾在大英博物馆主持东方部，但未曾在大学任教，而牛津、剑桥、伦敦三大学之中文讲座，渠皆是主要之投票选举者。著述略计，有《论语》《诗经》《道德经》《西游记》（有人笑其以赤脚大仙之赤为red，弟以为是小误）《长春西游记》（以上皆译注）《中古上古三家思想》《玄奘传》《敦煌曲选》《李白诗传》《白居易诗传》《袁枚传》。日本文学译有《源氏物语》《枕草子》《能乐选》等。中日译文水准皆高，其所译汉诗曾收入英文诗选。彼又以为汉诗有不能译者，又译诗最好是译者之国语，否则可能不像诗。但精通两三国文字乃至数国文字者，如辜鸿铭、钱默存等，未必同意其说耳。林语堂中文不够，译东坡《水调歌头》，起句即误，曾为指出。弟以无论译或作，总以能有好友商量为妥。弟发表英文著作，必先请友人看过，免贻笑也。

兄所谓“职业诗人”是否指讲授中国文学之教授，或指以诗为第一生命、语不惊人死不休之作者，而不必指卖诗为活之人。魏晋以降，诗已成为风气，科举

之兴，更逼士人作诗，至少要背韵。唐宋以降，诗似稍衰，太白东坡之才似无继起，或由于诗体代降。（弟亦如此主张，即在一定规律下，好的可能皆已实现，所以后难为继。）但如以平均水准而言，元明清似亦不低。如陈卧子、龚定庵（皆四十岁即逝世）诗词，今日读之仍觉其才气横溢，此或由于科举之继续，或由于文星之类聚。早如元白刘之竞赛，后如诗文社友之聚会，经济发展，社会和平，有闲者多（明清富家多以一子治产一子求举），皆是至素。如禅与诗之相通论者更多矣（后山等已明言）。

兄所举黄晦闻、王静庵、陈寅恪三先生诗，王、陈皆以学人兼文人而且两造绝诣。弟今所知惟萧公权先生之《画梦词》与《迹园诗稿》可称继武。萧师学问、语文（中西文）都比弟好不知多少倍，但他自传《问学谏往录》结语“文章事大才难任，师友恩多报未能”，弟实大有同感，诗亦欲学之而未能也。

弟之扶箕字令兄苦难辨认，深为抱歉。欲赠拙画是实，近来几乎每日画一两张，姑选一较为放肆者奉呈（用王纪千稿化简），不知能博一笑否。癸丑是1973不误，弟生于甲寅，此生只能逢一癸丑，故于兰亭之

会，深欲留些诗画作为纪念。民国初之癸丑，王静庵在京都与彼邦学人大会，赋长诗论书法，甚高明，弟已成诵。梁任公在北京游园赋诗或以限韵之故，似相形见绌。弟实只在伦敦与凌淑华（陈通伯夫人）合画《兰亭修禊恨无人》小幅，又画《水牛图》赠 Simon 教授（藏语大家，水牛在藏语为癸丑）。求兄书法是实，亦是至情，能临一帖，一发挥自体（静庵谓各全其天）最好。慢慢寄下，不忙。留几行与宛君。即请
双安

弟　联陞　上

1981.8.14

十四

彦威大兄：

方明来，略谈所学，晶体由冰、雪花、金刚石乃至各种矿石，全包括在内。他是研究各种晶体的化学成分，如金刚石虽名贵，全部是炭，只结构不同，特为紧密，假的人造水钻则远不能比。此事弟略有所知，但他说今知原子之中有三十余种极小之粒，其性质尚

不能详知（丁肇中证明其中之一［可能是一种又分］即得诺贝尔奖），故治晶体化学者，多致力于此，但此除学力外，尚须极精密之新仪器，所以国内治此者（至小无内之学人）必须有机会在数年内随时代晋修，方能真正发挥其脑力，绝不可固步自封。关于至大无外之学问亦然。目下方明能有贡献之文章，是在至小至大之间，比较容易站得住。此于人文之学与社会科学相同，如史学家亦注重中间程度或层次之讨论，如“阴阳”似大而无多，然亦不可废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兄与徐中舒先生在川大为文史重镇，可补起浩劫引发之损失。今日四五十岁之学人颇有能（而且应当）负起重任者（童恩正君亦曾谈过）。

8 月 31 日与童太太寄出书两大包，分赠大学图书馆与历史系。如到时妥收，弟拟再选若干可用之书奉赠。童君夫妇不日成行，亦托其略带书及单印本（童君夫妇曾来舍下详告高楼尊寓情况）。又，宛君赠维他命与兄嫂，应有补益也。即请

双安

弟　联陞　上

1981.9.3 晨

十五

彦威大兄赐鉴：

前得十一月十四日惠书，附与吉川唱和诗，未即覆为歉。前日又得十二月廿二日手示，知春节时方明、遵明来蓉，元怡、元郎毕业，家人团聚，喜事重重，弟等闻之亦极喜慰，谨此致贺。

两次函中均询及东京邀请1983开会事（第31届）。1973年其29届在巴黎开会，弟曾参加，但未提[一]论文。到会者逾千人（自费或由其派送之国家资助，形形色色，但出席者只代表个人），鱼龙混杂。在学术方面，除广通声气之外，不易有所贡献。此大会大约五六年开一次，第30届似在墨西哥举行，弟亦曾得请柬，只可置之不理。此次请柬签名者为山本达郎（Yamamoto Tatsuro），此人任东京大学教授多年（主要著作为《安南史研究》），长弟数年，应已退休。

译《哀江南赋》之Graham君似已逝世（弟近来

〔一〕疑落“交”字。

记忆欠佳，可能有误），其人尚在中年，在两处教中文，不得意，闻以蜂毒过敏致毙。其人诚笃勤勉，殊为可惜，“丧乱”一辞，彼可能用诸桥《大汉和辞典》，此条谓“死丧与祸乱”，但亦云一说“失土地，人民离散”，引《小雅》“丧乱既平”、《大雅》“丧乱蔑资”。弟手边无《诗经注疏》，亦不敢定是否在《诗经》中二字已成一辞，但自中世以降，如王羲之《丧乱帖》等处当如兄说已成组合辞耳。

萧公权先生于十一月六日晨归道山（心疾突发），弟于月中得追悼会确息，寄去挽联，尚迂及使用。语甚不工，聊寄晚学敬仰之意而已。萧先生在华盛顿（西雅图）大学任教多年，对西方汉学程度与政治思想史之提高，有卓越之贡献。其博士论文《政治多元论》当时已为名著。楚材晋用，终是可惜也，弟心境颇受影响。

《草堂》收到二册，已于宛君函中附去收条致谢。二册中文章大抵均甚充实，与弟为洪先生所写书评之浅近为初学说法者有异。若必欲译出，似可节译其较为重要之段落。

童君等在此一年，其中有大段时间弟在病后恢复，

未多料理，甚歉。弟曾赠以圆相一纸附一偈语，未知曾以相示否。所赠《制度史论集》，未有补正，请注意。漏正一条，是 p.211，“新附寺院僧徒”，新附谓新近归附，元代常语，弟译文误。

《北朝会要》确是一艰巨之工作，特别是断限问题，早期恒代遗风（遗迹已有）是否追到十六国时，下则隋受周禅，亦有视为一种北朝之可能。无论如何，制度上如八丁兵改为十二丁兵率岁一月役之类（又如隋废乡官实废自辟僚属，以往有误解），名为兵役实为力役（或兵役力役相通），皆须讨论。大英博物馆所藏山本达郎发表之西魏大统十三年（547）文书极重要，为北朝均田之唯一证件。他的重要助手池田温（今已为教授）后著有《中国古代籍帐研究》（1979，大书），此文件必需收入。

敬贺新禧

弟　联陞　上

1982.1.4

十六

彦威大兄赐鉴：

到京开会，虽然疲劳，必甚快慰，因为整理古书是件大事，我们自己不做，将来万一有外人比咱们高明（例如高本汉的语言学），让他们做，岂非国耻。但近二十年来有若干日本学人（不止于两京）和欧美学人，读汉籍的本领已大有进步。西人中，弟有学生译注《墨子·城守》各篇，又一人译注《盐铁论》，皆有可观。梅原末治（考古）之子梅原郁译《梦溪笔谈》为日文，弟只指出一误（1962彼从弟读《盐铁论》）。我见了中国来的青年，常要他们警惕，因为就文化言，日本、西洋们本已有相当可观的历史，对语文的研究，也颇深入，他山之石可以攻错也。

贱体春来似有进步，上周到Princeton大学讲课，不用讲稿，自觉流畅。

清华同学会为元任先生开会追思，弟于是日晨诌成挽联，自以为可。盖赵先生最喜玩字，如赵chaos，可为赵家，亦可为混乱，罗素极称赏。此联似有神助，亦是先生逝世已两月，未能有可以示人之悼念之词，

成此如释重负。弟非上智，能有今日皆师长之提携也。秋间将草一文论“某也”及有关问题，有胡、赵两先生信（1956）可复制。匆请
双安

弟　联陞　上

1982.5.4

十七

彦威大兄赐鉴：

久未相问，想阖府清泰为慰。

近月来访之文史学人有吴晓铃、周一良夫妇。吴来时较早，尚可用中英语合讲《西厢记》研究，颇受欢迎。渠在舍下纪念册中书旧作小令，弟虽未曾作曲，勉强相韵答之，不足观，故不录呈。太初到此已近学生毕业之时，不能安排讲演，只于小宴之外同访洪隈莲、赵元任两先生故居。兄当知弟所以能得机缘来美，是因太初先做贾德纳之助理，后得哈燕社奖金，由弟补缺。以前向由洪先生推荐，齐思和、翁独健诸公皆是前辈，王伊同已较弟迟一年。弟以当时已在哈佛得

史系 M. A.（不难，四课及日语、法语），故亦得破例。入选以后更不拘此例矣。洪师虽是哈燕社创办人之一，而且历任在国内之社长（与八校有关），晚年未特尊哈佛摹敬，退休后收入甚少。幸洪师母有远见，买一大房，部分出租，以为挹注。同事及学生亦常往照料，晚景尚可。国内政府发还以前没收之书籍，发还之后，已分别捐赠与公私各处。在康桥遗书，多赠匹兹堡大学。砚若干方，分予弟子，在此邦帮教中国史之陆君惠风（助教授）亦得一方。陆夫妇一两月内可能来川，有便或来奉谒。渠之论文为光绪朝之财政（惜未整理修改刊布），弟指导之部为多，但渠对秦汉史亦有兴趣，或有新解（？），特来请教也。

昨日寄川大历史书一包，共十数册。可与慈明或其他可用之人分用。好在寄费无多，如国内真有人可用，弟等不惜自出邮费也。

弟近来视力有减，医云可能一目有初期白内障，但距可行手术之时尚早，一时无法救治，亦不必少用，只写字有时颇似画符。附呈赠周君夫妇诗，乞正！“北人”之说是太初知弟接任后名片上所书，渠自己早已忘却矣。“妙人亦未出妙句”，谨以长弟一二月自称大

姊大嫂而已。一笑。即请

双安

弟　联陞　上

1982.6.29

十八

彦威大兄赐鉴：

昨日收得去年来访之两学生之一名寄来六月所照我兄玉照并元朗侄一照，几如面晤，甚以为慰。兄虽未戴镜，神采奕奕，元朗甚见颖秀，可喜之至。此君自名田浩，书法拙劣，误以缪为镠，误朗为郎。识字不多，亦难怪。彼久从海陶玮教授治元遗山诗，得知尊著，见面时始知其两家姻戚。此两照片是他用五彩照片所摄，冲洗须时，故今始寄来。闻其已分寄府上矣。田浩今将启程来中国，在北京哲学研究院晋修一年，如有机缘，尚欲再来成都求教，孺子可教也。

约一周前在数日内寄出书籍两包，均不甚重，中日西文均有。

弟忙于撰写为李方桂先生八十祝寿及赵元任先生

纪念文字。

匆请

双安

弟　联陞　上

1982.7.7

十九

彦威大兄赐鉴：

月初曾寄一函，想早到达。近又考虑寄书，重要者多已奉寄，英文日文书尚有若干可选寄。弟曾任某出版家顾问，得其印布之 paper book 名著多种。已选寄若干，此等多是“经典”著作，可传代也。

国内语言所吕叔湘（前所长）、李荣（现任所长）送来一位访问学人张惠英，作弟之学徒。她英语有造诣，其他有尚待补充之处，已请其用三四个月之力学日语，每两三周来谈一次。她示我所作《论什么》一文，弟告以“么”字必是“物”（事在内），什在甚之前（有《祖堂集》可证，什在早期且多于甚么）且应回到古代之谁孰。伊亦同意。其文之主要贡献似在什

十可作平声，诗之用法亦可证。

张政烺曾询及弟是否有意在国内出文集（或可考虑）。渠于“商周”会后将与夏作铭、胡厚宣等一同来访，可一聚也。高晓梅本说要去夏威夷，现又似有问题。弟今日在学术上已不惜脚踩两只船，本已做汉学界之联络员，在国人之间，岂可逃避，只莫失足落水而已。近为吕叔湘《语文常谈》写“读后”，或送《中国语文》。已写六千字，只及其半。常谈引出闲话，今日已可倚老卖老矣。写道三千字时，偶成一绝：“悦斋正是著书时，画虎雕龙未有期。妄欲草玄头已白，老蚕尽瘁吐余丝。”此确是弟之心境，在健康状况许可时，惟可以文化报国耳。吕书论温庭筠《酒泉子》四首之一，弟检《花间集》，知其调不一，敦煌卷子有四首。宋初其地沦于西夏，作《酒泉子》者亦少（待查《全宋词》）。词虽小道，一词之兴衰，亦足以观世变也。……〔一〕即请

教安

弟　联陞　上

1982.8.13 晨

〔一〕 此处一部分文字不清晰。

二十

彦威大兄赐鉴：

8/27日曾上一书，提及寄赠英日文书籍事，因太重（二十四五磅），至9/8始由友人开车送至Somerville（大波士顿所辖之一city，与Cambridge为邻），邮局装一大布袋（书多时可如此寄）。寄出（邮资在袋外附系之纸片上，写明中英文收件人。内只有大纸盒，其上亦写寄书人及收书人姓名地址，书以有关文学者为多。若全件在十一磅以下，则外包以纸即可付邮。用袋则袋亦计重，但一磅只美金四角余，不算多）大约须两个多月方能到达。其中如有不必自留而可赠图书馆者，请斟酌办理。

川大图书馆寄赠书一包已妥收，计有《川大学报》1980：3、4，1981：1、2、3、4，1982：1。《川大学报丛刊》第五辑（四川地方史）、第十辑（古文字），《西夏史稿》，《巴蜀古史论述》，共十一册，已于附来卡片收据签名致谢，请转交。以后有较新著作，或虽早而国内尚不易得之书，随时寄奉。吴文津兄月底前飞北京，再到西安住三星期，预定在成都亦有三星期，

应可相晤。吴治近代史，以民国以来为主，对档案等特有兴趣，本人亦“川娃儿”，夫人生于美国，父是华侨巨子，家在美西——大家庭——夫人在此为波城华侨福利会做事，假期不多，故预定在西安与吴先生相会再来成都，可能伊之假期只有一个月。吴先生夫妇均极和易可亲（吴夫人亦是名厨），兄等必愿相晤也。

收到书刊已大略翻阅，最注意者自然是徐中舒先生两篇大文（钦仰已久）。其他除蒙文通先生遗著之外（张政烺、胡厚宣另计），似多中青学人之作，均甚充实，读之至慰。所谓“四人帮”惹起之一段空白，似已大幅补起，所以可喜也。（蒙先生之令弟思明与弟相处数年，惜亦下世。）

古文字中《七、十》一篇，弟特注意。弟《制度史论集》中有一文论经济史中之数字与单位，未及七、十之别，但后来在日本（西京）及欧洲（汉堡）讲此题时已加入此点，以汉简及古籍为例。古籍中较著者，周法高兄改《论语》三世、五世、十世希不失之十为七，似可为定论。最近得见毛子水先生一文，提议《论语》“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五十可读断为五年、十年。弟以为若如此改，似可易为五年七年，五、七

皆是数（sereral，三五是 a few），十年为数年嫌多。

又翻阅诸论文，偶发现似有可加注处，如地方史“盐业”文中（36 页）之“杜卖”（又名“扫卖”，亦称“绝卖”，特别在江南）。杜是杜绝之意，似可加注。农民起义文中之“八大老人”“小老人”（49 页），似可注明代设有“老人”为地方领袖（三老里老之类）。同文（51 页）“飞诡”乃飞洒诡寄之略称，或亦可注，以便来学。巴蜀档案极重要，有徐先生领导整理，极好。

近看《文史》第十二期《“双枫浦”、“浮纱罗”、“截锦苔”解》一文，对杜甫入湘时诗“辍棹青枫浦，双枫旧已摧。自惊衰谢力，不道栋梁材。浪足浮纱帽，皮须裁锦苔。江边地有主，暂借上天回”，引证甚多，似欠选择。若以难解之两句合其他六句观之，似杜有意作官，欲借枫为槎，纱帽当是官帽（后代确然无疑），锦苔若重在锦则可联想锦衣（衣帽正可相对），足字决是名词（非足够之足），指浪荡之处（或似两脚之足）。不知此妄说有可取可证否？即请

双安并祝阖弟清吉

弟　联陞　上

1982.9.10

二十一

彦威大兄赐鉴：

二月二日惠书及大著《诗词散论》二册（其一不久即转交英时）俱已妥收，多谢！

《诗词散论》有数篇似曾相识，今日读之仍多新趣。此书用繁体字印，定可传世（今世与后世同）。盖弟对汉字（包括简体）之长处颇能领会，附去为吕叔湘先生新著《语文常谈》（亦用繁体）所写读后感，兼及赵元任先生对汉字教学之重视，亦可证明。鱼误印为龟，是以横代四点引起之误，末段曹氏归义军，曹氏当作张氏（张义潮），实到张（晚唐）曹（五代至宋朝）两氏相继俱可能与《酒泉子》一调之流行有关也。

大著中微有疑问者，论六朝诗不及陶渊明，此当有说。论《诗经·国风》未特提《王风》，此风亦可为魏源"霸者陈诗"之反证，不然则亦如晋文之召王矣。王者采诗之传统虽无确证，后来之乐府、新乐府均能承继甚为可贵（朝鲜似亦有）。春秋时，华元与城者之应答可见上下相通，求治平者不可忽也。至于优人谈笑讽刺时政，则古今中外皆有，更无论矣。

追怀贺昌群先生诗两首皆可诵。弟于贺先生，只喜读其治史之作，其谈经与研寻世说则未之前闻。不知有遗稿否。

去年十月到十一月有一时精神欠佳，服药扶起，但药有副作用（目力亦受影响），故决然放弃。一月做全体检查，结果良好，血压亦适中（在弟不宜太低，150/80最好），仍服药数种。所应注意者是运动，幸而今年不甚冷，大雪只两三场，希望一个月后散步之机会较多。地下室之“悦斋”（衍圣公为篆“说斋”）不致太冷，可作书画。目下颇似冬蛰，幸有新书报可作食粮。又，每周到办公室两次，时有访问学人来谈。北大教授邹衡（学衡）新到，赠我两书（《商周考古》与《夏商周考古论集》）。弟赠一绝句：“湘人来北学，考古汇群流。上通兼下贯，何止夏商周。”治史虽断代，要上连下贯，邹君书不及战国，曾询其故，云，书本是讲义，战国有人教，不便写。他有本钱，多与同道交往，能见其大，前途光明。他西文不佳，可能常来访，我可准备些问题请教。

另有二人更年轻，一治语言学，一治明清档案，不时来谈，双方有益。秋间将有一日本学人来，治中古佛教道教史，更可嘉。北大宿白教授曾相访，回国

前寄赠《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文集》。弟有些意见已作一书寄北大，与宿兄及周一良兄，将来可能放大改写为书评。

弟有一英（法德文）文《汉学论评集》，似已印出，收到后当寄呈。又有《国史探微》一书，是有人选译弟论文十四篇，已看过校样，何日收到，尚不可知。

看来几位贤侄俱已升副教授，方明信封已写 Professor，当已是正教授了，可喜可贺！

敬请

双安并贺　春禧

弟　联陞　上

宛君附笔奉候

1983.2.15

二十二

彦威大兄赐鉴：

……《灵谿词说》（续）论范、晏、吴三家，俱有胜义。范公实为人杰，后来王文成、曾文正或可比拟，但一抗外敌、二平内乱，微有不同。所谓“穷塞主”，

弟意或当作穷寨主。寨读债，边塞多寨，内地亦有，窦尔墩在河间有寨，李克用有珠帘寨，妇孺皆知。珠帘则不穷矣（穷自是穷达之穷）。论小山词声音之美绝精，其名作“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似亦前人之句（有指出者）。弟闻俞平伯先生讲此首，以为此两句是“去年”情景犹在庭院，今年则只楼台高锁，帘幕低垂，不复外出。后半阕“两重心字罗衣”怆绝、明月彩云当时去年今年一齐贯串，笔力千钧。普通以前半阕全为今事，则少层次矣。……

弟　联陞　上

1983.3.30

二十三

彦威大兄赐鉴：

今日收到五月十一日手示，航空信不及十日，知　兄嫂安吉，至慰。吴文津先生说将另寄上在蓉照片全份，与弟等所寄可能有重复。吴文津之相机甚好，兄等神采奕奕，重者可转赠亲友也。

宛君今日大忙，因明日请老友八人来舍便饭。久

不请客，刀法生疏，弟除略略清理几案（饭桌已成书桌），不易效劳也。

魏世德君论元遗山《论诗绝句》书，弟尚未见，审阅者当是海陶玮、韩安两教授。弟曾借馆藏《遗山集》，诗皆有魏君所画铅笔号数，可知其用功也。

《战国策考辨》序与赠张志岳《铸新集》诗，俱已拜读。宝刀不老，甚佩甚佩！

老辈整理文集，嘉惠后贤。闻工人习于简体，用繁体字须另训练，一两年内出书已是大好之事。诗词或以作者手写影印（如萧公权先生之《画梦词》《迹园诗稿》）为佳，我见其有意乎。

五月十三日航邮寄上拙著《国史探微》一册，请切实指正！此是第一册寄出之书，因只收到两册，其平邮寄来者尚在途中。此书三九一页，译文十四篇，弟中年时述作约当其半，所论多失之浅泛，非玉卮而“无当”（当即底），殊自愧也。

敬请

双安

弟　联陞　上

1983.5.19

二十四

彦威大兄赐鉴：

八月廿六日惠书敬悉。《川大学报》中之《灵谿词说》及“纪念黄仲则”专辑拜读，诸公平均似近八十岁，仲则得年只三十五岁，相去过倍。弟颇疑诗词之需要天才类似数理，大抵在二十岁前已能发现，而辅导之环境，乃至读《唐诗三百首》之类，亦甚重要。青年似无妨兼作新诗旧诗，读他人作品，亦易了解也。国内已注意千里马与伯乐之重要。文理皆然！

我兄贺唐史会一律，笔健情真，极为得体，中兴之感，必有继声。纪念黄仲则诸诗似亦有及此点也。弟虽是陈门弟子，未能专治中古，十数年前伦敦开唐史研究会，弟曾被邀，以病未往。但会后论集，弟有短评，指出其序言唐诗分五期之无据，及某君译将军楼阁画神仙不知将军为何人，等等。今秋《北大学报》社会科学版将有弟《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读后，已函请宿白教授寄兄一册，便请与来会诸公不吝指正。个人所见有限也。今夏酷热，极少出门，情绪低落，服药制止，似已生效。

因手颤是此药之副作用，至此时已可酌减乃至停止也，即请勿念！

新来访问学人有早稻田来之小林正美，治道教史，注意《灵宝经》及河上真人注《老子》。史语所来之杜正胜（曾参加去年檀岛之商周史会）著有《周代城邦》小书，有新意。在《集刊》发表文字多见功力，思路敏锐可嘉（亦参照国内及日本新著，并能用金文）。二君均留此一年，可不时晤谈，不忧寂寞也。

自己记忆又退，此是自然现象，只可接受。多读时贤新著，尚能欣赏。即请 双安

并贺元均考取物理专业研究生！

弟　联陞　上

1983.9.10

二十五

彦威大兄：

唐史会想必盛大，论文是否收集成册？弟有《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读后一稿，在今年八月之《北

京大学学报》(4)刊载，曾请宿白教授(今任考古系主任)寄上一册，想已收到。所论可能过于吹求，称誉则希望能有鼓励青年之效。

弟之英文书评有四十余篇，连未分辑之论文数册，合印为《汉学论评集》(食货月刊社出版，有陶先生序)一册。

近识汤一介教授(汤用彤先生令嗣)，治佛教道教史，来此半年，会晤数次，颇为投缘。弟在陈寅恪先生隋唐史班上曾听寅恪先生特请锡予先生讲佛教史，先生之楚音不易懂，魏晋南北朝佛教史则得益良多。一介先生应允带回《汉学论评集》一册，作为赠与北大历史系用。此书邮寄甚重，亦不知有多少读者，国内大学似以《国史探微》较为有用。寄赠宫崎市定、李方桂、严耕望等均蒙过奖。此书最早寄我兄，以后寄周一良，及二弟仲耆(尚未回信)，又一介教授索去一册。此处西人同事亦拟不赠。退休之后，往来渐少也。

月余前为防止情绪低落，服药一种，有副作用，手颤，近已停止五六日，开始作画。慈明寄来之宣纸大张，厚重可喜，多谢！试作《山松奇古图》又诗一

绝奉贺千秋。上寿百廿年，尚余三之一也。

敬请

双安

弟　联陞　上

1983.10.2

二十六

彦威大兄赐鉴：

今日奉到九月二十九日手示，敬悉一切。贺唐史会五律前已拜读，又得复制本，健笔可羡。弟停服药后手已不颤，写字仍时有点画之误，恐是养性之功欠缺，浮躁之笔难制。作画亦复如此，所以作山水免去人物，自谓“形而上”（或“形之上”），聊以解嘲。前此损惠之纸，颇能受墨及色，下次寄书时盼再附下数张，有更厚者更好。先此布谢！

唐史会今正举行，弟之“读后”由宿白教授检寄，计时当达。唐长孺、王仲荦、韩国磐、史念海诸先生大作皆曾拜读。唐先生在武大《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中大作皆有胜义，至所钦仰。

本周起有三日“退溪学会”（李滉，朱子学大家）在哈佛举行，来会者数百人，南鲜特多。有王甦教授论退溪梅花诗之意境，颇深入，惜未与朱晦庵诸作（赋、事、词）比较，又说东坡诗中之梅妖艳，弟亦难同意。

韩国儒学有人分重理、重气及持衰三派，因此弟想找出“一而二,二而一”之出典（天台有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等），请兄略为留意。

弟不甚喜 Birch（加大曾编陈世骧所译《桃花扇》）；刘若愚，字君智（弟赠联云：三君八俊皆为友，圆智方神可共论），乃弟之好友，有人说东夏（志清）西刘，弟以为夏不如刘（刘曾在英国留学，不读博士学位）。林顺夫是后起之秀，论文是高友工指导。Holzman 是侯思孟（《国史探微》自序提及），夫人法籍，侯亦从籍。

今日退溪会逃席，明后两日当出席。舍下粗吉，匆此奉覆，即请双安

弟　联陞　上

1983.10.11

二十七

彦威大兄赐鉴：

奉到十一月一日手札，至为欣慰。大庆有八妹远来参加最好。

弟拟预约1985年秋来访，可留三五日。因是秋新亚书院邀去作钱穆中国文化讲座之主讲（今年朱光潜先生，明年陈荣捷先生），可去两周，大约四讲即可，顺道来做探亲访友之行。校医亦云近来健康状况进步，三数年内尚可远游。若如赵元任先生九十高龄、李方桂先生八十有二均曾回国，弟不敢希望追随。最后一次赵、李两先生皆在舍下有合照，李夫人云可算“三大贤”。不确！弟连做两先生弟子皆勉强，贤乎哉，不贤也。天赋相去太远，功力又分散，故只自称“杂家”。《北大学报》“读后”介绍文周太初所拟，朋友互捧不可尽信。但上古史最近以张光直在此有特别研究班（星期二晚），弟亦参加，尚能与诸少年上下其议论。

拜晤徐中舒先生（弟极佩服，以为不下郭老、傅公）时，可为请益之准备。近想写考古文物三问，惜第一问已有问题，因未注意欲问之纹样多是阴文空白，

先须证明古人留此空白确为有意。此不易辨，昨已函高晓梅兄求救矣。兄能连讲二小时不倦，大是可喜，寿征何疑？子孙皆有成就，白首齐眉，当为弟等进一觞。弟每日傍晚饮 Wine，睡前 Coffee Liqua，“美酒加咖啡”，某女歌星所唱，可以催眠。宛君睡前亦饮 Wine 一小杯，又于弟饮时分数口。今午去老人楼请两友同饭，暂不写信。弟先写一信，今日午前可发。尚有致武大吴于廑书，亦投石问路之意。Donald Holzman 汉名原是侯思孟。此人对嵇、阮及沈括等均有研究（书及文）。弟 1962 在巴黎四讲法译即烦此公，又由戴密微先生改定。弟《国史探微》自序中已明著之矣。

日人来会者弟已不尽熟悉，似已有后浪相催之势，但弟在三五年内尚不拟筑“避风台”。来信语多奖饰，既感且愧，老大尤当努力也。敬请

双安

弟　联陞　上

妹　宛君　同上

1983.11.10

二十八

彦威大兄赐鉴：

宛君说，字不可太草，行宜疏，谨尊阃令试行。

大庆全日家宴，两顿佳肴，足证胃纳过人，对肥腴之消化力，大约可比乾隆，有御膳房记录可证。弟等久为东西南北人，不择食，只肥肉向来反胃，西人重蔬果（不是想成仙也是要防夭），甚合孤意。宛君则以膀胱病要防止复发而忌辣，尤忌咖喱，但葱姜毫无问题。弟从友人学作辣白菜，糖醋先炒，后泡，白菜先用花椒，又以红绿辣椒及小辣椒合炒，只可作出自赏。泡菜冬日甚宜，偷懒久不作了。宛君初到此时请朋友来舍下吃饭，大显身手，不少从大嫂学来之菜及面食。褡裢火烧（即馅儿饼）是从一女厨学得者，在此可以称霸。烤鸭试过各种方法（高人甚多），肉末烧饼几乎可比仿膳。但十余年来，渐渐金盆洗手，除包饺子有弟帮忙，尚作一百有余（留数十"孝一子"），连龙虾之刀亦已放下。每星期日去教堂（下次牧师邀弟亦去，情不可却），有耶稣接引，保罗开门，升天时弟可攀附。但

弟此时修炼，以读书言，仍是三教合一也（连耶回为五教）。

生朝大庆，虽不必大（生日汤饼至少可追到唐代），总是“时节因缘”。此四字是一好讲题。外出可能随时有人请讲，须多备数题，希望能君子时中。时字依傅孟真《诗经讲义》，古义是“好”（恰正好）。故友陈世骧（石湘）有长文在（新）《清华学报》，若未见，当以所赠之抽印本转赠。陈兄中英文皆精（长弟一岁，北大出身，非博士而成加大伯克莱正教授），能以比较文学、文学理论与西人上下议论。中年弃世，甚可惋惜。今日说：“东夏（志清，近以论现代文学受批）西刘（若愚、君智，来贺片云曾在蓉谒兄，甚以为幸也。他亦无博士，但学问坚实，亦无狂态，又能诗。夏君中文略差，不及乃兄济安先生。济安亦早逝）。”

吉川有弟子能作汉诗，不足为奇，因日本有传统，自《文镜秘府论》以降，注重格式。吉川《知非集》弟有，且曾和其“归田叠韵”。弟在此因英文差，不敢讲诗，只公开讲一次回文诗，刘君智寄来新作助威，可感。此题周策纵早已大为发挥，但弟

所选资料不同。

勿祝

双安

弟　联陞　上

1983.12.18

二十九

彦威大兄赐鉴：

弟奉到四月八日手示及大作数篇，至为感谢！

两月来以白内障续有发展，虽未成熟，颇扰视力，工作受影响，精神亦趋低落。正注意服药休养，可望改进。

夹宣纸第一批早已收到，看来厚度适宜，多谢慈明代为购寄。一时无画兴，不欲浪费，半年后若需要再请续寄。八妹又从南京寄来一种较薄之宣纸，亦可作书画用，已请宛君函谢。

大作为郭洽周先生译柏拉图《理想国》序言，弟读之数遍，甚受感动。事真情挚，又有文章之美，可入近百年来古文选，供学子研读。此序佳处不胜枚举，

如论译事引汤用彤与僧肇论罗什译经之语，即以郭先生高弟张竹明与郭先生比什肇，自然凑纳。世局人事离合穿插，序者本人之外有吴雨僧（宓）、竺藕舫（可桢）两先生不止一见，结末追怀两先生，仍盼自勉，见笔力。道义互期、志业共勉之友道贯串全文，所以可贵也。拜服拜服！

《灵谿词说》（续）数条皆精到，有一两处或可为初学补注，如东坡之“明月几时有”是从太白“青天有月来几时”借来，更可上追《天问》，林语堂妄译为How rare is the moon。多年前似曾与我兄通函讨论。

纪念赵瓯北两绝句有味，元任先生是瓯北六世孙，在舍下纪念册中记之不止一次。香港大学杜维运君攻史学史，曾在牟润孙帐下写成“廿四史札记正误”若干条，近有《赵翼传》一册，可取。弟曾通函讨论，其李保泰书生部分尚可补充也。

敬祝

双安

弟　联陞　顿首

1984.4.25

三十

彦威大兄：

接奉来示（5/30）途中只需十来日。全家福照片数张，细看可慰可羡，连缺席三人共二十位，虽不似中古之动以百口论，亦洋洋大观。就优生学言之，亦是可喜之事，盖全数中可为国家民族有贡献“之者”（中古文法）比例甚高，不必限于青箱旧业也。

我兄诗文取格甚高，数十年改作白话文，自然少弹旧调，暇中似可收为一集。弟之学术文正请张苑峰审查，出一选集，不似洪陨莲先生之出于身后也。新收到蒋彝之女蒋健兰寄来乃父诗集，有吴子臧（世昌）序记二人同在牛津时生活，颇有趣味。弟序是多年前初交之作，无可观。弟与蒋打油相戏诗近（仅）百首，他日恐皆转化为尘矣。若以西人论，则万物皆尘所造，与佛家之说相通。尘如非至小无内，则内中有空，宇宙若非至大无外，则内外皆有空，此天文学家、物理学家所已证。大一小一皆可是一，但宋人所重之诚（真）与一（乃是专一）至今仍不失为进德进学之要领。弟所愧者，只能在论学时以认真、虚心、合众、求通

八字勉人。所受宋儒影响不足（初读“四书”时曾欲为圣贤作教主），今欲稍稍补救，天假之年，于力行及身诸事或略有进益乎。前十日寄唐长孺先生长函，略谈《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谢赠书厚意，特有感于诸君子之谦德，此在今日似当提倡。唐先生可能希望弟用英文评介，惜弟已不用英文数年，最近只答应香港为 Victor Mair 译变文四篇写一七百字之英文书评。

田浩君颇用功，《诸葛亮论》值得作，只作到南宋（时局近于西蜀）已可（亦可免戏曲、小说），不然要作到清末，则“此诸葛之所以为亮也”（左公自许），“此葛亮之所以为诸也”（幕僚戏语）是绝妙笑话。不知田君知否，面时当告之。

弟手颤是服药副作用，勿以为念。连五六日大热，近华氏百度，今晨稍减，可外出发信矣。即请

俪安　并祝阖第清吉

弟　联陞　上

1984.6.13

三十一

彦威大兄：

接奉七月廿二日手示及慈明、元朗同日信甚喜。元朗留校为我兄助理，极佳！从中古史搞起，甚好。有些书，早记，终身受用。语文同。电脑终不如人脑，前辈大学人除天资高迈之外，更在功力。如傅孟真先生曾告弟能背半部《文选》（曾背李氏《骈体文钞》序与弟），胡适之先生于北大授课时，傅尚是学生，即问《左传》“郑伯男也”何义（傅似以为男中之伯，但亦可解为伯子男一类，子男同，故不必说伯子男，但不可纳公侯之贡而已）。史语所中，傅以为丁声树、张政烺两位读书最多。丁兄病卧已久，前年尚背讲《颜氏家训·音辞》篇与张惠英。张苑峰在古史古文字已是特级领袖，于弟特为垂爱，欲将弟中文撰著国内不易得者，辑成选集（补正），推荐与中华书局，用繁体字排版，需时要两三年。弟等明年（大约秋日或秋冬之际）应可来访。香港局面不稳，不易早计。好处是近来整理旧稿，多读新书。回国时要演讲临时出题不致为难耳。弟之个人脑力与健康大有关系，近数月血压情绪皆

颇稳定，天假之年，盼能出几篇力作，书是不要写了。

刻定每周去研究室三次，一次会 Merry levering，读大慧宗杲书，一次会胡小昭（想研究相声），另一次会其他外来学人，如史语所何大安（语言）、叶嘉莹（至八月底）。附呈赠叶君《浣溪沙》小词，乞诲正。叶之《木兰花慢》有身世之感，弟亦生于荷月，上半和之，用禅意宽解，灵谿与灵犀之联想，无可避免。耶教最重灵（Holy ghost）。今电脑可与电脑交谈，交换资料，已成事实。可惧者个人之 privacy 被夺，私财无论矣，学问亦随时可能被人负之而趋。犯罪——有意无意——者恐要增加，真乃魔高一丈！

因共论东坡"大江东去"，"故国神游"，是公瑾是东坡。听说郑因百以为是东坡想神游四川，多情或是其在家之夫人，叶又提用清真"柳荫直……登临望故国"，此故国决是故乡。杜诗曰"一辞故国十经秋，每见秋瓜忆故丘"，"取醉他乡客，相逢故国人"，以他乡对故国，甚明显，唐宋人似如此用。更早的"国"与郡相似，弟用"故国"，则可双关。

照片俱可喜，元琴已能琴，注视神情好，亦见聪明。元朗若有西文、日文方面问题，可随意写来，当

试答。不要怕问，学者从无疑处知疑则进矣。即请
双安

弟　联陞　上

1984.8.2

三十二

彦威大兄赐鉴：

昨奉 8/22 惠札，赠诗情真语健，极为可喜，谨此叩谢！贺卡西俗生意经也，我辈无须。赠诗将弟之知名度放大，明年讲论不能畅达，甚恐招损。前寄唐长孺先生函，略论武汉大学之《魏晋南北朝（敦煌吐鲁番文献）论丛》，于长孺先生之谦德特为提出致敬。老成虽多凋谢，各处尚有高贤，何况后生可畏。退休之人，有人肯来讲论或寄新书（如王仲荦先生之《魏晋南北朝史》《北周六典》，其《西昆体诗注》尚在途中；北大刘俊文君之校注《唐律疏义》），头脑不至冷冻（不用则僵），亦堪自慰矣。

弟未有自寿诗，爰以打油体奉和。第五句“闹蛙坑”或可作“蛤蟆坑”，但有动词较为清晰。志存国

文比赛，兄是主考，弟得金牌，季湘屈居第二，疑主考有所避。论才华，弟实不及也。“讲席排讹舛”意指Fairbank与Reischauer〔一〕之东亚史入门课，客讲人多，往往有误人处（特别是概论之语），到弟课（上古、中古至近代，另制度史，共三学期）几乎改不胜改。排字或可易“纠”？

近因有人（日友）欲定河上公注《老子》时代，按，“却走马以粪”注云“治身者却阳精以粪其身”，当是还精补脑之说（想尔注更多），但无以定其非汉（房中之书甚早）。第十八章“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使民各有部曲什伯，贵贱不相犯也）之器而不用（器谓农人之器；而不用，不征召夺人良时也）。”部曲二字在此处决非军旅，而为私属之略高于奴婢者，故能为民所有且用之营农。此为中古史家（如宫崎市定、唐长孺等）所推定，已成定论。依此则河上公注不得早于六朝矣。此友名小林正美，疑河上注为刘宋时书，弟谓汉文帝可能影射宋文帝？

又因河上注宋刊“多言数穷”注有“王弼注音双

〔一〕费正清与赖肖尔。

遇反（一作去声）谓理数也，明皇注音朔”。此当是后人所增。陆德明《音义》云：“王云理数也；顾云，事数也。”然则皆以数为名词。

王弼注“多言数穷，不如守中”曰“愈为之则愈失之矣。物树其恶，事错其言，不济不言不理，必穷之数也。”难解，或有误文？

东坡“大江东去”近末之“故国神游”，兄谓应指公瑾神游到此（故领之地），语气通贯。不必改句主为东坡，而且要改“多情应笑我”之句主（有人说东坡夫人，牵强）反增混乱，东坡能否神游亦不无问题。此句应从尊解为是。

因要回山东大学王仲荦先生信，须略提《北国六典》，又翻阅孙诒让《周礼正义》，孙公确是高明，值得细读。

慈明问宣纸，此间尚有不少，暂不必寄。元朗要治印相赠，先此道谢。不必忙，如一时无川大便人，可明年来取（卞学镄曾来讲航空工程，可能再来）。敬请　双安

弟　联陞　上

1984.9.1

三十三

彦威大兄赐鉴：

十月九日惠札早已拜读，未即覆为歉。

兄获社会科学科研成果荣誉奖（全省只有七人），至为可贺。学殖深厚，著述美富，老健精勤，当之无愧。

弟和诗仍是打油，数处原拟加注，后又省去。如志存国文比赛“故乡的影片”，季湘屈居第二，可能主考评定时避亲嫌。又1933考入清华、北大时，兄赠联云：“今日姓名挂霄汉，近来文学游江湖”（《大公报·小公园》载有拙作）。此等斯琐屑而非琐屑之事，唯兄可以共言。小时了了，大亦不奇，天赋与环境，皆非个人所能控制，老至之先后亦复如此。纪晓岚之尊人似有“狂奴犹故态，旷达是牢骚”之句，不知是否误记。近数月大有甚矣吾衰之感，视力、听力、记忆力均差，不用恐更差，奈何！

兄论黄山谷及史达祖词均有独到处，甚佩！黄词虽或倔强而能“不烦绝削而自合”，史为堂吏时虽或有弄权之事（宋时已有“官无封建，吏有封建”之语，堂吏更易弄权），而其“柳昏花暝，乔木风沙”均

令读者感动。兄论两人均力求全面能得其平，致足贵也！

弟数周来杂务太多，当力致减缩（收到书文则不能不作答作谢）。血压尚平，情绪低落，亦有药可救。一时不欲多服，免受副作用影响，再过一两月当可见好，请勿为念。肃请

双安

弟　联陞　上

1984.11.2

三十四

彦威大兄：

去年 11.29 惠书早已奉悉，附和熊德基先生七十自寿诗，中间两联绝佳，似胜于原唱。古籍书讯介绍《冰茧庵丛稿》颇中肯，对我兄文学方面之书，可能所知不多，稍嫌简略。田余庆先生将来美西讲学，极好，能来访哈佛，更为欢迎。希望能早知时日。王仲荦先生通信数次，蒙寄《北周六典》《西昆体诗注》等书，又曾录示十年动乱时记事绝句数十首，颇有绘影绘声之

妙。弟曾寄旧作一首，竟有抛砖引玉之效，出于望外。

近晤严耕望，渠有《唐代之成都》一文甚博洽，制度史大佳，地理尤深入，可为海外一人！曾谒钱宾四先生于寓所，视力已不佳，目仍能发光，确是异秉。长谈不倦，步履轻便如昔，可喜。宾四先生道及与我兄论学之乐，甚怀念也！

周末有雪，不便外出，下周将付邮寄呈 Victor Mair 英译变文四种（哈佛论文）。弟虽曾参与审阅，并非全部。尚可为此书在香港大学刊物作一短评，指出一较有趣之错误：伍子胥请吴王发兵万人伐楚，吴王谓万人太少，可有九十万人。弟以为应是九万或十万人较为合理。金末汴京被困，大疫五十日，从城内出尸九十万，亦应依此估计（见《哀宗记》）。《中国防疫史》作者范行准此处似有误解。

敬请　双安　并贺

新禧

弟　联陞　敬上

1985.1.19

三十五

彦威大兄：

得 1.16 信，甚慰。弟已得新亚书院院长中英文信，邀今秋去讲（钱穆中国学术文化讲座），可付二人经济座位机票。弟曾说可在十月、十一月之内，讲“报、保、包”在中国社会中之作用，讲三次讨论一次，然后由香港飞北京，约住十日（去津两三日），即飞成都，约住七日，再到武汉三日，然后回港，讲前及回美之前新亚均可住。北京大学宿白兄有信，在国内旅行住宿可能由北大安排（总揽），不久可有信来。弟拟向新亚提议演讲在十月前十日（至多两周）之内举行，如此来蓉约在廿日之后，因弟已与校医商量全程以五星期为限。讲题略有准备，必要时可以讲旧题用新材料也。

车淑珊女士显然是一位高材生，可以倾囊相授，她必会日文。吉川晚年注杜，自谓“余事殆废”，牛气不小。

谈到语气，我兄论姜夔词，对某些外行有训词，此如禅宗之钳鎚，确是有用。英时论寅恪先生诗，语

气有时亦强。人到一定学力一定年岁，无妨重言。胡适先生晚年有时发脾气，然后说："到了老年再不发脾气，何时再发。"弟曾见有耆英会（皆八九十岁）聚餐盛馔，十数人有十数品量皆甚丰，所余皆留在饭馆。弟性偏于吝，窃以为不如学美国之带回自家也。

弟等诸况皆平顺，头脑尚可用。即请　双安

并贺

春节

弟　联陞　上

1985.2.6

三十六

彦威大兄赐鉴：

来示未记日月。（依《周氏冥通记》神人所说，尚宜记年，胡适之先生亦如此，后闻弟语，始谓"不意神人夺我先著"。）弟已记为1985年2月23日收到。

刘琳君《华阳国志校注》俟收到后当函谢。弟早注意《华阳国志》，因陈啸江有书论三国时代之族，未用此书志，特于答宇都宫合评弟《东汉的豪族》与陈

书之际，于函中特识此点。宇都宫得此函书即于《东洋史研究》发表。（是时有祖母之丧，弟函重用制字，日本读者，恐不了了。）此似是国外学人首先〔一〕提到此书，宇都宫不久即用志中资料撰文，论述蜀中豪族，后似收入其论集。此公在当时论汉代社会经济应属第一流，惜自大书出后，即少发表文字，弟亦有二三十年未通书问矣。结识在沦平时，在钱稻孙先生府上，同席之森鹿三治历史地理及汉简，近已下世。

兄赠黄尊生先生七言古诗，“前半用东坡放翁笔法，后半采用梅村歌行的音节，融合二者为一”，自述实是的评，气盛言宜，刚柔变化，各得其所，甚佩甚佩。弟于五言古尚偶尔试为，七古则未敢动，盖所读之七古能记怀者少（乐天诸篇不计），平生际遇可歌可泣之人与事均不为多。当年在哈佛研究时同学任华（西岩，今在京授哲学，金岳霖先生高弟）、吴保安（今名于廑，治中西史皆精，在武汉）时相唱和。近得于廑近作诗词各一首，仍有定庵风味，不可及也。彼与唐长孺先生同事多年，三数日之相访，应可做到也。

〔一〕 疑为“次”字之误。

另一位诗人兼书家是张隆延（子绋，胡小石弟子），亦曾唱和。此公尚在某大学教美术史（未为上乘，如当年之蒋仲雅而无其画，英文亦不及）。梁方仲有一时在此，梁之诗才似较胜，学则明与汉各有千秋。方仲之大书弟已收到，遗言欲弟评介。弟虽有些话可说（特别是方志资料有些心得），已告其公子，须其专著收到后或可一并评介。目下所开支票已多（尤其是演讲，已到明年三月，可能为梅贻琦讲座开锣，讲中国社会经济史引论），再开不易兑现。周一良兄曾以“老健不可恃”相告，同辈深以为戒。假我数年之假字，大可注意，不可无事，不可多事。禅宗要做无事人；儒家必有事焉而勿动心勿忘（亡）境界，皆非易得。浩然之气行云流水。

车君，在耶鲁读文学博士，中国文学由 Hans Frankel（傅汉思）教授指导。此人是弟好友之一，夫人张充和，北大才女（四大之一），曾为杨振声教授等推重，书画诗昆皆有造诣（画稍弱），昆曲曾与红豆馆主、徐道邻等同席。李方桂先生与夫人徐樱（道邻先生之妹）更是好友，妇唱夫随。方桂曾为弟录音，教《长生殿》弹词，可惜只录了一段“不提防”。四大者

张氏四才女，女一是沈从文夫人兆和。沈来美即住傅家。傅学问充实，为人谦逊（阴柔），曾来哈佛讲蔡文姬诗，结云才女嫁胡儿正归不恶！听者为之哄堂。

弟有数首打油诗，先后有台静农、潘重规、张充和、萧迹园（公权先生）唱和。前数年台公八十，弟辑为《友声集》在其师友祝寿论集后为一小集，印为附录。

缪文远君《战国策考辨》就兄序中已卜其必有卓见，百花齐放，应有此书，甚盼早读。俞樾有讲鬼谷子之书，弟以为佳，缪君想已见到（约在三十年代）。

下次再论。即请

双安

弟　联陞　上

1985.3.6

三十七

彦威大兄赐鉴：

3 月 27 日手示奉明，慈明、征明信及元朗所制印样，皆甚可喜。周来为俗务烦心（incometax 之种种不合理，非国内所能想象。幸小儿德正可以帮同计筹，

渠在公司甚忙，只能抽暇来寓），得元朗治印“美意延年”一方，为之一慰，多谢多谢！

兄挽郑毅生〔一〕先生两律，于平实中见功力，“桑海悲前劫，艰贞忆大贤”，重大之笔。“更为天下恸，岂独哭其私”，行云流水，更见深情。“楹书付嗣儿”，弟初疑嗣字或可令读者引起疑义，但不能思得更好之字，如哲嗣之哲，用哲儿对“精诣”可能更工，注中已用哲嗣。兄论今日作旧体诗者，往往不守韵律，以皮黄戏不可全用京白为比，甚是。弟当年在师大附中之同学同好（皮黄）谓今日唱工多只以拔高或拉长腔取胜，全少韵味。此等处要有传人如佛家之三昧亲承示范，悟后方知也。

来示欲弟在川大做“学术讲演，并将招待游览附近之名胜古迹”，多谢多谢！讲演希望时间不长，弟在港三讲（原报、原保、原包）每次连讨论以一小时半为限（听者多大学学生，不能太深）。北大拟讲一次“中国经济史中之数字与单位”（已有一文，用后得之例补充）（以大学生为主），一次“金元时代之糠禅

〔一〕 指郑天挺。

（即头陀宗）初探”（比较专门），皆希望以一小时半为限（体力要注意）。另座谈一次，可以二小时为限。尚未得复。武汉已函吴于廑（哈佛老友），亦尚未定。川大如觉讲一小时讨论半小时不过瘾，或在讲一次之外另安排一次座谈，文史或经济史宗教史皆可，弟开杂货铺，竿木随身，葫芦有药，功效如何，没人敢保。一笑！

住处若不似北大之有招待所，请为代订距尊府及大学不远之旅舍，最好步行可达。弟每日以步行为运动，至少半小时，或至一小时。饮食则避免油腻肥肉，狮子头仍可欣赏，请大嫂只做一次，高年不可受累，反令弟等不安！宛君不宜食辣，尤忌咖喱。二人皆遵医嘱，少用盐（low salt，不是 no salt）或酱油，为血压之故，但亦不太“血乎”（保定土语，不知是否此二字）。娇客已老，更不客气矣！敬请

双安

弟　联陞　上

1985.4.9

三十八

彦威大兄如晤：

赠寄缪文远先生《战国策考辨》，考订详密精到，为治战国史者必须参考之书，深所敬佩。

《灵谿词说》论贺铸词、论张元幹词两篇大作内多精辟之论，得快先读，同此布谢！

弟回国讲学计划可能有波折。月来视力又减，或已影响颈颅，十日前在行人边路欲推开一拦路之小儿自行车，失足跌倒，幸只有局部微伤，无须就医，但亦觉应加警惕。亦因此对不愉快之消息，如友人房兆楹先生忽来访华时，在北京急逝（七十七岁，只半年前发现心脏病），感触更深。

北大之邀，系友人宿白教授（考古系主任）费心代洽，初甚顺利，最近忽得消息：因大学行政改制，外宾讲学招待之权已由外事处放归各系，系自为政。旅行安排可能出问题，令人不快，但亦不能催问。川大情况如来信，已甚可感，演讲自应照顾听众兴趣及程度，亦可讲不止一次，或座谈，最好能有宿舍招待，讲演费则似可不必（日本、台湾多有）。此时只可不

动，俟北大历史系决定是否帮机票再说（实则如帮代办，弟出配偶机票即觉合情合理，看来仍要再烦劳宿公了）。

六七月须再看眼科，若白内障已可割治，手术、配镜均非旦夕可了之事。若时间移晚，则来蓉时秋气或已萧森，非年迈人所宜矣。

再想周前失跌之事，全如命定。弟自学校归来已觉疲倦，但见院中有两辆菜场之小轮车（为顾客方便），理应送回，不意推第一辆下街坡，要扶起拦路之小儿车，即向左跌倒。真所谓烦恼自取，悔之无及。

情绪既劣，血压又增，幸已听校医加药一粒，下降至平稳处，一切自知小心，请勿为念。敬请　双安

弟　联陞　上

1985.5.26 迟发数日

（未用眼镜）

三十九

彦威大兄赐鉴：

弟在新亚书院为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作三次

讲演，最末一次印发三讲大纲，听众尚为满意。

三讲在十月二、四、七日举行。十月一日弟到学生会场（有展览）散步，下阶时忽然腿软，又未能随即停止，全身扑跌于沙石所成之街上（共近十阶，在中间倾跌），坐地不能起，幸有学生数人喊来救护车，送到大学保健处。医生检查，右小腿上下两处重伤，幸未及骨。包裹之后，打伤风针。医生主张送医院，住数日可以早日痊愈。弟坚执不可，谓此来专为钱公讲座，不可失约。第一次讲时略短，不及一小时。第二次约七十分钟，第三次有大纲，只一小时，还有半小时讨论。因友朋邀宴（所住在四楼，即三层，无电梯），上下多次，医恐伤口发炎，令服特效药，出入用铁杖。今腿肿渐消，伤口缝线，明日可拆，后日返美再写信。前日巧遇童恩正君，一同午饭（被请），亦是因缘。昨访饶固庵书斋，书城可羡，自作山水南北宗亦佳，确是潮州才子。将以一律颂之，尚未吟成。

敬请

双安

弟　联陞　上

1985.10.10

四十

彦威大兄赐鉴：

接奉十一月二日手示。弟腿伤早已痊可，仍劳系念，不胜感谢。兄作《战国策新校注》序，精妙，继承而要开创，通儒之论，所举诸例，“使齐大戒而不信于燕”一条最醒目。司马喜与司马赒是否一人，可能尚须证明。弟不知赒字音义，不知与喜字如何联系，若姑备一说，则皆出中山，可能性相当大。

弟近想为讲演写一短文，论述唐宋以来书判之判。《图书集成》材料不多，宋《名公书判清明集》（续古逸丛书），判例不多，刘后村最重要。卷首列名公，有朱晦庵，实无此事，恐是书贾宣传。此书对南宋社会经济重要材料不少，日本人早注意及之，但似未能通读，值得再研讨。又，借出以前注意之许同莘《公牍学史》，书特精彩，引据弘富，考证精确，论断明快，1947年6月上海商务版。弟未在他处见过此书，可能流行不广。十数年前曾提议请王云五先生重印，未果。今王先生已归道山，不知国内有此书否。兄若不知此书，弟当试将其魏晋南北朝隋唐部分（全书上古至清）

复制，可备参考。许君是陈弢庵弟子，曾入张之洞幕，见解高明，博通今古，有《张文襄年谱》，知者较多。若大陆或香港商务肯印此书，嘉惠学林，不可计数。附“牍髓”内篇：积学第一，晓事第二，立诚第三，得中第四，养耻第五，去忍第六。外篇：述指第一，法后第二，通俗第三，酌雅第四，甄微第五，虑远第六。又附“治牍须知”。我兄想到之判语，请随时见告。

弟近得打油五律，恐吹牛太过，不可广也。

屈指从心逾，
回头放眼赊。
鹏飞培哈佛，（皆唇音）
鸟哺报清华。（曾编学报多年）
沧海添涓滴，（皆水旁）
桑田赏异花。
引年天倘许，
悦乐智无涯。

乞切实改正！

结句与来序结末偶同，可谓心心相印。敬请

双安

弟 联陞 拜启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日

四十一

彦威大兄：

奉到航寄大著《冰茧庵丛稿》，多谢！其中曾读过之篇不过三五，近方急于写定在新亚书院讲稿，力求简短，尚须近十日，方可毕事。大著俟细读后，如有拙见再奉告。今只谈一二事。

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因阴阳之大顺”，意指阴阳家，非谓阴阳之说，更非专以阴阳归之道家也（大著 p.18—19）所指甚确，无怪宾四先生折服。可补说者，六家中较早之儒墨，以儒者墨者之人为名，以下四家则以主张（原理、概念）为名，说有所主，亦无妨兼采。到战国与秦汉则大混合，不止于《吕氏》《淮南》，时贤已有论及。

因此想，读书要细心，教学生更要如此。新得周

一良“扶桑四周”报告，记日本大学讲读汉籍，随讲随译，一书有数年乃至十年方完成译注者，其法可从。姑以大作为例，南朝地区文中“子息滋长，督责无穷”（对上句“邸舍相堂，栖乱在所”，甚工）。子息似指投资（货殖）所得，想兄亦同意，但下页有子弟专横、子弟纵横之句，读者可能引连致误（或是弟教外国学生之老婆心，一笑），附注一笔似亦无害。再下两页（pp.82—83）或即以补吏之吏即“束缚之吏十有二三”之吏。此吏地位颇低，唐长孺先生已有解说（他人亦有同样了解，不是独此一家）。“束缚”此处可能指被束缚，更可能是来束缚人如石壕吏之类，又是老婆心！

新年在即，敬祝　寅年万福　阖府康宁！

弟　联陞　上

1986.2.8

四十二

彦威大兄赐鉴：

奉到三月卅日手示及《论张炎词》大作，多谢！

兄嫂八十双寿，虚实连庆，喜气盈门，弟等除遥

致贺忱之外，亦当随时检体，以保康强。至于小变更，如弟左目内障已影响近数尺之视力，医云既不开车，可再待数月行手术（即除去水晶体），最后之时机要患者与医生商定，因手术后换镜仍要适应也。

兄论玉田词，精义甚多，弟只提议加一小注，请读者注意。张炎从火，父名从木，祖名从水，五行相生，唐宋以来（南宋可能更多，如朱熹、秦桧等）、明清宗室，朝鲜几于全国。五行生尅不尽有理，但是东亚文化之一部似应批判而保存。周前与一位大陆友人闲谈，渠全然不知此事，殊可异耳。

William Crowell 君，弟不知其人，能有志译《三国志》，包括裴注，雄心不小。《通鉴》三国之部早有方志彤译注，已印行，是渠任辅仁学志〔一〕秘书时所为，自己不满意，售与哈燕社。方公英文甚佳（中文有时出问题），哈佛治文学史、美术史学生多得其益（文学史方只服钱锺书一人）。方公之西文书数十箱全部捐赠北大（友人捐寄费），大是好事。

〔一〕 指的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辅仁大学创办的西文东方学刊物《华裔学志》。

三月廿四日航寄吉川善之《知非集》及《归田叠韵》、萧迹园《画梦词》。可能吉川早已相赠，则多余一份可赠川大图书馆或友人。日本学人作汉诗出色者尚有，神田喜一郎书法亦似唐人，小川环树亦退休，清水茂每年贺正一首，多古诗，有进步。敬请
双安

弟　联陞　上

1986.4.10

四十三

彦威大兄：

五月七日、十九日两函奉悉，未即覆为歉！

为八妹所撰挽之远兄联，“坦荡为怀”对“地质之学”出语自然而对仗无迹，品学兼顾，尤为切合，佩甚。

《群言》所载邓长风评介，简洁明快，言之有物，确属上乘，不止是“相当好”。此等评介，对读者大有益处。在作者当许为知音。兄以冰茧为斋名，为时甚早，知者未必甚多，因联想敬题“丛稿”一绝：“考艺

研经自妙年，文心史识两无前。灵豁灵处生冰茧，异代应知有此贤。”乞正。

大嫂致宛君信，弟等皆甚感动。一起即觉其中有诗，但久不作诗，思路枯涩，至午夜梦回方成一绝句：“姑嫂情深心最系，每因下学待迟归。髫龄故事成新话，笑倒阿兄老不知。”故事者，宛君常烦大嫂梳头，发多不易处理，有时呼痛，令大嫂为难。此事我兄知亦只作不知可也。一笑。

两月来弟情绪颇见低落，计划撰写之书评一篇作罢（评介巴黎所出伯希和汉文文书目录，第一册及第三册），牵涉之事（包括人事，第二册未出，部分由于人事）甚多，病目查书不便，只可暂时放弃。自定之目标不能维持，退而不休，只自取辱。西方社会隐即是悲，但亦劝人“取之以易”。所服药略有改动，不久应可好转。请勿为念！即请　双安

弟　联陞

1986.6.2

四十四

彦威大兄：

三月廿九日惠书敬悉。此地（波士顿）AAS[一]四月十日至十三日有四日之会，出席之友人与弟子甚多，弟为避免过劳及偏向，决定一概不参加。来访及通电话者数人，故亦有些酬应。有两次他人做东。陈启雲（秦汉六朝，译注荀悦，宾四先生高足，似只才气逊于余英时，惟较为矜慎）从 Santa Barbara 来，四月十三日午饭后去，是日雨，原定去吃牛排，改在家中吃奶油牡蛎汤。宛君自老人中心午餐后回家，为热油条（前数日与恕立同到“北京园”所买。恕立本周上班，近八时即去，近五时方回），并热自做之馅儿饼（久不享客矣）。启雲前些年对弟夫妇往访，招待甚殷。1979 至 1980 年弟大病时，渠特到医院探视，甚可感也。

大作《鹊踏枝》寄怀两妹，情真语挚，弟等读之皆甚感动。看寄来大嫂生辰全家福照片，同庆康宁，

〔一〕 指“美国亚洲研究学会”。

喜笑颜开，泽延四代，在缪府家乘之中，应可引为高峰之一。以后婚姻趋势，夫妇分别工作为多，全家福之照片更可珍贵。

北京友人请为陈寅恪先生百岁冥诞撰文，想写一题，暂定为封述“打像作誓”小考。弟之假定是此誓不是盟誓之誓，而可能是情急要对方相信之誓，如西人临时指自身所想十字架（更像指天）。又，此事在《太平御览·北齐书》曰：“有沙门昙通于道旁造大漆像，教化乞财。所得物咸以人，常以杖敲此像，号曰出课乌奴。”（检之未得）以下封述事说“述忽取所供养像对士元，打像作誓……”又，唐帝似有“无何，打朕家事”云云，寅恪先生似曾提起，一时检不得。此两事盼能指教。

又，陆羽成为茶神，售茶者有像，生意不佳亦被打，则打像是要像相助（帮忙——如弟所为）！匆请　双安

弟　联陞　上

1987.4.15

四十五

彦威大兄：

今晨恕立代发一函（弟尚在梦中），内有弟草稿《奉和大作夜合花》（吴梦窗体）。今无暇细究梦窗四声，始就阴阳平之语调推论，吴氏可能重视阴清阳浊。（弟曾就中原音韵试论有阴阳平与上下平短篇《中国语文札记》，为李方桂先生祝寿。数月前友人说弟之选集已蒙社会科学出版社许为排印，弟尚未得校稿，将来师友可商请分寄。）今欲假定南宋正音亦是阴清阳浊，而连用时若两字，则阴先于阳（三字亦大略如此）（京剧言派亦如此主张）。此调落音两平（大作之天狼及争芳）。今午试改拙作乞教：

封豕凶盈，长蛇武满，回头尚绕迷茫。倭刀百斩，罡风灾遍城乡。容忍久，虑心长。奈通盘生死须为王。望滇渝路，椎心沥血，驱此豺狼。　　梦魂乍变凄凉。叹相如涤器，诸葛锄桑。昆仑瀚海，干戈都教休（无？）光。山放马，戟沉江。待升平孕育纯阳（纯字应改阴平。试用

丹字真字如何)。愿公珍重,清溪(清亦可)无央,
冰茧增芳。

查词谱后或将再改。弟自许好学不倦，兄意如何？
即请　双安

弟　联陞　上

1987.7.29 午后三时

宛君附候双福

四十六

彦威大兄：

今晨又去看校医，有人开车，宛可同去，不必坐bus，来回无问题。

贱体渐复，勿念。拙稿（前日寄呈两次）今又改定，词语较觉弘放，或可广矣。再乞吟正！

弟　联陞　上

1987.7.31　午前

封豕冥顽，长蛇恶贯，回思悔恨迷茫。倭

刀斩百（此句可易），腥风灾遍村乡。容忍久，虑心长，奈通盘生死方狂。望滇渝路，健儿亿万，驱逐凶狼。　　梦魂别意凄凉。念人才涤器，英秀栽桑。昆仑瀚海，干戈休令生光。山放马，剑沉江。待升平孕育真阳。愿多珍重，天行无缺，华发新芳。

四十七

彦威大兄：

得 9.15 来示，甚慰。

拙作透骤两字出律，承指正，甚感。弟于词韵通假，甚不了了，以后应多查。我兄所指明文学家与政治家之比较，古人或已注意，所以汉代已有感士不遇之赋，而三不朽之中立言在立德、立功之次，宋儒尊德性而道问学，只有王阳明能有事功，但亦未发挥尽致，在日本影响可观。

九月上旬得李方桂先生仙逝之耗，大为震动。弟与李先生及夫人自哈佛留学时即蒙青目，四十余年，时聆教益，哀感无似，只可以文字为解。挽联上半早

成，下半近始改定，可能再改：

语学大宗师　先生负笈美洲，长绠及深，荣膺院士，伯仲两人冠冕。

示范亲身攀跻，晚岁收功泰典，弥留尚念唐蕃，山斗高悬无遗憾。

昆筵吹笛客　德配名门才媛，遏云绕柱，度曲家传，夫随妇唱无双。

交游异域时贤，宝岛联欢道友，花旗棋布传人，东西文教庶兼存。

又和易安居士重九《醉花阴》：

刻骨镂金长短昼，宝镜联禽兽。佳节近重阳，手卷书橱，斗劫糟糕透。（此句待商）　　茱萸遍插论前后，有泪零衫袖。不道易销魂，谁管东篱，珍重黄花瘦。

（黄花乃李先生夫妇定情之花。夫人徐樱乃树铮将军之女，兄是徐道邻，曾主蒋氏家馆，习法律，全家皆善

昆曲。道邻先生工词，曾为弟录其作一首于纪念册。徐樱夫人自有挽词。道邻已先逝。）

弟四十年前诗云“强慰闺人夸远志，应知异国误华年”，今日更增此感。又有《沁园春》词，下次再录请 教正。即请

双安

弟　联陞　上

1987.9.22

四十八

彦威大兄：

奉到十月三日手示，谆谆赐教，甚感！

人到中年，书法可能放肆，亦是原子笔助纣为虐。弟入塾学《多宝塔》，后又学米，刷字得紫毫亦有似处，方圆之间应有斟酌。病后不易控制（步履同此，尚不肯因跌废步，但少上下楼少去书库而已），字多如蚓，笔不肯放慢。回忆当年看钱稻孙先生与日友作书时，有唐人笔意（神田先生书法似初唐），甚愧未能学步，蒙指教感愧无似！前十数年尚讥柳存仁教授

之“盈纸写蝇头，细猜方辨识”，五十步笑百步，可发一笑！

小词“陪席”，席是入声字，失韵，或可改“仪”字，此字1962年在京都友人招作“梯子饮”（翻台）两绝句，第二首起句“半醉迁席更易樽”，亦同此误。吉川和诗未指出，可能暗笑。渠赠弟长律二十韵有“故交吾辈苟，讲席此间聊”，席不误，但同时“佛郎舌已挠”押韵字误，应是挢舌不下之挢，吉川因此收回赠诗。幸弟尚能追忆，今在周法高兄《汉学论集》附录，有误字，易改。

可能吉川读拙作以为“半醉席迁更易樽，清歌数曲舞祇园。倚筵自是留情地，目有心无何足论”（今拟改“醺醉移寮更易樽”）。吉川和云：“一自群贤德性尊，漫将裙屐付隋园。谁知考据孙星衍，亦以闲情仔细论。”弟曾有答诗，未呈，“横槊豪情泛酒尊，倚江割据剩田园。英雄只有曹刘耳，未许孙袁共比论”。大言可笑！

近作李方桂先生挽联，李夫人许其贴切，“弥留尚念唐蕃”指先生病中收到新著，喜谓护士云：“这是我的书。”弟尚未得。昨读《白香山集》有与吐蕃

赞论及使臣数篇，未知李先生曾否利用。此大题目，无尽无休，若能周备，则题不大矣。又因读《朱舜水集》(朱谦之校)得一联自警："僭比仰山杂货铺，难为舜水异邦人。"亦可作异邦宾、师，但人字较广，同情者多，三字连用《论语》已见。又近作七律有"百年近觉苍鹰老，累日遥闻白兽驯"。昨日方知其人亦主张：一代单传，则存者必当更健，健而相安更可贵矣。

《和醉花阴词》自是无知妄作，易安居士言何容易！因想数年前从香港购得梁启勋(任公之幼弟)《词学铨衡》(封面叶遐翁题)，甚为佩赏。此人或其书我兄或已知悉，学识皆入上乘，川大如尚无此书，是一缺憾云，书对万树《词律》，以为有功词学，而错误、武断、孤陋亦不少。《人间词话》"诗有题而诗亡，词有题而词亡"，甚武断，太极端，深造自得处更可从。

敬请

双安　阖潭清吉

弟　联陞　上

1987.11.11 初雪

四十九

彦威大兄：

手示敬悉，诸多可贺。

今日人口约近十亿，俊杰五十人之一，在全国比例甚高，多称国士，足以自傲。中研院在初选时（1948），虽是通国精英，有晚清民初诸老。又人文之学已向科技让步，近来计算机大行，图书馆亦要简化，哈佛数百年出版之书籍多已粉碎。又书报日增，此间中日文图书馆已愁无地矣。（儿德正、女恕立都在习用computer。）

戊辰己巳之际，家宴必多，今年增一新硕士、小书家（她比我手稳）。蜀多佳酿，大可一醉（于身体有益，弟亦饮葡萄酒或啤酒，惜弟二人于肥甘皆要自制，每月检查血糖）。

弟之白内障，左目割治其水晶体，又植入新晶体，读书有效数月。右目未动，自觉看小字书报，不戴目镜更好。

手颤之病不止半年，不写信是因要说的话太多。

今年访问学人无人要找我，葛剑雄专地理，是谭季龙弟子，此次是第二次来访，可能时间不长。周太初有信，夫人病愈。又告知康桥回国诸友人近况，但未及陈寅老百年冥诞事。此事似由邓恭三管，邓曾问我所写之《打像为誓小考》一文西洋有无简单说法，我只举北齐封述及唐文宗二例，《太平御览》又有近似之例，文中未多列举，但已牵引数路。

《灵谿词说》已看过两遍，甚佩。有若干问题，要查书，已一年不去哈佛，寒斋无词籍也。敬请

双安　并贺　阖府新禧

弟　联陞　上

宛君附笔拜年

1989.2.6 己巳元日

五十

彦威大兄：

奉到二月十三日手示，得悉团圆盛况，又遵明晋级，小冬留校做讲师，且预备出国深造。化学是科学中重要部门，前途广大，甚为可喜。台湾的李远哲即

以化学试验的特别成就获得诺贝尔奖，“中研院”当然选为院士。另有两位女院士，一物理一化学。院士都由大众懂行的人提出，先由本组投票，再三组合投，可以说没有门户之见，但人文及社会科学组就难说了。

大作诗词三首我很佩服，特别是赠贵高足的七律，行云流水，甚妙。为钱、柳的七律，“故人慷慨多奇节”好像见过，下句“心事朦胧似梦中”对仗稍弱，僭易“伴鬼雄”或“亦鬼雄”三字或再改。钱未做到，柳则无愧。又弟虽钦服宗伯之学问，尤于杜诗、楞严为最，大节终是有亏，补过尚难定论。《踏莎行》末句“凭君一夕思量遍”或可作衰翁体会。今日时局如吴清源之后，又入一新时代，先手要让几目已成问题。余英时曾赠弟《林海峰全集》，始终不敢细看。台湾有应昌期，曾授弟三子，可以抵抗，今则彼之规则所谓应氏棋已渐通行，聂卫平将与一韩人在浙江对决。此亦我兄所谓榆荚腾飞之象也。一笑。即请

双安

弟　联陞　上

1989.3.7

致吕叔湘

（一通）

叔湘先生道席：

接奉七月卅一日　手示，知尊体偶患感冒，想不日定可告痊。承德避暑山庄为逊清以来胜地，敬祝先生旅途愉快！

晚学此次有缘两接清况，畅聆教诲，为生平快事之一。返美后拟续检拙著书评之数奉寄，盼与了一、德熙先生共赐教言。梧梓兄嫂未得晤，殊为遗憾。其北京话语法讲话，甚受推重，盼能早日重印。和字连合成动词如“我们要建立和维持文化交流”与“有着”（多数可省去着字）或可考虑增入。聻字为语助，禅籍中至少有数十百例，其音你而用如指示之呢或呐（彼

则何如，尔则何如），灼然无疑。五代刊行之《祖堂集》（在朝鲜发现，已重印，此书极重要）至少有一处聻刊作呢（此尚无人指出）。日本禅籍字典对此字之语气，一般了解正确，亦有另行《五音集韵》等书谓："鬼化作聻，鬼见怕之。"若篆书此字贴于门上，一切鬼祟远离千里。此字保存于梵籍，或亦由于其事有神秘性也。
敬请
道安

晚学　联陞　上

1977.8.3

注：吕叔湘（1904—1998），语言学家。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所长，《中国语文》主编。

致刘绍唐

（二通）

一

绍唐我兄赐鉴：

蒙寄赠《传记文学》多年，除曾写《陈寅恪先生第一讲笔记》短篇，毫无报答，甚觉愧疚，谨再布谢！

近阅《清华月刊》，梁锡华先生（似是陈家亲娅）说《寒柳堂集》一文，甚受感动。陈师晚年心境一恶至此，真堪恸哭！曾成五言律两首、五言绝一首，聊写心中之郁。颇思略为论述，或能补俞大维先生论陈学之鳞爪，惜订购之《寒柳堂集》及《柳如是别传》均尚未到，不敢骤然下笔，书到后亦须细读博考再作文章，以免沾辱师门也。

弟前年大病，去夏自哈佛引退以来，健康渐复，尝有意以《自传诗词联话》写一不长不短之文，盖自身经历过于平淡，但所逢师友，可怀念之事颇多。《清华校友通讯》在赵赓飏师兄主持之下，曾刊弟《赵元任先生与中国语文教学》及《忆钱稻孙先生》两文，其中皆有个人之经历，借光两位老师（及日友竹内好，已逝世）。大约写《自传诗词联话》时，仍是此类笔调，但希望能如朱自清师期许之简洁。

打油诗最多者为与蒋彝（哑行者）兄互相嘲弄唱和之作（凡数十首）。例如，弟四十岁时，哑子诗云："举杯祝寿且商量，五十寿比四十长，想起当年未五十，您还乳臭乱呼娘。自从三岛交游后，才识牛公又酒狂……"（1951 年我访牛津为二人交游之始）。弟和云："海水焉能用斗量，四十为始寿方长，人人都有呱呱日，哪个娃儿不叫娘。哑兄多艺尤多事，打油打醋助我狂……"（我受他恩惠甚多，第一次精神病忽然发作，breakdown，上午尚讲书，当日住院，共近四个月，家人惊虑。他正在此为《波士顿画记》搜集资料，抽暇帮忙内子英文应付医院及小儿思父，十分得力。）查《传记文学》"民国人物小传"中有蒋彝小传，事迹

与英文著作颇详，但似有阙误。哑子自称“四任县长”，小传只提及芜湖、当涂、九江三县，或有一县重任？又蒋似曾为太虚法师作翻译，手边无资料可查，不知可烦原作者试补否？又其中之“教授”称号，用来稍泛，哑子在哥伦比亚大学多年只任为 Adjunct Professor（若不客气，可译为“附任教授”），是王际真教授力争方得者。盖美国一般情况，任教授者，百分之九十以上皆有博士（Ph.D.）学位也。哈佛大学向无客座教授（或偶称其人在其本校之教授），虽胡适之、赵元任两大师，在此时只以讲师（Lecturer）相称，但礼遇如教授耳。哑行者短期在此时，只是为 Phi Beta Kappa 学会（大学成绩特优学生之学会，弟只受赠为名誉会员，哑子是请来在年会讲演，自然也赠与名誉会员）演讲一次（以爱默生自比，起笔极佳）。特约讲座并无职务，似任半年或一年，有时到学生饭厅吃饭闲话而已。

他晚年曾到香港及澳洲讲学。在纽约因肠癌割治，未全好又要远行，我苦劝不听。又因他替我应允为某人写学术方面之推荐信（求某大学主任教授职位），我未能从命，遂尔失欢。在哥伦比亚大学有一盛会相逢，

他拂袖而去，若不相识，令我至今耿耿。我尝为哑子两册诗集写序，兹想选录打油诗试写《行者学究交游打油唱酬记》（自传亦是合传，实是别传而已！）。行者学究，具可能是梁山泊人物，但我是穷教授，从未打劫（除下棋外），他自称“三月土匪”，盖在北伐之初。一篇文字，同游白山诗及赠别诗，友人和作，均可收入，以志吾过！不知《传记文学》可考虑刊登否？

末年与妻女重会，也是缘分。另有二子分在英美，长子在英，营印刷业；二子作画，已有成就。并附奉闻，即请

时安

弟　杨联陞　上

一九八一年七月六日

注：录自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第三十九卷第三期，刊发时题为《“哑行者”蒋彝二三事》。刘绍唐，时任台湾《传记文学》杂志主编，出版人。

二

绍唐我兄：

久违了！想一切都好。

《传记文学》已办到第四十卷，其中佳作多篇，读了对传主油然生敬爱之心，至少增加了解，实为治近代史者必读之刊物，别人也会开卷有益，我兄功劳不小，谨此致敬致贺。

去年11月有两位与清华有关的老师仙逝，11月5日萧迹园（公权）先生逝世于西雅图，享年八十五岁。同月20日叶公超（崇智）先生逝世于台北，享年七十八岁。《传记文学》四十卷第一期已有叶公超先生逝世纪念专辑，我特别欣赏王之珍学长的文章，挽联能得先生之全。浦逖生老师（教我政治学概论）的《忆萧兄公权》，更是文情并茂必传之作。小题“夫子、才子、君子；学人、诗人、哲人”可作挽联，工整而非虚誉。同系的教授，如此互相推重，实可风人。

我在清华，从公超师学大一英文，又承先生改过一篇小品文《躺在床上》，在《学文》月刊（民廿三、六月）发表，是我文坛登龙的起步，可惜未能继续，

因为当时兴趣已由文转史。1957年我首次回台，见了许多位师长——现仍健在者，恐怕只有教我西洋史的刘寿民（崇鋐）先生，教我中国社会史的陶希圣先生了。这仅指在清华而言，还有别的师长。当时叶师是外交部长，我居然得到有近半小时的单独接见。以后在大使任上，叶师曾两次来访哈佛，一次演讲，一次特来赐访。我1968年第二次回台（为院士会），也在衍圣公欣赏的那家山东酒馆（会宾楼?）席上得见先生，恐怕是最后一面了。有人说叶师晚年曾奉派来美考察各大学所用汉语资料，不知确否。我准备检查些叶师用中文写的小品同书评，连我所能记忆的先生的训诲与笑貌，写一短文呈教，不知我兄可考虑否?

萧迹园师是我在毕业后才在北平城内拜谒的，主要为向先生学诗。芦沟桥事变之后，时局险恶，清华教授有好些位迁避城内，浦逖生师曾住遂安伯胡同舍下对面，我曾陪下棋数次。浦师书中提到的杨联陞，就是区区，只是“陞”乃“陞”之误植。我曾向萧师呈上译泰戈尔诗为词（《浣溪沙》）两首。先生说，要用功，又给我看当时新作的《菩萨蛮》四首，情调颇似韦端己，我大为折服。其中有“醉扶红袖暖，城上

胡笳转”之句，先生说胡笳之胡字是与俞平伯先生商定的。

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与哈佛大学虽然东西遥隔，频有往来。只可惜萧师中年患青光眼要随时点药，有很多学术会议邀请先生，都不能应，只有一次中美学术合作会议1960年在西雅图举行，先生在当地参加。我同法律学院教授代表哈佛参加，中国代表团远来的有近三十人，胡适之先生领队。分三组：人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我被派为社会科学组的报告员，临时致词，提到学术上有见树见林之论，但亦有望远云而误以为林者。萧师颇欣赏这个云林之喻，在其自传《问学谏往录》中提到两次。我读了赶快写信说，这个妙喻出自傅孟真先生（傅先生说用以讥讽拉铁摩尔，也许用过不止一次），我不敢掠美。此外，《问学谏往录》中有“史鉴节要”，先生说“是族曾祖蒲郚公所编，由萧氏宗祠刊印的书”。我函告先生说，我幼时也读过此书石印本，后来胡适之先生赠我一部比较早的刻本，题为和州鲍东里古郚编辑，有道光十六年丙申编者自识，我疑心是古郚所编而为蒲郚公所赏，因而刊布者（此书刊本不少）。先生回信，说记忆有误，此两点在

重版时可以刊正，请我兄留意。

我惊悉萧先生逝世，得知华大有追思会，赶作了一副挽联："学析法儒，诗兼唐宋；德齐往哲，书泽来贤"，聊志敬仰之忱，也许可作浦师大文一些注脚。《清华校友通讯》新四十八期有萧先生《画梦词》再录一，附讨论函（与晚学）。《画梦词》与《迹园诗稿》都无疑是第一流的作品，足见先生诗（包括词）学造诣之高深。

至于偶尔得意之作，则最近台大中文系编印的《台静农先生八十寿庆论文集》附录有我编的《友声集》，其中有萧、台两先生，潘石禅（重规）先生、张充和女史与我唱和诗偈，共九首，内萧先生两首，虽皆戏作，可见先生晚岁胸襟之旷达。至于《等死偈》，则逖生夫子所谓百无禁忌者也。

今日将到哈燕社汉和图书馆检抄《新月》《学文》《清华学报》中叶师印布之文章（包括书评），作一简目，便中请代询梁实秋先生，对搜集此类资料，有何指示。又如果在台之少壮学者，能负此任务，可省我这外行丢丑，有辱师门。忽然又想仿照王之珍学长的佳作，试作一联："坛坫论贤劳　中外推公超国士（亦可作超博士，但国士者，天下士也，先生足以当之）；

艺林失豪逸　门墙许我哭才人”。请与王学长及其他高贤商量改定，我再照写。此间自洪煨莲老师仙逝，实无可与推敲之人（余英时在耶鲁，他的旧诗比我高明，但他不大作联语，另是一工）。《校友通讯》新十三期封面有叶先生法书，新四十六期有为叶先生七十寿庆资料，我这封信也许可以送请《校友通讯》酌转载。

最后只能略提我失了一生最大的一位恩师，赵元任先生在今年2月24日逝世，享年八十九足岁。韵卿师母去年3月1日归真，两位共享一百八十足岁，连如兰师妹发出的讣告，也说两位老人家，做了多少事，享此高龄，已无遗憾。不过我们追随的人仍自恨谒见不够勤，侍奉不够多。《清华校友通讯》新七期、新八期有我写的《赵元任先生与中国语文教学》，只是我追随前二十几年的记录，以后先生又有许多著作，“中研院”史语所定在今年底前出版，把集刊第五十三本作为纪念赵先生专号，我好歹要写一篇。

要说的话太多，即此住笔请安。

弟　杨联陞　上

一九八二、四、十六

注：录自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第四十卷第六期，刊发时题为《关于萧公权、叶公超、赵元任三位老师》；稍后转载于《清华校友通讯》新80期，题为《给传记文学主持人的一封信》。

致李中清

（二通）

一

中清学兄：

前天收到3月22日信同与杨向奎教授合撰之《“邮表畷”与“街弹”》大文一篇，共稿二十三页，多谢！

向奎先生是史学耆宿，常有独到的见解。此文标出阮元《揅经堂集》（卷一）解说《礼记·郊特性篇》的“邮表畷”，与同时程恩泽“会有表解”（《清儒学案》146引），认为“旒”“邮”“蕝”（当即《叔孙通传》之“绵蕞”，蕞即蕝字）都是表，颇为重要。又因邮表附有传舍，田畯督耕居之，以为弹室。连到赵明诚《金石录》中之“街弹碑”，甚有趣味，大旨可通；但亦有

可商之处，略说如次：

大文中论《墨子》《备城门》诸篇，似应参考岑仲勉注。又哈佛 Rofin Yates 之博士论文，有此诸篇英文译注，论文由我指导，一时尚难印布，或可一提。Yates 亦治秦简，有一文见 *HJAS*。

大文论烽燧与汉代乡亭里，参考王国维、劳榦、严耕望、张春树等著作。王先生是一代大师，中外钦仰。劳榦于汉史及汉简功力特深。严耕望治制度甚为谨严。其论亭制，似较劳氏为精。大文对他的说法介绍不够清楚，似可改进。

大文对亭是一政治区域之说表示疑问，劳、严皆主张乡下之有“亭部”，封爵有都亭侯（两汉略有不同）。严氏据《百官表》及据《续汉志》引《东观志》所举乡数亭数，前汉每乡辖亭（平均）四又二分之一，后汉每乡辖亭约三又三分之一（严：《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的 57—58）。大文论亭处似可据以为证。

大文中最可议者，是《金石录》中之“街弹碑”，赵明诚之释尚有问题，此碑文虽残缺，见于洪适《隶释》卷十五《都乡正衛弹碑》，其文有：

愍夫徭役之不（均）……于是乎轻赋□敛，调□□富，结单言府，班董科例，收其（旧直）……之目，临时慕顾（募雇）不烦居民。

洪氏引《酸枣令刘熊碑》“愍念烝民，劳苦不均，为作正弹，造役门更”为说。又指出《水经注》有《南阳都乡正衛碑》，不止一例。赵氏误谓衛为街，遂云莫晓其旨。今按：碑文大意，显是人民自为组织，合力出资应付徭役（结单言府，单似即弹之省写，言府即呈报官府），犹如后！世之雇役法。正卫疑指正卒与卫士，但正卒亦可包括卫士。（汉代役法，我与王毓铨所见相同，早有讨论。）但正弹门更，既为一事，则与大文所论亦不无牵涉也。

1982.3.28

又：汉陶器有守卫之楼，当即是亭（各大美术馆多有收藏）。又汉碑砖有亭长、旗亭等，亦可注意。

附记：大文释《金文编》未释之字为裘表，又以“物”为古代部族之图腾，皆有“可能”。若逞其想象，则于狩猎之所获，悬裘示武，或以表势力范围（但动物

已有此观念，不始于人类），亦未可知。甲骨文有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周法高《金文诂林》，均便参考。

注：原载《纪念顾颉刚先生学术论文集》上册，巴蜀书社，1990。李中清，社会科学史学者，李政道之子。

二

中清我兄：

通电后不久即得8.30信及改定稿，你同杨向奎先生合写的这篇大文，很有启发性。已请好几位朋友看过，并请评论。足见作者的虚心。这种学风，是应该提倡的。

国内治汉简的，贺昌群、陈梦家等先生，都已下世。此日裘锡圭先生功力颇深，我已近看了他在《文史》发表的文章，很赞赏。老友王毓铨对我说过，裘君对先秦货币史有深入的研究。现在考古资料日多，我颇希望有人能补正王兄的货币史（我的英文《货币的信用小史》这一部分早就应该修改了）。大文或可请

裘君参加讨论。

大文提及小川琢治，此公是历史地理大家。小川环树、贝塚茂树、汤川秀树都是他的儿子，贝塚、汤川因作了养子改姓，日本常见。小川文提及界划可用木或石，此点应注意，至后代犹如此（如界石）。又大文提及祭祀（关于“社”有木有石，有闻一多、陈梦家、孙作云等文数篇均重要），令我想起日本祭祀之注连绳（なぼぬ，章断注连，见《颜氏家训·风操篇》），界地或坛以为祭，不限于一民族一文化。

杨先生与足下似未充分考虑我提出的街弹似应作衛弹之说。我则颇具自信。

又大文中对“行政单位”一辞，似嫌拘执，行政单位不必是固定不变的。亭至少是一种有弹性的行政单位。故以通体而论，我最赞成严耕望氏之说。早期之“省”，明清之“道”，都是相当有弹性的行政单位。

张春树君曾从兰州来信，说在那里讲汉简，我很高兴。此信亦可发表。即祝
研安！

1982.9.2

致丁邦新

（一通）

邦新我兄：

蒙史语所不弃，叫我为赵元任先生纪念论文集写一篇文章。这是义（谊）不容辞的。现在找出一九六五年我同胡、赵两位先生用三角通信式讨论古汉语中“某也”（特别是人名后也字）的信，依时间顺序是胡先生给我三月十二日的信，我三月十六日回信，胡先生三月二十日的信，五月十一日的信，我五月十四日的信（只一段有关），胡先生五月二十八日的信，我八月十七的信，胡先生八月二十五的信。中间有赵元任三月二十日给胡先生（迪也适之，平常是迪呀适之）给我的副本，末后写的 C. L. S.（MF. T）T=Theorist。我

知道 L. S. 是我的 initial，MF. T 还是问了 Iris，才猜出是由 Lucky Strike（L. S.）香烟广告 MF. T. means fine tobacco 改的 Fheorigt。承他老人家赐赠，实在愧不敢当，至多是胡说的理论家罢了。（此等处可见先生之幽默）

这些信请斟酌复制作为纪念胡、赵两先生之用。胡先生去世已二十多年了。我受他们二位提携指导之恩，真恐毕生难报了。

（一九八二年）七、七

方桂先生、法高兄同你们诸位其他专家，都欢迎跋语。我只想加一注，即“也”上之人名不限于一字，诸樊、余味等皆是。（赵先生的两页，大约得描描，才能复制。L. S.）

注：丁邦新（1936—　），台湾“中研院”院士，时任史语所所长。

致洪同

（六通）

一

维公学长：

……您要来美而我正去台，在台无暇去新竹访清华拜梅墓，十分抱歉。

今得卞学铃兄电话，知家翘兄已订本月十六日午，在 MIT Faculty Club 请吾兄与数位友人小聚，其中有我。正合孤意（戏词儿）。因是晚之会路遥而无车，或可借此告便也。

想说的话很多，约之如次：

（1）《学报》是否仍由校方大力支持？经理得力否？弟虽已不任编辑，仍有“顾问编辑”之名。而新

出之一期，由柳、李二公主编者（内容精彩），迄未收到，曾于一年前得田意兄书，亦未收到多余之份。不知今日发行如何办理？弟至少当可写些书评，并非罢工或怠工。若不顾不问，要帮何从帮起？如嫌顾问太多，不能一一赠书，无妨就名单精减。

（2）赵赓飏兄此次未晤，只通电话。所托之事（关于中文"托福"等）曾于托丁邦新召集之文史座谈会中代为提出，一般反应良好，认为重要。清大中文系主任梅广兄尤为热心（渠在哈佛曾旁听弟课，故亦自称弟子），请赵兄便中接洽。

（3）《传记文学》主编刘绍唐兄在院士会议中送来数十册第二十周年纪念号（或以其中有弟纪念叶师公超文字［上］之故）。但弟不愿自吹自擂，有若干册，院士未即取去，弟又分送若干，今大致已送完，希望叶［下］不久可出。

（4）在台虽只三星期，见闻甚广，有一日如三月之感。收获甚多，作打油诗不少。然皆苦吐精诚之作，已托陈捷先呈台静农、郑因百两大师批改。可送《院讯》及《校友通讯》酌登。又敷衍为纪事纪行之文，拟题为《自传之一章》送绍唐兄处考虑发表？与他两

处之差别，只是两处皆有诗而或少一两首。《自传》不但有诗而且附注稍详而已。否则《传记文学》只是文抄公，何能多拉读者，亦生意经也。

（5）弟自黄季陆先生长教育部时访美，即蒙惠赠《“中央”日报》，已近二十年，月前忽然停寄（要钱？）。回美后收到航寄七月下旬之《人民日报》数份，有廖承志致“经国吾弟”书，及老友赵荣琛剧照（程派传人）等。误寄于弟三年前旧址，可见其消息不尽灵通，不知《“中央”日报》是否有意与之对抗？如能转告适当机构或人员，极感。

虽已退休两年，尚能学而时习（故新号悦斋）。每星期至少有两三次到 Divinity Ave. 办公，接见访问学人。

……

注：原载《清华校友通讯》新 81 期，节录自 1982 年 8 月 8 日致洪同函。复印件由李显裕提供。洪同（1915—？），字维公，曾任台湾新竹清华校友会总干事与理事长。

二

维公学长：

周前在新竹母校快晤畅谈，我兄依然丰貌翩翩，主持《校友通讯》，图文兼美，至为欣羡。毛高文校长尚是初面，极为和悦，双目有神，必是行政高贤，大楼引来大师。如，李方桂先生是第一届院士，与赵元任先生齐名，近又得泰国奇勋——见李师母《曼谷之恋》近作，报刊（《世界日报》）所记极为翔实，李先生大作已成泰国语文宝典。文中之杨知礼，已由企业转为教育，语文知识广博，今已成小名人，亦方桂先生诱导之功。弟之介绍，不过穿针引线而已。李先生与师母只留宿一夜，但语文系主任李壬癸兄由再传弟子，晋为直传，亦是大幸。史语所所长丁邦新兄，博士工作全由方桂先生指导，此次是唯一当选之人文新院士，至为可贺。研究院李亦园、杜正胜两兄俱已借调来清华。老将王伊同——字斯大，是燕京高弟，文史兼精，其硕士论文《五朝门第》为学人必须参考之作。在哈佛博士论文，由赖世和教授指导，研究明代中日贸易，甚为详密。同道或以有新译注《洛阳伽蓝

记》，以为只是中古史家，则大误矣。

清华向来注重外文，英文不必言，日法德俄均可修习，弟于向陈寅恪先生辞行时，先生告以要学德文，因德人对学问特别广博而深入。弟在考博士时，除日文为本系必修外——有钱稻孙先生主教。能留美是钱师向哈佛贾德纳博士（已故）介绍，后以因缘为贾公助理得以来美，英文甚差，不敢与英美考选诸兄相比。法文学两年，因汉学中心仍在巴黎。阅读、写信、考试得 A。德文只读一年，在全校特考通过（三段之中有一段美国向西发展史，比较容易），一击而成，未再努力，虽与德国汉学家通讯，只用英文，常觉自愧。当年寅恪先生在欧美学习多种语言之老辈，今似只有俞大维、蒋复璁两先生健在。姚从吾先生不肯逼学生学德文，弟以为误。傅孟真先生曾说欲了解一国文化，非真通其语文不可。晚年自谓尚能读康德哲学也。今冬十二月末第二次汉学会议在台北举行（第一次成绩不恶，但有降格之文收入，此等处必要把门，宁缺毋滥），弟如健康尚好（特别是目疾，假定白内障不必早行手术），决定个人参加。若时间允许，或可来新竹住一、二夜，多与莘莘学子会谈。

戏呈孙方铎兄五律，亦可在《通讯》发表，有一句全用唇音，一句全从水旁，虽是游戏之作，尚不离谱。

明年（1987）是九级五十年，弟忽生一计，因学画已数十年，近来偶有可观之作，想赠清华五、六幅义卖（拍卖），大幅至少万金，小幅数千已可。弟画向来不卖（张虎痴印章亦"一钱不值，万钱不卖"，兄弟二人皆享大名，弟不敢比），但为母校发展自当竭力以求。如此计得　吾兄同意，或可请傅允英（幼侠）兄一同出马。傅兄花鸟在当地画展，曾得首奖，必愿参加。如再得工书善画之级友成一"联合书画展"，则幸甚矣。

今早思得此计，不能成寐，鸟哺之报，既不能长期讲学，院士会两年开一次，弟之校医只许弟每次出行以四、五星期为限（带药亦不胜其多）。去年十月为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报、保、包"甚受优遇（虽曾失足跌倒，伤非甚重），但可能有所谓怯高症。此次友人赠杖，甚为得力，来往各停一日，对时差尚能适应，但夫妇同行，行李笨重，若单人旅行在一星期左右，则较便捷，冬日尤然。此番虽已拜谒梅墓，未见梅花；胡适之先生墓与两董墓地皆太高，只可仰望致

敬，甚觉怅然。

……

注：节录自1986年某日致洪同函，原载《清华校友通讯》新97期。

三

维公学长赐鉴：

此番本拟来开汉学会议，藉谋良晤，不意月来血压失平，影响情绪，其低落为数年来所未有，医戒远行，只可请假，甚觉惭愧。幸知哈佛僚友杜维明（东亚系与哲学系合聘）教授，日内即赴金山省亲，耶诞之后赴会，可以带去弟早欲奉呈母校之拙写书画数件，可于开会时烦请历史所所长杜正胜兄转交。计山水画小幅三张（二水墨，一着色），大幅三张（一水墨竖，二着色，一横一竖，为君几下苍龙窟），请斟酌选裱，裱工之费折为美金，弟当照付。字恐怕难出售，暂不必裱，一切悉凭尊决。

弟书画向来只赠不卖，但闻傅幼侠级友已准备寄

上大作数张，合作开书画展，校庆义卖，稍助风流。我兄主持此节多费精神，小弟在此叩头了！专此奉恳，即请

时安　并贺

新禧

弟　杨联陞　拜启

1986年12月21日

注：录自《清华校友通讯》新98期。

四

维公学长赐鉴：

今日丁卯元旦，谨贺春禧，敬祝万事如意！弟去年以血压失平，情绪低落，未能乘汉学会之便来新竹为母校讲学，甚觉疚歉。前日接奉毛校长大函及夏日随李方桂先生暨夫人等来访照片十数张，毛校长亲自导游与诸友欢晤，甚可纪念，请代致谢。

汉学会弟未出席，哈佛有僚友杜维明（哲学）允为带去送清华之画，选山水大小各三张，字一张，

请维明在会中交杜正胜，与弟函一同转呈我兄，敬烦代为处理，裱费请赐告，弟开支票与我兄，一切叩谢。正胜有信来说已转交，尊处尚无消息，颇为悬念。

一月中，傅幼侠（允英）兄寄来花鸟四幅，用笔清妙，墨色鲜艳，俱是精品（可成一套），不似弟之杂凑。幼侠要弟加题，弟病后手颤，不敢下笔，四张暂存弟处，候我兄或幼侠兄指示（如不裱或可装框）。幼侠不拟返校，弟此时衰弱不堪，更不敢作返校之想。希望情绪早日好转。即请

俪安

弟　杨联陞　上

一九八七、一、廿九

附呈《圆相加点》（即至大至小）偈，是拙作（加注近于蛇足）。

注：录自《清华校友通讯》新99期。

五

维公学长：

近日连接尊函及《校友通讯》，弟前信胡云，许为“心声”，甚感。校庆不能参加，讲学不敢许愿，贱体虽见平稳，仍要“取之以昌”，医言不可不听，私衷实觉疚歉。

书画七张裱就，多费清神，谨此叩谢！奉上个人支票美金一百元整，除垫付裱工费用，所余请赠通讯社补助邮费为感！幼侠兄之花鸟，皆是精品，弟头昏手颤未敢分题。今从《通讯》中拜读一字打油记游诗，兴高语妙，勉和二首，兼怀师友。一曰：

一院一斋一念旧，一歌一咏一怀新，

一鸟一花一世界，一缘一会一天真。

又一首，禅家套语，只起句尚可：

一点一圈一只眼，（法眼，包万象也）

一抬一搦一钳锤，（要经过大炉，老师对学生，

一手抬，一手搦）

一刀一断一猫儿，（南泉斩猫）

一性一佛一狗子。（人问：狗子还有佛性也无？曰：无；亦可说“有”）

圆相中点，请加注出处：《指月录》卷六：径山道钦禅师，马祖令人送书到，书中作一圆框，师发缄，于圆相中着一点（《传灯录》作一画，意同），欲封回。注：忠国师云，钦师犹被马师惑。下有径山是及雪窦赞语。

元月七日，有杜正胜教授来信云：“书画七纸已遵嘱转给洪同教授，转致之前，拜阅再三，山石苍劲，清气自然，实在是神品。尤其淡青设色那张，中间印‘莲生大士’者。友人适亦来观，赞叹作者长寿，以富于青春气息也。”友人善颂善祷，至为可感，出于方家，愧不敢当。正胜兄书法得陈老莲之神，与贵友同赐鼓励，再谢吉言！

收到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新书，有弟之长序《原商贾》，已在《食货》月刊印布，但少二十三页之补记。此书是清华文史讲座，

一九八四至一九八五年夏来讲，李亦园院长有说明，本期《校友通讯》有李院长访问记，对一理一文有说明，颇为精要。

得知李田意兄在此讲学，他是《学报》多年秘书。又从《传记文学》得见柳无忌先生谈十友，感慨华人内斗，弟甚同情。柳先生任《学报》主编多年，近数年任主席，两位功劳不小。听说《学报》事已交棒与本校，对外似尚无下文，盼有人访问报道。当年《学报》复刊是梅月涵校长苦心孤诣，清华与联大等各校人士共同扶持，在当时是国外唯一有水准中外文兼收之学报。除何廉主席已归道山，参与之人今尚健在。赵赓飏兄丧偶亦勉力鸿仁，对语文教学续有贡献，实在可敬！交棒可有谢辞？手仍发颤，字太潦草，文亦有欠通顺，如有可借《通讯》用处，请赐正烦抄，多谢。即请

双安

弟　杨联陞　上

一九八七、二、二〇

今早敬撰《人文社会学院献词》五言四首，似尚简明，附录请李亦园、杜正胜诸兄指正，可充篇幅。

二、二七又及

清华研究院，五星曾聚井。
梁王陈赵李，大师能互影。

任公倡新民，静庵主特立。
寅恪撰丰碑，史观扬正义。

元任开语学，济之领考古。
后贤几代传，屈指已难数。

人文社会学，理工亦科技。
真善自千秋，精美方成器。

注：录自《清华校友通讯》新99期。

六

维公学长：

杨知礼兄来访，畅谈返校盛况，令人神往，《校

友通讯》可以先读，更觉兴奋，蒙赐棉纸，书画皆宜，至叨嘉惠，专此致谢。

弟画蒙尊处付裱，得与幼侠学长佳作同在校史馆展出，由李亦园院长及曹岳维级友主持，两位各购一幅，毛校长赏购一幅，另外四幅由亦园兄向友好推售，全部收入均以九级名义捐入梅故校长学术基金，甚符弟意。诸公如此帮衬，令弟感激涕零。我兄为母校出力，发扬清华精神，至为可感。

不幸弟于杨知礼兄赐访数日，即觉不适。夜间呕吐，校医主张急送医院，云是轻微中风，治疗两周，大体痊可，但前半年已有之，腰腿无力，有时跌跤，又在疗养院续住五周方获放释还家自理。哈佛两医恰值休假，亦择时诊视，血压初时偏高，增药后渐降，已可无虑。

黄牛学生电告，李方桂先生八五高龄遽归道山。弟自四十年代即蒙方桂先生暨徐樱夫人青眼，随侍多年，不胜哀悼。寄去挽联及和易安词奉慰，未知可否载入《通讯》。

一九八七、九、一五

注：录自《清华校友通讯》新101期。

致周一良

（一通）

来示以双承寅老与伯希和为说，万不敢当，廖化作先锋而已。伯公晚年以汉学界警犬自命，不可向迩。其书评不留余地，非弟所从。

论明清史料史事，今日当推房兆楹、杜连喆夫妇，皆燕大高人。弟已做初步准备，两年后提名房先生为院士。哥大已赠予二人文博，洪师大慰。有明清两传，Mary Wright、Jonathan Spence、David Nivison〔一〕皆北面称弟子。燕大在中院向来受屈，煨莲先生尤甚。弟希望打此不平，能有效也。房先生如过此关，弟决出

〔一〕分别指芮玛丽、史景迁、倪德卫三位史学家。

席力荐。

下月底可以返国，大佳。“虽信美而非吾土”、“应知异国误华年”，弟四十年前早为谶语矣。

弟　联陞

1982.8.23

注：录于周一良《纪念杨联陞》一文。周一良（1913—2001），字太初。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上世纪四十年代初赴美留学，与杨联陞同在哈佛求学，交情甚笃。

致陶晋生

（一通）

晋生我兄：

多谢寄来陶师给我写的序，议论明快，文笔流畅，我非常钦佩，请代致谢！

第二面第二行“岂明（周建人）是新文学的名家”，“建人”似是“作人”之误。建人是鲁迅的三弟，文学不及两兄。前一页说的周建人主持文学系，我不知是否也是作人的笔误。

又，同页提到蒋廷黻，清华历史系，中国通史是雷海宗（他曾留学法国，论文是一位近代初期财相的改革），注重上古到汉末（这是当时讲通史的风气）。雷先生也教秦汉史（本来是钱宾四），教到王莽，就说

同学对东汉有兴趣的可看杨君的《东汉的豪族》。那一篇是张荫麟先生叫我为他编著高中本国史的长编（吴晗给他写过明初两篇），后来还写过魏晋到唐初两篇，没发表，稿子也没有了。《剑桥中国史》本邀我写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十几年前就因多病辞谢了。

我现在还有兴趣的，是希望有人能仿照《日本经济史大辞典》，编一部中国经济史大辞典。我的《货币信用小史》原是开课时先开列名词若干，先讲了，让三个学生分写，我再补正成书，不甚费力。未毕业时，梁方仲、全汉昇（后来孙毓棠）在此，曾邀他们合作，后来星散了。

全兄虽由宋（他的《唐宋帝国与运河》非常好）改到明清，仍是好手。孙回国后被派作近代史，梁已下世，但他对人口田赋的大书很见功力。王毓铨在普大（一年）新写一文，概论秦汉到明清农民之不自由，要应赋役等，嫌太笼统，对户口之别乃至白籍、黄籍、主户、客户都没讲。这样的概论恐怕没有多大帮助，如果说人民不纳税，才是自由，哪有这样的政府国家？

陶师末页倒四行有“自成大师”四字，我实在不敢当。如教我隋唐史的寅恪先生，是公认的大师，我

再活二三十年也未必能到。如先生必欲奖励，可否改为良师或名师之类？老师称学生“大师”，也许有人说像把场的老师给台上学生叫好。

又，清华吴景超，是社会学系的，似应匡出。他用卡片讲两汉社会史也许说奴隶，不多，是一点，似无甚重要结论。老辈中用卡片最得力的，我要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他的几本大书，貌似堆砌，实有见解；钱宾四、赵元任先生早年（小学年龄？）似皆曾受教于吕先生。我最近收到吕翼仁先生寄赠诚之先生遗著（史学四种）小册，颇有独到之见。

匆请　教安

弟　联陞　上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一日

注：录自《汉学论评集》。陶晋生（1933—　），史学家。曾在美国任教，并任亚里桑那大学东方研究系主任。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研究员，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曾协助其父陶希圣，担任《食货》月刊执行编辑。

致浦丽琳

（一通）

丽琳师妹诗人：

12/29来信同大作《贝壳》先后收到了，多谢！

诗读了两三遍，有的已可成诵，每首都有意思，所以是自己的诗（pp.96—126印重复了，所以读了不止两三遍），值得印出。我最喜欢的，有《贝壳》、《怀念》（像徐志摩或胡适）、《信念》、《寒林》（令我联想Robert Frost一首有名的诗，起句我译为“雪落得紧，夜黑得早，行人独过荒原道。大地上平铺着一片白，只露出几棵枯树同芦草……”）、《年夜》（韵特别好。响了几声，是炮仗。结句“富家的地板烫，僵直的街道凉”，像元人小令）、《等闲》（深刻）、《散工后》

（的是纽约夜景，“没声没形没嗅”，“没树没鸟没狗”，结句有力。辛稼轩《西江月》有“宜醉宜游宜睡”“管竹管山管水”两个结句，老人自写其情境。)、《没关好》(有谐趣)、《夜车》(短句，韵错落有致)、《蜗牛》(特佳，亦可做全集之题。)、《纽约楼客》(结句特佳)、《认了》、《自然》、《厨妇》(幽默可喜)、《以为》(国音方音都可以蝶与叶为韵)、《厨妇(二)》(同上)、《昨夜》、《追念》(情极真挚)、《母亲的手绢》(同)、《窗帘》(体物有情)、《成熟的后头》、《树干》(都是中年才有的诗)等。

卷首的画很秀气。何时给我画张荷花如何？我是近月余新添了一种药，有用，但有副作用，手颤！地下室(我的“悦斋”)现在太冷，等春暖有兴作书画时，或可奉上一张。即贺

新旧年禧

杨联陞

1983.1.20

宛君附笔致候

注:原信扫描件由浦丽琳提供。浦丽琳(1932—　),旅美诗人,笔名心笛,曾在美国洛杉矶南加州大学图书馆工作。浦薛凤先生之女。

致王仲荦

（一通）

仲荦教授史席：

久读遵著，忽奉华翰，拜读之余，不胜感愧。

弟虽曾充哈佛讲席，学殖芜杂，论著肤浅，幸师友提携，得与海外治所谓汉学者作三数十年之切磋。今已退藏数载，本应匿迹销声，“读后”乃一时漫笔，旨在颂扬鼓励，不足言学者。

白女士所谓函弟请哈佛邀请先生讲学者，恐伊尚不知退休数年之人已无所谓“法力”。伊当知弟本来属之东亚语文系，在大学无大影响。孔菲力主持之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重在近代（十九世纪以末）现代，哈佛燕京学社每年延请之访问学人 Visiting Scholars

Program，年岁限四十以下。但两处□□[一]皆可有两三位虚有其名之客座研究员，费用皆由所属机关自理。如先生所需只是此种虚衔，似以用英文直函孔菲力，或哈佛燕京学社长 Al Craig Director……

注：此信乃悦斋存稿，信末无落款及时期，约作于 1983 年前后。王仲荦（1913—1986），史学家，主治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史。山东大学教授，曾任历史系主任。

〔一〕此处两字辨认不清。

致杜维运

（二通）

一

维运我兄史席：同行二十余载，早欲相晤相闻。忽从航邮接奉新著《赵翼传》，俾快先读，特此布谢。读之将及两遍，不胜叹赏。此传以瓯北及同时学侣诗友文字为基本资料，选择甚精，论议发挥，语简而当。于《廿二史劄记》之考证，洵为赵氏功臣。于宝山李氏（保泰、啬生）对赵氏数书之订正，特为标出，可谓发潜德之幽光。均是特出贡献。按，瓯北诗四千多首，气盛言宜，神采飞动，但其中有认真之作，亦有游戏之作。足下两俱选录，遂能为瓯北传神。选诗约二百六十首，于诸篇之经营位置，颇具匠心。引申论

释，乃至文笔点缀，能与原作融合。此传为成功之作，可以断言。瓯北复生，亦当称许。

略有数事或可商量，有一事可供谈助，并述如下：

（1）大作自序中对内藤（误作滕）似颇不满，谓其多袭瓯北。按，此公为日本东洋史学大家，才雄学博，王静庵先生与之为友。陈寅恪先生“王观堂先生挽词”有“东国儒英谁地主，藤田狩野内藤虎”。自注云：“内藤虎列第三，则以虎字为韵脚之故，其实此三人中内藤虎之学最优。”是王、陈两大师，皆推重内藤。《中国近世史》乃身后有人整理其讲义所成，但可见其治学规模之宏大。以宋代为“近世”（Early Modern），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立论，内容不能与瓯北全无关系，而自成格局，似非袭造。此断代法（所谓“时代区分”）影响颇巨。不但日本有“内藤史学”之说，欧美亦复风靡，学报且有专文论列。亦以欧美学人往往苦于汉文难学，而日文文法较为明确，字典又多，遂以日本学人著作为捷径，而内藤之行情益高。

鄙意内藤之重视《廿二史劄记》，可能受梁启超影响。（同时日本尚有提及赵翼而误作张翼者，盖赵、张二字读音相近。姑隐其名。）梁氏之《中国历史研究法》

出版不久，即有桑原骘藏评介，颇为详细。桑原亦西京大师，其《蒲寿庚考》有中译两种。有意将中国史广为亚洲史，乃至世界史。较内藤更为开阔。京大退休教授宫崎市定（第一讲座，东洋上古史）为东洋学泰斗，与联陞有忘年之交，1961—1962 年来哈佛任福特讲座教授一年，联陞于 1962 春到京大讲学三个月，作为交换。借寓先生府上，并用先生之研究室。联陞后来赠先生诗画："还历古稀皆拒贺，醇儒重实不求名。云山无尽学无尽，愿祝先生过百龄。"世人多以宫崎为"内藤史学"之承继人，先生则谓得于桑原先生者更多。自集论考数卷皇皇巨制，皆称"亚细亚史研究"，职此故也（先生生于 1901 年）。

（2）瓯北与李保泰（啬生）虽相差十五岁，而治史论诗，深为投契。保泰对瓯北数种著作之编校订正，瓯北甚为欣赏，有诗赞扬。保泰亦回敬如仪，至比瓯北为如来而自居为传法之阿难。具如传中所述。但此三甲进士，久任学博，而能以月俸千钱买书，又以千金（当是银两，自然此与上之千字可为虚数）为友人刊书，手头宽裕，家道应有可观。读者若已注意 p.260—261 洪亮吉称赵有十万黄金，瓯北否认（诗

中只有“富过千金不为少”p.282），而且声称只是润笔之资。亮吉又说瓯北“不积俸钱惟积赀”，又弟子中有“秦贾越商皆列侍”，更力言：“我言十万信不虚，质库况尔盈吴趋，子钱及母钱，叠日飞青蚨，努力可望猗顿兼陶米，我言如虚我受诬。”直欲以赵入货殖传。足下似左袒亮吉，但用语妥善，只说瓯北作书院讲席时，弟子中可有不乏经济眼光者，知天下利市，资金得灵活运用（p.261）。依此可补说乾隆末叶，若干资金已由盐业转入当业（盐商受政府勒索，名为踊跃，实不得不捐献，所得盐利大不如前），故友安倍健夫教授有长文讨论。质库不必自开，他人（如政府、贵族、官吏等）皆可存款分利，此又一变化也。瓯北可能在若干质库有存款，洪氏因而煊染，亦未可知。但洪所谓“质库况尔盈吴趋”，可能引起读者对瓯北挽李保泰诗中质库之误解。诗云：

朋簪回数几心交，肠断扬州廿四桥。步屧过从无半里，盘餐留话勤连宵。

喜闻质库开阛阓，更买高楼俯丽谯。独有故人余老泪，更无洒处涌如潮。

喜闻两句可疑。何人喜？何人闻质库、买高楼？若认为瓯北称杨李氏经营之成就，似欠妥善。鄙意喜字或当解为笑，则开质库、买高楼者，皆为李赵所笑，正如瓯北挽蒋心余诗有“何限世间扬翟贾，傲人足穀与多牛”（p.162）之句，同一格局。如此解可用，则 足下称李为淡泊名利的书生（p.349）与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三称李氏“秉铎扬州，生徒执业问道者日络绎不绝。宁谧自守，读书论文外，不及他事。与钱……王……卢……姚一交，诸先生皆深重之。”亦属可信。

南宋以来，儒士治生，已非所禁。朱晦庵说陆家（九渊）亦有店肆（不记原文），但生财要有节制，指其门限以示弟子。瓯北先生似亦能从此命。虽对食色之乐以随缘接受，似无过奢之事。遗产如何，尚未及考。若依所见，吾师 元任先生之懿行博学，君子之泽，五世而未斩。先生天才高越（胡适先生谓元任先生才过于彼），学问精深，不计名利。其长女如兰教授曾屈为鄙人弟子，音乐史之造诣，已是第一流，而谦谦君子，诚挚接人。次女以下三人分治化学数理，各有成就，所谓“隋珠娇女分传业”也（张隆延贺寿诗）。

保泰又曾纂辑《甘泉县续志》及《江都县续志》，哈佛汉和图书馆藏有其书，自序或许可供参考。《江都县续志》卷十二的结尾曾说：

> 编辑既毕，视续甘志之成，已越一年余矣，亦已力祛重复，仍不免间有互出者，则势相联也。观江左分邑之志，其近出同城，如常之宜兴、荆溪，苏之常熟、昭文与昆山、新阳，皆系合志，体裁较得。乾隆壬寅癸卯间，甘泉曾拟修志，延余姚邵太史晋涵主笔。邵议始自分邑之日，其前统属江都者，悉删不载。裁断殊有见。而因袭既久，事寻中辍。今二邑但并续前，各仍其类，亦体类当然也。后有君子，重加订定，庶合志为得其衷尔。

李氏自己所纂两志，因袭前修，未免重复，但仍旧主张邵晋涵的合志之法，希望在他之后的君子重加订定。可见李氏对这类问题的审慎。此种重视史事的态度，殊为可贵，且应不限于方志。瓯北对他的订正特别欢迎，至此更易了解。

（3）当时论诗人，先说袁、蒋，后说袁、赵。中

间蒋在世时有鼎足三分之势。又有好事者，为“拜袁揖赵哭蒋图”（似有两次）。足下用钱锺书《谈艺录》之说，以为此是袁氏一人捣鬼，赵氏则将计就计。诚是。但赵氏决非甘作第三人之辈，蒋心余虽是老友，到他晚年力衰时，赵已不惜以“筑避风台”相戏（蒋只活了六十岁）。可叹的是，瓯北在他给浙江的程张两后辈吹嘘之时，也说“却恐难坚背水阵，不如早筑避风台”。幸而结句是“他年应并坡谷传，此日敢将湜籍比”。留下地步，末句显然是自比韩愈。瓯北在清代诗坛，可能不作第二人想，所以对袁子才、蒋士铨之态度，晚年都有变化。至于诗话，在他本朝只论吴梅村与查初白、万樊榭，其故也就可以深思了。

（4）赵诗有“弱肉强之食，不知起何代”（p.300），又有“由来声与光，所届远莫穷”（p.285）。按，弱肉强食，声光电化，皆西洋社会学、达尔文进化论与物理学常语。明末耶稣会来，到乾隆时，此类词语或已在若干士大夫之间流行，似亦值得一考。瓯北观察力之敏锐，诚如尊说。（康熙的《几暇格物》，瓯北想来看过。）

最后说可供谈助之物。这可从程派青衣传人赵荣琛谈起。荣琛是我师大附中同学，他在初中，我在高中。

同是戏迷，共有戏友六人，时时聚会。当时荣琛嗓音不亮，为我操琴。后来到济南的山洞戏曲学院，正式学戏，从此下海。抗战时在重庆大红大紫，拥有戏班戏院。后来正式拜程砚秋为师。著有《师事程门记》，赠我一册。记中特提赵家在清代四世翰林。其中有一位字称伯远的人，有一甚妙图章。印文：与瓯北翁同姓，后百廿年，同丁未生，同以乙丑入泮，同登庚午贤书，同由中书入翰林。边款：伯远前辈属作小印五年乃成印　教正　侍李经畬。字阴文四行，四四绝妙。赵宝初大哥（荣琛之长兄）1966（丙午）6.16 在舍下，带来此印，印于纪念册。同席有芮逸夫先生、陈大端夫妇等。此印一度失去，又由荒摊购回，亦异事。（宝初兄已仙去。）

杨联陞

1983.10.26

注：录于杜维运著《翰墨生涯》及 1983 年 12 月 20 日《中国时报·人间副刊》。杜维运（1928—2012），史学家，曾在台湾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政治大学任教。

二

维运我兄：

在港重晤，惜未得暇深谈，演讲蒙来捧场，又不止一次同席留影，自觉此行不虚。多谢！

前日收到大著《听涛集》。几乎一气读完。甚觉著者之才之美，师友回忆数篇，可为别传之模范。著者是性情中人一事，应得共认，亦因此可以大略了解何以书中有时用语嫌于过当（失平），盖胸中可能久蓄不平之气，落笔难以自制。少年中年好胜，老年写回忆录，"我田引水"（日语），均是常情。如僚友费正清所写五十年在中国，似哈佛乃至全美国之中国研究进展麟阁唯公可占，令人失笑。哥大某教授对此知之甚深，已在书评指出矣。

大著中用骄傲二字处，多可易为自负（过于自负乃自大为臭）。梁、胡二公皆命世之英（同时知识分子亦多自命不凡诚如尊说，此亦时代所为），实则英雄豪杰大抵皆有遗传（天纵之圣），又有际会，则对自己能立之功德，估计过高，虽孔孟似亦不免。到只可立言时，气已衰老，只可说当年长板坡矣。足下对梨洲晚

年似有不满，不知除间接与清朝作学术（特别是明史）上乞合作外，有何可议？送万季野诗，有“太平有策莫轻提”，颇有分寸，岂必明夷闭门，坐令苍生饥饿，始为贤者乎。（可能足下有身世之痛或在萱堂？）

足下可能不治上古史，是以对疑古派似有成见，傅孟真先生亦主今史，见有人引“人心唯危……允执厥中”者，即认为对古籍无批判能力。但思想史中似不得少此四句，史学家对影响特大之主张与事物均不可草草忽过，更不可一笔抹杀。否则可说是不民主（不重视他人意见）。

弟准备写一短文，介绍（部分）《听涛集》，题或为“与杜维运教授论中国史传”。总论时略说足下对梁、胡二公虽有用字欠妥处，论西洋史学传入中国之部甚见功力，对两公之贡献详实平允，对柳翼谋先生论史权，及黄梨洲、全祖望之晚明人传再三致意于气节（陈援庵先生亦重谢山，以其书教子）亦甚重要。柳先生著作时或有背景（如国史馆之议？），能试改之否。

所论只两要点，（1）类传多时代特征。如后汉党锢、宋史道学（儒林另）、魏书释老（元史亦有主见，喇嘛教强大），晚明流寇，是特类者，可见史家卓

识。此论可能前人已发，兄能为我试说否（文史通议似有？）(2) 自传重要。传统甚早。子书卷末多是自传而兼家世（太史公等）。《论衡》之自纪，细族独门，亦不讳言。《抱朴子》《金楼子》皆有妙语。曹瞒父子文武兼资，《自明本志令》，郭登峰《历代自叙传文抄》未收，但所收各篇多精，自比冯敬通以下有三篇，更可贵。此书知者似不多。今代杜联喆博士之《明人自传文抄》更多佳例。此文之末或以挽房兆楹联作结。房先生对我是半长辈，不惜指导，书札多关学术，俟找出当写一文。另一想写者是追怀张晓峰，可从四十年代讲起，但对他的“五千年史”，有时嫌草率，党史贡献则不敢置评。可能只讲交谊。他自述说柳先生曾想著近代儒林传，此意绝佳。在史学范围内，足下应总为之口〔一〕代，亦应包括，如司马君实与刘道原之多次讨论，可见工作之认真。（考异亦重要。）

有一遗憾（应抱歉）之事，即是足下在哈佛时，弟意足下既在台湾，必知联经为弟所出之《国史探微》及食货所印之《汉学论评集》。（当时短缺，今又请联经再

〔一〕 此处一字辨认不清。

寄一二十册，尚未到。）如不易购得，可以寄赠。最末一篇《官修史学的结构》，p.367 欧阳允是欧阳玄之误，p.371 黄宗義是黄宗羲之误。至于那一次单刀赴会，华德西门戏称为盟主（Needham、Waley 等虽未撰文，亦皆列席），尚有所据。会后常在园中与陈志让（当时在 BBC）、刘殿爵两兄闲聊，刘兄如不是迷于闪电棋或能追忆一二。此会弟得邀请，可能是 Van de Sprenhd（明史，后死在澳洲）极力主张，他与 Pulleyblank（蒲立本）、Twitchett（杜希德）等轮流作主席。

想起当时会后每次发言记录，均油印长纸，弟可能尚有一份，在 office。此件可以代表当时西人对中国史学知识之程度。弟今日能记忆者即当时曾讲一故事：武后时，有人献三足鸟为祥瑞，在朝廷传观时，第三足脱落，众人失措。武后从容说：但令史官记“某年月日有人献三足鸟”足矣。大家因我说此是一 footnote，此处 foot 可以双关。Waley 颇称赞，或因我先说他可能早已知此故事（打了招呼）。

《中国旧史学》（书曾有朱士嘉苛评，亦非一无可取）作者 Gardner 是弟之大恩人（从沦陷区受知助救我于水火之中），又一心一意教我英文及一般汉

学知识，早说期望我在汉学界列入前十名。大约在西方而论，论全能或已达到，可以见亡友于地下（弟之《汉学散策》纪念贾公夫妇）。贾公在当时美国汉学 bibliography 排为第一。

大著称 Needham 为汉学家，欠妥。译其书为科学艺术史，艺术应作技术，Needham 自己书亦如此作。他自己中文有限。

其他小问题，下次在谈。“与杜……论中国史传”等来信讨论再动笔，此时思想尚不成熟。自传之所以重要，是下棋先占天元与四角锲子，不让史权旁落。今日传记文学中有一半以上是自传，近代史所印各种谈话录所以风行，亦正在此。人可传与不可传，未敢占卜。先自传，有日记更容易自保。文中将以赵元任先生及韵卿师母（自传即是合传，董作宾赠语）及浦薛凤（逖生）师所著数种为例。萧公权先生之《问学谏往录》亦甚可佩。

即祝 俪祉

弟 杨联陞 上

1985.11.21

致吴于廑

（二通）

一

于廑我兄史席：

久疏音问，时切驰思。闻我兄任副校长，一时恐难出游。相别已三十余年，亟思重面。近与新亚书院商洽，可能于 1985（后年）秋九月去为钱穆讲座讲演，为时约二周。讲毕拟回国探亲（老母已下世，只有胞弟仲耆在津，子女在京，内子则有兄彦威在成都，妹在南京，又侄辈）。计划分别在京津及川大、武大各留数日，武大希望兄为安排作三日游。除培刚兄外尚有唐长孺先生，仰慕已久（弟有“读后”在北大学报了，希望我兄与长孺先生指教），当可相晤。

弟外出时间不宜超过两个月，因数十年来血压及精神二竖为患。近年服药得平。1979—1980间三个月大病之后，恢复已十之八九。若有演讲、讨论，以两小时为限（录音无妨）。每日服药六七种，有时尚有增减（自带量血压器，用电子，颇准确）。又，不宜过于兴奋，此等处安排时均请特别注意。近年回国讲学者往往带病归来。弟希望再活跃五年，若天假，或至十年，此外已非所望矣。

前月因服兴奋剂（避免精神不振）手颤，今已接近正常，但写字潦草，点画时误。年近古稀，不去管他了。近常得句，惜无可呈者，兄有新作否?

专请

教安

弟　杨联陞　拜启

1983.11.10

附恶札两纸

拙著《国史探微》（联经）、《汉学论评集》，如武大不易购得，请示知，当试赠。

思能通贯学能副，舌有风雷笔有神。

同辈贤豪殊不少，如兄才调恐无伦。

于廑学长尊兄　弟杨联陞 旧作今已验矣

1983.11.10

圆相之中何必点，钦师犹被马师惑。

圆相之中何妨点，钦师未被马师惑。

此点是许是不许，执问求答徒自惑。

你圈我点显机锋，何论谁惑谁不惑。

癸亥秋　莲生

注：上下两段中间是一圆，中有一点。杨联陞日记中有注曰：圆相加点，即至大至小。原信扫描件由吴于廑先生之子吴遇提供。吴于廑（1913—1993），原名吴保安，世界史大家，作者在哈佛求学时的学侣，归国后先后担任武汉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副校长。

二

于廑吾兄：

数月未用毛笔，今日初次在地下室作画，正好接奉五、二五大札，知拙作译本已尘尊目，赐与嘉奖至慰。长孺先生赐寄之书《初探》已于病后勉力作答，请删定再发表。前数日寄出，想已到达。另海邮寄赠历史系两书，并奉呈唐先生与我兄抽印本十数种，昨日方寄，须两三月方到，祈不吝赐教。

明年是新亚所望钱穆中国文化讲座邀请，大约在秋日，若健康允许，当作探亲访友之行。尚无定期，秋日有定当早奉告。弟之白内障进度尚不甚速，尚可趁此时多读书写字，创作则久无诗兴。来词绝妙。只可先呈旧作。

即请

俪安

弟　联陞　上

八四、六、五

买舟归客正连翩，庸笔宁须较孰贤。

强慰闺人夸远志，应知异国误华年。
万鱼湖海渐忘我，何日升平苦问天。
惟有两般豪气在，不辞枰上与尊前。

和梁方仲

万蚁槐南战未休，儿曹踞视意悠悠。
忽惊天地同丘至，始信尘劳尽马牛。
刘季有缘多殖业，宣尼无命作春秋。
千年敛取兴亡局，白帝炎黄一例收。

甲子端午后一日，病目试笔，寄奉于廑老哥哂正。
两诗皆一九四六秋作。　弟杨联陞

致唐长孺

（一通）

长孺教授史席

久钦山斗　未接光仪

远惠琼瑶　苦难酬答

汲古养薪　诸公所擅

摇旗呐喊　老卒所为

敢呈赘语　聊代长谈

恶札繁辞　诸祈

斧正　先此　布谢　敬请

道安

杨联陞　拜启

一九八四年六月一日

注：原信扫描件由唐长孺先生之子唐刚卯提供。唐长孺（1911—1994），史学家，主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从事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整理和研究。武汉大学教授，曾任历史系主任。

致宿白

（一通）

宿白教授：您好！

收到5月2日的信，又航寄《文物》（1985.1）乙册。多谢！

您的城郭里研究、创获很多，弟十分敬佩！考古与文献研究，自是康庄大道，似可分部问世。

迟迟未复，总由贱体欠佳，血压与情绪两俱失平，急用药加减，渐趋稳定。只记忆力更差，视力又减，可能白内障已近成熟，月内要去看眼科。诸事令人心烦。

此次计划东来，港大新亚书院请讲三次，约在十月上旬，日期尚未确定。弟谓大约十日左右可到北京，只是估计。北大历史系两周左右之邀，极为荣幸，甚为感谢！天

津南开也说邀去讲一次（顺请），希望此人能分与两三日。

北大讲后原拟分访川大及武汉，川大七日，武汉三日。武汉友人说三日太少，弟又想或可将十日平分，各四五日。弟自称汉学联络员，如能对学术交流略有贡献，亦所愿为。不知如此是否更合于北大为邀请学人支付国内航空旅费之例？若只付被邀学人飞行费用，弟愿付配偶偕行之费。

弟于五月初曾函武汉友人，说全程不宜太长，希望武汉之行可免，留为后会。未得复信，或已默许。如此只留川大五至七日，所需只是北京与成都往返机费，可能较为简单。如去七日，可讲一两次，招待所如不能依照北大，希望能住宿舍。

去成都事或可等弟到北京再确定。如弟健康太差，讲演座谈皆不胜任，须早日返美就医，亦请诸公原谅！

为我兄添了如许麻烦，实在抱歉！敬请

教安

弟　杨联陞　上

1985.5.31

注：宿白（1922—　），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

致傅幼侠

（二通）

一

幼侠学长我兄：

闲话休提，此次回美忽想我近几年所画山水不少，有些可以见人，已告知洪同，我可以赠送大小五六张义卖（大张要万元台币以上），除费用外，捐赠母校。因想我兄上次以花鸟得当地首奖，实属不凡，拟请与弟合作选几张送去。我的是十二月汉学会可自己带去，二人（或更有地位以书画——包括所藏之品）联合为书画展（弟或加字二三张），在校庆附近举行，似应有些收获（友人王方宇字售数百至千元）。请考虑赐

覆，先请

俪安

弟　杨联陞　上

一九八六、八、二二

注：录自《清华校友通讯》新99期。复印件由李显裕提供。傅幼侠，作者的清华学侣，后定居美国。

二

幼侠学长我兄：

一月十五日大札奉悉。弟本定岁末年初去台开汉学会，不意情绪忽然大为低落，只可作罢。检出旧作山水大小各三张，字一张，托哈佛僚友杜维明带去，在会中托清华历史研究所所长杜正胜转交洪同（维公）社长。托洪兄找人裱（弟出费用），尚未得洪同信，正胜已有信。

大作花鸟四幅秀艳绝伦，甚佩甚佩，愧不能题跋，因脑力视力均衰退（影响情绪不小），乞老同学鉴谅。大作拟依照原封奉璧。弟今年亦无可能返校，甚愧对

诸友。写至此看外面下雪，内子有信要发，先此结束奉告。看维公对此书画展兴趣若何，必要时弟可将大作四幅直寄新竹，尊意如何？即请

俪安　并贺

春禧

弟　联陞　上

一九八六、八、二二

致吴大猷

（一通）

函札之应否发表，依情依理，似应由收藏者决定，晚无出售骏马骨之想，亦曾将胡先生手书一七六页（1943--1958）xerox一份，请钱思亮院长带回赠纪念馆收藏，一份赠余英时教授，自存原件。

……晚在十年前大病之后，自认无力整理（英文本来不佳，病后更差，思想史近二三十年新著迭出，不能全顾），即交与余英时教授请他斟酌办理，但以今日学问之发展为背景，如何发挥胡著之光彩，大非易事。

注：录于《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往来

书札》之“编辑缘起”，函前文字是“1986年10月20日，杨先生为整理胡先生手稿事答复‘中央研究院’吴大猷院长函中有云”。吴大猷（1907—2000），物理学家，1983—1994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

编后记：书写性情

《莲生书简》不是杨联陞先生的书信总汇，只是他的书信辑存选。内容是我选的，书名是我定的。其中很少一部分，曾收于《哈佛遗墨》2004年版，所以那版书名的副题是“杨联陞诗文简”。2013年《哈佛遗墨》又出了修订本，责编倪咏娟建议撤掉书信部分，为其单独成书做努力，修订本因之去掉了书名的那个副题。我深知编杨联陞的书信集是一个难题，是个小“工程”，但我还是愉快地答应了。前后历时逾三载，终于编就，为新书定名时，我仍未舍弃这个“简”字。记得《哈佛遗墨》2004年版出版后，有好师好事者（两个“好”均读去声）写随笔，责备了副题中的这个“简”字。

我没有正面答复。之所以如今还要用这个字，当有我的理由。杨联陞不是一个阔教授，生活相对节俭（爱设家宴邀友是另一回事），他日常写信时较爱用的是邮简，三折六面，除一面写地址外，其他五面均可书写，一简一角五分，确是便宜。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邮政改进，寄往远东的航空信由二角五分半减至二角一分，写偏长的信，较邮简反而便宜，所以他后来给隔海师友的长信多是此类。那时他不知国内没有邮简这种信函样式，给长女的信中曾说："你们若忙，可偶写邮简。"简（邮简）而不简（简单），是杨联陞书信的一个特点，为其编书信选，此"简"岂可舍弃乎？

在杨联陞生活的年代，通讯联系方式远不及今日之便利，电报、电话之外，通信是最重要的联系、沟通和交流的方式。无怪乎台湾"中研院"还曾设立过"通信院士"（级别低于院士）。在异域生活五十年，杨联陞给多少人写过多少封信，是永远也无法算准的两个数字了。当然，也未必有算准的必要。遗憾的是，"多少人"中，确有一些是可以确定为杨联陞相对固定的通信对象、且曾论学往还而不只是拉家常聊生活的人，有对方不只一纸一信的来函为证，编者却未见到

杨先生的一纸一字。遗憾在编辑过程中加深，尽快编就此书的目的之一，也是避免遗憾的继续加深。我还有一个企望，那就是这本书的出版，能引起一些相关人士的后人或感兴趣于斯的人的关注，或许还能从他们那里得到意外的新收获。即便是一简一函也好。网上见到拍卖名家信函，有杨联陞致张政烺（苑峰）一函，主要谈纸样，颇是论学的内容。看不到全信，更买不起它，只能望之兴叹而已。又，据作者自己讲，给唐长孺、王仲荦等均写过长函，而目前见到的均为短简。此不过遗憾之一二。

迄今为止，较集中也较多汇集杨联陞书简的书只有两本，一是台湾联经出版、安徽教育出版社引进的《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往来书札》，二是商务2004年版的《哈佛遗墨》。其次较集中于两本刊物：台湾《清华校友通讯》（非正式出版物）和在台湾复刊的《食货》。此外其他书中收录的杨联陞书简则多只二三通。为本书提供书简原件、扫描件、复印件的人士，计有：台湾素书楼钱穆基金会的负责人秦照芬女士、台湾学人李显裕、浦薛凤先生之女浦丽琳、吴于廑先生之子吴遇、唐长孺先生之子唐刚卯、蒋彝先生之外孙刘宗武、缪钺

先生之孙缪元朗、杨联陞先生之女杨忠平和之子杨道申等，在此当一并表示我由衷的谢忱！由于他们的理解和支持，才使那些藏之于故纸或束之于楼阁的书简，有了选汇于此并得见天日的机会。

收于此书的书简，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一是论学，讨论、散论、简论、偶论都有（以致胡适、钱穆先生信为代表）；二是以信代文（最典型的莫过于《与曾我部静雄教授论课役书》）、以信代评（以致陶希圣先生信为代表）；三是以事务性内容为主（如《清华学报》的编辑构想、安排及与作者的沟通）；四是通报近况（以《清华校友通讯》的读者为主要对象）；五是家书（致缪钺先生信介乎论学与家书之间，也可以说半是论学半是家书）。

本书从《论学谈诗二十年》一书杨联陞致胡适的117通书简中择选了10通，前8通均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资料室，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胡、杨交往初期真实记录的一个缩影。近代史所曾在胡适寓所办公，那些书简是胡适1949年匆匆离开京城时不及带走的大量资料中未必那么重要的内容。耿云志先生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时，辑入了杨信29通，可惜

影印效果不佳。这部分书简连杨先生本人都没有存稿，殊为珍贵。若不是台湾胡适纪念馆编辑胡、杨二人的《论学谈诗二十年》一书并从耿云志处求到原简照片，胡、杨那段学术交往的历史就将成为一段模糊的历史。第九通涉及胡适遗嘱及其对遗作整理者的安排和杨的态度，与“学”相关，然非论学。第十通是杨致胡的最后一信（内容之长度，当在“简”的范围之内），适之先生是否看到都很难说。他们之间的通信也到此戛然而止，其后就是杨联陞闻胡适去世后发出的唁电了。本书不能把《论学谈诗二十年》中的杨信全搬过来，只能略选数通，10 与 117 相比，只是一角，但确是见真性情的一角。致钱穆先生的书简，就是多年束之楼阁的那类。若不是我询（寻）及，这组书简恐将在台北外双溪的素书楼或基金会的库房中继续沉睡下去，亦难知何时可以“醒”来。钱、杨的通信，至少勾勒出了钱穆先生写作巨著《朱子新学案》的背景及大部分过程，还有杨联陞对钱穆先生始终如一的支持。论学、论朱子学之外的通信内容，亦有真性情的体现，如相互关注对方的身体，介绍各自的健身心得、兴趣爱好，等等，读来饶有情致。与素书楼的联系，是由

商务印书馆的朱绛牵线，他也是我与浦薛凤先生之女浦丽琳取得联系的牵线人。亦谢！

“论学”既已成为某册书信集的题目，可见其于杨联陞书简中的比重之大，也就无须我再作强调了。其次可以提到的另一个主题是“诗”，比“谈诗”简略。记得也是一位学者，对《论学谈诗二十年》一书予以评论时，曾言及那本书“论学”的成分多于“谈诗”。窃以为不错，但杨联陞也确是一个充满诗情的学者，尽管他的诗作水准高低不一，却在他的生活和交友过程中占有很大篇幅。他乐于发现生活中的诗意，乐于写诗、抄诗、品诗，诗免不了成了他的书简中的一项谈资。自己小有得意的诗作，他会不厌其烦地抄给多位师友。大概也只有那些专谈事务性内容的书简，才丝毫不见诗的踪影。我甚至感到：诗、信、书评，是杨联陞最擅长、最热衷的三种文体（乃至愿在他的日记的基础上专门编一本他的诗集）。从论学、谈诗，到说自己的近况、情绪、对外界新事物的反应，无不见其性情，乃真性情也。

杨联陞对他人（主要是学人）的评论评价，在书简中也常有体现。往往是在两三句之间，即做出准确

概括，概括即结论。这种真性情，或是除了日记之外，只有在书简中才能看到了。性情中人，即便身体不佳、工作繁忙、情绪波动时，有些不得不写的书简，他也还是坚持去写。书简中那些潦草、凌乱的字迹，就是证明。将这类书简全部辨认出来，一字不错，对编者来说，真是考验。我最终交稿时，书稿中仍有数十处含糊、误辨和索性空格（根本认不出是什么字）的地方。咏娟编辑知难而上，不只校出问题、提出疑问，还查出一些正确的依据，减少了错误的情况。

排序的依据是按函末落款时间先后，多通的以首通为准。在纪年方面，原简中及落款处有汉字书写，也有阿拉伯数字书写，均保持原署方式。只署月日或民国纪年者，于其前括注年份。书简对象均在初次出现时做了简要的注释。全书文字均为简体，个别处保留繁体，如陈启雲的“雲”，依通信双方习惯，未改为“云”。有些书简引录于作者本人或他人文章中，显然原已是节录，故前后有省略号或“下略”字样。

读信读简，读来读去，其实不亦乎读人读史（世），读浅读深。这是我的一点感悟，不知读者诸君以为然否？二〇一六年十月，晚生蒋力记于上海绿茵苑。